杰弗雷·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

方　重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上海

GEOFFREY CHAUCER
CANTERBURY TALES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坎特伯雷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5 插页 6 字数 279,000
1983年2月新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 38,300册(内精装1,9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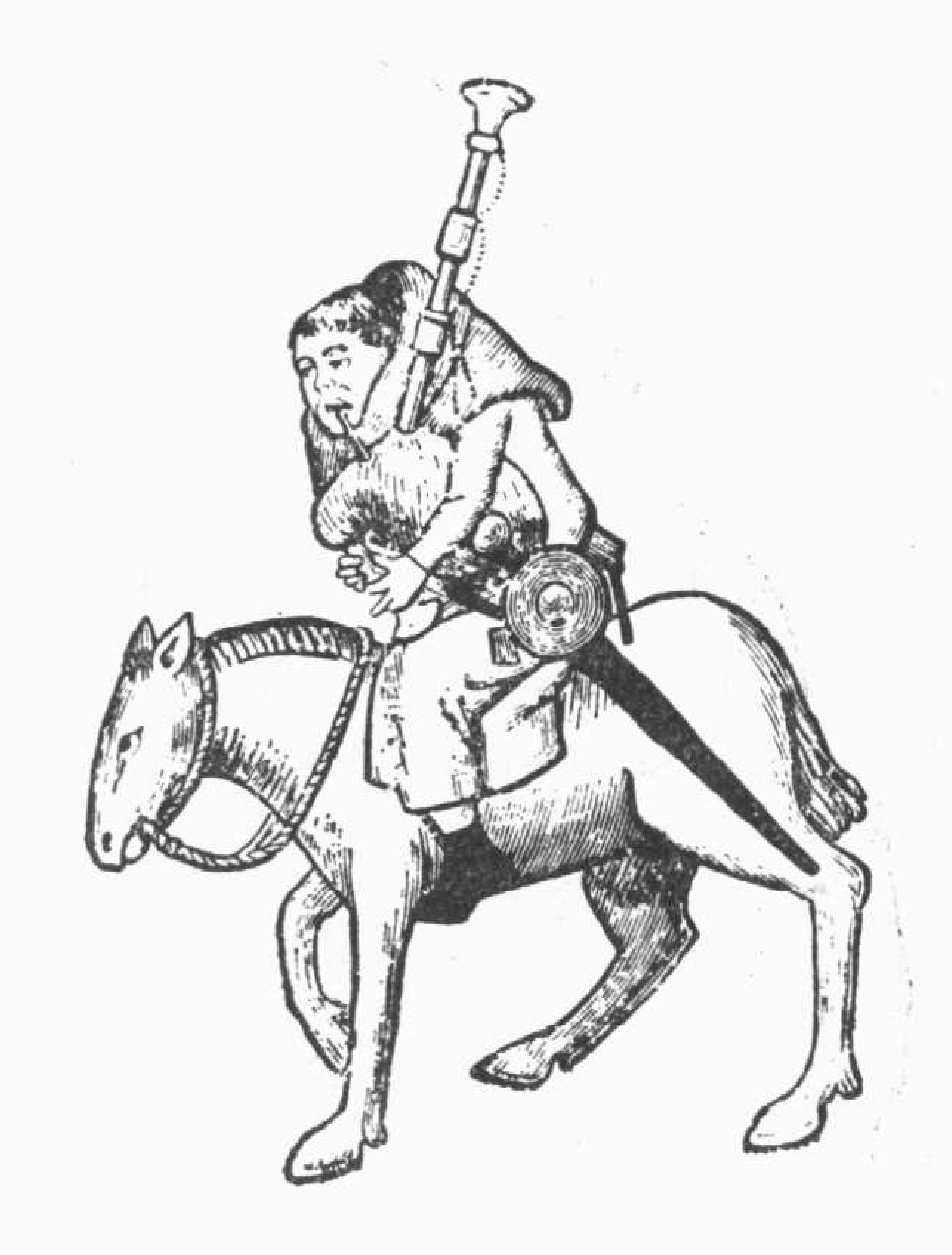
平装定价：(六)1.35元 精装定价：(六)2.05元
书号：10188·328



杰弗雷·乔叟



武　士





磨　坊　主



管　家



厨　师



律　师

巴斯妇

游乞僧

法庭差役

学　者　　　　商　人



侍　从　　　　自由农



医　　生　　　　赦罪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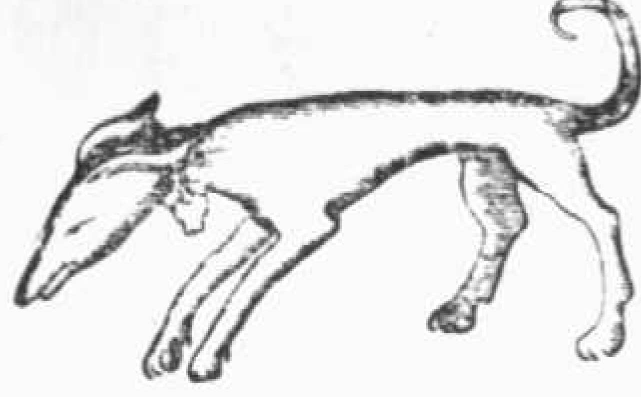
船　　手　　　　女修道士



托巴斯先生



女尼的教士





僧士



第二个女尼　　　　寺僧的乡士



伙食经理　　　　牧　师

译 本 序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生于一三四〇年左右，卒于一四〇〇年，相当于我国元朝末年至明朝初年，是中世纪英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则相当于但丁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从一〇六六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后，英国存在着用三种语言创作的文学：僧院文学使用拉丁文；骑士诗歌多用法语；民间歌谣则用英语。乔叟是第一个奠定英国新的文学语言的始祖，所以通常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他是后来十五世纪末叶直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的奠基人，也是英国诗歌从民间歌谣进一步发展的创始者。

在他所生活的十四世纪后半期，正是英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上升之际。货币地租已起而代替实物地租，大部分羊毛和一部分谷物已进入世界市场。新兴的城市市民阶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方面和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一股力量。英法两国为了要在西欧市场上保持和扩展各自的势力与地盘，同时为了争夺富饶的佛兰德斯和英国在法国境内的封建领地，发生了长期战争，史称“百年战争”(1337—1453)。乔叟在他的一生中亲眼看到英国皇家军队在法国战场上由早期的胜利和骄横转而为失败和退却，从爱德华三世的末年(1377)，经过理查二世，到亨利四世登位(1399)，英国军队终于被驱逐到了海边。

战争的失利，使政府开支日增，遂即颁布人头税，引起广大农民不满；同时由于一三四八年的黑死病大瘟疫，英国人口骤然减少三分之一。一三四九年之后，黑死病又连续发生过两次(1361—1362和1368—1369)。人口大量缩减的社会后果是人力缺乏，田园荒芜，统治者因而颁行了"劳动者法规"(1349年公布，以后一再修订)，禁止劳动人民提高工资，或擅自离开雇主，进一步压榨贫苦的农民，这样就使得阶级对抗日益尖锐化和普遍化，终于导致了一三八一年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的农民起义。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中，农民是主力；他们的基本目的是在改变他们所处的农奴地位，争取自由。有好几万人集合起来向国王理查二世提出四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不再做农奴。当时的伦敦城内的学徒，帮工，以及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响应了这一运动。与乔叟同时代的一位讽刺诗人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1330?—1400?)就曾在作品中激烈抨击封建主，宣称"天下一切土地财物都应归公有"。而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约翰·威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84)目睹教会腐败，更主张没收教会财产，他的信徒们就是所谓"穷教士"的那一派。其中传教士约翰·保尔(John Ball，后来成为起义领袖之一)，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

> 当亚当耕种，夏娃纺织的时候，
> 请问有谁应该被称为上等人？

这次农民运动虽然终于失败了，但却给了英国的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农奴制的崩溃，自耕农得以逐步涌现，资本主义得以进一步发展。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乔叟所生长的那个时代是很不平凡的。他正生活在一个事物演变的交替时期，过去的已一去不复返了，而未来的还没有成形，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变化无常的时期里，诗人以人文主义的观点，抓住了时代的特征，写出了许多反映新兴资产阶级风貌的、新鲜活泼的、富于生命力的作品。

随着英国民族的形成，出现了中世纪英语为当时的民族语言。乔叟运用了这种语言进行创作，为英国的诗体奠定了基础，丰富和发展了英语。乔叟可能在年青时读过当时一位有才学的史学家黑格登(Ranulf Higden，?—1364)的拉丁文著作《史综》(Polychronicon)，这部著作是在一三六三年之前问世的。黑格登曾在书中感叹当时英国南北方言悬殊，彼此不能通话，认为学校里不教英文，单教法文，是造成国内语言不统一的原因。可是到了乔叟的中年，不过二十多年的间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三五六年伦敦市区的法院里已改用英文，到了一三六二年，皇家法院以及议会也都正式采用英文了。尽管这种语言深为当时的达官贵人所不齿，认为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可是乔叟看准了这个全民的语言充满着青春般的活力，因此，他无论是翻译和创作，都始终以这种语言为唯一的表现工具。他在促使这种语言发展为丰富灵活的文学语言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整个英国文学开创时期的一个巨人。

*　　　*　　　*

乔叟出身于伦敦的市民阶层；祖先原是法国人，祖父与父亲都是酒类进口和批发商，并且为朝廷供应食品，家庭比较富裕。他们与皇家素有来往。在国王爱德华三世的次子莱渥纳尔(克拉伦斯公爵)的夫人伊丽莎白的家庭记事册上可以找到有关乔叟

的可靠记录。他第一次认识他未来的护主爱德华三世的第三个儿子冈特的约翰（兰开斯特公爵）大概就在一三五七年圣诞节皇家家宴的时候。一三五九年到一三六〇年，他参加了英国远征军，不料在法国理姆斯附近被俘，后来便由他父亲募集资金，其中包括国王的十六英镑十三先令四辨士，于一三六〇年赎回。五月，返回英国。这一年的下半年英法议和，乔叟奉派赴法，为政府由卡雷携取外交文件。此后六年，乔叟的事迹湮没无闻，成为后世研究者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不过，美国学者田纳西大学教授费希尔(John H. Fisher) 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他编辑的《乔叟全集》一书的附录《乔叟和他的时代》一文中认为："最妥善的推测是，在这六年期间，他是在伦敦法学院和四法学协会继续受教育，这为他后来的行政生涯作了准备。"四法学协会是英国具有授予律师资格的"内殿"、"中殿"、"林肯"和"格雷"四个法学协会的总称。费希尔认为乔叟先在伦敦法学院学习，然后升入一所法学协会深造。根据是，曾经有人看到"内殿"的记录，记载乔叟因在街上殴打一名修道士而被罚款二先令。

一三六六年，乔叟到过西班牙。此行可能与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王子 (Black Prince, 1330—1376) 支持西班牙国王卡斯蒂尔的唐·彼得罗(Don Pedro of Castile, 1350—1369)恢复王位的战事有关。一三六七年，黑王子亲率英军进入西班牙。

大约也在一三六六年，乔叟与一位名叫菲丽芭·德·罗埃特 (Philippa de Roet) 的女士结婚。菲丽芭与喀瑟琳·司温福(Katherine Swynford)是姊妹关系，而喀瑟琳后来却成了冈特的约翰的第三个妻子，因此乔叟与他原来的护主成为连襟。同年，菲丽芭当了服侍王后的宫女，得到十马克（当时的英国货币）的终身年金。第二年，乔叟也得到第一次的终身年金二十马克。

一三六七年，乔叟被授以"仪仗卫士"("vallectus")的头衔，直到一三七四年。一三六八年时，擢升为王室的"候补骑士"("armiger")，但都没有具体的任命。据王室的文件记载，候补骑士们经常在下午和傍晚到内廷的宫室里去，或说古道今，或弹琴唱歌，以娱贵胄和佳宾。看来乔叟的创作活动和他这一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此，乔叟多次被指派携带信件到海外去，并且担任外交使节。一三六八年，他又到了法国；次年，第二次参加法国战役。一三七二年十二月到一三七三年五月，乔叟首次在意大利旅行，到过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协议通商事宜。这样，他和意大利语言文学有了接触。也很可能他是早已对意大利文有所了解，才具备奉派前往的条件。

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已在其发源地意大利兴起。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正在威尼斯附近度过晚年。另一位代表人物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则正在佛罗伦萨讲述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生平和作品。乔叟是否利用在意大利的机会和彼特拉克或者卜伽丘见过面，迄无资料可证，然而乔叟的一些作品显然受到过但丁和卜伽丘的影响。

一三七四年四月，国王爱德华三世加赐给他"每天一壶酒"的待遇。五月，又让他得到免付租金居住阿尔德门的一所房屋的权利。阿尔德门是古伦敦城的东大门，城门之上或旁边建有供守门人居住的房屋。六月，乔叟被指派为有十英镑收入的港务监督，同时冈特的约翰又赐给他和菲丽芭另一笔每人十英镑的终身年金。乔叟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

一三七七年，爱德华三世之孙十岁的理查二世(1367—1400)

即位，由冈特的约翰摄政，继续命乔叟担任港务监督等职务。一三七六年和一三七七年两年内，乔叟三次奉派去法国议和。一三八一年三月，王室派使节前往法国商谈理查二世与法国公主玛丽缔结良缘之事，乔叟也是其中一员。

一三七八年，乔叟再次去意大利，和米兰的统治者巴那波·维斯康蒂(Bernabo Visconti，?—1385)谈判。临行前，他把工作交给朋友诗人约翰·高渥(John Gower，1330?—1408)等人代理。一三八五年二月，乔叟得到许可，替自己的工作指定了一位长期代理。十月，他被指派为肯特郡的治安法官。一三八六年八月，他从肯特郡被选为下议院议员。十月，他在阿尔德门的住所换了主人。十二月，乔叟又被任为港务监督。一三八八年，下议院审查爱德华三世和理查二世的全部恩许的时候，乔叟把他的王家年金转给了别人。这时他经济拮据，还因欠债而被控告。

这一时期，乔叟生活上的变动和英国政局的变动有关。当时，乌德斯托克的汤玛斯(Thomas of Woodstock，1355—1397)取代他的哥哥冈特的约翰而掌握了王室的实权。随着理查二世和冈特的失势，乔叟也遭受了挫折。

祸不单行，一三八七年，乔叟的妻子菲丽芭逝世。

很可能乔叟是在这时看到仕途无望，可以清闲度日，而计划写作他的规模宏大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政局又发生了变化。一三八九年，理查二世发动政变，解除了乌德斯托克的职务，夺回了统治权。乔叟立刻被委任为国王产业管理员一职，工作是照料威斯敏斯特宫、伦敦塔，以及其他城堡和庄园等产业。这是乔叟一生中最重大的官职，他掌握着大批人员、资材和金钱。可是，正因为他必须

带着大笔金钱来往的关系，在一三九〇年九月份的四天之内，接连三次遭到抢劫。可能是这一原因，促使他于次年六月辞去了这一职务。当时，他已经被指派为萨默西特郡(Somersetshire)的泊泽顿公园的林务次官。此后，他似乎没有再担任过其他职务。一三九四年，理查二世赐给他一笔新的二十英镑的年金。一三九九年十月，亨利四世登上王位，把乔叟的年金加了一倍。十二月，乔叟租用了威斯敏斯特地界之内的一所住宅。一四〇〇年九月，王室赐给他最后一大桶葡萄酒。当年十月二十五日，这位享年约六十岁的诗人乔叟与世长辞。当时，他以教区成员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位伟大作家的身份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墓地中。不过，从此以后，在他墓地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诗人区”(“poets' corner”)。莎士比亚、本·琼生、弥尔顿、斯宾塞、哈代、狄更斯等英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以及神学家和其他著名人物死后很多被葬在这里，或者在这里竖立塑像和纪念碑。

上面所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乔叟生平的轮廓。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乔叟的生活经验是很丰富的；除掉宫廷贵族之外，他同伦敦各方面的市民商贾，以及欧洲大陆上的外交界和文艺界的人物也都有过频繁的接触。在文坛上他与英国诗人约翰·高渥，法国的德向姆(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6)、马休(Guillaume de Machaut, 1300—1377)等作家也有过或多或少的关系。他在青年时代，可能见到过法国文史界泰斗费洛易萨(Jean Froissart, 1337?—1410)。如前所叙，意大利的卜伽丘、彼特拉克等也有可能与乔叟见过面。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欠缺，有关诗人一生的事迹，直到今天仍然有待于继续发现。不过，我们若要知道乔叟究竟是如何体验

人生，如何掌握和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现实，还是可以从他遗留下来的丰富而珍贵的创作中去探寻。

*　　*　　*

乔叟的创作过程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外国学者把它分为法国时期（1355—1370），意大利时期（1370—1385）和英国时期（1385—1400）。译者认为，这样的划分方法虽然便于记忆，但是并不能使我们明了作家的各个时期的创作特点，我们必须将时代的演变与作家的生平结合起来，适当地划分阶段，才能更了解作者写作的发展过程。这里，译者试图将乔叟的创作阶段分为初期（1372年以前），中期（1372—1386）和后期（1387—1400），并在下文分别作出分析和介绍。

乔叟在三十多岁以前是他创作的初期阶段，也可以说是预备阶段。在他一三七二年到一三七三年赴意大利之前，他的写作似乎还没有定向，有法文、拉丁文的翻译，有抒情短诗，也有较长的一首悼亡诗《公爵夫人之书》。当时风行一时的法国寓意长诗《玫瑰传奇》影响很大，乔叟通过对它的翻译，无疑为自己开辟了诗的境界，建立了他那特有的风格，但是《玫瑰传奇》也使诗人多年陷于中世纪的寓意梦幻的云雾之中，一时难以摆脱。《公爵夫人之书》是他初期阶段的主要创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世纪的"爱情幻景"与悼亡诗歌的结合。这首诗的创作手法虽不免矫揉造作，但是挽歌中也充满着深刻的抒情和细致的刻划。他在这里所运用的寓意手段成了故事本身的组成部分，推动着情节的开展。

乔叟的中期阶段的特点，则是力求从中世纪浪漫主义的云雾中走向现实主义的坚实的道路上来。乔叟在意大利之行以后，

接受了各种官职，并且连续几次出国。一三八一年，英国农民因为不堪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以反抗“人头税”为契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武装的农民涌入并占领了伦敦城，焚毁了冈特的约翰的萨伏依宫。国王理查二世和大臣们逃到伦敦塔避难。这一农民起义运动的浪潮，使乔叟更深入地了解生活实际，与各阶层人民更广泛地接触，因而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很多样化，题材也比较丰富。

《声誉之堂》(1379—1384)在文学类型与诗歌格式方面，比较接近《公爵夫人之书》，不过方法的运用更加熟练，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也已开始显露出来。“爱情幻景”的方式还是沿用着，但中世纪的寓意传统已变了质。诗人声明他自己“度着隐士孤僧的生活”，“钻进……书卷，直至……两目昏眩”，应该“另辟新径”，以广见闻。所谓“爱徒们的消息”和“世上的事”，其实都是指实际人生而言。作者借“爱情幻景”起一个桥梁作用，以达到“世间声誉无常”这个主题。这里我们有的是：幻想、幽默、生动的对话，以及早期文艺复兴的求知精神。从诗中所写的天使般的喜剧性角色老鹰身上，我们体验到后期《坎特伯雷故事》中现实主义人物的雏型。

中期两篇完整的诗作是《众鸟之会》(1377—1382)与《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1372—1384)。虽然两个诗篇的写作方法与艺术形式各有天地，然而当时的社会实际在作品中都有了比较现实的反映。《众鸟之会》的中心内容是写情圣发楞泰因节日众鸟如何在自然女神面前择偶，当时如何引起了各阶层鸟类的不同观点的争辩。诗中虽然仍旧运用着一套中世纪的手法，如读一本书，读后入睡成梦，神异的引导，幻景，树木禽鸟的罗列，以及抽象概

念的寓意化等等，可是乔叟的写作手法已十分灵活，尤其是他那特具的风格，如幽默与伤感的自然配合，创造性地处理原有的文学形式与材料，引喻的丰富与适当应用，对话的高度戏剧性等，都足以与他后期的艺术水平相比拟。同时，我们不可忽视，这时期中各社会阶层的婚姻观点都在禽鸟寓言中得到反映，例如鹰的言论表现了贵族骑士的婚姻观点，鹅表现了讲求实际的市民的婚姻观点。乔叟在对照了骑士和市民对待爱情的两种不同态度之后，并没有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中期第二篇完整的爱情叙事诗是《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从表面上看去，《众鸟之会》似乎是一首中世纪传统以内的产物，而这篇"哀情故事"却具有有个性的描写，曲折的情节，以及完善的结构与布局。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乔叟首次成功地写出的一部"现代诗体小说"。这个看法似嫌简单化了一些。实际上，《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恰恰显示了作者如何把中世纪诗歌的"情爱律"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而同时也正说明他是如何一方面摆脱寓意法、采取直接叙述法，而另一方面又运用了中世纪意识中一些能为后代读者所接受、所喜爱的东西。意大利文艺复兴文豪卜伽丘的一部长诗为乔叟提供了写作《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的原料，然而他并未抄袭模仿，不仅如此，诗人创造的结果成了英国十四世纪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一篇精心杰作。

故事中生动地描绘了三个主角——特罗勒斯、彭大瑞与克丽西德。三人都是中世纪英国的人物，虽然故事的背景则属于"遥远的英雄时代"。特罗勒斯以一个"高贵的骑士"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但他在故事中的作用却很特殊——他是各方面惊涛骇浪的集中点，而他自己所经受的苦难却多于积极的行动。同时，中世纪的宿命观念也随着他的恋爱转变而灌注在整个故事

的发展之中。原来，就在这同时期内，诗人还翻译了波伊悉阿斯的《哲理定心论》。这是一部第六世纪的拉丁文著作，对上下数百年间英、德、法各国的哲人作家起过相当作用，而在乔叟时代的精神仓库里，波伊悉阿斯的思想也占了很大的成分。

特罗勒斯虽为主角之一，但引起后人的注意与兴趣的却是克丽西德与彭大瑞两人的性格。究竟克丽西德是不是一个全没心肝的淫荡女子呢？显然不是。是不是宿命论也在支配着她呢？可能。有人说她无非是个诡诈自私的人。不尽然。也有人说她生性懦弱，缺乏坚定的意志。但她也往往是有她的坚强主张的。总之，因为她终于背弃了特罗勒斯，造成了他的悲剧，人们就很难饶恕她了。她的行动前后不一致，她的心意转变得太快，客观事物的演化容易在她身上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情绪，她是一个有血有肉、而性格并不单纯的中世纪贵族妇女。

正如克丽西德一样，彭大瑞这个形象也可能是根据当时皇家宫廷中的实际人物描画出来的。他最讲实际，能说能笑，而同时又是追寻中世纪的爱情、友谊和理想的一个“有心人”。他很幽默，而不带冷嘲热讽。他是克丽西德的舅父，是她的庇护人，比她长了一辈，因而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成熟。简言之，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既否定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又否定了把爱情过分理想化的骑士式的态度；乔叟在这里把爱情的描写纳入了生活现实的描写，创造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

中期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善良女子殉情记》。在这里，乔叟塑造了一系列善良的妇女形象，并通过她们各自不同的遭遇，提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妇女，不再是历来僧侣文学中那种带有“罪孽”的人，也不是骑士传奇中的半人半神。她们都是些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乔叟以人文

主义的观点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诗篇中那样高度的戏剧现实性，也没有后期《坎特伯雷故事》那样丰富多彩。不过今天我们来朗读一下那五六百行的“前引”，却不由得不叹赏乔叟的丰富的想象力和他的淳朴而新颖的诗才。诗人把中世纪的诗坛传统，希腊神话的再创造，以及春光明媚的自然景色都融化成为一体。他还在这个诗篇里首创了十音节偶体诗格，为后来《坎特伯雷故事》的“总引”的体制准备了条件。这以后，乔叟便过渡到他的成熟的后期。

《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一生最后十余年间对英国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标志着他自己毕生创作的顶峰。同《善良女子殉情记》一样，这部故事集也没有按原定计划完成。但是已经完成的部分也足以构成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包括“总引”八百五十八行，各故事前后的小引、开场语和收场语共二千三百五十余行，此外便是各种类型的故事二十四篇。在这些故事中，论写作年月，至少有四篇不属于后期，这里暂不置论。

从一三八六年到一三九四年之间，乔叟从事公职之余，恐怕无时不在动笔动脑，兼顾着《善良女子殉情记》与《坎特伯雷故事》两部作品。很可能，当两者都在他脑海中争夺着阵地的时候，后者这部充满现实主义的人生喜剧逐渐壮大，自然而然地把那部保存着旧风格的单调故事集推出了诗人的创作园地，而作为“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的乔叟终于站了起来。

乔叟的妻子菲丽芭约于一三八七年夏季去世，也许就在那年春季四月菲丽芭卧病不起，诗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坎特伯雷朝拜“救病恩主”，那位“福泽无边的殉难圣徒”。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所描画的三十几个朝圣客中就应该有他亲自在路上遇见

过的某些人物的真实写照。这是一种推测，即使事实不完全是如此，也可以从这部作品的艺术手法中看出，他这时已是面对着实际人生而进行创作了。《坎特伯雷故事》里的朝圣客是在旅途中结伴同行的，他们是从社会的各个阶层来的人物，每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爱来讲故事，这种创作手法的确是创造性地利用了自古以来各民族的“框架故事”的传统。那三天的朝圣路程并未走完，三十几位朝圣客也还有少数人并未开口讲故事，也有些故事根本没有写完，甚至还留下了一些前后不符、彼此不相衔接、故事与讲故事人不能配合等混乱现象。现有的《坎特伯雷故事》虽然不免会使人因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有所缺损而感到遗憾，但是，它的珍贵的文学价值却仍然是不可磨灭的。乔叟的艺术光芒也仍然能够通过这部尚未最后成形的著作而放射出来。

在人物的现实描写方面，乔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创始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三十几个朝圣客，他们的各自不同的个性和风貌，都在“总引”中有了生动细致的刻划。武士“象一位姑娘那样温和”；游乞僧胡伯脱唯利是图；赦罪僧欺诈成性；年轻侍从是宫廷式爱情的具体化身；女修道士“竭力学着宫闱礼节”。其他如教会、法律界、医界、商人、手工业者、庄院管事、船手和农民的形象，都各有特色；连牛津的学者和诗人自己也不例外。客店老板哈利·裴莱虽然不象其他朝圣客那样专门有整段的描绘，但他的一言一动仍旧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他也是这朝圣行列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次晨破晓时分为大家做“司晨雄鸡”，并且自告奋勇，情愿做他们的向导、指挥和故事的最后评判者。然而有人却不肯听他的调度，磨坊主喝醉了酒“在马背上简直坐不稳”，还要抢着讲他的故事。这类插曲很自然地增强了全部作品的戏剧性，是一般“框架故事”所未曾有过的文艺手法。

讲到各篇故事本身的艺术性，我们特别注意到故事内容与讲故事的人物是有意识地联系起来的，因此人物类型的多样化也就带动了故事类型的多样化，不同社会阶层人物所讲故事的类型也就各有不同。比如：武士所讲的是“骑士传奇”(Chivalric romance)一类的故事；女修道士所讲的是“圣母奇迹传说”(Miracle-legend)的故事；侍从所讲的是“浪漫传奇的故事”(Romance)；赦罪僧所讲的是“说教示例故事”(Exemplum)；巴斯妇所讲的是“示例童话故事”(Fairy Tale–Exemplum in a Lay Sermon)；磨坊主、管家、厨师和船手所讲的是“短篇俚俗故事”(Fabliaux)；自由农所讲的是“布列顿式短篇叙事诗”(Breton Lay)；女尼的教士所讲的是“鸟兽寓言”(Beast Fable)；第二个女尼所讲的是“圣徒传”(Saint's Legend)；学者、律师和商人所讲的是“民间传说”(Märchen)；寺僧的乡士所讲的是“实际生活的讽刺故事”(Narrative from Life)。

下面我们再从中选择重点，略作介绍。

首先，巴斯妇的开场语凡八百二十余行，是全部作品中最长的故事前引，比她所讲的故事长出一倍以上。事实上这长段的现身说法应可视为主体，而故事本身只是为她对婚姻问题的主张提出具体例证而已。在《坎特伯雷故事》中，最富于战斗性与现实性的部分就是这位巴斯妇的开场语与故事。她在此提出了男婚女嫁不应该受人干涉和妻权应该高于夫权的主张。以她这样一个人物，来向大家提出中世纪社会中婚姻和妇女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乔叟从初期和中期的“爱情幻景”，通过克丽西德与殉情的“善良女子”，到后期的巴斯妇这个具体形象，为我们展开了他那愈来愈深入的现实主义道路。

巴斯妇在《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作用还不限于她本人的出色

表现，她还引起了游乞僧与法庭差役的争吵，于是各自讲了一篇俚俗的故事，讽刺教会法庭的黑暗和游乞僧徒的欺人伎俩。他们的故事直接取材于民间的实际生活，讲得栩栩如生，更见得乔叟的叙述艺术此时已达到了精美熟练的地步。

其次，从巴斯妇的慷慨陈词到赦罪僧的无耻自白，是乔叟的艺术手法在幽默与讽刺的繁复琴弦上无比灵活的表演。赦罪僧可以说是朝圣客中唯一的"灵魂无救"的人。按他的宗教职守而言，他正该劝勉人们"坦白认罪"，以重蒙神恩；可是乔叟笔下的这个赦罪僧竟然假此为名，公开进行讹诈，并且在叙述自己的罪恶时丝毫不感到羞惭。不但如此，他在讲完一则以追求金钱而遭遇死亡为题的短篇故事之后，竟然开着玩笑，似真非假地喊道，"我劝我们的客店老板第一个来，因为他最是周身有罪。来吧，老板，先来献礼，你可以吻我所有的圣物，只要一块金币！快些，打开你的钱囊吧！"老板又岂是好惹的，若不是武士及时调停，一场口角难免不可收拾。这种对教会阴暗面的深刻嘲讽，可谓中世纪一篇不可多得的有战斗意味的文学。

最后，这里还该提到女尼的教士所讲的公鸡与狐狸的故事。这篇故事的类型属于"鸟兽寓言式的英雄戏诗"(Mock-heroic Beast Fable)，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一只叫做腔得克立的公鸡受到狐狸阿谀奉承的欺骗，闭起眼睛引吭高歌，被狐狸咬住脖子背走了。半路上公鸡急中生智，骗得狐狸开口说话，便乘机飞上了树。这个故事本身与讲故事的教士的职业和性格是互相吻合的。"总引"里只说女修道士的副手女尼带了三个教士，并没有个别的写照。但是在这里，通过讲故事的过程，把教士的宣教式的语言和举动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很温良的教士"，讲到公鸡腔得克立不幸听信了母鸡坡德洛特的劝告，因而险些遇难，这时

候，他不禁埋怨起妇女来，说："妇女的话是害人的。"然而，一想到自己虽然是女修道院的神父，却还是从属身份，便马上表示歉意，说道："这些都是这只公鸡所讲的话，不是我说的；我决不会凭空侮蔑女性的。"不错，前文的确讲到对女性是如何敬佩。比如腔得克立就恭维坡德洛特说："夫人，你的学识好丰富呀。"而这位"夫人"对于她的"丈夫"迷信梦中的不祥之兆还严加斥责，说他简直是白长着满口胡须。她被描摹成同巴斯妇一样，是一位敢于正视人生的有胆量、有才干的女性，与作者创造的另一传奇性悲剧角色克丽西德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创作艺术方面来看，作者的描绘手法是恰如其份的，对话是生动活泼的，构思是新颖巧妙的，寓言是深刻隽永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故事是早期西欧文学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坎特伯雷故事》确是一座文学宝库。乔叟概括生活素材的能力和把它表现出来的艺术天才在这里有了高度的发展，尤其在戏剧性的叙述部分，他能刻画性格，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开拓蹊径。他珍惜旧有的形式，灌输新鲜的内容，绘制出一幅又一幅能表现当时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画图。所以我们有理由借用恩格斯评价意大利的但丁的名言，把他称为英国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 。波兰华沙大学希劳奇(Margaret Schlauch)教授在她的《英国中世纪文学及其社会基础》一书第十二章里对乔叟的估价是适当的："诗人代表了中世纪文化中积极方面的最优秀的传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的确，乔叟笔下的生活画图

① 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九页。

表现了中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生气勃勃的乐观气象，他能大胆揭露僧侣的腐朽，严肃地考虑妇女的命运问题，以积极肯定生活的态度去对待爱情问题。这些，在中世纪那样一个资本主义尚处在摇篮时期的社会里，无疑是先进的，和当时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是一致的。尤其是，乔叟由于生活经历丰富，接触过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因此对于一般人的生活和意愿也有所了解，有所反映，这种种条件，使乔叟担当起了英国中世纪与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

在充分肯定《坎特伯雷故事》的杰出的艺术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乔叟未能摆脱当时的宗教思想的束缚，往往以宗教家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善与恶，并且宣扬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此外，乔叟和卜伽丘一样，在某些地方，是用对于市民阶层的纵欲抱着欣赏的态度来讴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这些是我们所不能赞赏的地方。

* * *

这篇序言介绍了一些有关乔叟生平及其创作的基本情况，不免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竭诚希望读者指正。

译者所根据的版本，主要是鲁宾逊(F. N. Robinson) 所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刊行的一九五七年《乔叟全集》第二版。译者参考过的版本，有牛津大学一九一二年初版、一九四六年重印的史基脱(W. W. Skeat)编订的《乔叟全集》本，一九四三年美国纽约出版的塔脱洛克与玛凯(Tatlock & Mackaye)的英文今译散文体本，一九四〇年孟莱(J. M. Manly)编、美国出版的注释本，并参考了美国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尼哥尔生 (J. U. Nicolson)和一九三五年与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希尔(Frank Ernest Hill)两

人的英文今译诗体本。

乔叟用古代英文写作。这本《坎特伯雷故事》中共包括二十四个故事。其中除《梅利比的故事》和《牧师的故事》是散文体以外，其余各篇都是叙事诗体。译者基本上采用散文翻译，侧重表达作品的叙事内容。至于原作的风格和韵律，惟有依靠注释略作说明；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抒情诗勉强照原有格律译出。

本书的翻译开始于三十年代。其时译者任教于武汉大学，结合教学写了一本《英国诗文研究集》出版，有感于当时尚未有人把乔叟这位英国文学史上为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为文艺复兴运动铺路的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遂发愿翻译。作者的译名取音译加意译，“叟”字象征为英国文学始祖之意。三十年代正值国难频仍之际，生活很不安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直逼武汉时，译者随学校迁至四川乐山。当时曾在重庆出版了土纸本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和《坎特伯雷故事》两个单行本，但印数有限，现在恐已不易见到了。解放后，译者在上海任教，方始有机会参阅各种版本仔细审订译稿，于一九五五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初版《坎特伯雷故事集》，于一九六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乔叟文集》，后者并于一九八〇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印。

近年来，国外对乔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一九七七年美国田纳西大学费希尔(John H. Fisher)教授重新审订编辑了一部《乔叟全集》。译者本想根据这本新版本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修订，可是因为年迈体衰，又患眼疾，难能如愿。这次重印，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时，仅将这篇序言和正文某些地方略加修改。修改过程中承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帮忙整理。

本书书名原译为《坎特伯雷故事集》，现在觉得这样容易和

短篇小说集混同起来，而这本书虽然可分为二十几个短篇，但是整个作品又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和一般的短篇小说集是不同的。因此，这次删去了“集”字。

方　重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上海

目　次

总　　引

坎特伯雷故事由此开始

当四月的甘霖渗透了三月枯竭的根须，沐濯了丝丝茎络，触动了生机，使枝头涌现出花蕾；当和风①吹香，使得山林莽原遍吐着嫩条新芽，青春的太阳已转过半边白羊宫座，②小鸟唱起曲调，通宵睁开睡眼，是自然拨弄着它们的心弦：这时，人们渴想着朝拜四方名坛，游僧们也立愿跋涉异乡。尤其在英格兰地方，他们从每一州的角落，向着坎特伯雷出发，去朝谢他们的救病恩主、福泽无边的殉难圣徒。③

在这时节，有一天，我正停憩在伦敦南岸萨得克的泰巴客店，虔心诚意，准备去坎特伯雷朝圣，到了晚上，客店中来了二十九位形形色色的朝圣客，凑巧结成了旅伴，他们都不约而同，要赴坎特伯雷的盛会；当时客店的屋舍马厩却很宽敞，我们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简单说来，到了夕阳西沉的时分，我已同每人相识交谈，约定了一齐早起出发。可是，在我开讲这故事之前，我想暂抽一部分时间，先谈一下每人的个别情况，由我的角度看去，他们是何种人物，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穿着怎样。现在我将先讲一个武士。

有一位武士，是一个高贵的人物，自从他乘骑出行以来，始终酷爱武士精神，以忠实为上，推崇正义，通晓礼仪。为他的主

子作战，他十分英勇，参加过许多次战役，行迹比谁都辽远，不论是在基督教国家境内或在异教区域，到处受人尊敬。亚历山大城被攻破占领之时，他就在场；在普鲁士许多次他坐过首席，位居他国武士之上；他曾在立陶宛和俄罗斯参加战事，与他同等级的基督徒都比不上他所参预的次数之多；在格拉那达围攻阿给西勒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在柏尔马利亚他曾纵横驰骋；攻下列亚斯和阿达里亚时他也在场，在地中海岸许多次登陆的大军中也有他一个。他一生参加过十五次大战，在特利姆森竞技场上他曾为了维护基督的信仰而战过三次，且三次都战死了敌人；许久以前，他还在土耳其随从过帕拉希亚的君王征伐另一支异教军；没有一次他不争得盛名。他既勇敢，又极明达，而他的外表却象一位姑娘那样温和。他一生从未对人说过一句恶言，他确实是一个真正完善温良的武士。讲到他的装备，他的马是俊美的，但他身上的衣着却不华丽。一件斜纹布衣全部都给他的甲胄擦脏了，原来他刚刚出征归来，随即参加了朝圣的行列。④

---

① 和风，原文是 Zephirus，照原义应译为“西风”，但在我国若说春天而吹西风，会引起读者的错觉。这里按照其另一义“和风”译出。

② 在黄道带的十二宫中，白羊宫是第一个。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后太阳到这一宫，那时的节气是春分。太阳已走过半个白羊宫相等于乔叟时代日历上的四月十一日之后。

③ 这位殉难圣徒是指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阿·柏刻特，他在一一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刺而死，当时群情激忿，所以在一一七三年他就被尊为圣徒，从此他的圣堂开放，让信徒们去朝拜，不久成为民间许多传说的发源地。

④ 在本书二十九位朝圣客中，武士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人物，武士的品格和生平事迹都值得乔叟同时代人的敬仰。虽然武士风尚和制度已因火药的发明及商业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但在民间仍然认为是一种崇高的事物。

他的儿子和他同路，是一个年轻的侍从，一个情场中人，也是一个活泼的青年战士。他满头的鬈发，似乎是压榨机里的出品。他的年龄可能是二十岁，身材不高不矮，十分灵活而富有膂力。他曾参加过法兰德斯，亚多亚，和毕伽迪各战役，为时虽短，却已颇有成就，因他很想博得意中人的芳心。他的衣服上绣着许多红白花饰，好象一片开满鲜花的园地。一天到晚他唱着歌，或吹着笛儿；他象五月的天气一样新鲜。他所穿的短袍，张着两只袖子，又长又宽大。他很善于乘骑，能作歌曲，能比武、跳舞、绘画和写作。他热情地求爱，夜晚同夜莺一样不睡。懂礼貌，谦卑，好助人，上餐桌时他在父亲面前代切着盘中的肉。

武士还带着一个乡士；① 在这旅途中他没有更多的仆从。乡士所穿的外衣和兜帽是绿色的，手中一张大弓，皮带下一束明亮尖利的箭，上插孔雀羽毛。他懂得怎样照料所带的武器，正如一个好乡士；他箭上的毛从不下垂，射出时不会倾侧。他头发剪短，脸色棕褐。他善于林中行猎。他臂上戴着华美的皮制射鞲，身旁一边挂着剑和盾；另一边一把漂亮的短刀，装备得宜，且利如矛尖；胸前一块闪亮的圣克立斯多弗银像，② 绿肩带上挂着号角。他是一个道地的林猎者。

还有一位女尼，是女修道院长，她的微笑天真而腼腆；她最凶的誓咒不过是说一声“圣洛哀为证”就罢了。她的名字叫做玫

---

① 乡士并非侍从手下的仆役，而是和侍从一样同为武士的伴从。这里所谓乡士（Yeoman）是一个中等阶层的乡民；大都是农民，有时也是武士或寺僧的仆从。这是一个广泛的名称，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有所改变。

② 圣徒小像是一种护身符；圣克立斯多弗是林猎者的护神，他的像直到现代还有一些地方用作避难免灾的符咒。

瑰女士。礼拜时她唱得最好，从鼻中哼出音调来，十分悦耳，她讲得一口文雅的法语，不过是斯特拉福修道院里的法语，巴黎的法语她并不会讲。她学了一套道地的餐桌礼节，不容许小块食物由唇边漏下，她手捏食物蘸汁的时候，不让指头浸入汤汁；然后她又把食物轻送口中，不让碎屑落在胸前。她最爱讲礼貌。她的上唇擦得干净，不使杯边留下任何薄层的油渍；她进食时一举一动都极细腻。的确，她是一个饶有志趣，温雅，举止柔和的人物。她竭力学着宫闱礼节，行为庄重，令人起敬。讲到她的心肠，温柔娇嫩，只消见到一只小鼠夹上了捕机，流着血或是死去，她就禁不住要哭起来。她养育着几只小狗，喂的是烩肉，牛乳和最佳美的面包。如果死了一只，或有人用棍子打了一下，她就要伤心流泪。她富于情感，一副柔肠。她的头巾上迭起整洁的折痕。细匀的鼻儿，玻璃似的灰色眼珠，红软的小口。前额丰满，足足有一手的宽度；确实，她的身材不能算矮小的了。我还注意到她的外衣十分雅洁。臂膀上套着一串珊瑚念珠，夹着绿色的大颗珠子，串珠上挂有一只金质的饰针；针上刻的是第一个字母，后面接着一句拉丁成语，意思是“爱情战胜一切”。①

---

① 诗中没有说明这位女修道士是斯特拉福地方圣列沃那德修道院的女院长，但既说她的法语是那里所讲的一种法语，就很可能暗示她即该院的女修道士。这个修道院是当时伦敦一般市民所捐建的，是伦敦中层阶级的家庭闺女的社交进修学院。这位女修道士想模仿贵族女子，但她以圣洛哀发誓已可见出她从何阶层出身，原来圣洛哀本是五九〇年当过一个金银匠的徒弟，后来成为法国里摩日城珐琅艺品业的一个奠基者。她的灰色眼珠就等于现代西方的蓝眼珠，是自古以来被视为最美的眼珠颜色。珊瑚串珠每十颗小珠夹一颗大珠，亦名饰珠。她的饰针上所刻拉丁成语中有爱情字样，应指神爱而言，如解作性爱就失去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个字母当然即 A 字，译文中无他法传达；拉丁文 Amor 即爱情之意。

另有一个女尼是她修道院中的副手，还有三个教士，都是和她一起的。

此外有一个修道僧，身材魁梧，是乡间一个善骑的人，最爱打猎，煞有丈夫气概，当得起一个僧院院长。马厩中有的是血一般红的马匹，他乘骑时人们可以听见他马缰上的铃在呼啸的风中叮当作响，那清晰嘹亮的声响象他所当着住持的教堂钟声一样。为了圣摩尔或圣本纳脱的教条已经陈腐而且有些太严，这位修道僧宁可让这类旧式老套消逝，他要追逐新异的事物。他对于书本上所说猎人是不圣洁的这句话，觉得丝毫不值得考虑，简直就象是一只拔光了毛的鸡；或者说什么出了僧院的修道者好似一条出水之鱼；这句话他也认为不值得一个牡蛎。我说他这意见是有道理的；何必在僧院里关紧着读书，或是象圣奥司丁所教导的那样要亲手劳动呢？圣奥司丁尽可自己做他的工。他却只顾骑马奔驰，紧跟着猎犬象飞鸟般迅速。他一切的娱乐都寄托在骑、猎两件大事上，也不怕为此挥霍。我看他那衣袖口所镶的细软黑皮是国内最讲究的货色，一颗金铸的饰针扣住兜颈；宽的一端还有一个情人结。他的秃头光亮如镜；脸上也是一样，似乎擦了油一般。他是一位肥胖而漂亮的人物。两只眼睛在额上打转，射出火光，象锅炉一样。鞋靴是细软的，他的马也有十足的傲态。他的确是一位不平凡的僧侣。他绝不是一个苍白的瘦鬼；一切肉食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肥天鹅。他身下所骑的马显出干果的棕褐色。①

有一个游乞僧，在他的限区以内游乞，是一个放荡无羁而自负的人。在四个教团中只有他最能讲得一套中听的话。他曾自己花费了钱为好几个女子结配成婚；他是他所属的教团中的一根台柱！在他的一乡里他是小地主们面前最受喜爱、最熟悉的

人，在城里有地位的妇女们中间他也是如此，因为照他自己所说，他当一个忏悔师比任何牧师都有资格，原来他是得有罗马主教特许的。他听忏悔时十分和蔼，赦罪时也能使人愉悦；只消可能吃到一顿好饭，他就容易让人悔改。他认为谁能捐助一个穷困的教团就表示他已安然得赦了；谁出了钱，谁就悔了罪。因为多少人心肠奇硬，虽吃尽了苦也哭不出来；所以人们不必哭泣祷告，只送银子给穷僧就够了。他的披肩夹袋里盛满了刀针之类，可以做淑女贤妻的赠品。他唱起来嗓子悦耳，并且是个提琴能手；竞唱歌曲时他一向取得头奖。他的颈项雪白，象鸢尾花一样，可是身体坚强，比得上一个拳击冠军。城里每家客店他都认得，每一个客店老板，和酒吧姑娘都是他的熟人，可是癞疯子和女乞丐一类人却不在他的照顾之下。他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岂能同癞病患者来往；去同这般下贱的穷汉周旋，未免太不象话，太不值得了，只有富人和粮商才是有道理的。有利可图的场合他才必恭必敬，奉承奔走。再找不出这样能干的人了；在他的修道院中他是个头号游乞僧，他每年付出一笔钱，以免旁人侵犯他在各路所独占的权益。即使有个寡妇穷得拿不出一双旧鞋，但他能引用《约翰福音》，使她听得非常合胃口，结果在他离开之前还是拿到了他所要的钱币。我相信，他行乞所得，还多于他产业上的收入！他跳来跳去，同一只小狗一般。在调停案件的裁判日，他是

---

① 中世纪有些僧院是非常富足的，因此住持长老们往往可以同一般有产者同样享受豪奢的生活。圣本纳脱（圣本纳狄克脱）在意大利加新诺山制订教规，在五〇九年建立第一所僧院于此。相传圣摩尔（圣摩路斯）把这教规传入法国，于是本纳狄克脱教团得以大大发展。圣奥司丁（圣奥古司丁）受了迦太基主教之托，写了一篇僧士训，成为僧院生活主要的教义；依照规条，修道僧除非病弱不得吃肉，但富僧早已违反了这条规定，在英国文却斯脱，十二世纪的修道僧，因为餐菜减成十三色，竟还表示过不满。

很能起作用的，因为他并不象守院僧或穷书生那样披着褴褛的法衣，却象一个大学生或红衣主教。他的半边法衣是用双料毛丝布所制，从鼓起象一座钟的衣柜内取出。他讲话时咬着嘴唇，发音含混，以为可以使他的英语说得好听，他有时一面弹琴或唱歌，一面两只眼睛在头里闪耀，象霜夜的星儿一般。这位游乞僧名叫胡伯脱。①

还有一个商人，留的是八字胡须，穿的是花色衣服。高高骑在马背上，头戴一顶法兰德斯的獭皮帽，一双整洁的鞋子用华贵的扣子扣起。他夸大着自己的见解，为的是谋取利润；他认为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维持密得尔堡和奥威尔②之间海上的安全，不使受海盗骚扰。他知道如何在交易场上卖金币。他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能讲价，善借贷，谁也不知道他有债务在身。他确是一个人才，可惜，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有一个是牛津的学者，读过很久的逻辑学。他的一匹马瘦得象一把铁耙，我看他自己也不算胖，两颊下凹，面容沉默稳重。

---

① 游乞僧和修道僧不同，修道僧应在僧院内静心养性，游乞僧就出外积极服务。游乞僧的四个教团是由四个不同的创建来源而流传下来的：(一)多密尼克或布道僧是圣多密尼克于一二〇六年创立于西班牙；他们所着外衣是黑色的，故名黑色游乞僧。(二)法兰西斯僧团是一二〇九年由圣法兰西斯·奥夫·阿栖济所创立，通常叫做灰色游乞僧。(三)卡麦尔或白色游乞僧相传为犹太先知以利亚在巴勒斯坦的卡麦尔山上创立，但到了一二〇九年才组成。(四)奥古司丁或奥司丁僧团被认为传自北非喜坡的圣奥古司丁，到了一二五六年组成。四个教团都是十三世纪僧院改革运动的产物，他们都禁止私有财产；但逐渐地许多人假借教团名义享受大量资财，因此到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代游乞僧团成为改革家的主要攻击对象之一。

② 密得尔堡是法兰德斯沿海的一个通商口岸，英国与之隔海最近的一个商埠就是奥威尔，当时也是一个重要海港。

他的一件小外衣已破绽脱线，原来他不懂世务，一直没有领得俸禄。他宁可在床头堆起二十卷亚里斯多德的哲理书，红的、黑的装订，却不讲究穿着，不拉提琴，也不好弹弦乐。他虽是一个哲学家，但钱匣里找不出金子来！他的朋友所给他的钱都用到书本和学问上去了，为了那些帮他求学的人们灵魂得救，他不断地祈祷。读书是他唯一的念头。不需要讲的话他一字也不讲，要讲的时候他也是循规蹈矩的，话语短促，而含意渊深。他的一言一语，离不了道德文章。在一切之上，他所喜爱的就是学与教。①

有一位律师，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审慎、聪明，常常参加法学的讨论。他很贤明，能取得人人的推崇；——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的谈吐煞是精辟。他当过巡回法庭的审判官，受到皇家的委任，特准裁判所有性质不同的案件；由于他的学识和名望，他领受过许多酬金和赠予的衣物。他的才能高超，一项产业任凭它附有何种条件，他总能使它取得绝对权益，他的契据上谁也找不出任何差错。再也没有比他还忙碌的人，而近来他越发忙了。自从威廉一世以来，每一件法案判例他都记得清楚，每一条法令，他也能逐字背得出，他所写下的字据，谁也无法提出责难。他乘骑出行，装束平凡，衣服的布料是杂色的，腰围一根丝带，上有金质小扣。至于他的外表我就不加细述了。②

同他一起旅行的是一个自由农，胡子泛白，象雏菊一样，脸

---

①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位牛津学者是乔叟的自我写照，我们无从证明乔叟进过牛津或剑桥，但他也是一个好学的人。学者很穷，因为朋友捐助给他的钱都用在书本上了，在当时有二十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乔叟自己有六十本书，更是不多见的藏书家了。

②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律师，而是个高级的法界人物，可能暗射当时一个著名的法官。

色是红的，为人是热情的。他早餐时最爱吃酒泡面包。他一生寻乐，因为他是伊壁鸠鲁① 的信徒，认为只有快乐中才有幸福。他的家总是公开的，在乡间他简直是个款待宾客的圣徒，象圣求列恩② 一样。他的面包和酒都是最上等的；谁也没有他藏酒丰富。家中进餐时总有大盘的鱼面糊；酒肴在他家里象雪一样纷飞，凡是人所能想到的美味他都吃尽了。他的饮食跟着时季变换。他在笼里喂了许多肥鹧鸪，鱼塘里养了很多鲷鲈之类。他的厨师如果烧出的汤不够辛辣，不够浓烈，或是器皿不整齐，这个厨师就倒了霉！他厅堂里的大餐桌是整天铺陈好的。裁判官员们在审案会齐的时候，就是他主持着会议，十分威仪，他多次代表他的一州当过议员。他腰带边挂下一把短刀，一个绸囊，白得象清晨的牛奶一样。他当过州官和辩护律师；哪里也找不出这样一个漂亮的小地主。③

另外有帽商，木匠，织工，染工和家具商，都同我们一起，穿的是同样的服装，属于同一个声名赫赫的互助协会。④ 他们的佩饰都很鲜明。他们所带的刀并非铜制，而是细刻的银质，腰带、挂袋莫不整洁精巧。每一个人看来都配做个好市民，可以在议事厅上坐居高位。每一个都是能干的人，不愧当个互助协会会长。财物收入既然丰裕，我想他们的妻子们也一定会赞同的！除非他们有所差缺；否则，那应是一桩称心的事，被人称为夫人，斋戒祈祷的日子好走在旁人前面，还有一件外套显耀地被人抬

①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

② 圣求列恩是款待宾客的护圣。

③ 英国十四世纪的自由农不是贵族出身，乃乡间的小地主。

④ 中世纪的工商协会都还带有宗教和互济的性质。在一三四八年秋，黑死病开始在英国西部及南部发展，对于英国的封建制度及工业的组织都有影响，而工商互助协会的重要性也就增加了。

着做前导。①

他们带着一个厨师同路，为他们烧鸡和髓骨，酸粉馒头，和莎草根。他对于伦敦酒最内行！他能煨、煎、焙、炖，能做精美的羹，又善于烤饼。可惜的是，我想，他小腿上生了一颗大疮；——不过，他的碎烧阉鸡实在是数一数二的。

还有一个船手，远自西方而来；据我所知，他是达得茂斯②的人。勉强骑着一匹小马，一件粗毛长袍罩过膝部。他的一把刀挂在围颈的线带上，拖到腋下。炎夏把他的皮肤晒成棕色，老实说，他倒是一个"好手"③；在法国波尔多，趁着商人们睡着的时候，他很喝到过几口酒。他顾不着什么好心眼儿；在大海中航行，如果同旁人打架而占了上风，他就让他们掩目走跳板，落海不偿命。但讲起他的本领，譬如计算月亮的盈亏、潮水的涨落、水流，以及临头的危机、海港和驾驶，从赫尔到喀他基那④之间，找不出一个和他同样的能手。他凡做一事都是勇而有谋。他的胡子已经过了不少风浪。所有从瑞典的哥得兰到西班牙的非尼斯特角的每一海港他都熟悉，西班牙和布列塔尼的任何一条溪流他也知道。他的船名叫摩德伦。

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医生；全世界没有人敌得过他在医药外科上的才能。他看好了时辰，在吉星高照的当儿为病人诊治，原来他的星象学是很有根底的。他懂得每一种病的来源，不论是由于冷、热、干、湿的气质，或是因何而起，属何种类。他是一

① 斋戒祈祷的仪节在互助协会的节日前夕举行，这是协会中有关的妇女们的一个机会，可以在城市中炫耀一番。

② 达得茂斯是英国西南海边一个港口，在当时以出海盗著名。

③ "好手"作"恶棍"解。

④ 喀他基那指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当然不是古代史上的非洲北岸的迦太基。

个完善无疵的医士。找出了病的根源，就准备下药。他叫药剂师都预备好药品送来，因为他们彼此是互利的；他们的友谊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古来著名的医学家，如埃斯库拉庇乌斯、狄俄斯考利得斯和鲁弗斯、希波克拉底①、海莱和盖仑②、色拉庇翁、拉式斯和阿维森纳③、阿威罗伊④、达马西恩和康士坦丁、贝尔纳⑤、盖惕斯登和吉尔伯丁，他哪一个都知道。他自己的饮食是有节制的，决不过度，但有营养，且易于消化。他的《圣经》读得不算多。穿的衣裳是红色和淡蓝色，绫绸做里子。可是他并不挥霍，大瘟疫中他所赚的钱至今还积蓄着。在医药上黄金是一种兴奋剂，难怪他爱黄金比爱什么都厉害。⑥

---

① 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的奠基人。他提出"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四种体液组成。

② 盖仑(129—199)，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医学理论家。他创立了医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的体系。

③ 阿维森纳，中世纪西欧人将阿拉伯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伊本·西拿(980—1037)之名拉丁化，称他为阿维森纳。

④ 阿威罗伊，中世纪西欧人将伊本·路西德(1126—1198)之名拉丁化，称他为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是出生于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和法学家。

⑤ 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他的最重要的发现为肝脏的产糖功能和血管运动神经。

⑥ 现代医学的前身原是魔幻之术；在阿拉伯文字中两者是同一个名称，并且古时医书上魔术公式与药方是同时并载的。欧洲中世纪的医药科学传自阿拉伯，虽然到了乔叟时代两者已经开始分家，却还是藕断丝连的。中古时期的天文学包括星象术，后者也称为有关自然现象的魔幻术。至于生理学在古代主要是把人分属四类体质：红质多血，属热液类；痰质多痰，属冷液类；胆质多胆，属热干类；郁质多黑胆，属冷干类。前面所写地主，脸色是红的，为人是热情的，属第一类的体质。黄金可以治病是中古时代的说法，有些医士认为把黄金烧热，放进酒里，等它冷了又冷，病人喝了是有特效的。乔叟在这里却同时带过一笔，暗中讽刺了医士爱钱财。

从巴斯附近来了一位好妇人，可惜她有些耳聋。她善织布，简直超过了伊普勒和根特的技能。在她的教区中，任何人都不让走在她前面去捐献，否则她就不顾情面，大发脾气。她的巾帕是细料的；我敢发誓，她在礼拜天所戴的头帕称起来倒有十磅重呢。她脚上的袜子是鲜红色，绑得很紧，鞋子又软又新。她一脸傲态，皮肤洁净红润。她一生煞有作为；在教堂门口嫁过五个丈夫，年青时其他有交往的人不计在内，但关于这一点可以暂且不提。耶路撒冷她去过三次；渡过的大川巨流也不在少数；朝拜过部罗涅和罗马的教堂，还到了加里西亚的散地牙哥和科隆。她足迹遍各地，扩大了见闻。不瞒读者说，她却是缺牙露齿的；她骑着马，走得很稳，头上缠好围巾，戴着一顶帽儿，倒有盾牌那样大。穿着一条短的骑裙，臀部很宽，脚上一双尖头马刺。在人群中她很能谈笑。相思病应如何治理，想必她很懂，因为她是个过来人了。①

有一位好教徒，是一个穷牧师，但富于圣洁的思念和功德。他还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身居教职，他一心宣传着基督的福音，虔诚地教导着他的教区居民。仁慈、异常勤勉、在困苦中能忍耐，这是他的常态。不付什一税的人他不愿轻易逐出教会，却从教堂捐献中或自己的产业里拿出来接济穷困的教民；他自己的要求有限，很容易满足。他的教区辽阔，每家住户相隔很远，但不论是雷是雨，他必然访问最远的一户，大户或小户，有病或有任何不幸的事，他总是手里撑着一根拐杖，步行而去。在他的牧

---

① 巴斯妇的写照如与她所讲故事的开场语对照，更觉生动。以乔叟对于社会各阶层的深刻观察力而言，巴斯妇这样一个类型，在英国西部纺织区内，是不难见到的；说她织布技能超过著名的比利时两个纺织中心伊普勒和根特，当然含有夸大的意味，正如说她的头帕有十磅重一样。同时，中古妇女的头饰确是一件庞大的装束品。在教堂门口结婚是当时的习惯。

群中他以身作则，先自做出好榜样，然后再教导他们；这句话他摘自《圣经》，自己又加上一个譬喻说，如果让金子生了锈，铁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牧师是应该得到大家的信任的，假如他自己腐败了，一般无知的人当然更要溃烂了；最可耻的是，愿每个牧师注意，牧羊人污浊，而群羊反干净。牧师必须自己纯洁，给群羊做着为人的模范。他决不象有些牧师那样出租职守，让他们的群羊去陷入泥潭，同时自己却去伦敦圣保罗教堂，领一个小教堂神父的悠闲职位，或受聘于工商协会；他却始终留守羊群，惟恐野狼来乘隙为害。他并非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是一个牧师。他一面圣洁善良，一面对于犯下罪恶的人也不冷酷，也不恶言相对，却仍是耐心说服，循循善诱；用自己的正直言行来潜移默化，引入天国，这才是他所关心的事。但遇到怙恶不悛的人，不管他是贵族还是平民，他责骂起来确实很严峻。比他还好的牧师我相信是没有的了。他不爱浮华，不爱奉承，也不矫揉造作；他只是传播基督及其使徒的道理，而一切从他自己做起。①

他有一个同伴是他的兄弟，一个自耕农，曾拖过许多车的粪料。他是个忠实的劳动者，与人无争，乐善好施。他无时不全心全意敬爱上帝，忧乐不改他的虔心，他对旁人和对自己一样。他能为一个穷人打麦、挖沟、耕地，却不要钱，只消他有气力，他为的是基督。他按照农作物和田产而付他的什一税。穿的是一件

① 英国在十四世纪有轰动一时的农民运动，主张取消农奴。教区牧师，游乞僧和威克里夫派的洛拉教徒们都有参加这一运动的，并宣传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后面船手的故事未讲之前，这位模范牧师被客店主人称为洛拉教徒，因此他这一篇写照，可能就是以威克里夫为根据的，其中有许多论调与威克里夫的写作颇有相同之处。乔叟和这位洛拉运动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相当密切的。

农民的斗篷，骑的是一匹牝马。

此外还有一个管家，一个磨坊主，一个教会法庭差役，一个赦罪僧，一个伙食经理，和我自己。再没有其他的人了。

磨坊主是一个健壮的人，肌肉和骨骼都很粗大，他也善于卖弄他的膂力，在任何地方参加角力比赛他总夺得冠军，取去奖羊。他是一个短肩、厚实、矮胖的人。没有一扇门他不能举起，或脱下枢轴，甚至急奔过去用头撞开。他的胡须同牝豚或狐狸的一样红，象铁耙那般宽。他鼻尖有个疣，疣上长着一丛红毛，象牝豚耳上的鬃毛一样。两只鼻孔又黑又大。腿边挂着一把刀和小盾，他的嘴倒有炉子那样大。他是个饶舌不休，满口淫猥，脱不开粗俚罪孽的家伙。他懂得怎样偷麦，磨坊里磨下的麦粉，他从中搜刮到三倍于他所应得的数量；他有的是一只"金拇指"，天知道。他穿一件白色上衣和一件蓝色兜颈。 他善于吹奏袋笛，就是他的笛声伴着我们送出城来。①

一个伙食经理，在伦敦法学院采办伙食，其余的管事人都可学一学他的采购手段。不论是付现或记账，他购买起来十分精明，必然占得便宜。这样一个粗俗的人反而比大堆的学者聪明，岂非天赋的好本领？他有三十多位主人，都是好学的法律专家，其中倒有一打当得起英国任何地主贵族的房田产家宰，能让他维持体面，或俭朴度日，让他依靠租粮，永不负债，除非他自己行为荒唐；也许在多事之秋还可以拨资周济州郡。可是这位伙食经理的才干还在这一伙人之上。②

---

① 关于磨坊主或磨面粉匠因克扣而致富，相传有一句俗话，"磨坊主，金拇指"；意即磨坊里磨了面粉，扣积下来，集少成多，大有可观。

② 在伦敦法学院里，伙食经理或伙食师是厨师的助手。当时法学院的教程，并不限于法律，培养的人才有一部分当家宰，或是进商界。

管家是一个瘦小而有脾气的人。他的胡子剃得很光，头发剪短到耳朵边，额顶剪齐象教士头上一般。他的长腿瘦成两根棍，我看不见他小腿上有什么肌肉。他却善于处理谷仓，任何查账能手也对他无可奈何。是旱是雨，他能预计农作物的收获。主人的牛、羊、猪、马、家禽、酪坊，都由他一手掌管，从他的主人二十岁时起，他就缴账清楚；谁也不见他拖延。没有一个执事或牧人能在他的面前玩得出什么新鲜花样。他们见到他就害怕，象碰到了瘟疫一样。他的住宅是很称意的，在一片空地上，四围树木成荫。他致富有术，比他的主子来得高明，私下积累得不少；他能巧妙地赠送、借贷，使他的主子高兴，而其实所送、所借的都是主子的原物，他却因而领受了谢忱，还加上了一两件衣袍。他年青时曾学得好手艺，是一个能干的木匠。这位管家骑的是一匹灰色有斑的矮马，名叫司各脱。他穿一件蓝色长袍，身旁一把锈刀。他是诺福克州来的，靠近一座名叫包兹韦尔的市镇。他的上衣拦腰迭起，象一个游乞僧，他老是骑马走在我们最后面。①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教会法庭差役，火一样红的天使般的脸，长满了白头脓疱，眼睛只剩下两条线，黑眉上生了很多痂，稀朗朗几根胡须，他热情，好色，好似一只麻雀。小孩们看到他的脸就害怕。他那白点的疹，颊上的瘤，无论用水银、铅粉、硫磺、硼砂、白铅、酒石②，或任何油膏，都无法洗清烧净。他最爱吃大蒜、青葱，他喝的烈酒象血一样红，喝了之后就说笑叫闹，象

① 管家和磨坊主是一向有冤仇的，因此乔叟就很自然地利用这个人人所知道的情况，在武士讲过故事之后，使他俩互相诋毁起来，各自争取机会讲一个诬蔑对方的故事。

② 酒石，葡萄汁发酵酿酒时，桶底的一种沉淀物。

发疯似的。酒后他专说拉丁话，他能用两三个句子，是由法院判词中搬出来的。并不希奇，他整天在听，你知道一只饶舌鸟听久了之后，也会叫一声"喔得"，可以同教皇说得一样。不过谁若多查问他一下的话，就发现他的学识仅止于此了。他老是学着用法庭上的律师所讲的拉丁字眼，高声喧嚷。他是一个好心眼的痞子，我从未见过一个更温良的人；只要有了一大杯酒，他就可以装聋作哑让这位朋友蓄娼一年，满不在意，而同时他自己也好照样去偷鸟儿，如果他在哪里找到一个伙伴，他就会教他不必怕主教的诅咒，除非他把灵魂藏进了钱包，原来惟有钱包才会受到惩罚。"你的钱包就是主教的地狱"，他说。但我很知道他是当场撒谎；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应该害怕教会的诅咒，因为那就是斩断了永生之路，正如赦罪才能得救是同一道理，——并且人人都要当心一张逮捕状。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以内，他有一套处理女子的方法，他明了她们的心事，因此就当她们的顾问。他头上戴的花环很大，可以做一个酒店的招牌，手里带的大块圆面包当盾牌一样用。

同他在一起骑行的有一个赦罪僧，是伦敦龙斯服修道所的一员，这次才从罗马教廷回来。[1] 他和法役两人本是至好朋友。赦罪僧高唱，"这里来，心爱，到我这里来"，而法庭差役以坚强的

---

① 西方在中古时期认为教皇、主教等可以有权准许以"行善事"或"捐资行善"来代替对犯罪者的惩罚；后来逐渐变为以金钱赎罪，因此发生了两种罪恶：赦罪证的捏造和赦罪僧的贪污。赦罪僧受到社会人士的攻击乃是很自然的事。

从一三七八年到一四一七年之间，西欧由于政治纷争，各国所承认的教皇不单是一个罗马教皇，在法国亚威农另有一个教皇，是受法国、西班牙、苏格兰等国所推崇的。英国和其他大部分地方仍旧承认罗马教皇，因此赦罪僧在这些地区活动仍须由罗马特许。

低音伴唱着，喇叭也吹不到他俩一半的响声。这赦罪僧披着蜡黄的头发，象一缕光滑的黄麻，丝丝散垂两肩。他是出来游逛的，没有戴上兜颈，却把它束成一捆收在佩囊里；他骑在马背上，头发蓬松，除了一顶小便帽外，头上没有东西，他认为这才是最新的装束。他的眼睛象野兔那样闪烁。一块圣弗龙尼加的手帕①缀在便帽上，佩囊放在身前马鞍上，里面装满了才从罗马带回的赦罪符。他的嗓子象小羊般细。他没有胡子，也长不出一根来，脸上光光的象是才修刮过的；我想他该是一只牝马或阉马。但说起他的职业来，从柏立克到威尔②找不出第二个同样的赦罪僧。他的口袋里有一个枕套，他说是圣母的面巾，还有一小块船帆，他说是圣彼得在海面行走，被耶稣基督擒住并救助的时候所用。他有一个黄铜十字架，上面嵌着许多假宝石；在一只玻璃杯里他装了许多猪骨头。他带着这些宝贝，往往在乡间碰到穷牧师，就施展起他的伎俩，一日之间，他所搜集的钱币，可以超过那穷牧师两个月的所得。他甜言蜜语，欺诈诡谲，牧师乡民，哪个不上当。不过，说句公平的话，他总算是教会里一个可贵的教士；他读起教文或史传时，相当出色，尤其在献金之际，他唱得最好。因为他知道唱完之后，他还要传教，他必须把舌尖磨光，才好尽量搜罗银两。他因此高声欢唱。

现在我已简略地阐述了这一群人的职位、服装和人数，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聚集在萨得克的柏尔饭店隔壁的泰巴客店。此

---

① 圣弗龙尼加的手帕是保存在罗马的一种仿造品；相传基督被迫背起十字架去髑髅地，途中遇见一个女子，名叫弗龙尼加，借了一块手帕给他擦脸，手帕还她时，见有基督像印在上面，后来，据传说，许多仿造的副像多被带到罗马。

② 从柏立克到威尔，意即由英国北部到南部。

刻应讲到我们在那天晚上，下店之后，所做何事；然后再叙述我们在途中的情况，以及朝圣等等。但首先我要请求各位，不要认为我据实而言，就是不懂礼貌，我讲出他们所用的一字一句，所表现的姿态神情，你们同我一样懂得一个道理，任何人复述旁人所讲的话，他不得不把每个字照样说来，尽量不走样，顾不到原来是如何粗鲁猥亵。否则他就得撒谎，或假造一套，或另用些新字眼。他不应放松一个字，即使所讲的是他的亲生兄弟；他必须一字一字挨次说出来。基督自己在《圣经》里也说得十分真切，你们很明白这不是下流。谁能读柏拉图的书，都晓得，他也讲过，说话是行为的兄弟。我还要请大家饶恕，如果我在这里未能给予每个人物以应有的地位。我的能力有限，你们是很了解的。

我们的客店老板欢迎众人，马上送了晚餐来，都是最好的菜蔬。酒是浓烈的，我们很爱喝。老板是一个漂亮人物，当得起一个宴会上的司仪，身材魁梧，眼光明亮，谈吐豪爽，聪明温雅，确有丈夫气概；在奇白赛街市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市民了。他饶有生趣，晚餐已毕，我们都付过了账，他就开始谈笑起来。"呵，各位宾客，"他道，"我真心欢迎你们，因为，讲老实话，这年头我还没见过这么多的朋友们同时驾临我这小店呢。我很想找些取乐的事。适才我想起一个办法，可以博得大家高兴，而不用花一个钱。你们去坎特伯雷；上帝照顾你们，那幸福的殉难者适当地酬报你们！我很知道，你们在路上一定会谈笑，讲故事，因为一路骑着马不做一声，象石头般，那是很无聊的。因此，我说，我将为你们取点乐。如果你们大家愿意听我的话，照我的意思去做，有我的父亲在天之灵为证，明天你们乘骑而去，一定个个高兴，否则我宁愿牺牲我的头颅。不用开口，举起手来就是！"

我们不用多加思索；也不必讨论，大家立即赞同，请他讲出他的道理来。

“各位，”他道，“大家请听，同时请你们不要存心小看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你们每位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要讲两个故事，作为长程中的消遣，回来时再讲两个，凡是有关过去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哪一位讲得最好，就是说，讲出一个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故事，就在从坎特伯雷回来时，由大家合请晚餐，就在这间屋里，就在这同一地点。为了增加大家的兴致，我很乐意和你们同行，由我自己负担旅费，做你们的向导。谁若违反我的决定，就赔偿途中一切费用。如果你们都同意我这个办法，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我立刻准备同行。”

我们一齐赞成，很高兴地立誓保证，请他照办，并且做我们的领导，为我们判断故事的好坏，最后决定我们晚餐的价格。大小事情都交给他调度，我们异口同声，就此听他指挥。于是取出酒来，大家喝了，然后都去休息。

次晨破晓时分，我们的老板就起身，做了我们大家司晨的雄鸡，把我们都会集在一起。我们乘骑出动，步伐轻快，来到了圣托马斯饮马处①。这里，老板勒住了马，说道，“请听，各位先生。你们记得大家同意的诺言；现在我再提醒你们一下。如果早晚适时，且看哪一位该讲第一个故事。且不管我的酒是浓是淡，反正谁违反了我的话，就得赔偿大家的旅费。现在来抽签，趁大家还没有走远；谁抽到最短的一根签就第一个讲故事。武士先生，我的主子，”他道，“请你抽一根，照我的话办。走近一些，女修道士，还有你，学者先生，不要害羞，不要只顾钻研了；来抽吧，大家

① 圣托马斯饮马处在旧时坎特伯雷路上，离泰巴客店约一英里半。

来。"①

每人都抽了签，结果，是巧合，还是命定，不必多管了，反正那根签落在武士手里，大家见了都很高兴；他必须讲一个故事，这才是道理，大家已同意了的，何必多讲呢？这位武士看了，既是自动答应了的，也惟有服从，他说道，"我既开了这个头，为大家取乐，上帝在天，我欢迎这根签子！请大家向前进，且听我讲来。"

我们听他讲，一面骑着马向前去。他很乐意地这样讲着他的故事。

---

① 在后面武士的故事讲完了，磨坊主和管家各自讲了一个粗野的故事之后，厨师叫着客店老板，直接用他的名字"哈利·裴莱"。查一三八〇——一三八一年的萨得克捐簿上确有一个当地的客店老板，名叫哈利·裴莱，并且还是当地有相当地位的人。乔叟是不是写他，关系并不很大；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在《坎特伯雷故事》中，这位客店老板确实占了一个重要的、左右全局的地位，读者要见到他这个人物的全貌，应细读全书中各故事的前后环节之处。

武 士 的 故 事[1]

武士的故事由此开始

古史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个国王，名叫希西厄斯。他是雅典的君王，在他那个时代，普天之下再没有比他还显赫的征服者了。他战胜了许多富庶的国家，并且由于他的智慧与武力，征服了亚马孙女人国[2]的全部领土，这国度原名西希亚。他娶了她们的女王易宝丽塔，带回国中，一路前呼后拥，好生光彩，同时还带了她的妹子爱茉莱一起归来。这样我们暂且放开这位高贵的国王，让他在胜利的歌声中骑向雅典而来，他的武装队伍跟伴着。

如果不是诸位会嫌太长的话，我将详述希西厄斯是如何英勇地战胜女人国；并描写雅典人和亚马孙人的伟大战役；以及易宝丽塔这位健美的女王如何受了包围；她的婚宴，和她回来时的喧嚷热闹。但这些我现在只有按住不提；上帝知道，我还有大片园地等待耕耘，而我的耕牛却都是疲弱不堪的；故事还长得很呢。何况，我不愿多占用诸位同伴的时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他的故事，且看谁讲得最妙，能赢得一顿晚餐。我的故事在哪里打断，现在还从哪里讲下去。

这位国王凯旋荣归，来到城边，看见路上一群妇女，穿着黑服，一双双跪在地上。她们哀号着，世上没有听见过那样的凄凉

之声；并且她们不肯停止，非抓住国王的马缰不可。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我喜庆荣归之日来哭泣骚扰？”希西厄斯道。“难道你们忌恨我的荣誉而这样哭诉么？还是谁人得罪了你们？且说来我听，是否还可挽救；你们都穿上黑服又是什么缘故？”

她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开言，但先就晕了一阵③，脸色发白，煞是令人心酸，她道，“君王，幸运照顾了你，给你胜利，立功归来，当然不是你的荣誉使我们哀悼。但我们请求你垂怜我们的苦痛，拯救我们的灾厄！让你的仁慈之心降下几滴恩雨，落在我们这班薄命人身上！老实说，我们原来没有一个不是后妃贵妇。可是，谁都看得出，现已一变而为阶下囚徒了：敬谢命运和她那欺人的旋轮，任何禄位都没有保障。的确，君王呀，在这所救世女神的庙中，我们等候了你有半月之久，现在求你援助我们，这是在你能力之内的事！

“我这哭诉求情的可怜人，原是肯本尼斯王的女后，他死于

---

① 乔叟这篇故事显然是以意大利大作家卜伽丘所著长篇宫闱式史诗《苔塞伊达》(Teseide)为根据的。故事开始前，原有取自第一世纪诗人司德替斯所著史诗第十二卷第五一九行拉丁原文一行；并无必要，故未译。我们可以相信这篇作品原是独立的一篇故事，后来乔叟写《坎特伯雷故事》时才把这篇放了进去；现在由武士口中讲出，作为全部故事的一个开端，是有其艺术意图的。卜伽丘的原作，有许多战役和围攻的描写，有很长的演说道白，这些都被乔叟删去，成为一篇紧凑的恋爱故事，表现着爱情和友谊的矛盾与最后的统一。

② 古代作者多有提及女人国的传说，中古时期，认为这个国家一部分领土在亚洲，一部分在欧洲，国内禁止男子居留。这个女人国，乔叟名之曰Femenye，来自拉丁文“女人”之意；而古代都名为亚马孙，已通用。

③ 女子在未开言前晕厥，是中古浪漫诗中的成例。

希白斯，在那可诅咒的一日！我们这些在此哀哭乞怜的人都已丧失了我们的夫君，希白斯被围困时他们捐弃了性命。此刻，可怜哪，老克列翁统治着希白斯，胡作非为，竟将我们夫君的尸体堆积一处，不予埋葬或火焚，反而蛮横地听任恶犬噬食，污蔑至极。”讲到这里，她们都低伏着头，齐声痛哭道，“望你恩顾我们这班可怜人，让我们的悲哀沉进你的肺腑吧！”

这位高贵的君王听了这番话，怜悯打动了他的心，从马上一跃而下。见了这些贵妇们懊丧，他的心肠都要破裂似的；他把她们一一扶起，十分慈祥地安慰她们；他本是一个正直的武士，于是发了一誓，说他一定要严惩暴君克列翁，他死亦应得，希西厄斯能扶持正义，正是所有希腊人民都要颂赞的伟绩。他毫不犹疑，重新展开旌旗，率领大军，转向希白斯奔驰而去。他不愿再走近雅典一步，也不肯停留半天，那天晚上就在征途住宿，并将女后易宝丽塔和她那年轻美貌的妹子爱茉莱送到雅典居住下来；他自己向前进军，这已不在话下。

红色的战神马尔斯，手持矛与盾，在他的白色大旗上射出光芒，一路经过田野，闪耀夺目；旗边挂下金色长旒，好生华贵，上面缀着人身牛首的明诺陀，是他在克里特杀死这怪兽的纪念。这位常胜的君王就这样骑行前进，军中有的是武士界的精华，一径来到希白斯，在平地上希西厄斯下了马，看定了这里可以一战。简略说来，他和希白斯王克列翁交战，他本是公正的武士，当场杀了克列翁，并将他手下的人都击溃败北；又攻下城池，摧毁了所有的城墙房舍。他将那些贵妇们夫君的尸骨归还了她们，依照当时的葬仪举行了葬礼。至于贵妇们如何哀悼号哭，火葬尸骨，如何向希西厄斯告辞，如何得了这位高贵的战胜者的尊崇，这一切叙述起来太冗长了。简短切题，才是我的真意。这显耀

的君王杀了克列翁，战胜了希白斯之后，当天晚上在战地住宿了一宵，然后依着他自己的意愿，处理着这一国上下的事。

在战争失利之后，人们忙着在积尸堆中搜罗，剥下死者的缰鞍衣饰；那时他们在尸堆里看见两位青年战士，紧靠着躺在地上，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两人所佩的绶章相同，都极华贵；他俩一名阿赛脱，一名派拉蒙。他们既未死绝，也不全活，看他俩的楯纹服装，司纹章的官一望而知是希白斯皇家两姊妹之子。劫掠者把他俩拖出尸堆，小心地抬到希西厄斯营幕中来。他立即令送雅典，永远下狱，决不接受任何赎金。这君王将这件事办了，马上率领全军回来，头戴花冠，正是战胜者应有的气概。回国以后，他一生愉快而光荣；不用赘述了。派拉蒙和阿赛脱两人却幽闭塔中，忧郁苦痛；金钱也无从换取他俩的自由。

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有一次，在一个五月的清晨，天色初晓，爱茉莱照例已起了床，穿戴得整洁，因为五月的天气是容不了懒睡的人的。她的美色胜过那绿枝上的白铃兰，五月的鲜花也不如她清新，她的两颊可以同玫瑰争妍，我不知道，花容、人面，两者之间哪一样更美。时令激动着每一颗柔心，从睡眠中把它唤醒，说道，“起来，来奉献你自己吧。”因此，爱茉莱想要向五月致敬，也就起身了。她穿上新衣，编起金黄色的头发，垂在背后，我相信竟有一码之长；太阳初起，她已在园中来回踱步，随意采着红白的花，做着精美的花环戴在头上；她还唱着幽美的歌，象天使一样。①

---

① 向五月献祭是古时社会中各阶层相同的风尚，有似我国的清明踏青扫墓一般。届时人人去游林攀山，终宵不返，次晨才折着青枝，带回家来遍插厅堂。

那座巨塔，既厚实，且坚固，是监禁两个武士的囚狱。这塔本是堡宅的一部分，与花园的一道墙相连。此刻，爱茉莱正在这园中游散。清晨的空气澄澈，日光明亮，那悲苦满怀的囚人派拉蒙已起身，得了牢吏的允许，照例在高楼踱步；由此眺望，他可以见到雄伟的全城，也可看到花园中绿叶满枝，而树里花间，爱茉莱正在来去游逛。他自己诉着冤苦，好多次喊着，"呀，为什么天生下了我！"那楼窗满插铁栅，每一根铁条粗而方，象屋椽一样。穿过这铁栅，他的视线偶然投射在爱茉莱身上，他呆住了，叫一声，"啊！"好似心头刺痛了一般。他这一叫却把阿赛脱惊醒起来，说道，"我的表哥，你怎么回事了，为什么如此苍白着脸，简直要死的模样？你叫的什么？谁伤害了你？为了上天的爱，囚禁狱中还有什么办法，惟有忍耐。这是天意给我们的厄运；星宿中射出邪光，或是土星的影响，使我们遭难，任凭你发誓不愿，也是无法逃脱的。我们出生时，天体就那样排列着；除忍受下去别无他法，这是很简单明白的事。"

派拉蒙立刻答道，"表弟，老实说，你这个想法太空泛了。并不是这牢狱使我叫苦，其实是刚才我的眼里中了伤，直穿心头，致了我的死命。那位女郎的美是我叫苦的根源，我见她正在园中闲散。我不知她是人、还是神；我真的相信她就是爱神维娜丝。"说着，他就跪下祷告，"维娜丝呀，如果是你化身来到园中，显示在我眼前，愿你助我这不幸之人跑出囚狱。但如果天命限定了我，要我死在狱中，求你施恩于我的族裔，我们已受暴力摧残得无余了。"

阿赛脱听他说着，一眼看见园中游散的女郎，她的美容使他也痛上心来，他所受的伤也和派拉蒙一样沉重，可能更重些；他嗟叹着，诉苦道，"在那边散步的女郎呀，她的美貌使我一见就

中了致命之伤，假如我不得她的怜悯和恩顾，竟不能和她会见一面，我这条命就此断送了；话也到了尽头。”

派拉蒙听他讲完，怒目对着他，说道，“你是讲的真话，还是开玩笑？”

“当然是真话，天晓得，”阿赛脱说。“上天保佑我，我哪里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派拉蒙皱起眉头；“这对你不能算是光荣，”他道，“我是你的表兄，又立下了誓，真心做你的兄长，你何能欺骗我，背叛我；我你都已立了誓，直到死去，虽受酷刑而死，决不为了爱情或任何其他关系而互相阻挠，可爱的弟弟；反过来你应事事竭诚助我，我也应助你。这是你的誓言，当然也是我所立下的誓愿；我深信你决不敢翻悔的。你既立愿做我的忠实朋友，你不该骤然背信，爱起我的女郎来，这位女郎是我的心爱，直到我心死为止。所以，背信的阿赛脱，你不该如此。我先爱上了她，并且把我的痛苦告诉了你，我是把你当做一个忠实的朋友，认为你是立愿助我的一个兄弟。你怎能算得一个武士；愿你还是一心扶助我，否则我只得把你看做背信弃义的人了。”①

阿赛脱傲慢地回道，“你才是背信之人，倒不是我；你就是一个负心人，我老实告诉你。因为我爱她，视她为爱人，是在你之先。你能说什么？你刚才还说不知道她是神、还是人。你的感觉是属于神灵一类的，而我所爱的是一个人；我把你当做表兄，结拜的哥哥，才这样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一切。就算是你先爱了她；你岂不知道古学者有言，‘谁能以法律加诸情场中人？’以我

① 在中世纪，立誓互助，结为兄弟，是不容翻悔的，比天生的兄弟还要神圣；这和我国结义的风尚相似。

的头颅为证，爱情就是世上任何人所承认的最高法律。因此人类一切律令都为了爱情而每天被人破坏，不论他所居的地位是高是低。一个人要爱就不顾一切。爱也不是可以一死了之的，不论你所爱的是姑娘，或结过婚的，或是寡妇。并且你也不见得此生能蒙受她的盼顾，我也不见得；因为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我都已命定了永被囚禁，赎金也买不出去。我俩就象两只狗抢一块肉骨头，整天争夺着却一无所得；正当两只狗抢得认真的时候，忽而来了一只鹰，从中掠去了那块骨头。所以，在皇家宫廷之中，人人都为自己打算，顾不到旁人。你要爱就爱；我既爱了，我就爱下去；老实说，亲爱的哥哥，事实都摆在面前。我们还须关在此牢里，还是各听命运的指引吧。”

他俩争执得好凶、好久，只是我没有工夫来多讲了；现在且说到主题上来。有一天——简捷地说——一位君王，名叫倍罗希厄斯，他是希西厄斯自小的伴友，来到雅典看他的老友，这本是常有之事，彼此好借此聚首消遣。他和希西厄斯情同骨肉，甚于任何世上的人；即使一个死了，他的好友甚至可以去地狱寻找，象古书所载的一样。但这类的事我不想多谈。倍罗希厄斯原很喜爱阿赛脱，多年前就在希白斯认识了他。经过倍罗希厄斯的请求，希西厄斯就把他无偿地从狱中释放出来，让他自由，除却下面我所要说的一个条件。简括说来，有这一点需要阿赛脱同意，假如在他此生中，无论白天晚上，发现他在希西厄斯国境之内，一旦被获，就要砍他的头。再没其他的宽容办法，他只好辞别回乡。可是他得警惕，自有他的颈项为质！

此时阿赛脱只得叫苦！他觉得心头刺痛。他哭泣呼号，想私下自戕了就罢了。他道，“我生来何苦！我现在的牢狱更糟了；我已永远被打进了下界，而不是净界。呀，我为什么认识了倍罗希

厄斯呢；否则，我还可以继续关闭在希西厄斯的囚狱里。那样我才是有幸福，而不是吃苦。我虽没有得到爱者的顾怜，但我只要能看得见她就很好了。啊，我的好表哥派拉蒙，在这件事上，你战胜了我。你是何等幸福，可以居住狱中；在狱中么？不是，在天堂，确实是天堂。命运为你掷下了好骰子，你能看见她，而我却不能了！你既靠近她，你又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武士，可能命运一转，你还可以达到愿望。但我已被逐，我已没有福分，没有希望，无论是水、火、土、气，哪一成分所造成的生物，都不会给我丝毫解救或安慰，我只得绝望忧郁而死了；再会了，我的生命，我的快乐所在！呀，人们承受了许多超乎自己能力所及的福分，却不知足，还要埋怨上天或命运的佑护，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人想致富，而因此就酿成了他丧命或灾病之源。另一个人想出狱，而在家反遭仆人的暗杀。这里有数不尽的风险，却不知我们还在此强求些什么。我们同一只醉鼠一样昏愦；醉汉明知他有一个家，却不知如何走回去，他的路途是溜滑的！的确，我们在这世上的行径就是如此。我们汲汲然寻求快乐；而事实上我们常走错了路。我们都会说，尤其是我，满以为跑出了牢狱，就幸福了，就十分快乐，可是现在我却从幸福中被驱逐了出来。我既然再也不能见到你，爱茉莱，我就等于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在派拉蒙一方面，当他知道阿赛脱走后，他悲号不已，巨塔中充满着他的嚣嚷声，他腿上的铁镣都被他那苦泪浸湿了。“呀！”他道，“我的表弟阿赛脱，我们争吵的结果是你得胜了，上天知道。你此刻可以在希白斯自由了，再也想不到我的悲哀了。你有足够的聪明才干，你可以会集我们所有的亲友来攻打这个城邦，机遇或订约可使你将她娶到手，而我却只得为她而死。计算可能性，你却占了极大的优势，你既有权位，又出了狱、得了自

由，我却惟有死在囚笼。我活一天，就只好哀哭着一个囚徒的厄运，只有痛苦看中了我，这实在是倍增了我的苦刑。"这样，忌妒的火在他胸中燃烧，猛袭他的心房，使他脸色发青，象白杨或死烬一般。

一会儿他又说道，"啊，残酷的天神，你的一句话永远统治着人世，在石板上刻下了你的法律和谕旨，人类受你的管辖，岂非胆怯的群羊一般？人同任何走兽一样被屠杀着，并幽禁在囚狱中，动弹不得，有时病倒，有时受难，而常常是无辜的！这样磨折着无罪的人，天理究竟何在？我越想越痛心，人必须服从天命，为了神他必须压制他的意愿，而兽类反可以为所欲为。一只兽死了，它的烦恼也就结束了，但一个人死后还须哭泣悲吟，虽在世间他已受够了忧痛。无疑的，人世间的事就是如此。这些疑问我将让神学家去作答，不过我很知道，这个人间有的是愁苦！呀！我见过蛇、虫、贼子，害了许多好人，却仍可自由来去，不受羁束。我碰上了星宿的邪魔和天后的妒火，我就不得不被囚狱中，希白斯的嗣业也都给扫尽，那宽广的城池都给毁灭。同时，维娜丝嫉恨我，害怕阿赛脱，就把我害死。"

说到这里，我将放下派拉蒙，让他幽禁狱中，而转述阿赛脱的遭遇。

夏天过去了，漫漫的长夜倍增了情人与囚徒的痛苦。我不知哪一个比较更为痛苦！简括的说，派拉蒙已命定了永禁牢狱，死于铁链桎梏；而阿赛脱被逐，永远不得回来，否则即被处死，因而再也见不到他心爱的人。你们有情人，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谁的情况更苦，派拉蒙呢，还是阿赛脱？一个每天都可见到他的爱人，但必须永禁囚牢。另一个可以自由行动，但永不能再见意中人。你们意下如何，你们是聪明人，我将象我开讲时一样继

续下去。

第一部完

第二部开始

阿赛脱到了希白斯，长年焦思嗟叹，因为他再也见不到他的意中人了。简短的说，人世间在过去或未来，没有一个人会有这么多的愁痛。他不能入睡，不吃不喝，枯瘦得象一支箭；他的眼睛陷落，看去好可怕，他那菜色的脸苍白得象冷灰一般。他老是独自一人，整夜哭泣呻吟。听见歌声、管弦声他就要哭个不停。他的精力衰萎，旁人虽听得他的话语声音，却辨别不出是谁。他的神志无定，他不但受尽了爱神的摧残，并且在他脑海中郁结成气，产生疯癫病症。总之，这位惨痛的情种，阿赛脱先生，性情和习惯都已翻了一个筋斗。

我何必整天的写他的愁苦呢？他在希白斯忍受了一两年的苦难，后来有一晚他在床上睡觉，忽而似乎看见双翅的默格雷站在他面前，嘱他鼓起兴来。他的手中撑着一支催眠杖，亮晶晶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子；阿赛脱心中想他当初催咒百眼巨人阿格斯入眠时，就是这个姿态。他对阿赛脱道，"你去雅典；到了那里，你的难日可告结束。"

阿赛脱听了这话，跳将起来。"真的，"他道，"不论任何代价，我必径去雅典。我一定要冒死去看一下我的女郎，我爱她，我为她服役。我不怕断送我的生命，只要能看她一眼！"说着，他拿起一面大镜子，看见自己的脸色已改，面容已完全换了样；他心想自己的面貌既已因病而如此变相，很可以降低身份，住进雅典城中，永不令人觉察，岂不每天可能见到他的心爱！于是他马上换

上一套苦力所穿的服装，身边只带一个侍从，令他同样扮做穷人，两人心照不宣，抄着近路来到雅典；有一天他来到宫廷门口，兜揽着各种低贱的劳役，谁都可以使唤他。不久之后，他从爱茉莱的管家那里得到工作，这管家是个明眼人，知道谁可以做得一个好仆役。阿赛脱能劈柴、挑水，他年轻力强，体格魁梧，足够应从任何人的使唤。他这样劳作了一两年之后，被雇用为美貌的爱茉莱的家僮，他自己改名为弗洛斯屈雷脱。① 宫廷中象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不如他那样能得人欢心，他又如此俊美，无人不夸奖他。他们都说希西厄斯应该眷怜他，擢升他的职位，给他高级的职守，那才可以用其所长。时隔不久，对他的好誉传遍宫中，希西厄斯将他调为自己内室的家僮，他所得的收入也足够维持应有的地位。同时，有人还从他自己家乡私下带他的租粮来，年年不缺；而这笔钱款他背地里用于正途，因此也无人得知它的来源。这样的生活他又过了三年，不论是有战争、或是和平的日子，希西厄斯总很爱惜他，甚于任何人。阿赛脱如此幸福，可以暂时放开不提，且说派拉蒙。

七年的岁月，派拉蒙在大牢中，黑暗围绕着他，苦难消蚀着他。谁还有派拉蒙那样双倍的创痛，爱情使他癫狂，愁苦使他惶乱！他做囚徒何止一年，乃是长期关闭着。谁能以诗句谱出他那受难之苦呢？我确是无此诗才。因此只得轻描淡写，由它过去。

现在是第七年了，在五月的第三天晚上，正如古书里所详载

---

① 在卜伽丘的原作中，阿赛脱改名为彭底渥，乔叟不用此名而用弗洛斯屈雷脱，这原是卜伽丘所作另一长诗的题目，该诗亦由乔叟改写为《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一诗。弗洛斯屈雷脱本是希腊来源的名字，原意“军中情人”，卜伽丘将其后半个字与拉丁字“斯屈雷托斯”相混淆，而作“爱的摧残”解，乔叟在此，也就沿用此意。

的，不知是机遇还是命定（一件事是怎样发展，就怎样形成），派拉蒙在午夜过后，有朋友帮他逃出牢狱，他尽力疾奔，离开了城市。原来事先他曾给守牢者吃了麻醉剂，和在希白斯的上等鸦片所泡的一种酒里，喝了之后，即使有人捶打也不会醒，却通宵睡着。因此派拉蒙尽快地跑出城来。那天晚间很短，不一会就天晓；他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藏，战战兢兢，缓步潜行，走进了近旁一座树林。简单说来，他预计在这林中可以躲过一天一夜，然后走上去希白斯的大路，再设法到那里去请求亲友帮他向希西厄斯开战；总之，他准备拚着一死，或者还可拚出命来，好同爱茉莱完成良缘。这就是他心中的打算。

现在我再来讲阿赛脱，他满不知道厄难已将临头，命运又要把他陷入罗网了。

那勤劳的百灵鸟，预报着天明，唱着歌，迎接微曦的晨光；旭日上升，东方笑出光辉①，照到树头，绿叶边滴滴银露都晒干了。阿赛脱住在希西厄斯宫中，当着他的主僮，此时他也起身，看见鲜丽的晨光。为了迎接五月良晨，他心中激荡，乘着马，火一般地驰出宫廷，奔了一两里路，到了野外，独自消遣。他偶尔骑进这座林中，摘着嫩枝做成绿圈，不是忍冬，就是山楂。他在明亮的日光下高声唱道：

五月，你开着花朵，长着绿叶，
你将受到欢迎，鲜美的五月，
我今天愿染些媚人的绿色。

---

① “旭日上升，东方笑出光辉”句取自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一歌第二十行。

他怀着轻松的心情跳下马来，走进森林深处，在小径里来回游逛，那里派拉蒙恰巧躲在一丛矮树后面，十分害怕，不愿被人瞥见。他却全不知道这就是阿赛脱：上天知道，他是无法预测的。但多年前曾有一句话，非常真切：

田野有眼，树林有耳。

一个人最好稳重处世，料想不到的巧遇是往往可以发生的。阿赛脱满没有料到他的老伴友派拉蒙就在附近的地方，默坐在树丛后面，听得见他的一言一语。

阿赛脱尽情游散之后，愉快地唱过了歌曲，忽又沉默下来，正是情人们都有这种癖性，时而升上树颠，时而降落荆丛，一起一落，象井中的吊桶一般。恰如星期五这一天，有时放晴，有时急雨，那多变的维娜丝就这样摆弄着人们的心；她的日子和她的姿态同样地变幻；星期五是难得象其他的日子的。① 阿赛脱唱完了又叹息，然后又默然坐了下来。"呀，"他道，"我生何不幸！啊，天后哪，你的残酷的心，你还有多久要继续向希白斯城邦开火？呀！加得默斯和恩非洪传下的贵裔已被你践踏殆尽了。我本是加得默斯的后人，他首创希白斯，建立了那个城邦，登上第一个王位；我就是他直系嫡传，也是皇家血统。可是现在我却成为一个囚徒，一个奴役，我的主子就是我的不世之仇，而我还做着他的一个可怜的家僮。天后还加以凌辱，使我不敢自认真姓真名。我原名阿赛脱，现今却是弗洛斯屈雷脱，这个却不值一文钱！啊，

---

① "星期五是难得象其他的日子的"是一句成语，意思是说，一星期中以星期五这一天最为特殊，是西方沿袭下来的一种迷信。

凶残的马尔斯！啊，天后！你们的愤怒毁尽了我们亲族，只剩下了我，和那倒霉的派拉蒙，他还在受着希西厄斯的摧残，永禁牢狱。在这一切之上，爱神还射出火箭，穿过我的真实殷切的心房，灼热地烧着，使我无从自拔，我是命定要死的了！你的眼睛杀了我，爱茉莱；你是我致命之源。我只愿能为你求安乐，其他一切思虑都是不值一文的！”说到这里，他晕倒了许久才醒。

派拉蒙此刻似乎觉得有一把冰冷的刀骤然刺进了他的心，气得浑身发抖，再也按捺不住了；阿赛脱这段话他听后象疯人一般跳出树丛，脸上象死一般苍白，“阿赛脱，”他道，“你这卑劣的背信之人，现在你被我发觉了，我为了我的女郎吃尽了痛苦，而你却说你爱她！你本是我一家人，并且彼此发过誓要互守信约，这些话我都对你说过，何止一次；而你却欺瞒着希西厄斯，改姓换名。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不能爱我的女郎；只有我爱她，没有旁人的份。我，派拉蒙，就是你的死敌，我虽然身边没有武器，天照看我让我逃出了牢狱，我相信，你不是被我当场杀死，就是放开爱茉莱，莫想爱上了她。你自己选择，现在你跑不脱我的手。”

阿赛脱把他认得清楚，听了他说的话，狂怒填胸，象猛狮一般拔出刀来，说道，“天上的神为证，莫不是爱火使你病狂，你既身无刀枪，就休想逃出树林，你一定死我手中。你说我立过誓，受了约束，我现在就推翻。什么，你这蠢物！你知道爱情是自由的，管你多大权能，我还是要爱她。不过，这里且接受我的誓约，因你是一个好武士，你愿为她而决一死战，我决不负言；同时不让人知道，明天我必来此原地，以我的武士尊荣为证，我将带给你足够的甲胄刀枪，你可选择好的，留下坏的给我。今晚我还送饮食给你，送衣服给你做被。如果在这林中还是你将我杀死，赢

得了我的意中人，你就该得她到手，我也就顾不到了。”

派拉蒙答道，“我同意。”于是他俩各自立誓，分了手，静待明天。

啊，爱神可必德，你全无怜恤之心！啊，你独霸着你的辖境！一句老话说得真不错，爱情和霸主都是不要友伴的；这个道理阿赛脱和派拉蒙也可领会了。

阿赛脱立即骑马进城；次晨天犹未晓，他私下备好两套武装，足够他俩在野外一战之用。他犹如才出生时一样独自一个人，骑上马背，武装放在身前，来到林中，于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阿赛脱和派拉蒙会战。眼见他俩脸色都变了。正如色雷斯国境之内，一个猎人在林中提着枪矛，当着隙地站住，此时被猎的熊或狮，听见他走近，冲过树间，连枝带叶，闯落下来，他心中思量着：“这是我的死敌来了；当然，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若不冲过隙地把他杀死，我就得遭殃，被他杀死；”此时他俩就是如此，彼此看得仔细，两人的脸色确已变了。不说什么“你好，我好”，不打什么招呼，不多一句话，不预先试演一下武艺，却彼此帮着穿戴起甲胄，十分有礼貌，同好兄弟一般；然后运用尖锐坚强的枪矛，彼此冲杀，为时很久。你可以想象在这场战斗中，派拉蒙就象一只狂狮，阿赛脱就象一只猛虎。他俩象野猪般搏斗，口喷白沫，怒气冲天；血淹上了脚胫。这里我丢开一头，让他俩对搏着，且讲希西厄斯。

命运之神，人世间的主教，处理着上帝所预示的一切祸福，十分威严，世人虽发誓违抗，不论或是或非，只要经过相当年月，仍然显应，千年之中却难得再发生。确实，我们在人世的嗜欲，是战是和，是爱是憎，没有一件不由上天守视。我想起此番道理，自有希西厄斯的事为证。他最爱出猎，尤其在五月天气，正好打逐

野兔，每逢晓光照到床边，他必穿衣起身，准备带着猎户、号筒和猎犬奔跑在前。他最大的乐事就是亲自打杀野兔，他崇信战神马尔斯之余，就崇信着猎神苔恩娜。

天气晴朗，我已说过，希西厄斯兴高采烈，骑马出猎，好生威仪，带了他的美貌的易宝丽塔和穿着绿色衣装的爱茉莱，他来到林中，相隔不远之地藏着野兔，他向前直进，过了小溪，奔向林间空地，正是野兔躲藏的所在。这位君王发号施令，指使猎犬前奔，搜索野兔，何止一次。他到达隙地，举手遮着太阳，却发现前面派拉蒙和阿赛脱二人正在酣战，象两只野猪在恶斗。那闪亮的刀来去挥舞，好生可怕，随手一下就可砍断坚强的橡枝；但他不知这两人是谁。国王脚踢马身，奔入两人之间，抽出刀来喊道，"喝！不准再斗，小心头颅！有马尔斯为证，我再看见谁打一下，就处死刑！但告诉我你们是谁，竟敢在此相斗，好似在皇家竞技场上一般，却没有中人作证？"

派拉蒙立即答道，"君王，何用我多讲呢？我俩都是死罪之徒。两个可怜人，两个厌倦自己的生命的囚徒，你既是公正的君王和证人，不必再加以眷怜，或让我们逃生，但请先杀了我，那才是你开恩，再请你也同样的杀了我这个伙伴。或先杀他，因为你有所不知，他原来就是你的死敌，他就是阿赛脱，已被你明令逐出国境，以他的头颅为质，所以他也是死有应得，他就是求乞于你门前的人，他自称为弗洛斯屈雷脱。他已这样欺骗了你多年。你把他擢升为主僮，而他却一味钟情于爱茉莱。我的死期既已到临，我全部招认，我就是派拉蒙，曾施用了诡计，逃出囚牢。我也是你的死敌，我也热爱着美丽的爱茉莱，我愿死在她的眼前。因此请你赐我一死，终结我的命运。但请把我这伙伴也同样处死，原来我俩都是死有应得的人。"

这位国王立刻答道，“这是很快的判决。你自己口中供认，已判处了你们自己的罪，我可以作证，不需要到刑架上受刑了。有红色的马尔斯在上，你俩即将处死！”

王后却一副温柔的心肠，看了不免洒泪，爱茉莱和其余猎队中的女子也一样哭泣起来。她们都觉伤心，惋惜着有这样的事，眼见得他俩同是高尚的青年，皇族的子弟，无非为了爱情而搏斗。她们看见那血肉模糊的宽阔的伤痕，都齐声哭道，“看在我们女子们的面上，君王，请你发出慈悲！”她们跪下两膝，宁愿吻着他的脚，直到他的怒气消减为止，原来一颗善良的心是会被怜悯激动的。他虽一时震怒，但不一会就想起他们的罪过及其起源；虽然他的怒火控告他们有罪，他的理智却宽恕了他们；他这样想：每个人为了爱情，一定要挣扎到底，想尽方法逃出囚牢。他见那些女子哭诉甚为怜悯，他那伟大的心胸中一面思量，一面就轻声自语道，“做一个人君岂可不知怜悯宽恕，岂应一味象雄狮一般不分善恶，对于知过能改，惴惴于心的人，或是蛮横无礼，固执已见的人，岂能一样看待！处事如不精到，不能分别傲慢与谦让，那就枉为人君了。”简短说来，等他怒气已消，他抬头一看，目光闪耀着，高声说道：“爱的神呀，福泽无边，那是个如何伟大的主宰！在他的权力之下，百事无阻；他有奇迹，自应被称为神，他能以他的意志创造着每一颗人心。这里是派拉蒙和阿赛脱，逃出了我的牢狱，很可能在希白斯度着贵族的生活，他俩明知我是死敌，生死捏在我的手中；可是爱情使他俩有眼而不用，投来送死！且看，这岂非高度的愚蠢？除了情人，还有谁是愚者？上天有神，看他们流着多少血，看他们何等惨烈的模样！他们伺候着爱神，这就是他所给的赏赐！并且不论是何情况，为爱情效劳的人们总是自作聪明的！而尤足令人叫绝的事就是这位女郎，他俩为了

她要出这样一套花样，而她却同我一样并不知道感谢他俩；原来她对于这番火热的争吵一概不知，和一只杜鹃或野兔一般！不过，事无好歹，都要一试；人无老少，有时难免要当个傻子。我自己就有过经验，多年前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爱的侍役。因此，我既尝过爱的苦味，也知道谁若投进了它的罗网，它就捏紧不放，使你痛楚不堪，现在我完全饶恕你们，王后和美貌的爱茉莱都已跪下为你们请求了；你俩应立即向我发誓，决不再侵犯我的国土，或早晚向我开战，而应尽你们一切的力量和我做朋友。你们这次的错误我全都饶恕了。”

他俩都依从了他的话，诚心向他立誓，求他开恩，认他为君王；他祝福他俩，这样说道，“讲到皇族传统与家嗣财富，你们都该定时成配，即使是王后公主也是相称的；至于我的姨妹，你们为了她引起这场争端，引动嫉妒，你们自己也知道她不能同嫁两人，虽然你俩永远争斗下去。总有一个，不管他愿不愿意，必须抛下希望，到常春藤里去吹哨；这就是说，不论你们怎样嫉妒，她也无法嫁给两个人。所以我向你们提出这个办法，让你们各自去受命运的支配吧，现在且听我说来。条件是这样，我的意志是坚定的，不必反抗，你们惟有拥护，只要你们心愿；你俩可以各自离去，不要赎金，不受拘束，在五十个星期之后，不多不少，每人带百名武士来，全身铠甲，准备上场战斗。我允诺你们，以武士的信念为证，你们哪一方武力较强，就是说，他或你，和各自的百名武士，如能把对方杀死，或逐出竞技场，我就把爱茉莱赏给他，他就是命运看中要赐恩的人。这个竞技场所就设在此地，上天自会照顾我的灵魂，使我做一个忠诚公正的裁判！你们不要想另讲条件，你俩总有一个会断送性命或败北被俘。你们如果认为我说得有理，讲出来，承认满意。这就是对你们的判

定！”①

还有谁的面容比派拉蒙更轻快的？谁高兴得要跳，若非阿赛脱？有了希西厄斯这样公正地开恩施惠，谁能道出或写出当时的喜悦？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跪了下来，真诚地感谢，尤其是两个希白斯武士谢了又谢。于是他俩带着希望和轻松的心情，告辞了，转向古老宽广的希白斯而去。

第二部完

第三部开始

我相信，人们会怪我疏忽，如果我忘了描述希西厄斯的一笔开支，经心地建筑着那竞技场用的华贵场所；我敢说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壮丽的一座剧场。外圆周围长有一公里，一道石墙，墙外有沟。剧场是圆形的，四周全是台阶，高六十级，坐在前排台阶上的人，不致挡住后排人的视线。东面一座白大理石的大门，同样的一座在西面对峙着；总而言之，世界上在同样有限的空间里找不出第二所这样的建筑。全国的技师，凡是懂得数学或几何，或是任何绘图者或雕刻者，希西厄斯无不享以佳肴，请来设计建造这所剧场。为了举行仪式和祭祀，他又在东门上盖起拜殿祭坛，献给爱神维娜丝；在西面，为了纪念战神马尔斯，同样建立一座，花费了大量的黄金。北面墙上筑有角楼，希西厄斯也筑起一座富丽堂皇的拜坛，用的是雪白石膏和红珊瑚，奉献给贞洁的苔恩

① 五十个星期就是说一年。在中古时代，竞技场上比武是一个很壮观的群众性的集会。一三九〇年乔叟自己当公共场所的管理，曾在司密斯非尔建立过两个竞技场。

娜。

还有三座塔楼上的壮丽的浮雕、绘画、花色、纹饰和塑像等等，我都忘记叙述了。先说，在维娜丝的庙中，你可在墙上见到，画的是各色令人嗟叹的形象，如破碎的睡眠和寒冷的喘息，神圣的泪和悲哭，情人失意时火一般的相思苦痛；他们的盟誓；娱悦和希望，渴想和鲁莽，美色和青春，欢乐、财富、妩媚和蛮横、欺骗、奉迎、狂妄、忧虑和嫉妒，带着金盏草圈，上面栖着一只杜鹃；宴会、乐器、歌舞、欢笑和华丽的衣服，以及一切我已讲未讲的情爱场合，都排列着画在墙上，我讲也讲不完。的确，席希龙山上维娜丝的正屋，全部都画上了墙，包括园亭和一切美景。守门者懒汉也没有遗漏，或古时的美男子纳西塞斯，或所罗门王的愚行，或黑勾利斯的大力；默蒂亚和秀尔茜的魔法，妥纳斯的坚强凶猛的心，或富有的克雷塞斯，他的被俘与劳役。所以你可以知道，无论是智慧、财富，是美貌、机智，是强力、坚毅，都可当维娜丝的伙伴，因为她能任意指引着整个世界。原来这一切人物都被她网罗着，直待他们苦上心头，喊着"啊唷！"只消略提一两个事例就够了，虽然我可以讲出的不下千数。维娜丝的裸身雕像，煞是美观，浮在大海上，从肚脐以下都淹在绿浪里，象玻璃般明亮。她右手拿着一面七弦琴，头戴玫瑰花圈，新鲜芬芳，十分悦目。她头上有白鸽飞翔，身前站着她的儿子可必德，眼睛是瞎的，正如常见的那样，他肩上有两只翅膀。他手中拿着一副弓箭，箭头非常锋利明亮。①

---

① 维娜丝庙的这段描写虽以卜伽丘的作品为根据，却不完全是模仿的。抽象概念的人格化是中古诗歌中一个惯用的文艺方式，同时乔叟可能亲眼见到意大利早期的著名的壁画，其中有许多就是喻意一类的。本段中所提到的希腊神话中的几个人物都是常见的，这里不一一注释。

为什么我不同时也告诉你那红色的大战神马尔斯庙中的壁画呢？那墙间上下左右无处不是彩画，好象在色雷斯的威风凛凛的马尔斯大庙内一样，在那地方，寒冷的霜天，正是马尔斯坐镇的处所。墙上首先画着一派树林，林中无兽也无人，枯老的枝条，盘曲多结，残干断根。一阵辚辚冲奔之声，穿梭过去，好似根根树枝都将被狂风吹折一般。在山边下，耸立着军威十足的马尔斯庙，全部是钢铁筑成，门牖既深又狭，阴森可怕；狂风吹起，每扇门都震动着。漠漠寒光由北面透进门去，原来墙上并无其他窗洞。所有的门都是坚石做成，永不破裂，横面和边缘都绑着铁，每一根支柱有大酒桶那样粗，象钢铁般光亮。①

在这里我见到罪恶在暗中的诡计和他的一切筹谋；凶暴的愤恨，象煤火一样红；扒手和苍白的恐惧；哂笑者的斗篷下藏着一把刀；马厩中冒出黑烟；趁人卧床时的叛逆无道的谋杀，以及带着血淋淋的伤痕的公开的战争，以及带着染血的刀和逼人的威胁的搏斗。在这个幽森的角落，充满了叫嚣声。再过去一步，我见到自杀者的头发浸没在他自己的鲜血里；夜间铁钉捶进了鬓骨；冰冷的尸体朝天躺着，张开了嘴。神殿正中坐着恶运，带着垂头丧气的样子。又过去一步，我看见疯狂在狂笑，佩有武器的诉苦，叫屈和狰狞的狂暴；树丛中的尸首，喉头砍了一刀；上千个被杀者，并非瘟疫所致；暴君强夺着战利品，以及一片瓦砾的荒凉的城池。我还看见争夺中的船只被焚，猎人被野熊扼住喉颈，牝豚噬食摇篮中的婴孩，厨师被烫伤，长瓢也不中用。还有一些是马尔斯的凶残的目光所致的恶果。赶车者被车子碾在轮下。还

① 古色雷斯在希腊北部，这里所写色雷斯的马尔斯大庙的壁画，是根据卜伽丘所写的原诗。

有马尔斯的族类，剃头匠，屠夫，铁匠在铁砧上打着尖刀。上面高塔中画着胜利兀然危坐，他头上挂着一把利刃，有精巧的绳络牵住。朱列厄斯·恺撒的杀戮，以及尼禄与安东尼所致的死伤都在画中。虽然那时他们还未出生，但他们所造成的死亡都已经由马尔斯的威吓而被刻画出来了。在这些画中所表现的命运，和天上主吉凶的众星一样，谁该被杀，谁该死于爱，都已注明。且举出古书所载的一二事例就足够了；即使我想都描写出来，也不可能。①

马尔斯的戎服塑像站在一乘战车上，面貌凶恶象疯人一样，他头上照耀着两颗星，古书上称为普厄拉与露白斯②；这就是战神的雄姿。一只狼站在他的脚前，两只红眼，吞噬着一个人。这些形象都是一支美妙的笔绘画出来的，为了颂扬可敬畏的马尔斯。

现在讲到贞洁的猎神苔恩娜的庙堂，让我尽快地把一切描画讲给你听。墙上到处画的是狩猎与羞怯的贞洁的模型。我看见伤心的卡列斯朵，因苔恩娜发怒，把她变成了一只熊；后来又被列为北极星宿。画上是这样，我不能缕述了；她的儿子也是一座星，人们都可以看得见的。我还看到苔纳变成一棵树③；我所说的不是女神苔恩娜，而是彭纳斯的女儿，名叫苔纳。我还看见阿克德渥变成牡鹿，因他见了苔恩娜的裸身而受此惩罚；我也看到他的猎犬在咬他，因它们已不认得他是主人。还画着阿他伦塔猎

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许多取自卜伽丘原诗中抽象人格化的描写之外，乔叟自己却加了扒手、哂笑者和马厩等实际生活的人与物。

② 普厄拉与露白斯并非星象学中的名称，而是堪舆风水中的术语。

③ 苔纳在古代作家奥费德的神话故事中为苔孚纳，是阿波罗所爱的女郎，后变为一棵桂树。乔叟名之为苔纳，可能是根据法国传奇。

野猪,同梅利亚格等人一起,苔恩娜为此而使他受难。我还看到更多的奇迹,不想一一提及了。这位女神高高地骑着一只牡鹿,许多小猎犬围绕在她的脚边,她脚下踏着月亮,那月亮满了又将亏损。她的塑像身穿绿衣,手里拿的是弓,箭囊里插着箭。她眼睛下垂,一直看到帕路托的冥国。她面前有一个女子正在分娩,她因难产而苦叫产神露新娜①,"救救我,你比谁都懂得多。"绘画者手段高明,十分逼真,他曾经花去许多金钱配上种种颜色。

终究这所竞技场全部落成了,希西厄斯自己付出了巨金,筑起庙堂,剧场,等等,此刻他十分满意。且让我再按下希西厄斯,接着说阿赛脱和派拉蒙。

他俩应该归来的日期快要到临,这一天,我已讲过,每人应带百名武士来参加比武;因此他俩都来雅典践约,带着百名武士,装束整齐,准备交战。确确实实,人人都称道,自从天帝创造海陆世界以来,没有见过多少如此威风的伙伴,一个个显示着武士身手。每个羡慕武士气概、希冀声名远播的人,无不祈求能亲身到场,以一睹为快。入选的人心中是何等痛快!你们都知道,如果明天就有这机会,每个善战的武士,深懂得爱的滋味,哪有不想亲临竞技场的。为了一个意中女郎而战,上天祝福,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因此,多少武士跟着派拉蒙而来。有的穿着鳞铠、胸甲和短襟;有的戴起一双宽铠,掩住胸背;有的带着普鲁士式的盾牌;有的裹上讲究的护腿,挈起斧钺或钢锤。没有一种新奇式样不是自古相传的。他们装束着,如我所说,而各自翻

---

① 苔恩娜在天为露娜(月),在地为苔恩娜与露新娜(产神),在下界为勃洛梭娉。

出花样。

你可以看见在派拉蒙的伙伴中，有色雷斯的大王列可格斯。黑须，雄姿。眼中射出介于黄红之间的光彩，他环视着周围，象一只鹰那样，顽强的眉间蓬松有毛，四肢粗大，肌肉结实，肩膀宽阔，两臂又圆又长。他沿用他国内的风尚，高高地站在金车上，拖车的是四头白身牡牛。马铠上所披的不是有纹章的套衣，却是一条古老的熊皮，煤炭一样黑，而光亮的脚趾象黄金一般。他的长发梳向背后，象乌鸦的羽毛一样黑亮；头上戴的是一顶金冠，有臂肱那样粗厚，十分沉重，嵌满闪亮精美的钻石。在他的战车四围有二十多只白獒跑着，大若牡犊，准备追猎狮兔，它们都紧随着他，各个套有金制项圈，上面锉着一个个圆孔，獒嘴都是锁紧的。他有百名全副武装的贵爵们组成一个队伍，个个怀着坚硬的心肠。

人们在古书上读到，同阿赛脱乘骑而来的有印度的大王伊米屈厄斯，就象战神马尔斯一样威风，骑着一匹栗色马，马饰是钢制的，披着菱形花纹的金锦。他的披挂上缀有纹章，是由鞑靼运来的中国丝绸①所制，上面有珠宝，又白、又圆、又大。他的马鞍是用才磨光的金质铸成。两肩挂着一双短披，缀满了闪着火光的红宝石。鬈发上的黄色发圈在日光中闪耀。他的鼻子高耸，

---

① "中国丝绸"这个名称，在原文中是"鞑靼布"，这里译为"由鞑靼运来的中国丝绸"，说明了当时外国对于中华古国有一个混杂的印象，而元代成吉思汗以及马可·波罗(1254—1323)的游记震动了全欧，因此在中古时期许多由陆路来往的游历家和商人，称我国为 Cathay，这是由俄罗斯译名 Китай 而来。不过卜伽丘与乔叟无疑的是知道东方有个古老国家，以产丝绸而使得人人向往。这里写印度大王的披挂纹章，由中国的丝绸所制，当然是十分吻合的。

两唇饱满，眼睛象香橼般鲜亮，面容显出健美的血色，散着几点黄黑色的雀斑；他向周围眺望，象狮子一样。他的年龄我算来应是二十五岁左右；他的胡须开始出现了，他的嗓子象号筒般吼鸣。头上戴的是绿桂花圈，新鲜美观；为了好耍，手上放着一只驯鹰，象铃兰一样洁白。他同来的百名皇族也都装束得堂皇富丽，只有头部的装饰稍差。公侯君王都会集在他们的队伍里，相信我的话，他们为的是增进武士精神，加强人间的爱。这位君王的四周奔驰着许多驯狮驯豹。

如此，在星期天红日高照的时分，这些王侯们来到城中下马。高贵的君王希西厄斯欢迎他们进城，款待住所，按照着每人的身份，他又竭诚欢宴，表示尊敬，上上下下的人想不出更完善的招待款式。席间的照应，歌唱，分送着高低不同的礼品，宫中的华贵装置，谁个贵妇淑女最美貌，最善舞，谁能歌唱，谁能谈爱悦心，谁坐高位，谁坐低席，哪些鹰蹲在头上，哪些猎犬伏在地上；这一切我都暂时不提；只有把我认为最可贵的叙述一番。现在说到主题上来；请你们倾听。

星期天夜间，天晓之前，派拉蒙听见百灵鸟的歌声，虽离天明还有两个钟点，百灵鸟已开始歌唱了，派拉蒙也不禁歌唱起来。他怀着圣洁的心灵，高度的勇气，起身去参拜那慈祥赐福的西希丽亚，我说的就是维娜丝，她是值得人人崇敬的；在她的时辰内他步行而去，由竞技场穿进了她的庙堂。他跪下来，一副谦卑的姿态，痛苦的心情，这样祈求着：

"美中之美，穹父之女，伏尔堪之妻，啊，维娜丝，我的女神，你鼓舞着席希龙的山顶，眷怜我的灼热的苦泪，愿你的慈心领受我这微贱的祈求，为的是你热爱阿顿的缘故。呀，我没有字眼可以表达我这地狱般的愁痛，我的头脑昏晕，说不出一句话来。但

求你恩恕，明亮的女神，你清楚我的心意，看透我的悲苦；顾念这一切，发出怜悯之心，我必然永为你服役，决不懈怠，永远同贞节作斗争。只要你支持我，我就立下这个誓愿。我顾不及夸耀武艺，或请求明天战胜，或从战斗中取得声望，或为了我的功绩而散播着空虚的赞扬。我只要完全得到爱茉莱，并为你效劳而死。请你指示一条路；我管不着战胜他们，或是他们战胜我，我要的只是意中人入我怀抱。虽然马尔斯是战神，你的威力在天上是伟大的，只消你首肯，我就可以得到我的爱。你的庙堂我将永远朝拜，不论我到哪里，在你的神坛上我定将使圣火永燃不灭，献着祭品。你若拒绝了我，我的可爱的女神，我就惟有祈求明天让阿赛脱一枪戳穿我的心。等我死后，我也就顾不到阿赛脱娶她为妻了。这就是我全部的祈祷，幸福的女神，愿你把我的心爱赐给我吧。”

祈祷完毕，派拉蒙十分虔诚地献祭，非常知礼，不过此刻我也不谈他的仪节了。但是，到了最后，维娜丝的神像震动起来，显示着征兆，他知道那天的祷告已被接受了。虽然那个征兆暗示着尚有所待，但他心中领会得这场祈求已得到默许，于是欣然回去了。

派拉蒙到了维娜丝庙堂之后大约有三个钟点，太阳高升，爱茉莱也起身了，她马上就来到苔恩娜的庙中。她的侍女们都携带着香火祭服，按照成例，角器内满盛祭品；至于其他一切祭祀所需，也丝毫不缺。庙中挂满饰品，焚香熏鼻，柔情的爱茉莱用泉水沐了浴；不过她如何行礼仪的，我就不敢多谈了，除非是一般性质的；（对于一个心地纯正的人并无伤害，多听些倒也很有趣的：只要能尽情吐露，总是好事。）她梳着明亮的头发，散垂着没有结辫，头上戴着绿橡木的冠冕，煞是可人。她在神坛上燃起两

个火，所举行的仪节，详见司德替斯① 一类的古书上。火点燃之后，她虔诚地向苔恩娜这样祈祷。

"绿树林中的贞洁女神，你一眼望见了天地大海，你是帕路托的幽深领域的女后，是少女们的护神，多年来你就知道我心所愿，望你勿将你的神怒降及我身，象阿克德渥所遭受的苦难那样。贞洁的女神，你明知我愿终身不嫁，或不愿为人所爱，或为人妻。我是一个贞女，你是知道的，我是你的队伍中人，爱的是游猎，并在林野间散步，我不愿为人妻，或怀孕生子。我愿不与男子来往。女神呀，我求你这三位一体的神援助我，你是有能的，许我这一点恩赐；阿赛脱和派拉蒙都苦爱着我，但愿他俩之间树起和平与友爱；让他俩的心放开我，熄灭他们的热望、爱火和苦恼，或是转向别处。如果你不能眷顾我的誓愿，而我的命运排定了必须两者择一，愿你派下最渴爱我的一个。贞洁的女神呀，请看苦泪流下我的两颊了。你既然自己也是一个贞女，你就是我的护神，愿你保卫我的贞洁，我将终身以贞女之身为你效劳。"

在爱茉莱这样祈求的时候，神坛上的火平稳地燃烧着，但忽然她看见了一个奇观。一点火光忽而幽暗了又燃亮，另一点火光减弱而全灭了。这点火熄灭之际，嗞嗞作响，正如沾湿的火炬在燃烧中一般，而从这火炬的一端她看见流出滴滴的血。爱茉莱大惊，高声叫嚷，犹如疯了一样；她不懂此中含意何在，只是因恐惧而哭喊，听来令人伤心。此刻苔恩娜显圣，宛然一个女猎

① 司德替斯是那不勒斯的诗人(40—96)，是中古时代很受推崇的一个作家，乔叟在他的《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一诗中，把他同荷马、维吉尔、奥维德等人并列；但他的作品中并未提及派拉蒙与阿赛脱的故事。但丁把他和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一个同名的作家或是另一个修辞家相混淆，乔叟也就遵照但丁的看法，未能辨别清楚。

人，手中拿着弓，她道，“女儿，不必伤心。天神已有决定，天书说明你必须嫁给他两人之一，他为你操尽了心，忍尽了痛；至于是哪一个，我不能讲。再会，我不能多停留。我祭坛上的火，在你离去之前，会启示你在这场情劫之中的命运。”

说着，女神箭囊中的箭矢互相击撞，又急又响，而她就立时不见了。爱茉莱好生惊奇，说道，“呀！这是何等预兆？我把我自己托付给你，苔恩娜，求你佑护，由你处置。”她于是立即回家。这就是大概的经过，再没有多讲的了。

在这之后的一个钟点，正是马尔斯的时辰，阿赛脱步行来到凶猛的马尔斯的庙中，依照着一切异教的祭礼祈告。他诚意虔心，这样向马尔斯祷求。

“啊，坚强的神，你在色雷斯的寒冷的国土中被尊为主宰，在各个国土上你掌握着所有战争的缰辔，依你的意愿处理着命运，愿你接受我虔诚的祭礼。如果我的盛年尚有可取，我的强力值得为你效劳，做你手下的一人，愿你怜恤我的痛苦，我求你。为了你也曾经燃着欲念的烈焰，受过痛楚，那时你任意摆弄着妙龄鲜艳的维娜丝，虽然有过一次你也遭了挫折，伏尔堪曾用绳索缚住了你！为了你那一次心中的愁愤，愿你也可怜我的痛苦。你知道我年轻无知，我相信我所受到的爱的伤痛，比世上任何人还深切，而给我这一切悲苦的她，不顾我下沉或浮起。我很知道在她赏顾我之前，我必须在竞技场上以武力取决；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你的援助或照顾，我的强力是无济于事的。愿你明天帮我战斗，想着当初你自己心中的烈火，主宰，和今天燃着我的烈火是同样的；愿你赐我明天得胜。劳力属于我，光荣属于你！一切场所中我最尊敬你的大庙，永远为你的严令和喜悦劳役；在你的庙堂上我将悬起我的旗帜和我的各位伙伴的武器，终我此生我将永远

燃着你的祭火。我必守住这个誓愿；我将献给你我的发须，现在它长垂着，从未受到过刀剪的摧残；我活一天，就一天做你的忠实仆从。现在，主宰，怜悯我的愁苦，给我胜利；我再不请求你其他的事了。”

坚强的阿赛脱祈祷完毕，庙门和门上的铁环都击撞起来，响得厉害，阿赛脱煞是害怕。祭坛上的火燃得很亮，照彻了全庙，跟着就是地上发出一阵香气。阿赛脱举起手来，抛进更多的香灰，又行了其他的仪节。最后马尔斯的塑像摇响他的盔甲。阿赛脱听见在响声之后，有一个幽沉的嗡嗡之声，说道，“胜利！”他于是颂拜着马尔斯。如此，怀着愉快的心情，充满着成功的希望，阿赛脱回到住所，高兴得象光耀的太阳下的一只鸟。

于是，天堂上为了赐恩的事起了一阵争执，一边是爱神维娜丝，一边是铁面战神马尔斯，因此累及天父求比妥竭力从中调停，好生费力；直到后来冷酷的萨顿[①]，根据他多年的丰富经验，当机立断，使得双方都能满意。老话说得有理，高年是占优势的；高年可以带来智慧与经历。人们尽可超过老年人的脚步，却不能超过他的智力。萨顿立即想出办法，可以调和那可怕的争吵，虽然这是违反他的本性的事。

“亲爱的维娜丝，我的女孩，”他道，“我的辖区极广，谁也难于了解我的威权有多大。诸如在幽晦的海水中淹没，在黑暗的茅舍里囚禁，脖子伸进套索，私语、呻吟，恶汉的反叛，暗中下毒，哪一件不在我的统辖之下。我居住狮子星座时，我已施行报复与惩罚。高厦的荒废，塔墙倒塌在掘壕者和木匠身上，也都是我

---

① 萨顿就是土星；在海王星与天王星未发现之前，土星的轨道是当时认为最大的一个，因此乔叟说他的管区最广。

的事。参孙摇倒大柱时，就是我把他致死。我还管辖着冷酷的病、暗杀、和一贯的阴谋；我的目光一射，瘟疫就盛行。你现在不要哭泣了，我必竭力让你自己的武士派拉蒙得到他的意中人，决不辜负你对他的诺言。虽然马尔斯可以援助他的武士，最后你俩之间仍可和好如初；你俩无非性情不同，致使彼此争吵起来。不要哭了；我是你的父老，准备依照你的意念做去，使你满意快慰。"

现在我将按住天上的神不提，放开马尔斯和爱神维娜丝；且简明地回到主题上来。

第三部完

第四部开始

雅典城中的宴乐好生热闹，加之五月天气明媚，人人兴高采烈，在星期一那天从早到晚，比武舞蹈，为着爱神维娜丝，各献技艺，消遣春光，但每人都要准备早起参观比武，到了晚上就按时休息了。

次晨天色微明，住宿场所里只听得一片马匹盔甲的扰攘声，成队的王公们骑着大小骏马来到宫中。这里可以见到罕有的精致富丽的甲胄，竭尽钢、金、锦绣之工致；明亮的盾、马饰、钢帽、金盔、鳞铠、缀纹的披挂；马背上的公侯，装束华贵；武士的家从；以及侍者钉着枪矛，扣上盔帽，挂起盾牌，编穿皮革。有需要处，没有一只闲手。吐着沫的马嚼着金马勒，束装者踢着马刺，赶上奔下，运用锉子和锤子；还有不骑马的乡勇，和许多城市中人手执短棍，挤来挤去，水泄不通；笛、号、鼓、角，无不在战斗的场合吹打出一阵阵肃杀之声；宫廷内外，人人在攀谈着，三五成

群，推度着两位希白斯武士的事。有人说这，有人说那；有的赞许黑胡子的人，有的称扬浓发的人，有的赞赏秃头的人；有人说这个人面目狰狞，一定善战；有人说，那个人拿的战斧准有二十磅重。这样从日出时分起，宫殿上下一直在议论着，揣测着。

希西厄斯被歌唱嘈嚷之声从睡梦中吵醒，但仍留在他那华贵的宫中，等候两位同受尊敬的希白斯武士进来。希西厄斯坐在窗边，俨然是一个天上的神。人们挤近去要看他一眼，并向他致敬，听取他的号令。台上传令官宣布肃静，等喧哗声停息下来，他才宣告大王的圣旨：

"君王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次比武，如果彼此恶战，争个你死我活，徒然是丧失了公侯们可贵的血。因此，为了不致丧命，他已改变原意。任何入场的人，不准携带或抛掷投射武器，或长柄斧，或短刀，否则处死；任何人不准佩带或使用尖头的短刃；任何人不准用磨快的枪矛；向对方冲奔以一次为度；但是在马下为自卫起见，可以刺戳。战败者应生擒，不应杀死，应带到各自指定的桩柱那里；到了桩边不得重入竞技场。如果一方的主要战士被擒或被杀，比武即告结束，不准拖延。上帝祝福你们，上前猛斗吧！用钉头锤，用长枪，尽力去打。这就是君王之命，现在可以开始了。"

人们的呼声震天，快乐地高喊道，"上帝保佑仁德的君王，他不愿流血丧命！"吹号，奏乐，一队一队的武士齐整地由广阔的城中骑向竞技场，市街到处悬挂的并非斜纹哔叽，而是锦缎。君王骑在马上，委实有大王的尊严，两个希白斯武士骑在他的两边；后面是爱茉莱和王后，再后又是一队人马，各按等级排行。如此他们走出城街，早到了竞技场中。希西厄斯坐上高位的时候，还未到辰正时分，而易宝丽塔王后，爱茉莱，和其他贵妇们都已按次

就座。群众也挤上了他们的座位。然后，阿赛脱和他的百名武士穿过西边门，由马尔斯神庙下进场，扬着红旗；同时，派拉蒙和他的伙伴们由维娜丝神庙下的东边门进场，扬起白旗，面容严正。遍觅全世界也见不到这样两队人马，如此相称，不见高低。任何精明的人也说不出哪一边更英勇，更高贵，或年资地位有何差别。两方装束都一样雄壮。将各人的名号宣读一过，以免在人数上有所欺诈，然后各门都关闭起来，传令官在高处叫道，"各自努力吧，高傲的青年武士们！"

传令官不再上下驰骋了，号筒声大哗了一阵；其他不多讲了，只说两方排成战线，枪矛把稳，尖镫打着马身，人们看出谁能乘骑，谁能搏斗。箭干在厚盾上颤动，一人觉得刺进了胸骨，枪矛跃起离地有二十尺，银色的刀剑都抽出了，盔帽被砍，劈开了，血涌着可怖的红流，大锤摧击人骨；一人冲过最拥挤的人马丛中，壮马颠蹶，武士的人马一齐倒地，一人由马下抛出断矛，一人撞下了马，象球一样滚到马腿下。一人受伤被擒，保住了头颅也没有用，被带到桩柱边，他只得在那里停留，不能犯规脱逃；对方也带了一人来到桩边。希西厄斯不时叫他们养息，随意喝水止渴。一天之中两个希白斯武士对战，彼此猛击；彼此都有两次被打下马来。嘎卡非尔山谷中的虎，因虎仔被偷而冲奔寻找，也还比不上阿赛脱对派拉蒙那样毫不留情的猛击。伯尔马利的狮，在被猎逐之时，或饿得发狂，恨不得一口吮吸着鲜血，可是也还比不上派拉蒙对阿赛脱那样凶残。那一来一去的扑击，陷进盔胄，两人全身流着鲜红的血。

凡事都有一个终局。在太阳未落山之前，伊米屈厄斯趁着派拉蒙同阿赛脱对打之际，突击上来，一刀砍在派拉蒙身上；于是二十个人强拽着他，来到桩边。列可格斯上来抢救，却被打下

来，伊米屈厄斯虽极勇猛，也被打下马鞍，有一剑之远，派拉蒙趁着还未全受钳制的当儿，痛击了他一下。但他已无从自救，被拖到了他桩边。的雄心也帮不了忙，他已被擒，只有留住不动了，这是强力所致，也是先有规定。这时谁还有派拉蒙伤心？他已不能再入竞技场了。

希西厄斯见了，向那些继续搏击的人喊道，"喝！住手，战斗结束了！我必须做一个忠实的裁判者，决不偏倚。希白斯的阿赛脱得了爱茉莱，他的好运使他正当地获得了她。"立刻人众欢呼，人声喧嚷，竞技场似乎要震塌了。

此时美丽的维娜丝在天庭将怎样办呢？爱的王后，她说什么呢？她哭泣，为的是未能如愿，她的眼泪流到竞技场上。"我无疑会永远受到嘲笑，"她道。

"放心，女儿，"萨顿答道。"马尔斯达到了他的意愿，他的武士的祈祷也应验了，但你不久也将得到安慰，有我的头脑为证！"

号筒声，在高处嚷喊的传令官，响亮的乐队，都为英雄阿赛脱庆贺。但是请你们暂静一下，且听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奇迹。

勇猛的阿赛脱取下了盔帽，露出他的面部，踢着他的马，奔下宽长的场地，抬头看着爱茉莱。她向他回看了一下，眼中表示好感(原来女子们，一般的说，永远是跟着幸运而转移的)。① 她就是他的一切，她占领他的心灵。忽然地下奔出恶魔，是帕路托因萨顿的请求而派来的，阿赛脱所骑的马见了害怕，突然一转，跳向一边，这一跳立刻颠蹶；阿赛脱没有提防，仆向前去，正撞

---

① 原文括弧内两行，说女人永远跟着幸运转移，是少数的版本中所有，不能证明乔叟原有此两行；其含意与爱茉莱所应有的性格不符。

着头盖。他倒在地上和死了一样，他的胸膛被马鞍的前穹压碎；他的脸象乌鸦或煤炭一样黑，因为血流进了面部。他立刻被抬到希西厄斯堡宅中，他心中酸痛。有人将他的盔甲剥开，立即轻放床间，那时他还有一丝生气，不停地叫着爱茉莱。

希西厄斯王和侍从们，宾客们，回到雅典城中，气派何等豪壮。虽遭受着这次灾厄，他不愿打断他们的兴趣。人们说，阿赛脱不会死，他的伤是可以医治的。他们还说，虽然有些人也受了重伤，有一个人的胸骨被枪矛戳穿了，但谁都没有丧命。至于其他的伤痕断骨，有人能施法术，有人会敷药膏；他们喝着藿香汁和药草剂，医疗四肢。国王鼓舞着每一个人，竭诚招待着外来的贵宾，终夜狂欢，毫不懈怠。大家都不认为交战中有何狼狈，无非是比武演艺；的确，并没有什么战败的人，不过有人碰得不巧，跌下马来，二十个武士制住了一个不肯认输的人，他单枪匹马，被人连臂带脚拖了出来，强拽到了桩边，他的马也被地上的乡勇兵丁用木棍赶走了。这对他并没有什么耻辱，也不能称为怯懦。因此，为了防止任何攻讦怨恨，希西厄斯王吩咐宣布两方都同样优越，象兄弟般不相上下，按照等级散施礼物，欢庆三天；他竭尽礼节，护卫着君王贵宾，出城远送，竟日方回。每人分路回家；无非是"再会，一路平安！"这场比武的事我不多谈了，现在续讲阿赛脱和派拉蒙。

阿赛脱的胸前肿胀起来，心房里的病也逐渐加重了。那凝结的血块溃烂，任何疗法都告束手，败血留在身中，输出血毒，或用杯接血，或饮草药，都失了效用。脑部的元气起于肝质，而这种排除恶毒的功能已经丧尽。他的肺管开始发胀，他的胸部和胸部以下的肌肉中了毒，腐烂了。无论是上吐或下泻疗法都无补于事，他的生命已挽救不了。他的这一部分躯体全已碎裂，人体的

自然功能也丧尽了。当然，自然功能既已失效，医药就无能为力，唯有准备后事了！① 总之，阿赛脱是死定了；他请了他亲爱的表兄派拉蒙来，也请了爱茉莱来，然后对他俩这样说着：

“我满心悲伤，无法向你吐露一点苦衷，我最心爱的姑娘；但我的生命既不能延长，我把灵性中的一点忠诚献给你，我崇敬你高于世间任何一人。啊，苦呀！我为你忍受了多少痛苦，多长的岁月！啊，我死了！啊，我的爱茉莱！你我要分别了！啊，我心坎中的王后！啊，我的新娘，我的意中人，结束我这生命的人！这是什么世界？人们在渴求些什么？此刻他在爱人身边，再过一刻，他已埋进了冷坟，一个伴侣也没有了！再会，我的爱茉莱，我的甜蜜的敌人，为了上帝的爱，把你两只手膀抱住我，听我讲几句话。

“多年来我和我这位表兄派拉蒙为了爱你而互相争吵、嫉恨，愿天帝顾念我的灵魂，让我为这位情重的人说句应说的话，十分忠实的话，——忠诚的心、高贵的品格、武士的风度、审慎、谦虚、崇高的位分与系属、慷慨等等美德——有上天在我的灵魂中作证，世上我找不出第二个人象派拉蒙这样值得爱怜的了，他全心为你效劳，终身不会改变。你若愿结婚，不要忘了这个高尚的派拉蒙。”

讲到这里，他的话停住了，一股冷气从他脚下慢慢升到胸口，把他压制住了；他的四肢也失去了生命力。他那创痛的心已死去，他的灵智也跟着消散了。两眼前面浮起蒙雾，呼吸也停止了，但他仍转动着眼珠，看他的意中人。最后一句话是，“宽恕

① 中古时代医学认为人体治疗的功能有三：自然功能起于肝，生机功能起于心，肉体功能起于脑。自然功能可以引动一种排除恶毒的力量，但惟有肉体功能才可以实行排除的作用。在阿赛脱的情况，肉体功能已丧失了它的排除作用，所以自然功能也就无能为力了。

我，爱茉莱！”他的魂魄搬了家，到了一个我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不再讲了，我不是一个占卜的人；在我所根据的这本书里，没有提到灵魂一类的事，我也不想复述那些叙述灵魂去处的作家。阿赛脱的肉体冷了，愿马尔斯照顾他的灵魂吧；现在我来讲爱茉莱。

爱茉莱厉声地叫，派拉蒙大声地吼，[①] 希西厄斯把他晕倒的姨妹从死者旁边带开。她整天哭泣，何用花整天工夫来描写？在这样情况下，女子们因丈夫死去，如果不能尽情痛哭，她们就会患病，并且会一病不起。

全城老少都不断为这武士伤心流泪；成人与小孩都在哭泣。就是在赫克多被杀后带进特罗亚城中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悲恸。啊，悲哀使得人人抓着脸，扯着头发！“你为什么死呢？”妇女们呜咽着。“你有的是金钱和爱茉莱！”

没有人能劝慰希西厄斯，除非是他的老父伊吉厄斯，他是懂得世事的变迁的，他见过世途的浮沉，人同人的悲欢离合：他还举了些事例来说明。“正如任何死去的人，都是在世间活过，占过一个位置，所以任何活在世上的人，也就必然有死去的一天，”他道。“人间不过是一条悲惨的道路，我们无非都是来往的旅客；世间的愁痛以死亡为终局。”此外他还讲了许多类似的话，开导着人们，使他们得到慰藉。

希西厄斯王费尽匠心，想找一个最适当的地方为阿赛脱建筑坟墓，要能配合他的身份。最后，他决定在当初派拉蒙和阿赛

---

① “厉声地叫，大声地吼”，等等，以及伤心哭泣等夸张的描写方法，在中古诗文中，读时不会有现代读者同样的令人发噱的感觉；不可忘记，我们现代的情感表现，已比较复杂深刻。

脱为了爱而相斗之处，就是那绿色宜人的林中，阿赛脱曾在那里诉愁，发泄过他心头的爱火，他认为这里最好，可以焚香举祭。他于是发令，砍伐古老的橡树，排列焚烧。手下的士兵听到命令，就奔走忙碌。希西厄斯派人运到一副棺柩，铺盖着最华美的锦缎，阿赛脱身上也穿戴得同样富丽，手上是白色手套，头上是绿桂的冠冕，手中拿的是闪亮的利剑。把他放下棺柩，脸部不加盖，国王举哀不已，好不令人伤心。白天把尸体搬进大厅，让大家观看，全厅震撼着哀声。

伤心的派拉蒙走来，胡须飘动，乱发上撒着灰，黑衣上沾着泪；而行列中最哀痛的一个就是爱茉莱。为了使这哀礼壮烈，希西厄斯王下令牵出三匹马来，装披着耀目的钢饰，马背上陈列着阿赛脱的甲胄。马色白，马身高，上面一人拿着他所用的盾，另一人竖执着他的矛，再一人负起他的土耳其弓、他的金质的箭囊和马饰；缓步前进的行列哀悼着向林中走去。最英俊的希腊人掮着棺柩，缓步而行，哭红了的眼里都含着泪，走过城中各条大街，到处高挂着黑幕。右边走着老年的伊吉厄斯，左边是希西厄斯王，手拿纯金器皿，内有蜜、乳、酒、血。后面是派拉蒙，跟着是一大队人马，然后是伤心的爱茉莱，拿着火把，按当时的习尚，这是她在执行火葬仪节时所需用的。

葬仪和火葬的举行都煞费了心力，所遵循的仪式也很庄重，葬台上高耸着绿枝，四面撑出有四十臂长之远；这就是说，四面的树枝都伸出那样大的距离之外。先铺了许多捆草。至于葬台是如何堆起的，用了哪些树木，如橡、杉、桦、杨、赤杨、槲、白杨、柳、榆、篠悬木、梣、黄杨、栗、菩提、桂、枫、山楂、栂、榛、紫杉、茱萸，以及如何砍伐等事，我就无从细述了。还有神祇们，如水神、林仙和树灵等，如何离开久住的地方，只顾赶上赶下；在伐木时

禽兽如何惊慌地逃窜；久不见日的幽林地如何怕见光亮；火堆底层如何铺草，上加劈成三片的干柴和青木，然后是香料、锦缎和珠宝，以及挂着花朵的圈环和麝香与种种熏香；阿赛脱如何躺在这一切的中间，和有多少珍宝围绕着他；爱茉莱如何按照成规点起葬火，在焚烧时她如何晕倒，她说些什么，想些什么；火焰升起时人们如何将珠玉抛进火中；如何又投进盾、矛，或其他衣饰、满杯的酒、牛乳及血，喂那燃烧着的巨火；大队希腊人如何向左绕火三匝，一面高呼，三次击撞着枪矛；妇女们如何哀哭三次，以及爱茉莱被带领回家；阿赛脱如何被烧成了冷灰；如何整夜守尸；希腊人如何玩着守夜的游戏——这一切我都不想多讲了。也不讲谁搏击得最出色，他们如何赤身涂油，也不讲谁最受得起窘迫；我也不讲他们在游戏结束后如何回到雅典。我将回到正题，终结这长篇故事。

过了几年工夫，希腊人停止了悲悼。我听说他们同意在雅典召集议会，讨论某些问题，其中商谈到与某些国家建立同盟，如何完全驯服希白斯人。于是希西厄斯请了派拉蒙到场，派拉蒙并不明白是何缘故，却应召而至，仍是一身黑服，满心愁痛。希西厄斯又请了爱茉莱来。他们坐下后，全场静默，希西厄斯停了一下，在未开言之前，他任意转动着眼睛观看，沉下了脸，轻轻叹一口气，然后说出一篇大道理来。

“当天地的创始者打成了爱情的美丽锁链，那是一件重大的事，他的用意是高远的；他知道为的是什么，也知道其中的意图何在。他用这副锁链束缚着水和土、火和气，使它们紧紧连系，不能摆脱。这个创始者又在我们这苦恼的人世间，订下了一定的岁月，使一切生物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虽然他们尽可缩短这个限期。这一点，不用我引证权威，经验就足以证实，我不过是把我思念所

及公开出来罢了。人们也可从这万物的规律中看出这位创始者是稳定而永存的。除非是一个傻子，人人都知道部分起于整体。因此，自然决不起源于一个片断或一个部分，而来自稳定完整的所在，相沿而下，直到败损为止。因此，他以他的智慧，布置万物，使各类各物，都相承相继，却不能独自永存。这是确实的道理，你们应能懂得，也是可以亲眼看到的。

“请看一棵老橡树，自从它开始发芽，经过悠久的培育时期，伸展起来，蕃殖经年，可是到了最后还是不免有一天枯萎凋谢。再看我们脚下坚硬的石块，我们在它上面践踏，终归磨蚀殆尽而被弃于路旁。宽广的河流也有时会枯竭；我们也看见瑰丽的城市荒废。因此你们知道万物都有一个终结。再说世上的男男女女，不论何时，是老是少，总有一天要死去，是君王也好，臣仆也好；有的死在床上，有的死在深海，有的死在旷野，这都是人人所能见得到的。这是无可补救的事；一切都走向同一条路上去。我可以说，天下万物都有一死。

“是谁决定了这一切，莫不是天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把一切事物归还到它们的原形。世上的人物，不论高低，谁也无法抗拒这个天理。

“所以我想这既是必然之事，最聪明的办法惟有逆来顺受；既是人们的共同命运，且无从摆脱，那就不如乐天安命为是。谁若怨天尤人，谁就是愚蠢，就是违反了掌握万物的天帝。一个人取得了令名，为人无愧于己，也无愧于人，好比开足了的人生最美艳的花朵，如果他在这时死去，确是无上的光荣。他死得其时，他的友好正应为他的哀荣而欣幸，比起衰老无闻，被人们遗忘在一边，默然而逝，真是天壤之别了。为了争取此生最上的荣誉，最好能死于名满遐迩的当儿。我们如背道而行，那就是顽固

无理。何必忧怨不已呢？我们见了这位武士之花，阿赛脱，在人生路上，功成名垂，辞去了他的肮脏的躯壳，我们又何必为他沉痛于心呢？他的新娘和他的表兄，你俩原是他所最敬爱的人，你俩见他如此荣幸，又何须这样哀泣呢？难道他会因此而感谢你们吗？不会，上帝知道，一点也不会！——只是伤害他的幽灵，戕蚀你们自身，且于事无补。

"我这番话的结论并无其他，只不过愿大家能转悲为喜，并感谢天神的恩赐。在我们离此之前，我忠告你们把这个双重的忧伤合而为一件完美无尽的欢欣。我们且从哀痛最深处开始敷治起来。

"妹子，我的意志已得有全体议会的同意，你应该对派拉蒙发生怜恤之情，他是你自己的武士，始终全心全力为你效劳，你应该接受他为你的丈夫。伸出你的手来，这是我的命令。表现你的女性的慈心。他本是一个国王的亲侄；他是一个可怜的青年武士，多年来经过了种种挫折，仍是忠实于你；我这话是值得考虑的，相信我。一味的公正是不够的，还得考虑温厚的怜悯才是。"然后他转向派拉蒙说道，"我相信对你不用讲什么大道理，你就会同意的。站过来，接过你的意中人，牵住她的手吧。"

于是他俩在全体议臣之前，结成了姻缘。在祝辞和乐声之中派拉蒙娶了爱茉莱，他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愿创始天地的上帝赐他快乐。派拉蒙从此享尽人生乐趣、健康与财富。他始终敬爱着爱茉莱，她也温存地待他，他俩之间从无一句怨言，或半点不和。这样结束着爱茉莱与派拉蒙的故事。上帝保佑你们各位！阿们。

武士的故事完

磨坊主的故事

开场语，客店老板和磨坊主的对话①

在武士讲完了故事之后，一群朝圣客中无论老少，没有不说这是一篇值得称颂的故事，并且是耐人寻味的；就是说，只消是个品德温良之人都会作如是想。客店老板笑着赌咒道，"我的好运道，顺利得很！口袋打开了，再看该谁讲第二个故事，这场热闹已有了一个好开端。你来吧，修道僧先生，且看你能不能讲得比武士更好。"

那磨坊主原已喝酒喝得脸上发白，在马背上简直坐不稳，差不多要脱去衣帽，顾不得礼貌了，此刻他就高叫起来，粗大的嗓子象戏台上的暴君彼拉多② 一样，把人的手、头和血，拿来赌咒，嚷道，"眼下我也知道一个好故事呢，包管比武士讲的还要好。"

老板见他喝醉了，说道，"等一下，罗宾，好兄弟，让一个更好的人先讲；等一等，我们大家客气些。"

"上帝的魂！"他道，"我不管！让我讲，不然我就走我的路！"

"讲吧，魔鬼当道！"老板答道。"你是个傻子，你的脑筋出了毛病。"

"来，大家来听！"磨坊主道，"但我先要声明一句，我喝醉了；听我的嗓子，我知道醉了。所以我如果说些不该说的话，只怪萨得克的酒；我来讲一个木匠和他妻子的故事，他怎样上了一个读

书人的当。”

“不要乱说！”管家作答道，“你那粗野的酒醉丑话少讲些吧。损害人的名誉是很不该的，犯罪的，尤其不该把妇人们牵连进去糟蹋。还有多少旁的东西可讲呢。”③

喝醉了的磨坊主马上回道，“奥斯瓦，好兄弟，没有妻子的人才不做乌龟。可是并不是说你就是一个。有许多好妻子，一千个好的中间不过一个坏的，你自己也知道的，该不是你的脑筋走了样。为什么你要讨厌我的故事哪？我同你一样有个妻子，可是不管我田里有多少头牛，我却不会无故怀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头上也长出了角；我很相信我不是。一个做丈夫的不该窥视妻子的秘密，正如不可窥测天机一样，只消他能消受上帝的洪恩，就一切都不用过问了。”

我不用多说，这个磨坊主不让任何人插嘴，却不顾一切，讲出他那丑陋的故事，我想在此只好照实说来。所以我愿每位高尚的人，为了上帝的爱，不要认为我有什么坏意，无非我不得不把他们的故事好的、坏的，都依样讲出来，否则对不起事实。因此谁若不愿听，尽可翻过一页，另择一个故事；有的是古来大小不同的事，高尚的作为，或是道德信仰的文章。你若选择错了，不是我的错。磨坊主本是一个粗汉，你是知道的，管家也是一样，也还不止他两个，而他们两人确是讲了一些肮脏话。请你想一下，莫错怪了我，人们也不可把玩耍的事当真。

① 这是全部作品中第一段插曲，生动，写实，坎特伯雷路上的人物性格由此毕现，是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环节。

② 彼拉多是中古剧台上的典型人物，在《圣经·新约》里他是判决耶稣死罪的罗马巡抚。

③ 在这里管家听得磨坊主要嘲笑木匠，很不高兴，因为这位管家就是一个木匠出身，请参看后面管家所讲故事的开场语。

*　　　　*　　　　*

磨坊主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从前在牛津住着一个有钱的汉子，以木匠为生，同时收留寄膳借宿的客人。一位穷书生住在他家，他读过文史各科，但最爱研读星象之学。他能计算某些问题；譬如说，有人问他天象何时主旱，何时主雨，或预卜一些事情；我也讲不完。

这位书生名叫尼古拉。他很懂男女私情，也极调皮伶俐，看起来却文质彬彬，象个姑娘。宿舍里他独自住一间房，没有同伴，房里插满香花芳草，着实漂亮；他自己也同甘草根一样甜。托勒密②关于天文学的宏论和其他大小书本，他所用的观象仪，计数的算盘，这许多东西都陈列在他床头一个架子上。他的衣柜上面罩着红色毛布，红布上压着一架弦琴，晚上弹起来，优美的乐曲充满了全屋。他唱过祈祷圣曲之后，就唱淫调；他的愉快的歌喉不断地欢唱。这样，这位有趣的学者度着日子，自己有时挣几个钱，或是朋友帮忙维持着生活。

这个木匠刚娶了一个妻子，才十八岁，且爱得如命。他心怀忌妒，把她关得很紧，因为她年轻心野，而他自己年纪已大，很怕做乌龟。他脑筋笨拙，不懂得克多③所说的话，人应该与相同的人结婚。情况相等才可以成婚，年龄一老一少是不会合调的。不过他既已落进了网，也只好忍痛，象别人一样。

这个年轻姑娘长得很美，身段灵巧，象一只鼬鼠。系着条纹的丝腰带，拦腰一条围裙，白得和清晨的牛奶一样，鼓起着一道

道的裙褶。她的衬衣也是白的，领上前后里外都缀上乌黑的丝绸；头罩上挂下的飘带也是同样的黑绸，一条宽的束发丝带，系住头发上部。的确，她的眼睛是很迷人的；弯弯的眉毛，象黑刺李那样黑，一部分摘干净了，显得很狭长。看她比才开花的梨树还要甜蜜可爱，比羊毛还要轻软。腰带上挂了一只皮袋，上面有丝织的流苏和铜珠。世上没有一个聪明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可人儿。她的皮色比伦敦塔里才铸出的金币还要光耀夺目，唱起来和谷仓上的燕子一样婉转响亮，她又轻佻爱要，犹如小牛羊追逐母牛羊一般。她的一张嘴甜得象蜜，或蜜酒，或象干草里藏起的一堆苹果。她羞答答地象一只轻盈的小鸟。低领上戴着一只胸针，有盾牌上的浮饰那样大，她的靴儿高高缚在腿上。她简直是一朵樱草花，一朵可爱的剪秋罗，可以做任何贵族士绅的小宝贝，或者嫁给一个小富农。

各位，各位请听，有一天这书生尼古拉和这位少妇玩要起来了，那天正是她的丈夫到奥司纳去了（读书人常常是诡计多端的），他忽然把她抱住，说道，"除非你爱我，宝贝，我隐藏着的爱要了结我这条性命了。亲爱的，现在就爱我吧，否则我就死了，上帝救我！"他紧抱着她的腰。

她象拦在木栅后的一只小马那样向后一跳，扭一扭头想溜

---

① 这篇故事属于法国流行的短篇古体叙事诗的一类；乔叟在这里描写一个牛津学生，一个木匠的妻和一个乡间教堂的管事，竭尽写真的妙笔，是他的最成熟最生动的一种笔法。

② 托勒密是第二世纪的希腊一埃及天文及星象学家。

③ 中古时期一本很受推崇的格言集，作者佚名，一般被认为是第三、四世纪的作品，相传原作者为克多。但克多有二，一为公元前第三世纪到第二世纪的罗马志士；一为公元前第一世纪的反对恺撒的战士及作家。格言集的作者当时公认是前一个克多。

开。“我不吻你，我不，”她道。“让我走，让我走，尼古拉，我要喊‘救命’！放开手，请你！”

但尼古拉求她可怜他，说得很好听，一再的要求，结果她答应了他，并且以圣托马斯为誓，有机缘的时候她愿照他的意思去做。“我的丈夫是妒心很重的，除非你机密，看准时机，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这件事你必须十分机巧才是。”

“这个不必害怕，”尼古拉说。“一个书生骗不过一个木匠，那就白花了时日读书了！”

他俩取得了同意，讲好等待机会。尼古拉亲热地爱抚着她，吻着她，拿起他的弦琴，谱出曲调，弹得又久又响。

一天节日，这少妇到乡间教堂去做礼拜。她额上象白日一般发亮，都是她在事情做完之后洗得这样干净的。那教堂里有一个管事的，名叫阿伯沙龙。他的头发卷起，黄金一样发亮，散开来象一把大扇子；分得清楚均匀；脸上是玫瑰色，眼睛象鹅毛管那样的灰色。他的皮鞋上有网状的细眼，好似保罗教堂的窗。他走出来，穿得精巧清爽，红袜，淡蓝的外衣；上面嵌有美观的厚饰带，套上一件漂亮的法衣，象枝头的花朵一样雪白。我的老天哪，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少年！他善于剪、剃、放血，以及写地契单据。他会舞蹈，那个时代牛津的二十种舞法他都学来了，两只腿踢来踢去；他还会弹三弦提琴曲调。他也能弹六弦琴，有时唱着高音。他为了纵乐，镇上每个酿酒房，客店，只消有活泼的卖酒姑娘，他没有不去的。可是，讲老实话，他还是有些拘谨，讲话怕羞。

漂亮的阿伯沙龙在这个节日带着香炉，为教区中妇女熏香，向她们眉目送情。尤其对这位木匠的妻；她确是可喜、迷人，看她一眼就可以给他无上的快慰。我敢保证，如果她是一只鼠

而他是一只猫，他一定会立刻把她攫住。这位教区管事满心的情焰，献款时他不肯收妇女们的钱；他客气地说，他不愿收献金。

那天晚上月亮照得很美，阿伯沙龙预备为了爱，通宵不睡；拿着琵琶出去，怀着温暖的情火，愉悦的心，径来木匠家，那时刚是雄鸡叫过，他在小方窗外停住了脚。

“亲爱的姑娘，你如果有意，我求你对我发出慈悲。”他用微弱温柔的喉咙唱着，配合着琵琶声。

木匠醒来，听见他唱，对他的妻说道，“喂，阿丽生！你听见阿伯沙龙在我们的墙底下唱歌么？”

“是的，约翰，”她答道，“我一点一点都听见了。”

这样下去，够好了，但谁不想更好呢？一天又一天，阿伯沙龙这样向她求爱，他忧心忡忡。整天整夜睡不着，梳好了散发，修饰起来，请中间人去求诉，发着誓愿要做她的侍役；他颤抖着嗓子象夜莺一样唱；送她蜜糖水、甜酒、香酒，以及火上才拿下的滚烫的薄饼；又因为她是个市镇妇女，他还送钱给她。有些人是要厚礼买的，有些要拳头打的，也有些要用礼貌才能到手。有一次他还在高台上表演暴君，显示他的本领。但在目前，这能对他有多少帮助呢？她爱的是尼古拉，阿伯沙龙只好去吹鹿角了。他花尽了力气，而所得的却是一顿嘲笑，她把阿伯沙龙当猴儿耍，他的一副诚心都被她当做笑柄。人们有句成语，也确有三分道理，“身边有个调皮的，就讨厌远处那个挚爱的。”即使阿伯沙龙发了疯，但因为他隔开得远了，她的眼里只看得见尼古拉。得意的尼古拉，你现在好自为之吧，阿伯沙龙只有哭着、唱着“啊唷”了！

一天星期六，木匠去奥司纳，尼古拉和阿丽生商定，由尼古

拉想个诡计，骗那满怀忌妒的丈夫上当；如果这把戏玩得好，她就是他的了，这本是他的愿望，也是她的愿望。于是，不多说废话，尼古拉不再延迟，却把一两天的食物茶水轻轻拿进房来，叫她同丈夫说，如果他问起他来，就说她不知道他哪里去了；说她整天没有看见他，她相信他生了什么病，因为她的女仆怎样高声喊也喊不应；天倒下来他也不理。

如是，星期六过去了；尼古拉躺在房里不动，只吃、睡、或随意做些事，直到星期天夕阳西下时分。这头脑简单的木匠觉得尼古拉十分古怪，不懂他是怎么回事。"圣托马斯呀，"他说，"我怕尼古拉有些不对。天晓得他该不会忽然死去吧！现在这个世界确是有些令人莫测；今天我就看见一个人死了被抬进教堂，星期一那天还见他在工作的。上去，到他门口去喊，"他同小徒弟说，"或用一块石头去敲他的门；看看是何道理，马上来告诉我。"

徒弟毅然地走上去，站在门外，喊着、敲着，象发狂似的："喂！你在做什么，尼古拉先生？你怎么整天睡觉哪？"

但没有用，他没有听见他回答一个字。一忽儿他找到一个洞，在墙下面，是猫常钻的地方；他由这洞中设法看进去，最后看到了他。尼古拉坐在那里，老是张着嘴，仰着脸，好象在窥视月亮。这徒弟下来，告诉他的主人他所看见的情形。

木匠自己画着十字，说道，"帮助我，圣弗列兹韦德！未来的事是无从预知的！这个人学习天文发了疯，或是发了呆；我想他终究会弄成这个结果。人们不该窥测天机。啊，没有读书的人是快乐的人，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我相信'三个字！还有一个书生读了天文也是如此；他在田野走着看星，观测未来，却没有见到地上一个泥潭，跌了进去。可是，圣托马斯呀，我真为尼古拉担忧。耶稣天父，我一定要去骂他一顿，不让他死读书。给

我一根棍子，罗宾，我从门底插进去，你就把门提起。我相信我们还可以把他从书本里唤醒过来！”

于是他走到门口。他的徒弟力气很大，一下就把门从铰链上举了起来，倒在地上。尼古拉却坐着毫不动弹，象石头一般，仍旧张着口凝视空中。木匠以为他已不可救药了，用力提起他的肩膀，拚命摇拽，狂叫道，“喂，尼古拉！喂，望下看！醒过来，想一想基督的苦难；我为你画十字，不让妖魔上你的身！”然后他念着夜咒，向屋子四角和门槛外念诵：——

耶稣基督和圣本纳狄克脱，
祝福这屋，勿使恶魔进来。
晚上的妖灵，白色裴德诺斯陀；①
你哪里去了，圣彼得的妹妹？

最后，尼古拉伤心地叹道，“呀，全世界就要毁灭了吗？”

“你说什么？”木匠道。“怎么啦！应该想念着上帝，象我们做工的人一样。”

“给我水喝，”尼古拉道，“然后让我来私下讲一件事，是与你我都有关的。我决不告诉旁人，放心。”

木匠下来，又拿了一大瓶酒上去；各自喝了一些，尼古拉关上了门，让木匠坐在他身旁。

“约翰，我的好房东，”他道，“你在这里向我立誓决不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基督自己的秘密，我来告诉你，但你如果同任何人讲了，你就此完了。你若对我背了信，你一定会发

① 裴德诺斯陀，是拉丁文祷词的开始；白色或黑色，是念咒时所用的格式。

起疯来，这就是给你的惩罚！”

“啊，基督和他的圣血所不容！”这个脑筋单纯的人说着。“我不是一个乱说话的人，虽然我自己这样讲着，但我一向是不乱说的。你讲好了，我决不对一个男人、妇女或小孩说，有惩罚罪恶的神作证！”

“约翰，我不会骗你的，”尼古拉道，“我用星象术观察月亮，从现在到下星期一，将近黑夜的四分之一的时候，天将下暴雨，挪亚洪水时也没有这一半大的水。这世界将在半小时以内全部淹没，那大雨下得如此可怕，全人类将淹死在水中。”

“呀，我的妻！她也要淹死吗？”木匠答着，差不多急得要昏过去。“呀，我的阿丽生！有没有办法补救呢？”

“啊，有的，上帝在此，只要你听从忠告去做，”尼古拉道，“但你不可自出心裁。因为所罗门说过，他的话是最可靠的，‘行动以忠告为依据，你就不致后悔。’你若听我的好话，我自然会设法救她，也救你，连我自己在内，不用一根船桅或一块船帆。你难道没有听说，那时上帝也曾预告挪亚，说全世界将没于大水，而挪亚是如何得救的？”

“是的，”木匠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也没有听说吗？”尼古拉道，“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要他的妻子上船，那时他吃了什么苦？他宁愿要他所有的黑羊，我敢说，不愿她一人独占了那只船！你知道该怎么办？现在这件事不容迟缓，事情急了，就不能多讲道理，不能再等了。马上去找三只捏面槽或澡盆来，搬进家里，我们每人一只，注意要大的，要能当船一样用，里面放好一天的粮食；此外什么都不要。水将于第二天早晨退出。但不能让你的徒弟罗宾知道，你的女仆亟尔我也没法救的；不要问缘故，因为你问了，我也不能泄漏天机。你

若脑子还没有糊涂，你就该知足，象挪亚一样可以得此洪恩。你的妻，我可以答应你，我一定救。去吧，赶快。你找到了三只捏面槽，把它们从屋梁挂下，勿让任何人看见了我们这个办法。这些事做好了，再把食物放好，还预备一把斧头，可以在水来时砍断绳子，屋尖山墙上还要打一个洞，好通过花园那边谷仓上，大雨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出去，——那时你就同一只白鸭赶着公鸭那般高兴，在水面浮起。我就会喊道，'喂，阿丽生！喂，约翰！快乐吧；水要退了。'你就回答，'呀，尼古拉先生！天气好，你好，天亮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统管全世界，直到老死，同挪亚和他的妻一样！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要严格警告你。那天晚上要留心，我们进了槽船之后，一个人都不能做声，也不能叫喊，一定要默祷。这是上帝的严令。你的妻和你要挂得很开，免得两人胡作非为，不能用眼看，也不能有什么动作。现在这一切办法都告诉了你，去吧，赶紧！明天晚上，等旁人都睡着了，我们就爬进槽去，坐着，等待上帝的洪恩。现在你可以去了，我再不多费时间来教诫了。人们说：'派一个聪明人出去，不必说一句话。'你很聪明，不用我多教了。去，救我们的命，我求你。"

木匠出来，连声叫着"呵呀"，"啊唷"，把这秘密同妻子说了。她是机警的，比他还懂得这套妙计用意何在。但她装着吓得要死的样子，说道，"呀！快去，帮我们逃生，否则我们都无救了；我是你的忠实的结发之妻，去吧，好丈夫，快些救我们的命。"

啊，人的感觉有偌大的影响！想象可以左右人的生命，印象就能这样深入。这个头脑简单的人确实全身发起抖来；他真以为可以听到挪亚时候的大水澎湃，会把他的甜蜜的阿丽生给淹死了；他哭泣着，忧虑不堪，一声声地叹气。他找到一个捏面槽，

一只盆，和一只桶，偷偷地搬进了屋子，挂上屋梁。他自己做了三个梯子，有梯级可以爬上去，进入槽盆；里面放好面包、牛酪和大量的酒，够一天食用。一面做这些准备，一面派他的仆徒们都去伦敦替他办事。星期一快到天黑，他也不点火，却关上门，把一切应做的事都吩咐好了；简略些说，他们三人都爬了上去，坐着不动，倒有差不多走半里路的时间。

"现在开始祷告，不要作声——嘚！"尼古拉说，"嘚！"约翰说；"嘚！"阿丽生说。木匠坐着一点不动，默祷着，倾听下雨，也许他听得到。

由于疲乏和紧张，在打暮钟时或稍迟一些，木匠就酣然入睡了；他精神上的苦恼，使得他呻吟，不一刻打起鼾来，原来他的头靠得不很舒适。尼古拉却偷偷地爬下了梯子，阿丽生也轻巧地下来了；他俩一声不做，就上了木匠的床。玩耍欢乐，阿丽生和尼古拉在床上何等畅心，直到教堂里开始打早祷赞美歌的钟，僧士们开始在圣坛前唱颂诗的时分。

那教区管事阿伯沙龙被相思苦扰，爱火焚心，星期一这天去奥司纳找人交谈散心；偶然私下向一个院僧问起木匠约翰。院僧把他带到教堂外边。"我不知道，"他说，"从星期六我就没有见到他来此工作；我想也许我们的僧院长叫他去取木料了。因为他常去取木料，就在庄上停留一两天的。否则他就一定在家。我实在说不出他在哪里。"

阿伯沙龙心上好高兴，心想，"这该是我整夜不睡的时候来了，从天亮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在门口走动。呀，到了鸡叫的时候我就偷偷敲窗，那窗子很低，在他房子边。我就可以对阿丽生讲出我所有心中的事，至少我一定要吻她一下；那也是一些安慰。今天我的嘴整天作痒；这就是至少可以有一吻的预兆。昨

天一夜我还梦见参加游艺会。所以我将先睡一两个钟点，然后整夜醒着取乐。”

听得鸡叫一声，这位兴奋的多情种就起来了，精心地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先嚼些益智草和甘草根，好使口里发香，然后梳好头发，舌头下含着爱符，希望因此可以邀得欢心。他用慢步逛到木匠家，在窗边站住，这窗子很低，只到他的胸部。他轻轻咳了半声，——“你在做什么，甜蜜的阿丽生？我的小鸟，我的心爱！醒来，甜肉桂，来同我讲话。你简直不顾我的烦恼，而我到哪里都渴念着你！我为你沮丧，为你心焦，算不了什么！我象小羊找乳头一样哀鸣。的确，我思量得你好苦，象雉鸠那样哀吟。我吃也吃不下，还不如一个小姑娘吃得多。”

“别站在窗前，走远些，傻子，”她道，“再不要来唱什么‘来吻我吧’了。我爱上了另一个比你更好的人，阿伯沙龙，没有错。去你的吧，我要抛石头打你了，让我睡，滚开些！”

“呀！”他道。“天哪，枉费了我一片真心！那末至少可以吻我一下，看耶稣面上，我求求你。”

“我吻了你之后，你就马上走吗？”她道。

“当然，好心肝，”阿伯沙龙道。

“那末你就准备好，”她道，“我就来；”她就转向尼古拉道，“莫做声，你且看我做什么，你好大笑一顿。”

阿伯沙龙跪了下来，并说道，“我简直是登天了；这一下之后，我想还有更好的事要来！心肝，好鸟儿，求你照顾我！”

她马上把窗子打开，“好吧，”她道，“快来，赶快，别让邻家看见了。”

阿伯沙龙赶紧擦干了嘴；那晚上天黑如漆，她于是将她的下部挪出窗外，阿伯沙龙只是一心一意，全不犹疑，却把嘴凑上去

亲了她那赤裸裸的屁股。他向后一退，感觉有些诧异，原来他想起女人哪里会有胡须呢；他碰到一个毛松松的东西，于是自言道，“糟了！我做了一件什么事？”

“嘿嘻！”她笑了一声，就把窗子关上了。阿伯沙龙只好怏怏而去。

“胡须！胡须！”尼古拉道，“上帝的肉身，这出把戏要得真妙！”

这个傻瓜阿伯沙龙却一字一句地听得清楚，气得只得咬紧嘴唇；自言自语道，“我非报复你一下不可！”这时，还有谁象阿伯沙龙那样摩擦他的嘴唇，用灰擦，用沙擦，用草擦，用布擦，用木屑擦？且一面叫着，“呵唷！”他道，“我宁愿把灵魂交给魔鬼，我一定不顾一切要报这个仇！”“我，我，我决不能这样受人欺弄！”他道。他那一腔热爱此刻已全部熄灭了；自从他吻了她的屁股之后，他对于爱情的事看穿了，他的相思病竟从此治好了；从此见了情场中人他就激起一股怒气，象孩子挨了打一样哭叫起来。

阿伯沙龙轻轻走过街来，找着一个名叫葛维司的铁匠，正在锻铁炉上打着农具，忙着磨他的犁刀铲子。阿伯沙龙轻敲着门，说道，“开门，葛维司，快些。”

“什么！你是谁？”

“是我，阿伯沙龙。”

“什么，阿伯沙龙？天哪，你这么早就起来做什么？呀，奇怪！你怎么啦？上帝知道，稳有哪个轻薄姑娘把你一早就闹起来了。你懂得我的意思！”

阿伯沙龙满不顾他的嘲笑，也不回他的话。他的心事不是葛维司所猜得到的，他道，“好朋友，你那火炉里的犁头借给我，

我有些用；马上就还你。”

“好的，”葛维司答道，“我是一个老实的铁匠，即使是口袋里的金钱，你也可以拿去！可是，见鬼的，你要拿去做什么？”

“自有用处，”阿伯沙龙道。“明天白天我告诉你；”一面拿起犁头的冷的把柄。他轻轻走出了门，来到木匠家墙下，先哼一声，在窗上敲一下，象上次一样。

“谁在敲？”阿丽生答着。“我想一定是贼。”

“啊，不是的，”他道，“上帝知道，我的心爱，我是你的阿伯沙龙，甜爱。我拿了一只金戒指来给你；是我母亲给我的。很好的，刻得也精巧。你吻我，我就送给你！”

尼古拉正要起来小便，也想来凑个热闹，让他也吻一下他的屁股才放他走。马上来到窗口，偷偷挪出屁股，露在窗外；阿伯沙龙道，“你开一句口呀，好鸟儿，我看不见你在哪里。”于是尼古拉放了一个大屁，象打雷一般，差不多要把阿伯沙龙的眼睛都给冲瞎了；可是他已准备好了烧红的铁犁，向着那屁股中间戳过去。这一下把尼古拉的皮肤烫去了手掌那样大的一块；痛得要命。“救命！水，水！救命，我的天哪！”他象疯子一样喊。

木匠从睡眠中被吵醒，听见有人狂叫“水！”心想，“呀，挪亚的洪水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坐起来，拿着斧头就把绳子砍断，于是那盆和盆里的一切都坠下地来；直冲地面，好生厉害，他昏过去了。

阿丽生和尼古拉吃了一惊，喊着“救命！”奔向街中。邻居老少跑来一看，见木匠昏倒在地，原来他已摔断了一只手臂。但他自己还莫名其妙，想开口，又被阿丽生和尼古拉的话压过去了。他俩向大家说他发了疯，他瞎想，怕挪亚的洪水来到，昏头昏脑买了一只捏面槽，挂在梁上；再三求他俩一起坐上去。大家都嘲

笑他的荒谬，向屋梁张看，认为是一件大笑话。木匠说什么话都没有用，谁也不听他，大家宣称这人一定是疯了，传遍了全镇。人人都笑。如此，木匠被骗去了一个妻子，任凭他如何看守得紧也是枉然；而尼古拉身上也烫得不轻。这故事完了，上帝祝福你们众人。

磨坊主的故事完

管 家 的 故 事

管家的故事开场语

大家听了阿伯沙龙和尼古拉的妙事，笑了一顿，各人说着各人的话，都觉得这故事好笑，没有人感觉什么不愉快，除却管家奥斯瓦一人。原来他就是一个木匠，他听后气在心头，开始抱怨起来。

"好，我也能好好还你一个，"他道，"我也可以讲一个胡作非为的磨坊主怎样骗人的故事，如果我要搬出一套下流的话。不过我年纪老了，我不愿胡闹；青草时期已过，我的秣料现在都是干草了；我这白头证明我是一个老人，我的心也同头发一样枯干，简直象枸杞子那样，愈长愈坏，最后倒进粪堆或枯草里腐烂。我们老年人，我怕就会这样，我们不会再熟，只有腐朽下去。世人在对我们吹笛的时候，我们一直跳跃，因为我们心中一直想望白头下面长着一根绿尾巴，象一根葱那样。虽则我们已经无力，心里却还想放荡一下。做虽做不到，嘴里还爱说一说。从我们的老灰里还可以扒出点火来。我们有四根燃着的炭火，且让我数来，吹嘘、撒谎、发气和贪婪；这就是老年的四点火星。的确，人老心不老。许多年来我的生命从瓶口流出，可是淫心仍旧未衰。老实说，从我出生以来，死亡就把生命的瓶塞揭开，让它流，流到现在，瓶子差不多空了。生命的水只在边缘上滴着。任凭

那老舌头唠叨着早年的荒唐行为；老年人所剩留下来的无非是衰弱无能的日子。”

客店老板听他这样说教，就摆出他的威风来。“何用这许多大道理？”他道。“我们是不是要整天讲经呢？别白费了时间；魔鬼把皮匠变成水手或医生，魔鬼也派管家来说教。讲你的故事吧。看哪，到了德泼福了，现在是七点半；看那边就是格林威治，那是个精干人聚居的地方！时间还早，正好开始你的故事。”

“那末，各位，我求你们大家不要生气，”管家奥斯瓦说道，“虽然我嘲笑了磨坊主几句。因为以强力对付强力本是合法的。这个喝醉的磨坊主对我们大家讲了一个木匠受欺的事，也许是开玩笑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木匠。对不起大家，我也来还他一个，也用他所用的粗俗话来讲。我求上帝，愿他保不住他的头！他看见我眼中的刺，却看不见他自己眼中的梁木。①”

*　　　*　　　*

管家的故事由此开始②

在离剑桥不远的屈鲁宾顿，流着一条小河，河上有一顶桥和

① 语出《圣经》。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一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② 这篇故事和磨坊主的故事一样，同属于古体的短篇叙事诗。“总引”里面所写的磨坊主和这篇管家的故事里的磨坊主很相仿佛，读者可以对照一下。这里所讲的磨坊，至今还可以看到一点遗迹，在剑桥南去伦敦大路旁，离大学区不远，当初当然是小路，现在磨坊附近仍有一个现代小乡村，磨坊下溪流潺潺，四周仍可看出是原有的沼泽平原地。

一座磨坊；我所讲的是一件真事。在那里很久就住着一个磨坊主，傲慢得意，象一只孔雀。他会钓鱼，会修鱼网，会在车床上转出杯碗，能吹笛，角力，和射箭；他腰带上一把利刀，一把长剑；皮袋里一把很好的短刀。没有人敢碰他，怕遭到危险！长袜里藏着一把设斐尔德的刀。他的头顶象猴子那样光秃，圆脸，短而厚的鼻子。在市场上是有名的能吹法螺；谁要找到他，他就赌咒要对付。他是一个偷面粉的贼，并且十分机敏，毫不懈怠。他的名字叫蛮汉西姆金。他的妻是好人家的女儿；镇上的一个牧师是她的父亲，他给她的嫁奁中有许多铜锅，好让西姆金配得上他那家世。她是在一个修道院中长大的；西姆金说，他不想随便娶妻，除非她教养得好，并且是个闺秀之女，因为他本人是乡士之辈。她却很自傲，象喜鹊一样会淘气。这一对夫妇在节日倒算得一景；他走在她的前面，罩衣的尾段缠在头上，她在后面跟着，深红的裙子，和西姆金的袜子配得同样的颜色。谁也不敢不称她为“夫人”；谁也不敢走过去随便惹她一下，因为西姆金的短剑、小刀和匕首是不认得人的。嫉妒心重的人是很可怕的；至少他要他的妻子这样相信。因为她的名声不算好，所以她同沟水一样不好接近，可是还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她认为自己是上等人家的人，并且在修道院中受了教育的，妇女们都该来奉承她。

他俩生了一个女儿，已是二十岁了，没有其他的孩子，除却一个六个月的婴孩，睡在摇篮里，已长得很有个模样。那女儿健壮高大，臀部很宽，两乳圆而突出，鼻子短而厚，眼睛灰色象玻璃。头发很美，我不否认。为了她可爱，镇上的牧师预备让她承嗣动产和房屋，对于她的婚姻因而非常苛求；他想为她做门好好的亲事，要找一家高贵的人家。神圣教会的产业必须为神圣教

会的后裔所承受；因此他要荣耀神圣的血统，即使吃光神圣的教会也在所不惜。

这个磨坊主从四邻交来磨麦的主顾身上搜刮了大量的麦粉。主要的是剑桥一所大学院里日光膳厅的麦子麦芽，都由他磨。有一天，学院的伙食经理病了；人人都认为他不会好了。于是这磨坊主偷刮了百倍的麦粉；以前还是客气的，这一下却肆无忌惮地大抢起来。校长发脾气，大事追查，可是磨坊主满不在意，厚着脸硬说并无其事。

学院中有两个年青的穷学生；敢作敢为，最爱玩耍，他们力求校长特许临时给假，去磨坊守视磨粉，为的是看个究竟；他们决意不让磨坊主再施任何伎俩，偷半斗粮食，也不由他用武力劫夺。最后校长准了假。他俩一个叫做约翰，另一个叫做亚伦。两人是同乡，都是北方斯乞罗塞的人，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这个亚伦准备了一切应带的东西，把一袋麦子摔上马背，同约翰一起上路，腰佩刀剑和盾牌。约翰认得路，不用领路人，到了磨坊门口，放下麦袋。亚伦先开言道，"好吗，西门，真的好！你的妻子和美女儿都好？"

"亚伦，欢迎得很！"西姆金道。"还有约翰哪！怎么啦，你们来屈鲁宾顿有什么事？"

"西门，"约翰答道，"天知道，'需要'高于一切。贤者说得好，人若没有助手，就得自己动手，否则就是傻瓜。我相信我们那位伙食经理性命保不住了，牙床在他头里动摇了。所以我同亚伦来磨麦，磨好了运回去。请你为我们赶一下，尽快赶一赶。"

"好的，照办就是，"西姆金道。"磨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呢？"

“我就在这漏斗旁，”约翰道，“好看麦子怎样进去。我的爸爸，我还从没有见过漏斗摆来摆去呢。”

“你要哪样？”亚伦接道。“那末，我的头儿，我就在下面，看麦粉怎样落进槽去；我就这样好耍。的确，约翰，我也同你不相上下，一样是个糟磨手。”

磨坊主见他俩这样孩子气，只觉好笑。“这些都不过是枪花，”他想道，“他们以为就没有人能骗得过他们了。我却可以赌个咒，不论他们学识怎样高明，我还是能迷过他们的眼睛。他们愈是要玩手段，我就愈偷得多些。我将给他们糠麸，休想我给麦粉。‘最大的学者不见得就是最灵巧的人，’牝马曾经对狼这样说。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本领呢！”

他偷偷地凑个时机跑出门去。前后一看，找到这两个学生的马正拴在磨坊后面的树下；他轻轻走过去把马缰解了下来。马松了绳，“唿嘻”而去，一直到了沼地那边，和其他的野马一起奔跑。

磨坊主回进来，不作一声，照旧做他的事，和学生们打趣着，直等麦子全都磨好。麦粉装了袋，系好，约翰走出来才知道马跑了，于是叫喊起来。“快来！我们的马不见了！亚伦，快走一步，快出来！校长的马跑掉了！”

亚伦焦急；什么面粉都置诸脑后，也叫喊道，“什么！它跑到哪里去了？”

那磨坊主的妻跳着赶过来。“呀！”她道，“你们的马去沼地找野马做伴了，跑得好快。倒霉的手，扣缰绳都扣不好。”

“糟了！”约翰道。“亚伦，把你的刀放下，和我一样。我可以象鹿一样跑得轻快。他妈的，它不要想逃脱了我们的手。你为什么没有把马关进仓里呢？倒霉，亚伦，你才是个傻瓜呢。”

两个学生拚命向沼地奔去。磨坊主见他们去了，就拿了半斗面粉出来，叫他的妻搓成面块。“我相信学生们也许会怀疑我要这枪花。可是一个磨坊主，”他说，“总能赛得过学生的伎俩；好了，让他们去赶吧！看哪，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不要想轻易赶得马回。好，让这些孩子们去耍吧！”

两个学生跑来跑去，“嗯，嗯！叽！停，停！哈！看着后面！你吹唿哨，我来兜住它！”简单的讲，直到天黑，用尽了力，还是赶不到马，它老是狂奔，最后在一道沟里把马兜住了。

湿了，累了，象淋了雨的牛马一样，约翰和亚伦带着马回来。“真倒霉！”约翰道。“我们只好让人笑了。我们的麦子也一定被偷了；人家还要说我们是傻子，校长、我们的朋友、尤其是磨坊主，都要这样说。倒霉的日子！”约翰一面牵着马缰，沿途向磨坊走来，一面这样埋怨。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找到磨坊主，他正坐在火边，原来已经是晚上了，只得求他看在上帝面上给他们住下，休息，他们算钱。

“只要有地方，”磨坊主答道，“就有你们的份。我的屋子很小，不过你们是读过书的人，你们晓得怎样把二十尺说成一里。且看这屋子够不够住，或者照你们学生的办法，把它说成是一所大屋子。”

“好，西门，”约翰道，“你老是会讲笑话，有圣克塞波脱在此，你回答得真好。我听说，人有时只能两者择一，‘无法改变，将就目前’。不过求求你，好主人，弄些东西来吃喝，给我们一些安乐，我们一定照规矩付钱，决不短少。空手捉不到鹰；看这里我们有银子可以花呢！”

磨坊主叫他的女儿去镇上买酒，买面包，为他们烧了一只鹅，拴好了他们的马，不让它再跑。在他自己房里预备了一张

床，铺好被单，毯子，离他自已的床不过八尺远。他的女儿的床也在这间房里，靠得很近；没有办法，因为全屋再没有其他的房间了。他们一起吃着、谈着、玩要着、酒愈喝愈多，睡时差不多已半夜了。

磨坊主喝酒喝得头昏脑胀，脸色发白，才去睡觉。他打呃，由鼻孔讲话，象是伤了风，肿了喉咙。他的妻也上了床，轻松得象鸟一般，她的喉头被酒润湿得差不多了。摇篮放在床脚边，摇起来方便，也好喂孩子吃奶。那一屋的人都醉了，女儿也上床去睡，亚伦和约翰也睡下。谁也吃不下了，谁也不用麻醉了。磨坊主喝够了酒，打起鼾来，象一只马一样。他的妻凑成低沉音调，也相当坚强；这一曲鼾乐在一里路外也还听得见。女儿的鼾声也配合了上来。

亚伦听着这美调，推着约翰道，"你睡了吗？你听见过这样的歌曲么？当他们都在唱晚祷的时候，让烈火降在他们身上！谁曾听见过这样的妙事？愿他们歹运上加歹运！这个长夜我不睡了；也无妨，结果总是好的。约翰，我愿得福，讲道理我们也该畅快一下。法律上说，一个人在某处受损，得在他处取得补偿。我们的麦子无疑是被偷了，整天的不顺利；既是过去的事无从弥补，我就来舒畅一下，赔补损失。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当心，亚伦，"约翰答道。"磨坊主是个狡猾的家伙，万一他从睡梦中醒来，他会报复我们两人的。"

"我才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呢，"亚伦答道，他一面就爬了起来，爬上那女儿的床，这姑娘正仰卧着，睡得很熟，不知不觉，他已靠得很拢，来不及叫唤，简单的说，他俩已变为一个人了；要你的吧，亚伦，让我且讲约翰。

约翰躺着不动，约有走半里多路的光景；于是他开始自己埋

怨起来："呀！这才是一件妙事呢；而我却做了一个傻瓜。我这位同伴把磨坊女儿抱进了怀里，也是该他苦尽甘来。他冒了危险，才得如愿以偿，而我只落得象个渣滓口袋，躺在这里，不起一些作用，将来有一天谈到这段佳话的时候，我惟有被人称做蠢物，视为一个没有出息的家伙了！不成，我非得起来，也冒一下险！俗话说得好，'遇事畏缩，不得快乐。'"他于是轻轻起来走到那摇篮边，将摇篮小心地移到自己床脚边。

不一会儿磨坊娘子打过一声鼾，醒来出去小便，进屋来却找不到摇篮，摸上摸下，只是摸不着。"糟得很！"她道，"我差些走错了床位，险些爬上那学生的床去了。呃，我的天，那才是笑话呢。"她于是走过去找到了摇篮。她的手向前摸着，认为万无一失了，既是摇篮在此，当然不会有错，夜里漆黑，她哪里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就此安心乐意地爬上了学生的床，躺着不动，还想再睡一觉。可是过了一下，约翰翻转过来，就向娘子身上肆意放荡起来。她从来没有感觉得这样愉快过；他就象疯狂了一般。

这两个学生尽情求欢，直到公鸡叫了三遍。亚伦通宵未眠，到了天晓之前很觉疲乏；说道，"再会了，玛玲，甜蜜的人儿！天快亮了，我不能多逗留了；但是从此以后，无论我到哪里，我总是你自己的人，我可以这样保证！"

"亲爱的，你去吧，再会了，"她道。"但是在你走之前，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回去经过磨坊，在出口的门后有一块干面，是你自己的半斗麦粉搓成的，我曾帮同父亲偷出来的。好朋友，上帝救助你！"说着她差些要哭出来。

亚伦起身，一面想道，"我要在天明之前爬回我的同伴床上去；"他的手碰到了摇篮。"怪事，"他想，"我完全走错了；这一夜我的头好昏哪，走都走不直了。我记得很清楚，摇篮是在磨坊主

夫妇床边的，我走错了。”

碰到了鬼，他走到磨坊主所睡的床边；一心以为爬上了约翰的床，却钻到了磨坊主身边，抱住了他的颈子，轻言道，“你这猪头，约翰，醒来，听我讲件妙事。有那圣雅各作证，我在这短短的一夜里，竟三次睡上了磨坊女儿的身子，而你却吓得象个懦夫。”

“好，坏蛋！”磨坊主道。“啊，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书生！上帝为证，你死成了！”他掐住亚伦的颈子；亚伦也用力抓住他，一拳打中他的鼻子。血流下磨坊主的胸前，他俩就在地上打滚，象袋子里两只猪一样，鼻子和嘴击撞，流着血。他俩起来又倒下，后来磨坊主碰着一块石头，向后倒到他妻子身上，她却没有知道这场恶斗是怎么回事。这才吓了她一跳，起身大叫“救命，救命！上帝救我！醒来，西门，魔鬼降临了，我的心都吓碎了；救命，我要死了！有人压在我的身上和头上；快来救我，西门！那两个坏书生在打架呢！”

约翰马上起身，暗中在墙边摸来摸去，找一根棍子。她也起来了，因为她比约翰更熟悉，在墙边找到了棍子。她从那洞中透进的一丝微颤的月光中，看见两人在地上，却分辨不出谁是谁。她瞥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想到是有一个书生戴了一顶睡帽的，就走近一些，拿起棍子来，想给亚伦吃一棍，哪知一下打中了磨坊主的秃头。他倒了下去，叫道，“救命，我被打死了！”两个学生便痛快地把他打了一顿，让他躺着，他们却各自穿上衣服，找着了马，带着面粉走了出来。过磨坊时，还带走了他们的半斗面块，已经烤熟了。

这个傲慢的磨坊主被痛打了一顿，搜刮的面粉也没有到手，亚伦和约翰所吃的一顿晚饭全是他代付的钱。这就是一个坏磨

坊主的下场！所以这句古话确实不错，“作恶别想得善报，害人终究害自己。”上帝在天，救我们大家，不论地位高低。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还报了磨坊主。

管家的故事完

厨 师 的 故 事

厨师的故事开场语

管家还未讲完，伦敦来的厨师听得高兴，抓住了他的背。“哈哈！”他道。“上帝知道，这个磨坊主为了一夜留客，倒受了一番教训。所罗门说得好，‘不要随便让人进门来’，晚间留宿是危险的。一个人应该多多考虑带人回家。自从我名叫贺奇① 以来，还没有听到过一个磨坊主吃过偌大的亏；他在黑地里的确遇到了一些恶作剧。不过上帝不容许我们就此停止！所以，假若你们愿意听我一个故事，我将尽我的能力讲一个，我是一个穷汉，让我讲这段笑话，是我们镇上的一件事。”

客店老板回道，“我同意；讲吧，罗求，讲一个好故事来。你已做过很多肉饼享客，已经冷了又热有两次了，好几个肉馅面饼到了晚上还要渗出油水来。许多朝圣客诅咒过你，因为他们吃了你的肥鹅，肚子坏了；你的店铺里苍蝇乱飞。好，讲吧，好罗求。我讲的是一句笑话，请你不要生气；笑话中间往往也可以有些道理的。”

“你说得很对，”罗求答道。“正如法兰德斯人所说，‘笑话真，笑话假。’所以，哈利·裴莱，你勿生气，我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客店老板。② 我暂不说穿，在我结束之前，你就可知道了。”他笑了一阵，很高兴地开始他的故事。

*　　　　*　　　　*

厨师的故事由此开始③

从前我们城里有一个学徒，是属于粮商协会的。他活泼新鲜，象林中一只金翅雀，短小精悍，皮色深黄有如干果，头发梳得整洁。他跳舞很灵活，因此被称做纵乐波金。他是个风流种子，好比满窝蜂蜜，哪家姑娘遇到了他就够甜了。每次婚宴总有他的唱歌跳舞；他爱酒店甚于他的店铺。奇白赛街上如有什么游艺会，他溜出了店就去；如果他没有从头看完，跳够了舞，决不回店。他往往会集一群嗜好相同的人跳唱游耍，有时还约定去巷子里赌博。镇上没有一个学徒能比得上波金那样善于掷一双骰子的，在背地里他向来不怕花钱。他的师父常常查出他的账目，常常看见他的钱柜空了。的确，有了这样一个爱耍的学徒，不断地照顾着姑娘，玩骰子，过着荒唐的生活，那师父的店铺就难免要遭些殃，虽然他自己并不参加。无论他这学徒是个怎样出色的琴手，荒唐却容易变为偷窃。

这个终日嬉戏的学徒跟着师父直到出师为止，早晚不免挨骂，有时还被送进新门监狱，军乐队在前面领路。有一天，他的师父翻阅契约，想起一句名言，“烂苹果最好剔出，莫烂了其余的

① 贺奇是罗求的绰号。

② 客店老板名哈利·裴莱。

③ 这篇故事在所有的乔叟稿本中都无完稿； 有许多稿本在这里插入一篇葛默林的故事，恐非乔叟所作。

果实。”一个荒唐的学徒也是如此；开除了他一人为害有限，带坏了其他仆徒就为害不浅了。因此师父给了他停学证书，叫他离去。于是这学徒脱了身，他即使通宵狂欢也无人过问了！

……………………………………

律 师 的 故 事

前引，客店老板对各位朝圣客的一番话①

我们的老板看见太阳已走了这一天的四分之一，还多过了半个钟点；他虽没有多深的学识，却也知道已是四月里第十八个早晨，这就是五月的前驱。他看出树荫和直立的树身长度相等；他脑中计算，那光亮的太阳攀上了四十五度，因此这一天在这纬度，应是十点钟了。他立刻勒住了马。

“各位，”他道，“我警告你们大家，这一天已过了四分之一。为了上帝和圣约翰的爱，我们再也不能荒废时光了。各位，时间日夜耗损着我们；我们醒着的时候，如果偷打瞌睡，或是疏懒，它就躲开我们，好似山溪流到平原，不再回头。辛尼加和许多旁的哲人都为时光的丧失而伤感，比箱中金子失散了还要可惜，因为‘实物失落了可以补偿，而时光一旦消逝了，我们就要惊惶起来’，他说。的确，光阴同马姑娘的处女膜一样，在荒唐之际损坏了，就再也恢复不了。所以我们不要因懒散而生上了霉。律师先生！”他道，“你既然希望得福，为我们讲个故事来，原是大家所赞同的事。你们自愿听我的吩咐；现在请你履行诺言吧。至少你也尽了你的责任。”

“老板，”他道，“我当天发了愿赞同这件事；我不想破坏前言。诺言本是一笔债，我很愿偿清我的一份；我也没法讲得再

好听了。任何人以法律加诸旁人，他自己为公正起见，也就不得不遵守；这是一句老话。不过，此刻我却一时想不起一个于人有益的故事。而乔叟，许多人知道，虽则他不善于运用诗节，配合韵脚，也曾讲过一些故事，现在说来已有多年了，他那文字也就很难为他了。好朋友，你知道他若不在这一本书里讲，就会在那一本书里讲。他所记载的情人们比奥维德在他的旧诗笺中所提到的还多。我何必来重复呢？在他年青时就写了基尤克斯和阿尔古容妮的恋爱史，后来他还提及了每一个佳人才子的风流韵事。谁若翻阅其中一本厚书，名为《爱神的圣徒传》，就可以读到许多英雄美人的善德善行……②

"不过他却对于肯纳西爱上了自己的亲兄弟那段罪恶的故事一字不提——我说，这类伤风败俗的事是要不得的；——还有阿波龙尼厄斯的故事中，这暴戾的恩替渥格斯国王害了自己的女儿，把她摔倒在地——这真是个可怕的故事。因此，乔叟立意正确，不谈这类败行，我也就不提了。③

"至于我的故事，我今天来讲个什么呢？我不愿学裴厄路斯的女儿们想同诗灵相比，我不能高攀乔叟的诗才。不过，我虽只有烤野果，远赶不上他，却也顾不得多少了。我用散文讲，让他

---

① 客店老板计算时间，说明了这天早上还没有人讲故事，因此他觉得大好风光糟蹋了可惜，向大家劝诫一番。

② 此段后面提了十六七个古代相传的"善良女子"，名字太多，从略。前面所说基尤克斯和阿尔古容妮的恋爱史是乔叟早期作品《公爵夫人之书》一诗中的一部分。《爱神的圣徒传》即乔叟所作《善良女子殉情记》一诗。

③ 这段中所提及的两个罪恶故事是乔叟同时代的诗人高渥所写；至于为什么乔叟要在这里提出批评，是不是这样表示不满会影响两位诗友的情谊，都是很有趣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肯纳西，并非乔叟的侍从的故事中所讲的肯纳茜公主，两者不可混淆。

去写诗好了。"说到这里，他面容端庄起来，开始讲他的故事。①

律师的故事开场语

啊，可恨的是人生的苦难！啊，贫困，贫困与饥渴寒冷是分不开的！你不愿厚着脸去求助于人；然而不去求助，穷苦又使你的创伤遮掩不住！你自己压制不了，只好去偷窃、乞求、借贷，以维持你的生计。你责难基督，怪他把世上的财富分配错了。你不顾一切，非难邻友，说你的太少而他却富有。"的确，"你道，"有一天他的尸体在煤炭上烧的时候，他将得到报应，因为他不肯救济穷人。"请听贤者的训诫：——"贫困而生，不如一死；穷人没有尊严可言，连你的邻人也要来奚落你。"贤者又说，"穷人所过的日子是愁苦的。"所以，当心，不要到了那个年头后悔不及。"你若穷了，你的兄弟都会恨你，你的朋友也远离你。"但是，各位富商啊，你们何等舒适；你们才是尊贵聪明的人！你们的钱囊是满的，你们掷骰子老是碰到好运，你们在圣诞节跳舞何等快活！你们航海行陆，盘剥取利，你们似乎很聪明，知道世界各国的内幕；你们传播着和平或战争的消息与事迹。但我本来讲不出任何故事来，幸而多年前有个商人曾为我讲了一个故事，现在且让我来讲给大家一听。②

---

① 奥维德诗中说裴厄路斯的女儿们想同诗灵比高低，因而被变为喜鹊。

② 这篇律师的开场语，读来不甚连贯，且与故事本身不易配合。照我们看，既有了前面律师对老板讲一段称颂乔叟的话，并已准备开始讲他的故事，何必另加一个开场语呢？研究乔叟的学者们也觉得无从解释，因为各版本都有这一段，并无例外。

*　　　　*　　　　*

律师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古时有一班富商住在叙利亚，严谨公正，向各地广销香料、丝绸和五颜六色的绸缎。他们的货色又新又好，人人都愿同他们交易，也愿把货物卖给他们。他们中间首要的几个人准备去罗马，为的是贸易或游玩；不派旁人，却亲自出发，经营；到了罗马，住在适当的处所。

这班商人住了相当时日，逐渐耳闻皇帝公主康丝顿司的美名，其中细节很多，让我慢慢说来。人人都说，“我们的罗马皇帝，愿上帝保佑他！有这样一位公主，美貌令德，是天地创始以来未见其匹的。我求上帝永远宠幸她。她应做欧洲之后！她有高贵的品德，无虚荣心，有青春，不愚昧也不粗邪；她的一切行为都以道德为依归，谦逊使她抛弃了骄态，她真是礼让之镜。她的心就是神龛；她的手是施舍的执行者。”这类的传闻都是万分真实的。现在且讲这些商人。他们的船只又一次载满了货，在见过这位幸福的公主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回到叙利亚，依旧办着他们的事，过着富裕的生活。至于有关他们其他的事我就不多讲了。

---

① 这是中古时代通行的传奇式故事，与乔叟这一篇相同的故事至少有二十余种，乔叟同时的诗人高渥就另有一篇，两人同是取材于前半世纪中一个英法传记作家。我们现代人读来，有时可能感觉冗长，或不合胃口，译者曾略作删节。

这班商人很能得叙利亚的苏丹①的宠顾，每次他们由国外回来，总要款待一番，一再询问些各国的情况，听他们讲些奇闻妙事。在缕述许多其他事迹之余，商人们特别提到高贵的康丝顿司，详尽地颂赞了一番，苏丹听得高兴，动了情意，愿意终身倾心爱她。

可能在天上以星宿缮述的巨书上，已注定了他此生要死于爱情！原来星宿注明人的生死比明镜还照得清楚，只消人们能观察出来。古来多少圣贤豪杰，都由星象预定吉凶。不过人们的聪明不够，未能完全了解罢了。

苏丹请了他的枢密大臣来，把心事都告诉了他们，并说，除非他能于短期内求得康丝顿司，否则他的生命就等于完了，所以他们应千万设法，赶紧救他这条性命。大臣们纷纷议论，争辩了许久，提出许多巧妙的意见，也谈到用魔术欺诈的方法，最后公认除了正式完成这段婚姻以外，没有其他妙法。可是因为信仰不同，不免会有很大的困难。他们说，据他们所知，"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君王愿将自己的孩子改信穆罕默德的教义的"。

"我宁愿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他答道，"却不能错过了康丝顿司。我非属于她不可，再不能另择旁人。请你们不要再辩论了。救我的命，努力做去，我的性命已掌握在她的手中，我再也不能继续忍受这个痛苦了。"

何必赘述呢？订约，派遣使者，请罗马教皇和教会与武士界全体人士来从中调解说项，宁可毁灭穆罕默德的宗教，显耀基督的信仰，且听这条款是怎样；苏丹和他所有臣下都应受洗，然后结婚，至于送去多少黄金我就不知道了。这条约由双方立誓保

---

① 苏丹，即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国王。

证。现在，美丽的康丝顿司呀，愿上天领导着你！

或许有人要我描述国王出嫁公主时所有的嫁奁，以及如何排场烜赫。但谁也知道这样一件大事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讲尽的。派去的主教已经指定，还有公侯贵妇们、有名的武士们以及许多其他的人物。全城宣布着人人应该祈祷基督，请求祝福这段婚姻和途中的安全。

她应该离家的日子到临了，这是她忧伤悲痛的一天。再也不能迟延了，每一个指定的人都要准备出发。康丝顿司起床来，面色苍白，愁上心头，预备辞别，她知道已无法挽回了。就这样远去异国，离乡背井，而投奔于一个闻所未闻的异俗人的怀抱，难怪她要悲哭了。自古以来做丈夫的也有好的，做妻子的自可明白，——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多说了。

"父亲，我的母亲，"她道，"你们是我无上的快慰之泉，除却天上的基督，你们的可怜的孩子康丝顿司向你们诚意求恩，因为我马上就去叙利亚，我再也不能见到你们了。你们既已打定了主意，我就不得不去这凶蛮的国家。愿那救我们灵魂的基督眷顾我，让我完成他的意志，即使牺牲了我这卑贱的一个女子也无不可。女子生来就是受奴役，受痛苦，受男子的管辖的。"

在特罗亚，在俪列厄姆被焚之前，斐洛斯毁去了城墙，或在希白斯城中，或在罗马当汉尼拔三次击败了罗马人，那几次的哭声震天，却还比不上这次她离家之前全家人如何伤心悲号。但是，凭她怎样哭泣，她也不得不离去了。

啊，残酷的原动天体，你在自转中永远推动着万象，由东而西地急转着，依照自然的运转，就该转变方向，免得在这不幸的出行时候，让歹星挫折这段婚姻。在不祥的盘旋扶摇中，那首座转进了最暗的十二天庭。呀，恶毒的星！呀，微弱的月，你的轨道

落入了恶运！你联结之处，无从接应；你应得庇护之时，却又远避。啊，轻率的罗马国王！你全城竟没有一个星象学者么？难道除却这个凶日就没有一个婚期了么？上路的日子就不能另订吗？尤其在你这高贵的人家，本人的出世星象，应已了然？啊，人们太愚蠢了，太疏懒了！①

这位美丽而伤感的公主被簇拥着上船，十分排场。“耶稣基督看顾你们众人！”她道，只听得一片“再会，美丽的康丝顿司！”的呼声。她勉强摆出一副笑容；这里我们且按下不提，让她在海中航行，先讲叙利亚方面。

苏丹的母后，罪恶之泉，见她儿子立意放弃固有的教仪，立刻召集众人商议，大家应召而来，她坐下开言道，“公侯们，你们都已知道我的儿子准备抛弃神使穆罕默德所颁赐的可兰圣典。可是我在此向真主发誓，我宁愿捐弃这肉体的生命，却不能让穆罕默德的经典脱离我的心灵。这个新教能给我们些什么？无非是肉体上的桎梏和信念上的罪孽，最后被拽进地狱，因为我们脱离了我们的教主穆罕默德。公侯们，你们愿不愿向我保证，同意我的策划，使我们永生得救？”

他们都立誓应允，每一个人都情愿和她同生死，并尽力集合各人的亲友来共襄义举。于是她宣布她的计谋道：“我们在开始时将假装接受基督教义，冷水伤害不了我们，不过稍感不适罢了！然后我将广设华筵，在狂欢中使苏丹领受他的教训。任凭他的妻后受了怎样纯洁的洗礼，她仍须濯去血迹，虽有她带来的一盆圣水也是枉然。”啊，苏丹母后，你这悍妇，罪恶之根，你是西米

---

① 星月主吉凶是中世纪很普遍的信念；这里的歹星和恶毒的星都指火星而言。

拉米后再世了！女面蛇身，犹如幽禁地狱的毒蛇！恶毒的妇人，你用恶计摧毁美德与天真，你就是一切罪恶的巢穴！啊！撒但魔王，自从你被逐出了我们所承袭的天国以来，你一向在觊觎着，你熟悉那爬进妇人心中的老路！是你使夏娃把我们送入了奴役的苦境；现在又来摧残这段依从基督的美缘。呀，你利用妇女做你害人的工具。

这个苏丹母后辞退了她的臣僚。何必把故事拖长呢？有一天她来找苏丹，说她愿捐弃她的信仰而让教士亲手为她行洗礼，自悔在如此悠久的年月中信奉了异教；请准她延邀基督徒们来集宴；"我将尽力使他们欢乐"。苏丹答道，"我必照办，"他跪下感谢她的美意，心中充满了喜悦，说不出话来。她吻了儿子就回来了。

第一部完

第二部开始

基督徒们来到叙利亚，随伴众多，煞是堂皇。苏丹派了人员，先通知母后，然后宣告全国，传令新后已经到达。他请求母后去迎接，以昭郑重。叙利亚人和罗马人会见时，十分拥挤，场面也极富丽。母后穿着华贵，接住康丝顿司，满面笑容，正如慈母见了爱女一般，然后慢步高骑，进入最近的一个城池。鲁根所夸耀的朱列厄斯的胜利也不比这个场合热闹堂皇。① 但是，在这一切外表之下，却藏着这个罪恶的蛇蝎似的母后，正预备毒咬一

---

① 鲁根是第一世纪的罗马诗人，事实上并未夸耀过朱列厄斯的胜利，乔叟可能间接得自其他诗人。

口，虽然她满面春风，奉承不已。苏丹随后亲临，说不尽的威风，满心欣慰，欢迎新后。这里我暂按下不提，让他们继续欢欣着，我所要讲的是最后的结果。过了相当时候，人们觉得应该停止欢乐，从事将息了。

老母后所安排的宴会日期已到，所有老少基督徒们都来赴宴。这盛大的筵席，山珍海味，不是我所能说得尽的。然而在他们离席之前所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啊，世上欢乐之后往往跟着就是剧变的悲哀，欢欣中夹杂着愁苦，这是我们勤劳的终局！苦恼结束我们的快乐。为了取得安全，请听取这个忠告：人在幸福之中不可忘记跟在后面的灾害或痛苦。简单说来，苏丹和所有的基督徒，除康丝顿司以外，每一个都在席间被刺，或被斩。这可恶的老妇人，为了要掌握国政，借助于她的亲信做下了这场罪孽之事。所有改信了的叙利亚人，或是做了苏丹的谋臣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杀戮，没有一个脱网。康丝顿司立刻被劫上了船，一只无舵的船，上天知道！听她去学习航海由叙利亚漂荡而去意大利。她所带来的一部分财宝和大量的食粮衣饰，都为她存放船中，如此她在大海上航行着。啊，仁慈的康丝顿司，国王的年轻爱女，愿幸运之神做你的船舵吧！

她自己画着十字，用愁惨的嗓子向基督的十字架哭诉道，"啊，光明的幸福的神坛，圣洁的十字架，你被洗濯世上罪恶的神羊之血染红了，愿你佑护我，在我淹入海水的一天，勿让魔爪攫取了我。胜利的树，信者的庇护，只有你能负起鳞伤的天帝，被矛刺伤了的白羊，你驱逐男男女女心上的恶魔，你伸出手臂庇护他们，求你拯救我，给我力量，以改善我的生命。"

过了多少年月，这不幸的人航过希腊的海，到了摩洛哥海峡，听凭命运的主宰。她吃过了多少顿的恶劣的膳食，常常面临

死境，那猛烈的海浪追逐着她。人们要问，她从何而挣扎得生命？是谁在维持她的饮食？我可以回答，谁维持了但以理，他在恐怖的洞窟里，老少都被狮子吞食了，而惟有他一人得救？原来只有上帝占领了他的心灵。上帝也就会在她身上显出奇迹，使得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伟绩。基督是一切灾难的最灵验的救护者，学者们都知道，他常常会运用某种方法以达成某种目的，是人们的脑力所不能明了的；我们太无知了，不会懂得他的神意。她既没有在宴会席上被害，现在她就没有淹死海中，这都是谁救了她呢？

她被逐出了大海，最后海浪将她冲上了诺森伯兰的一个堡寨，寨名我记不得了。她的船陷在沙泥中，许久不能摆动；堡寨中的巡吏下来看那劫后的船只，搜寻舱间，发现了这个疲劳愁困的妇人和她的珍宝。她用她自己的语言请赐以一死，了结这条苦命；听起来她的语言象是变相的拉丁语，勉强可以听懂。巡吏寻找一番之后，把她带上了岸，她跪下感谢神恩，但她究竟是谁，她却坚决不肯告人；她说在海中冲昏了头脑，记忆力全都消失了。巡吏夫妇十分怜恤她，为她流着同情的泪。她在寨中殷勤劳作，以求取人人的好感，凡是见到她的容颜的人无不喜爱。

巡吏和他的妻贺门基尔德以及附近一带居民都是异教徒，但贺门基尔德爱她如命，康丝顿司且日夜哭祷，居然使贺门基尔德改信了基督。在那地区内的基督徒原不敢集会；他们害怕异教徒，都逃走了，异教徒于是占领了那北部沿海各地。旧有的不列颠基督徒逃往威尔士，将那里暂作他们避难之所。但是暗中还有少数人崇拜基督，异教徒并未察觉。离堡寨不远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瞎子，他却能用一副灵眼看到外界，这本是瞎子惟一的本领。那天正是赤日当空的夏季，巡吏夫妇和康丝顿司向海边

走去，散步消遣。

“有基督的荣名为证，”这瞎眼的不列颠人道，“可敬爱的贺门基尔德，求你赐我恢复眼力。”

这夫人听了这句话，害怕她的丈夫会因她笃信基督而将她处死。但康丝顿司鼓起她的勇气，促使她以一个基督教的女儿的身份而行施基督的意志。

巡吏心中自觉惭愧，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长者，这就是基督的威力，”康丝顿司答道，“他能救人脱离魔鬼的陷阱。”她于是为着基督的信念力辩，终究在天黑之前，把巡吏也改信过来，崇奉基督。

这区域并非由这个巡吏管辖，不过多年来在诺森伯兰国王厄拉① 的手下，他分治着这里的居民；人们都可在古书上读到厄拉王是在击败苏格兰人的战事中一位聪明勇敢的人物。现在让我再回到故事上来。

撒但魔王日夜不停地陷害我们，这时见到康丝顿司如此美满，就阴谋施害。他促使城中一个年轻武士来热爱她、觊觎她，这武士宁可不顾自己性命，一味只想弄她到手。他向她哀求，但她却兀然不为所动，决不委弃自己的清白。他于是一变而恨她入骨，设下计谋，要使她羞愤而死。他窥伺机会，趁着有一天夜晚巡吏外出，他就偷偷爬进了贺门基尔德的卧室。那时康丝顿司与贺门基尔德两人都因守祷倦了，酣然入睡。他受了撒但的引诱，轻轻移近床边，把贺门基尔德的喉头砍断，然后将他那把刀留在康丝顿司身旁；这样他就跑了。

---

① 厄拉，见英国史，与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604)在罗马见到英格兰奴隶在市上出卖，因而派人去英，开始传教的一件史实有关。

一会儿，巡吏随从国王厄拉回来，发现他的妻被杀，大哭起来，绞扭着手，十分哀恸；忽在康丝顿司床边看见血淋淋的刀。呀，她能说什么话呢？她只是悲痛欲绝。这惨祸报到了厄拉王面前，于是国王才知道她当初如何在船上被巡吏发现，他见到这位温柔的女子，十分纯洁可悯，象一只羔羊，现在又遭遇苦难，被人控告。人民中间也都悲愤在心，不肯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狠毒的事来。他们见她一向善良，对贺门基尔德也恩情深厚；一家上下人等，除却真犯之外，没有不为她作证。国王思量此中必有原委，一心要继续讯查，以求真相。

啊，康丝顿司呀！你没有一个为你洗冤的勇士，你自己又不能自卫！但愿那普救苍生，打倒了撒但的神，现在可以为你争荣！除非基督显出奇迹，你就惟有含冤而死了。她跪下祷告，“不死之神，你曾洗雪过苏珊娜[①]的冤，我向你祈求，还有圣恩娜[②]之女慈爱的马利亚，在你神子之前，天使们唱着‘和散那’[③]的赞美诗歌，如果我是无罪的人，愿你救我；否则我就惟有一死了！”

你们见过大群人中间一个苍白的脸被解去就刑的吗？在许多脸庞之中，如果看到这样的脸色，你就知道是一个遭难者，而那时的康丝顿司就是这样，她站在人群中向四周观看。呀，贵后夫人们，你们在安乐之中，应该对她这困厄起些怜悯之心。她也是一个国王的公主，却独自站着，四围看不到一个可以求怜哭

---

① 苏珊娜的故事载《圣经》伪经，是中世纪流传很广的一件事。苏珊娜受人诬告奸淫，被石击，而但以理为她力辩洗冤。

② 圣恩娜为圣母马利亚之母，见《圣经》伪经。

③ “和散那”，希伯莱文原意为求救祈祷，也有颂赞之意；参阅《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九节。

诉的人。啊，你是皇家子女，当你处于患难中，你的亲友却离你太远了。

厄拉王满心悲悯，正如所有仁义为怀的人一样，他眼中的泪流注下来。“快去取一本书来，”他道，“这武士如肯发誓，说出她如何杀了巡吏夫人，我们才请人来作公正的裁判。”有人递过一本不列颠文字的福音书，武士把手按在书上发誓说她有罪。此刻忽然一只手在他颈后将他重击一下，他立即象一块石头一样倒在地上，大家都目睹他双眼从额中爆裂出来。众人听见空中有个声音说道，“你诬蔑了圣教中一个无辜的女儿。在国王面前你竟敢如此；但我愿缄默无言。”

众人见了这奇迹，十分惊异，除却康丝顿司一人，全场都呆住了，人人害怕遭受报应。凡是错疑了无辜的康丝顿司的人，个个胆战心惊，后悔莫及。由于这个奇迹以及康丝顿司从中开导，国王和许多人最后都诚信了基督的教义。厄拉王裁决把那害人的武士立即处死；康丝顿司却仍为他伤感着。后来，耶稣恩顾，使厄拉王和这位圣洁美丽的公主结了婚，婚仪十分庄严热闹。于是，康丝顿司被尊为一国的王后；基督的恩泽无边！

我说句老实话，这时还有谁比国王的母后朵纳基尔德怀恨更深的呢？她为人凶恶，最不愿他俩成婚。她见儿子这样行事，气得心都要破裂了；认为同这个异族之人联姻，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这故事中的枝节，无足轻重，可以省略不谈。我何必多讲皇家行婚礼时种种排场，也不必提什么事前是谁吹着喇叭、谁奏着号角等等了。我要讲的是故事的中心；他们吃着、舞着、喝着、唱着、庆祝着。新婚的人双双上床，正是理所当然；原来妻子虽是圣洁之身，到了夜间，她必须忍耐，让那个以婚戒结缡的人尽情欢乐，她的洁身圣心只得暂时收敛起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康丝顿司为厄拉王怀了孕，他那时要去苏格兰作战，就把她交托给他的主教和巡吏。这时和善的康丝顿司怀胎多日，不出房门，等候着基督的意旨。到了时候，生下一子；洗礼时题名为麦列斯。巡吏派了一个使者，送信给厄拉王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其他附带的事。使者拿了信走出来，心想为了图自己的方便，不如先来见母后，行了礼，奉承她道，"老夫人，你应欣喜，感谢上帝。王后已生了儿子，是全国的一件喜事。且看这里还有一封信，我将赶紧送去。你若想对国王讲什么话，我必遵命传达。"

"没有什么话，"朵纳基尔德道；"不过，我想你可以休息一夜，明天或可有话请你转达。"

使者留宿，狂饮了一顿，酣然入睡，象一只猪一样，那时他的信件就从匣中被偷去了；另换了一封假造的信，内容恶毒，就算是巡吏写给国王的。信中说，"王后生下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谁都不敢留它在堡寨中。这个生母是个妖物，因魔幻之力而来，谁也不愿接近她。"

国王见信，愁上心来，但不向任何人倾吐苦衷，亲自回了一信说，"我现已诚信基督，永远欢承着他的意志。上帝，愿你的意念降临；我的一切愿望都由你主宰。我的家人侍臣必须守护着我的妻和子，不论他们是美是丑，等我回家再作道理。当基督回心转意的时候，他自然会赐我一个比较惬意的儿子。"他独自悲痛着，封好了信交给使者，叫他立即送回。

啊，醉酒的使者，你的呼吸急促，你的脸变了相，你的两腿颠跛。你守不住任何秘密，你的头脑昏愦，你和鸟鹊一样喋喋不休。酒喝醉了，自然就泄漏机密。啊，朵纳基尔德，你的残暴没有文字可以描述！惟有将你交给魔鬼，由他去宣扬你的罪行吧！滚开，禽兽；不，我说错了，滚开，妖魔！我敢说，你虽在地面上行

走，你的灵魂已贬进了地狱。

使者回来，仍旧先到母后宫前下马，她十分高兴，竭力使他高兴快乐。他喝着酒，把腰带都胀紧了，整夜和猪一样睡眠打鼾。他所携带的信件又被偷了，换上的假信这样写着，“国王命他的巡吏立刻驱逐康丝顿司出境，至多停留到三天，多一小时也不行，否则处以绞刑；他必须将她和孩子以及她自己的一切物品放进原船，航海而去，不准返回。”呀，康丝顿司，难怪在朵纳基尔德捏造文书时你心中发颤，你的梦呓都充满着悲吟了！

第二天使者醒来，径直投向堡寨，把信件交给巡吏。他见了这残忍的内容，不断叫苦，“基督，这个人世何能久存？”他道，“世上多少犯罪的人；上帝啊，你既是公正的，你怎能听凭无辜之人死亡，而让恶毒的人得意掌权？啊，善良的康丝顿司！要我来亲手加害于你，否则我就遭受冤死，这是何等惨痛的事。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堡寨中人听到国王信中所言，老少同声悲泣起来。第四天康丝顿司苍白着脸来到船边；她忍受着基督的意愿，跪在岸边诉说道，“上帝，你的意志惟有永远顺从！在我和你们各位同住陆地上的时候，天意拯救了我，使我不受诬告，不受陷害，所以在大海中天意一定会同样赐我平安，不受残害与侮辱，虽然我不懂得事理的究竟。他同过去一样具有威力。我信托他和他的圣母，她就是我的帆和舵。”她的婴儿在怀中哭泣，她悲痛地跪诉道，“不要做声，孩儿，我不会害你的。”她拉下头巾，遮掩着婴孩的眼，抚慰他入睡。然后她仰视天空，说道，“圣母马利亚，圣洁之光，的确，由于女子被诱，人们失去了乐土，永遭死亡；而你的人子被钉上了十字架，遍体鳞伤。你的圣眼曾见到他受尽酷刑；那是任何人未受过的苦痛。你还亲眼见到你的人子被杀；而此刻我的孩子

却仍健在。圣母呀，受难的人都向你求援，你是女子的光荣，躲难的所在，白昼的明星，愿你怜恤我的孩子，以你的神灵怜悯每一个可怜悯的人！呀，孩子！你是无辜的，你有何罪？为什么你那残酷的父亲要毁灭你呢？啊，救救我，好巡吏！让我的孩子留下和你同住吧。但你如果不敢救他，以他父亲的名义吻他一次吧。”她回头向岸上看了一眼，说道，“再会了，无情的丈夫！”然后站起来走下海岸，上了船。大家跟她走着，她抚摸着她怀中哭泣的孩子，向众人告别，一面自己虔诚地画着十字，走进船去。

船上食粮很多，够她维持很久；其他必需品也有不少，感谢上帝。愿上天控制风云，送她回家乡吧！如此，她飘过大海，我不多讲了。

第二部完

第三部开始

过了不久，厄拉王回到堡寨，问到他的妻儿。巡吏心中打颤，只得把一切经过讲了；并给国王看他的字迹和印鉴。“君王，你既命令我，不从就要处死，因此不得不照办。”使者上了刑，一五一十都招认了，说出他一夜一夜住在哪里；于是用尽智巧，详细查究，他们猜中了恶计的来源。信件的笔迹和一切罪恶的行动都查明了；不过查验的经过我也无从得知。结果是，人们可以在古书上读到，厄拉杀了他的母后，因为她背叛了当初的誓言，这样，老朵纳基尔德结束了她那罪恶的生命！但厄拉日夜为他的妻儿悲痛，那是任何巧舌的人也说不尽的。现在我回到康丝顿司。

上天命定，她在海上漂泊了何止五年，千辛万苦，最后到达

了陆地。海水将她母子冲上了岸，岸上是一座异教徒的堡垒。普救众生的天帝没有忘记康丝顿司。堡垒中走出许多人来观看。简单说来，一天晚上，堡主的管家，一个违反信仰的恶棍，独自来到船上；说他要向她求欢，不管她愿不愿意。那时这可怜的女子确是伤心无地；母子俩悲号起来。可是圣灵的马利亚立予救护，当她使劲挣扎的时候，恶棍忽被推进了海水，也是他罪有应得，淹死水中。这样，基督保住了康丝顿司的洁白之身。

啊，恶浊的淫心！这就是你的结局！你不但染污人们的心意，并损害人们的肉身；你的一切勾当都起于昏聩，而结果是愁惨。许多人得过经验，不但在这类的行动中可以戕害自身，就在这意念发动时，已经腐蚀了心灵。这位柔弱女子怎能有偌大的体力，竟能击退了这个恶棍呢？啊，歌利亚呀，你岂不是一个巨人吗？大卫年纪很轻，武器卑劣，他又如何能将你打得翻不了身呢？他如何胆敢正视你那狞恶的脸呢？人们可以知道，无非是神的力量帮助了他。又是谁给了朱狄司一颗坚强的心，去营幕中杀死贺洛奋斯的呢？①她居然能将神的子民救出了苦难。所以我说，正如上帝在他们忧患之中赐予神力，因此他一样可以给康丝顿司相当的力量。如是，她的船通过休达和直布罗陀之间的峡口，东、南、西、北，被风浪吹逐着，不知过了多少无情的岁月，直等到圣母——愿她得福——洪恩降临，结束了她的苦难。

现在我们暂且放开康丝顿司，而讲到罗马国王。从叙利亚的来信中，他得知基督徒被屠杀，他的女儿受尽摧残，那恶毒的苏丹母后在席间杀尽了大小宾客。为了向叙利亚人兴兵问罪，他

---

① 朱狄司杀贺洛奋斯的事见《圣经》伪经，可参阅后面《僧士的故事》中贺洛奋斯一段。

下了圣旨，派去一位大臣和许多将领。军马到处烧杀，连日摧毁，大胜而归。在他们凯旋返国的途中，大臣在海上瞥见一艘船只，飘泊着煞是可怜，而康丝顿司就坐在这船中。他全不知道她是何人，也不知究竟；她不肯说出她的身份，宁愿一死。他将她带回罗马，把这母子交给他自己的夫人；在这里住了相当时日，她行着善事，光耀上帝。大臣夫人原来就是她的姑母，但她并不知道。这里我们暂将康丝顿司交在大臣夫人的庇护之下，且回到厄拉王，当时他正为妻儿悲哭不已。

厄拉王杀了母后，到了一天，自觉悔恨交加，决心来罗马，求得忏罪。他把大小心事都要交由罗马教皇代为裁处，并祈求耶稣基督宽恕他一切恶劣行为。骑卒做着前导，在罗马城中传示厄拉王亲来朝拜。大臣和从者都骑马出迎，这本是当时的仪节，一面炫耀自己的殷勤，一面表示对一国君王的敬意。大臣热烈欢迎着厄拉王；互相表达了念慕之情。不到一两天，大臣宴请厄拉王，简言之，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康丝顿司的儿子也同到宴会。有人说是康丝顿司请大臣带他去赴宴的。我不能一点一滴地细讲。总之，他到了宴会；他母亲叮嘱他在进食的时候，站着细察国王的面容。厄拉王见了他心中十分惊异，因问大臣道，“这个站在那边的俊美孩子是谁家的？”

“上帝和约翰在上，”他答道，“我不知道！他有一个母亲，但不知他有父亲；”于是他简单陈述了这孩子被找到的经过。“上帝知道，”大臣续道，“他的母亲品德超群，是世上妇女中我所从未见过、或听过的。我敢说，她宁愿刀尖刺进胸膛，却决不肯做一个罪恶之人；谁也不能勉强她的意志。”

这孩子和康丝顿司十分相似，天下找不到另一个。厄拉心中铭刻着她的容颜，沉思着，猜测这孩子的母亲也许就是他的妻。

他暗地叹息，马上离开了席间。“我的天呀！”他想，“我的脑海中浮起了一幅幻影。照理说，我的妻应已沉溺海底了。”可是他又反复推论着，“我怎能知道不是基督又将她送到此地，正如他曾将她从另一个远国送给了我一样呢？”

午后，厄拉同来大臣家中，想证实这件奇事。大臣十分尊敬，立即吩咐康丝顿司出来赴会。老实说，她已料到请她是何用意，马上她的腿都站不稳了，如何还能参加舞会呢！厄拉见了妻子，殷切地打着招呼，忍不住哭泣起来，人人见了也无不伤痛。他一眼就认识了她是自己的妻子。但她悲上心头，呆立着象木鸡一般；她想起他的残忍，痛苦锁住了她的心，在他面前昏倒两次。他哭泣着为自己苦辩：“愿上帝和所有的光明圣徒赐福，饶恕我的灵魂，你的苦难和与你面容酷似的麦列斯所遭遇的灾厄，都不是我所招致的。不然的话，愿让魔鬼当场把我攫去！”

许久，他俩哭泣着，不能平静下来；人人听了无不同情，他俩反因而更加悲痛无已。我求你们大家恕我，我不能整天讲他们如何伤心，愁痛使我也疲竭了。到了最后，真相已明，并非厄拉造成了她的苦难，因此他俩拥吻何止百次。他俩的幸福，除却永生之乐以外，是天地间谁都没有见过的，以后也永远不会再现。

她于是温和地请求丈夫，为了使她可以摆脱多年的苦痛，约定一天，专邀她的父亲来赴宴；还求他不可对她的父亲提起她是何人。有人说是那孩子麦列斯去送信给罗马国王的。但是我相信厄拉不致如此愚蠢，派一个小孩去见一国的帝王，一个基督教国的主要人物；还是说他自己去邀请的为是。罗马王非常谦逊，应允赴宴，我在古书上看到，在席间他曾注视那孩子，心中想着女儿。厄拉来到寓所，尽力筹备一席好菜。到了次日，厄拉和他的妻准备接待帝王，高高兴兴骑马出迎。她见了父亲，就下马跪

地。"父亲，"她道，"你的小女康丝顿司已完全不在你心上了。但我就是你送去叙利亚的那个女儿康丝顿司。父亲，我就是当初被你放出海外听人戕害的女儿。现在，亲爱的父亲，我请求你怜悯我。不要再送我到异国去了，感谢这位善良的人，我的主子。"

三人骨肉重圆，苦尽甘来，谁能说得尽他们的喜悦？但我的故事应该结束了；时辰过得好快，我不该再拖长了。这几位仁心慈肠的人就座进餐，我将让他们去竭尽天伦团聚之乐，那是我所难以道其万一的。

那孩子麦列斯后来被教皇封为罗马帝王，做了一个好基督徒，拥护着基督教会。但这些事我不讲了，我这个故事讲的是康丝顿司。在古罗马史上大家可以读到麦列斯的一生事迹；我想不起来了。厄拉王到时候带着他的圣洁的爱妻回到英格兰，过着快乐平安的生活。

可是这世上的快乐是不能持久的，大家该知道；时间是不停留的，日日夜夜在变动着。谁能过着完全满意的一天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激愤或渴想，或是恐惧、忌妒、骄矜、激情和危害？我讲这些话，为的是厄拉和康丝顿司的快乐生活过得太短了。无情的死亡在一年之后就把厄拉搜去；让我们为他的灵魂求神赐福！康丝顿司为他举哀，最后回到罗马。她见到她的亲友都还健在；她就这样结束了这多难的一生。她重见父亲时跪在地上，心中悲喜交加，不禁哭泣起来，她赞美上帝的威力，何止万次。父女两人为善到老，终其天年，再没有分离。

再会了，我的故事终结了。伟大的耶稣基督，在人们悲哀之后送来幸福，愿你加恩，保佑我们这些人。阿们。

律师的故事完

律师的故事收场语

我们的客店老板站起在马镫上，说道，“各位请听我说。这是一篇于人有益的故事。教区牧师先生，为了上帝的神骨，讲一个故事来听，是你同意过的。上帝有尊严，你们这些读过古书的人肚子里装的好货是不少的。”

牧师答道，“上帝祝福我，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这样不怕罪过，乱赌着咒？”

我们的老板回道，“嘿，约翰金，你在那里么？风中吹过一阵洛拉徒的臭气来。怎么啦，各位等一下，听哪，为上帝所受的苦难，我们要听他说教了。这位洛拉徒要教训我们一番呢！”①

“去他的，我的爸爸有灵，”船手道。“不要他在此说教，也不要他来讲解什么福音。我们都信一个唯一伟大的神；而他老是要来找麻烦，或在麦田里撒稗子②。所以，我让你预防，我是个好玩的人，由我来讲一个故事，我将打起响铃，把大家唤醒来！不是什么哲理、或医学，也不是莫名其妙的法律文字。我肚子里的拉丁是不多的！”

---

① 这里因为牧师不愿听赌咒，老板和船手都叫他洛拉徒；原来洛拉徒就是当时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的信徒。

② “在麦田里撒稗子”的原意与“良莠不齐”相似。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至三十节的一段寓言。

巴斯妇的故事[1]

巴斯妇的故事开场语

“经验，在世上虽算不得什么权威，但作为我谈论婚姻烦恼的根据却尽够了；因为自从我十三岁以来，诸位，我感谢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门口我已接待过五个丈夫，我已结婚五次之多，——他们各人的地位和情况虽然不同，倒也各有千秋。但不久以前，我曾听人说起，基督只参加过一次婚礼，在加利利的迦拿地方；由他这个例子看来，他是教我不应结婚一次以上的。罗，且听，神凡合一的耶稣在井边，责备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话说得何等严厉：‘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他道，‘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他确是如此说的。他究竟是何用意，我不能说；但我却要问，为什么那第五个不是这撒玛利亚妇人的丈夫呢？她应该和几个人结婚呢？在我一生中还没有听说过一个确定的数字。人们尽可上下猜度，我只知道上帝曾命我们滋长生育；关于这一点的经典，我是十分明白的。我并且知道他还说过，我的丈夫应该离开父母而来就我。不过他没有讲明数字，再婚两次，或八次；人们又何必要诟骂这件事呢？

“罗，请看所罗门先生，那位贤明的国王；我相信他不止一个妻子。愿上帝准我有他半数的滋润机会！他有那样多的妻妾，是何等天赐的幸福啊！现今世上的人已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了。天

晓得这位高贵的国王，我想来，和每个妻妾在新婚之夜，都有过无限的快乐，他的命运真好！祝福上帝，我也结了五次婚！他们都是经我选择出来，在体力方面和金钱方面是最美满的。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在不同的工作上愈多操练，确可造就出尽善尽美的技匠来；经过了五个丈夫，我也成为这一门的学问的专家了。我欢迎第六个来，不论何时。

"老实说，我不愿完全守节。我的丈夫辞别了世界，马上又一个耶教信徒来娶我，象圣徒所言，到了那时，上帝自会让我自由改嫁。他说，结婚不是犯罪，出嫁比让欲火攻心好些。人们说起拉麦重婚，骂他无耻，可是这与我何干？我知道亚伯拉罕和雅各都是圣人，据我所知，他们就有两个以上的妻子，还有许多其他圣徒也是一样。你们何曾见过天神明白禁止结婚？我求你们告诉我。或是他在哪里规定了童贞这一条的？我和你们都一样清楚这一层，当圣徒论贞洁时，曾说他提不出什么戒律来。也许有规劝女子守身不嫁的，可是规劝并非律令。他是让我们自主的，因为上帝如令女子守贞，那就是说他禁止结婚。而事实上，假如不下种子，处女又何由得生呢？保罗未得他主子授命是不敢颁令的。贞节的锦标树立着，谁能夺取，谁就可得到手，只看谁跑得快。可是这句话也非任何人都可引用的，惟有神赐的天才方能取得。圣徒是贞洁的，我很清楚，可是他虽写着愿每个人都学他的模样，这句话还不过是规劝贞操的意思。他却给了我嫁人的自由；所以我不怕羞，也不怕人责我再婚，我的配偶死

---

① 这一长段讽刺式的自白，一方面是根据一连串的讽刺作品的结晶，一方面十分锋利地、毫不掩饰地显露出一个中世纪社会中有血有肉的妇女典型。全篇中许多引证是取自第四、五世纪的一个拉丁教会长老圣哲罗姆所著讽刺作品，内有一部分是希腊作者希奥夫拉斯塔的《婚姻宝库》的翻译。

了，我就可以改嫁。男人能不与女人接触就最好，因为把火同麻屑放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你们该知道这是譬喻什么。总起来说，这圣徒认为守贞胜于不稳固的婚姻。可是我把一切婚姻都称为不稳固的，除非夫妇能够终身禁欲。

“我承认，把守贞看得比重婚胜过一筹，我并不反对。她们愿将身心同样保持洁白，我也不必夸耀我自己的实情。你们也知道一位贵爵的邸宅内不能每件器皿都用金制，也有几件是木质的，而且也可以有它们的功用。上帝的呼唤各有不同，各人的天赋也有参差，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全凭上帝的意志而分配。贞洁和诚心的节欲都是很高尚的道德，但基督是美德之祖，他却并未叫每个人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分给穷人，以跟随他的踪迹而去。他的话是对那些能有高远造就的人讲的；可是，请诸位原谅，我却不是其中的一个。我愿将我的生命之花奉献于婚姻中的动作与果实。

“请你告诉我，人们传种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制造一个人出来？当然造成一个人决非无的放矢。由你怎样支吾其辞，转弯抹角，造出人来为的就是清除精液，我们男女可以彼此赏识，并没有其他的奥妙；你能说不是吗？经验告诉我的就是这回事，愿道学先生们不要生气，我说，造人出来为的是两件事，这就是说，为了一个任务，也为了取乐，这并不会忤犯神意的。为什么人们要在书上写着，男子应向女人还债呢？他倘若不利用她的工具，他又如何付债呢？因此做一个人必须清除液汁也必须行乐赏趣。

“我却也不是说人人既有那样的配备，因而人人都应结婚，这样讲来岂不贞操失去了意义？基督虽变成人形，却仍是贞洁的，并且自从天地初创以来，多少圣者也都是如此。我对于贞德

全无菲薄之意；它是提炼了的麦子做成的面包，让我们这些出嫁的妇人被唤做大麦面包好了；可是《马可福音》中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却用大麦饼饲养过多少人呢。在上帝召唤时我是什么身份，我必守住，我是不顽强的。为妻的工具我必依上帝所赐而尽量利用。我若矫情作态，愿上帝给我愁苦！我的丈夫想付债时，无论早晚都可放肆。我决不退让；我要一个丈夫做我的债户与奴仆；在我做他的妻子的时期中，他的肉体上将受到相当的苦难。我活着一天，我就可以控制他的身子，他却不能控制我。圣徒所传授给我们的正是如此，并令我们的丈夫善爱我们。这一切说法我是很听得进耳的。”

那赦罪僧立即跳起来插嘴道，“主妇，上帝和圣约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你确是个了不起的传道师！我正想娶个老婆；可是我何必让我的肉体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呢？我今天还是不娶妻吧。”

“且等一下，我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呢，”她道。“在我结束之前，你还有一大桶的酒喝呢，而这桶酒恐怕就不如麦酒好喝。等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了，等你听到了在这婚姻生活中所受的考验——我本人就是这中间的毒辣手——你再去评量抉择，愿不愿意喝一口我打开的酒樽里的东西。当心，趁你还没有陷得太深；我还有上十个事例要讲哩。谁若不能把旁人做前车之鉴，旁人便会把他做前车之鉴了；这句话是托勒密讲的，读他的天文学论著就知道了。”①

“主妇，”赦罪僧道，“我求你继续发挥你的宏论，不要饶过一个人，把你的经验拿出来教导我们年轻人。”

“好的，”她道，“只要你愿听，可是我却要请大家不要错怪了

① 参阅本书第六十四页注②。

我的意思，我这样任性谈着，无非是我秉性好耍。现在我再继续讲下去。如果关于我的几个丈夫，我捏造了任何假话，我愿再也尝不到一滴麦酒。我说，他们中间有三个是好的，两个是坏的。三个好人，富有而年高，他们差不多不能实行对我的条件；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吧！上帝助我，我想起晚上如何逼得他们可怜，不免好笑！我认为没有占到他们的便宜。他们给了我产业财宝；我不用再花力气去博取他们的爱或去奉承他们了。他们十分爱我，所以我就不再珍视他们的爱了！一个明达的女子老是在没有爱时就努力求爱，但我既然掌握了他们，取得了他们的一切财产，我又何必再花心机去求欢呢？无非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和快乐？我控制着他们，许多晚上，他们叹息！我想厄色克斯的邓摩地方偿给新婚和谐夫妇的腌肉不见得会给他们领到手。① 我定出规条来管住他们，使他们十分和顺，每一个都由街市上带漂亮东西给我，并且无不觉得是幸福愉快的事。我若和颜对他们，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上天知道，我骂起来是凶恶不可当的。

"请听哪，聪明的妇女们，且听我对付的方法是何等狡诈。你们该这样讲话，该这样咬紧他们，说他们错了，反正男子是比不上女人那样善于发誓撒谎的。我这句话不是为贤明的妻子而言的，不过她们有时也有不够贤明的地方，因此不妨一听。一个贤明的妻子如知道怎样抵制丈夫，应能使他相信饶舌鸟已发了疯，且拉过婢女来证实；现在请听我是怎样应付的。②

---

① 厄色克斯的邓摩地方有这样一个风俗：夫妇新婚一年之后，如能发誓说他俩一年来没有吵嘴，彼此婚后绝无后悔之意，即使两人再初次相识仍可结婚，他俩就可拿到一块腌肉，作为庆贺。

② 饶舌鸟是指一个妒心很重的丈夫所养的一只能说话的鸟，以监视他妻子的行动，妻子要自辩就说这只鸟发疯胡说，结果丈夫把鸟杀死了。参看《天方夜谭》，以及本书后面《伙食经理的故事》。

"'你这老糊涂蛋，这就是你的勾当吗？为什么邻家妻子那样好看？她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而我却没有好衣饰，只得困守家中。你去邻家做什么？她就那么美？你爱上了她？你对婢女私语些什么？天有眼！你这贪色老汉，莫开玩笑了！我无辜地接待着朋友闲谈，或去他家玩耍，你却象魔鬼一样咒骂我！你醉得象一只老鼠回来，还坐在凳子上教训人，魔鬼找到你！你告诉我，娶了一个穷女人真倒霉，不合算，可是她若有钱有势，你又说受不了她的傲慢。她如果好看，你说贪色之徒都要来找她；你这坏蛋。你说女子四面受围攻是不能久守贞洁的。你说有人要我们的钱，有人看上我们的身段，有的看上我们的美貌，有的因为我们能歌舞，有的因为我们的姿态和欢笑，有的还看上我们的嫩手和细细的臂膀；这样，依你说来，一切都以魔鬼为最终目的。你说一座城堡四面受敌，久而久之，谁也把守不住。如果女子丑陋，你就说她看见男人就垂涎，象一只小狗向他扑去，直等她找到人和她讲价为止。你说没有一只灰色鹅下水不追逐配偶；又说一件人人不情愿的事是很难勉强的。'

"'你这不中用的老东西，你上床的时候这样说，聪明人不必结婚，想进天堂的人也可不必。你这老朽的头颅该被轰雷闪电击成两半！你说漏雨的房子、熏烟，以及谩骂终日的妻子，都会逼得男人跑出家去；呀！天照看！这样一个老头儿竟如此恶骂起来。你说我们做妻子的老是遮掩我们的缺陷，除非逼紧了才肯透露出来——这简直是一个坏蛋所用的口头禅！你说牛、驴、马、狗，常常要先验一下，然后出钱买来；其他盆、盥、匙、凳、壶、布、衣等家常用品，也无不如此；可是人们却不先把妻试一下然后再娶回家来，老坏蛋！你说，如能那样，我们的丑恶岂不都显露出来了！'

"'你又说我心里不会高兴，除非你老是称誉我美，熟视着我的脸，到处称我为"美丽的夫人"；除非你在我的生日开个宴会，给我艳丽的新衣穿；除非你优待我的保姆，我的侍婢，和我父亲家中的人——你这些话，简直是一个陈腐的桶，装满着谎话。'

"'你还怀疑学徒荆纳金，以为他故意卷起金亮的头发，因他前前后后侍候着我，可是你猜测错了。我不会要他，哪怕你明天就死去！你且告诉我，你这倒霉蛋，为什么你把箱子钥匙藏起不给我知道？天晓得，你的那些东西，同时也是我的！为什么你要欺瞒一家的主妇？有我的主圣雅各在此，管你怎样发狂，你总不能又控制我的身子，又管辖我的财物；你虽长着两只眼，这两件中间，你必须放弃一件才是。'

"'为什么你老在探察我，窥视我？我看你简直想把我锁进箱子去才好！你该说，"妻子，你愿去哪里就去，趁你自己的高兴，我不会听信谣言。我知道你是一个真心的妻，阿丽丝！"男子如果专事留心我们的行踪，我们决不会爱他，我们愿有自由。那位聪明的星象学家托勒密先生，愿他得福，他在书中写着这样的名句：

他若不管谁在世上称霸，
他的学问就算是到了家。

这句名言的意义是说，你既一切都有了，他人怎样享受，于你有何相干呢？因为老实说，你这老糊涂，我的一切，你已占有了。谁若不让人在他的灯上点烛，未免吝啬过分；天晓得，人家何尝减少了你半点灯光呢？所以你自己满足了，就不用再埋怨了。'

"'你还说，我们如果穿得漂亮讲究，我们的贞操就有危险；可是，你这倒霉的，你应该引出圣徒的话来说明一下："愿女人廉

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价钱贵的衣裳为装饰。"你自己的那些规章可不在我眼里。你又说，我象一只猫，因为谁若烫了猫的皮，它就留住在家，再也不走了；但如果它的皮毛光润美观，它决不肯停留半天，在天明之前，就要去出风头咪叫起来。这就是说，混蛋东西，我若好看，我就会跑出去卖弄风骚了。'

"'老糊涂虫，你窥探我有什么用呢？即使你请了阿格斯，百眼看伺着我，可是非我心所愿，他决难于看守得住，我还可设法蒙蔽他呢！'

"'你又说，世上有三件东西害人，而第四件是无人抵挡得了的。啊！好个坏蛋，愿耶稣缩短你的寿命！你却老在高谈着，说女人就是这些祸害之一。难道你没有旁的引证可以阐明你的道理吗？就非把一个不幸的妻子拖累进去吗？'

"'你还把女人的爱譬做地狱，或干枯的荒地。你譬做野火，烧得愈炽，愈放纵狂焚，直到一切都烧尽为止。你说妻子就象啮树的虫一样，蚕食她的丈夫；这是一般受女人束缚的人都明了的。'"

"诸位，我就这样咬住我的年老丈夫们，说他们在酒醉时讲了这些话；其实都是我捏造的，可是我引出荆纳金来，还有我的侄女，替我做证人。啊！上帝哪！我给他们尝过多少苦头，却全是无辜的；十字架上的神啊！我可以象一匹马那样咬啮和哀鸣。我会诉怨，虽然我是罪人，却不得不如此，否则我就无以自救了。谁先到磨坊谁先推磨，我先着手诉苦，一场斗争才就此告终。他们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却立刻讨饶求恕。我可以诬说他们和淫妇来往，其实他病得站都站不稳。他以为我很爱他，撩得他心上发慌！我发誓说每夜出去，是窥视他和淫妇求欢，借了这个题目

我要得他打转。这些聪明都是生来的，欺骗、哭泣与饶舌，是上帝赐给女人的性能，她活一天就要把这套把戏玩一天。

“所以我有一点是足以自夸的，到头来各方面总是我占便宜，无论是用狡诈，或用强力，或用某种圈套，如不断的嚼舌埋怨等法术。尤其夜间在床头，我若觉察着他的手臂伸到我的身旁，我就马上起床，那时我就骂个不亦乐乎，他们再也不要想能快活一下，除非他付清了新旧债务之后才会饶他。所以我把这话赠送给每个男子，谁有本领尽可得彩，每件物品都是有定价的。空手引不出老鹰来。为了要获利，我听其所欲，假装高兴，其实腌肉的美味我从未尝过，不管是邓摩来的，或是旁处出产；我反正想骂他个不休。就是有教皇坐在他们旁边，我还是不能让他们安顿进餐。我一个字也不放松，愿天神助我，即使此刻订下规约，我仍是不会欠他们一个字。我诡计多端，逼得他们非投降不可，否则就永无安宁。虽然他长得象一只猛狮，最后他终归是失败的。

“我就这样说道，‘好心肝，你看我们的绵羊维尔金是何等柔顺！走近些，我的郎君，让我亲你的脸！你应忍耐和蔼，心上放宽厚些；你既常常提起约伯，称他能忍。你讲得这样好，就应能耐烦到底；除非你能做到这点，我们还得提醒你，情愿妻子安静为妙。的确，我你两人中间，总得有一个屈服才是，而男子既比较的讲理些，你当然就得委屈一下。你何必这样怨声唏嘘呢？是不是你想取得我的一切呢？那末，一切都交给你好了！彼得！我要诅咒你了，除非你爱得真诚；我若出卖我的心，我尽可象鲜花那样摇摆；但我仍是专为你保留着呢。老实告诉你，是你错了。’我们中间曾有过这样一段谈话。现在我来讲一讲我的第四个丈夫。

“他是一个无赖，这就是说，他有一个情妇；我那时还年轻，活泼，健壮，象喜鹊一样快乐。我能配合着琴调跳舞，象夜莺那样歌唱，只要能喝到一口甜酒。默德利斯那恶棍，畜生，他拿起棍子就打死了他的妻，因她喝了一点酒，可是这吓不倒我，我还是要喝我的酒，即使我做了他的妻！酒后我就想维娜丝，因为天寒自然降雹，嘴里尝够了酒肴就可以引起淫欲。女子醺醉了就无法自制，纵欲的人是知道的。啊，上天，上天！我想我曾一度年轻快活，我心底里都会作痒。直到今天我觉得曾经及时行乐过，想来不免满心快慰。可是，光阴的侵蚀，毒害了一切，把我的精力和美貌都给消磨了。算了，再见吧！让魔鬼跟着跑！面粉已飞散了，再也集不拢了；现在我惟有把糠麸卖个好价钱出来；可是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寻求快乐。

“现在谈到我的第四个丈夫。我说他喜爱另一个人，我心上十分怨恨。但有上帝和圣约翰① 为证，他却偿清了债！我用了同样的木材做一根棍子打他的背；并不是丑态毕露地牺牲我的身子，却是激动他的怒气和醋意，让他在自己的油里煎熬，人人看得喝彩。天哪！我简直是他在人世间的涤罪所，为此我希望此刻他的灵魂可以进入天堂了。上天知道，他的鞋子夹得他痛的时候，他常常只好坐着歌唱②。除掉上帝和他自己，谁不知道我害得他苦。我从耶路撒冷回来时，他就死了，躺在礼拜堂里；他的坟墓建得并不好，远不如希腊画家阿巴利斯所设计的大利乌王墓③；花钱去葬他，本是可惜。让他去吧，他已进了坟，入了土，

---

① 圣约翰是布列塔尼的一个圣教徒。

② 鞋子夹得痛就是说暗中吃了苦。

③ 大利乌是公元前第五世纪波斯王。他的坟墓是有名的瑰丽建筑。

愿上帝安顿他的幽灵。

“现在我要讲我的第五个丈夫了。上帝莫把他的灵魂降进了地狱；可是他却待我最恶；我想起来就觉得肋骨都排成了一行，直到生命的尽头为止。他在床上最是新鲜活泼，很能花言巧语哄我，虽然我每根骨头都被他打到了，却马上又可骗回我的爱去。我相信我最爱他，因他对我最吝惜他的爱。老实讲，我们女人在这件事上很古怪；专看那样东西不易到手，却偏要终日渴求，泣诉不已。不让我们到手，我们反热望着；勉强我们收纳，我们却要跑开。怠慢我们，我们就老本都要搬出来；市场上人挤人，物品就值钱了，价钱便宜，就无人过问：这是每个聪明女子都知道的。

“我的第五个丈夫，上帝祝福他的灵魂！我嫁给他却是为了爱，不是为了钱。他原是牛津的学员，离校后住在我同城的教母家里；愿上帝看护她的灵魂！她的名字叫做阿丽生。她最懂得我的心思，比区教士还要清楚些。我一切事都和她商量。就是我从前的丈夫在墙上撒了尿，或犯了一件命案，我把他的秘密都照实告诉她，另外我还告诉一个有身份的妇人，和我所最喜欢的侄女。上帝知道我是常常这样做的，常使他急得脸红，羞得发热，自悔不该把这么大的秘密让我知道。

“所以有一次，在复活斋节的时候——我常去看我的教母，因我一向爱热闹，在三、四、五月里由一家串到一家，听些长短的消息，——学员荆金，教母阿丽生和我自己去田野游逛。斋节许多天，我的丈夫老在伦敦，我就更有工夫玩耍，出去观看形形色色的人们，自己也好出些风头。谁知道幸运在何时何地会降临呢？于是我去斋戒，到巡会，参加祈祷和朝拜，看会戏，贺婚礼，身上穿戴着深红衣帽。说也奇怪，这些衣帽一点也没有被虫蠹

损害，你知道是何缘故？原来是我用得小心。

“且让我来讲那天的事。我说，我们在田野游耍，学员和我两人后来谈得高兴，我假定哪一天丈夫死了，他可以娶我。我并不是自夸，对于婚姻或任何事，我向来就有预知的本领。我认为一个小鼠的心眼儿最没有出息，只知道钻一个洞，这个洞钻不进就一切都失败了。我使得他相信我受了他的诱惑，——原是我的教母传授给我的法术。我说我通宵梦见他，似乎我仰卧在床上，他要来杀我，满床流着血；我却盼望他会带好运气来，因为有人告诉我，血暗示金子。其实这些话都是我捏造的；我何曾做了这样的梦，这全是教母教我的，此外她还教了我许多旁的把戏。

“但是，现在，诸位，我来看看，再讲什么呢？啊哈！天哪！又有了。我第四个丈夫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哭个不停，满脸愁容，做妻子的都不得不如此，那是风俗，我所以也把布巾蒙着脸。但自从找到了一个新的配偶，我就哭得很少了，这是实话。早上邻人们把我的丈夫抬到礼拜堂去，他们都为他哀悼；其中有一个就是学员荆金。愿上帝助我，我见他跟着棺材走，觉得他的一双脚和腿好生洁净嫩美，我的一颗心整个就为他倾倒了。他才二十岁，而老实讲我已有四十；可是我生性轻薄，我的牙齿是裂开的，这于我倒很合适；我有的是圣维娜丝的胎记。上帝助我！我很健旺、长得不坏、有钱、年轻、得意；的确，我的丈夫们都说过，我有一个最好的宝贝。无疑的，我的情肠属维娜丝（金星），我的心田属马尔斯（火星）。维娜丝使我放荡，马尔斯使我坚忍；我出生时火星高照金牛宫座。啊，爱情何尝是罪恶！我一向依从着我的星宿；因此我的闺房抵不住任何好男子。同时我的脸上和腰间都印有马尔斯的胎记。我始终不肯循规蹈矩，老是从心所欲，不论他是高是矮，是黑是白；只消他能满足我，就顾不着他的贫

富，或是地位的高低了。

"何用我多说？一个月过了，这可喜的漂亮学员荆金娶了我。一时很是排场；我把旁人给我的所有地产财物都交给了他。但后来我很是懊悔，他满不按照我的心意而行。天哪，他有一次居然打了我的脸颊！那是因为我撕去了他的一页书，我的耳朵竟被他打聋了。我象母狮一样固执，我的三寸舌头掉转起来和开了话匣似的，同以前一样，我由一家走到一家，他虽已立誓不准，我也不管；他常常说经讲教，把古罗马史事① 譬喻给我听，叙述该勒斯如何脱离他的妻，一生抛弃了她，并不为什么事，只为了他有一天见她未蒙头就向窗外探视了一下。他又引了另一个罗马人也离开了妻子，因为她没有通知，擅自参与了夏令游艺会。他还在《圣经》里找出传道教士的一条箴言，严禁妻子出外游玩。他竟还这样诵读着：

谁若全用柳枝编成屋，
或在休耕田上骑盲马，
或让妻子去进香赶路，
他就该被吊死在绞架。②

可是全不相干，我没有把他的箴言经典听进半个字，根本不受他的规劝。谁指点我的错处，就惹起我的恨；上帝知道，我们女人中许多人都是这样，不只我一个。这使他对我生气，我却并不能因而让步。

---

① 中世纪学校中多用某种史话作拉丁文教本，所谓罗马史事并非正式历史。
② 这里的传道教士的箴言乃引自《圣经》伪经部分。四行诗句乃取自古谚。

"圣托马斯在上,现在我要讲为什么我撕了他一页书,以致我的耳朵被他打聋。他有一本常念的书,日夜舍不了;书名《伐勒利司与希奥夫拉斯塔》①,他读着就要笑个不休。还有从前罗马有个学者,名圣哲罗姆,是一个主教,写了一本攻击佐维宁的书;此外还有妥徒林、克列西泼斯、屈罗徒拉,以及蔼洛伊丝,②巴黎附近的一个女教士,以及所罗门的寓言,奥维德的《爱的艺术》,等等,这许多书籍合订成一册。每天他外面的事做完了,有空暇就沉溺在这本笑骂恶妇的书里,他所知道的恶妇故事比《圣经》所载的良妻还多。靠得住,要书生来称扬妇女是不可能的,只有圣徒的传记可以除外。告诉我,是谁画狮子的?③天哪,假若史乘由女子编述,象教士们保藏在经堂里的那样多,她们所写的男子的罪恶,恐怕所有亚当的子孙,都还偿不清呢。默格雷和维娜丝的子孙④,行为是恰巧相反的;默格雷爱智慧学识,维娜丝爱奢靡淫逸。因为两方性情不同,彼此就褒贬互异了。在鱼星座里默格雷(水星)被压,维娜丝(金星)上升;而默格雷上升时,维娜丝就降落。所以没有一个女子会得书生的好评的。书生老

---

① «伐勒利司»是十二世纪作家瓦尔陀·曼帕所著书信集。«希奥夫拉斯塔»亦属论婚姻问题之书,圣哲罗姆书中有长段转载。参阅本书第一一一页注①。

② 妥徒林是第二、三世纪拉丁长老作家。克列西泼斯非作家名,可能仍由圣哲罗姆书中而来。屈罗徒拉是撒列诺派医学方面的著名女流人物。蔼洛伊丝以«致阿伯拉德情书»得名,为中世纪以来有名人物,情书中言明不能嫁与阿伯拉德的种种理由;阿伯拉德(1079—1142)乃法国经院哲学家。

③ "谁画狮子"?回答是"人画狮子",不是狮子画自己。寓言来源传自伊索,参阅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司蒂尔«旁观报»第十一期一文,写狮子对画家说:"如果我们画起来,就可以有上百的人被狮噬死,而非一人杀一狮而已。"

④ 默格雷和维娜丝的子孙是指在这两个星宿的影响之下所出生者而言。

了，无力侍候维娜丝了，就只得坐下，屈身伏案，写些女子不遵婚誓的书，噜苏不完。

“现在让我讲到原题上来，为了什么当时我撕了他的书而被打的！一天晚上，我的丈夫荆金在炉边看书，先谈夏娃，怎样因她的罪而使人类降入了苦境，怎样耶稣基督因而被害，怎样他又以心上的血赎救我们。啊，这件事证明女子是丧失神恩的起因。他谈参孙的情妇如何通敌，趁他在熟睡时，剪了他保命的头发，被敌掳去，将他两眼挖了。他又读给我听关于黑勾利斯和他的德勒纳拉的故事，她怎样使他自焚。他没有遗忘了苏格拉底吃过两个妻子的苦；色娣巴怎样将尿浇了他满头。这位圣人竟安坐如石，把头上擦干，只敢说一句话道，‘雷电未停，大雨已降！’

“他真可恶；克里特王后派西佛的妙事他认为最有味。呸！不必谈了——简直不成话——她那荒淫纵欲的事迹。至于淫火攻心杀害亲夫的克丽德纳丝脱拉，他也越读越有劲。他还告诉我，恩菲奥拉司怎么会死于希白斯，也因他的妻曷丽弗尔做了奸细，把她丈夫藏金饰针的地方，私下告诉了希腊人，于是他在希白斯就遭受了厄运。他讲丽维亚和露西利亚都谋害了丈夫；一个为恨，一个为爱。丽维亚在深夜怀着恨把丈夫毒死；露西利亚耽于淫欲，想要永远把她的丈夫占领，给他吃了春药，①未及天明他就死了。起因虽异，而惨局是相同的。

“他又讲，拉图米厄斯向他的朋友阿列曷斯哭诉，说在他花园里长着一棵树，他的三个妻子都吊在树上寻了短见。‘啊，好兄弟，’阿列曷斯道，‘送我这棵幸福树上折下的枝条一根，我好在我的花园里也栽植起来。’他又读了许多近代妻子的故事，有的趁着睡眠时下手，尸首一夜僵卧地上，而她已拥抱了情夫。有的见丈夫熟睡，把钉子锤进头去；有的用毒药谋命。他所说的命

案之多，实在不是臆想所能及的。至于他所知道的谚语，比世上的草叶还多。

“他道，‘屋里有个泼妇，不如与狮蛇同住。’又说，‘屋顶下有恶妇，不如在屋顶上高卧；她凶暴蛮横，凡是丈夫所爱，必是她所恶。’又道，‘女子脱下了衬衣，就丢开了羞惭之心。’还说，‘妇人有美没有德，譬如金环挂猪鼻。’谁能梦想到我心中是何等痛恨！我见他通夜不肯放松这本邪书，不由得我不冒火，立即抢过来撕了三页，并一拳打在他脸上，他向后仰倒在火边。于是他站起来象一只怒狮，拳打我的头，我倒卧地上，象死了一般。他见我不动，心里害怕，想逃走，我不久却醒了。‘啊，你这贼子，你杀了我吗？你为了田产要谋我的命吗？’我道，‘未死之前我还要吻你一下呢。’他走近来，温和地跪下，说道，‘亲爱的阿丽丝，上帝助我，我决不再打你了。刚才实在是你惹起来的祸。饶恕我，我恳求你！’我却又打了他的脸颊，说道，‘贼奴，我已报了仇，现在我可以死了，我也不多说了。’

“后来经过了许多磨折，我俩又言归于好。他给了我房产的主权，还有他的口和手的支配权，我要他立刻把那本书烧了。于是我用了巧妙的手腕，制服了他的一切，他说道，‘我的忠实的妻，从此以后，你要怎样就怎样；你将永保你的名誉和我的身份，’——此后我俩从未再有口角。上帝助我，我为他的爱妻，对他忠笃，由丹麦到印度，找不出第二个来；他对我也是一样。我祈祷光荣的上帝，悯恤为怀，祝福他的灵魂。现在诸位如愿听，我来讲一个故事。”

法庭差役和游乞僧的谈话

游乞僧听完了之后，笑着说道，“主妇，我愿得福，你的故事

前奏确实不短哪！"那法庭差役听见游乞僧叫喊，就说道，"嘿，上帝的手臂！游乞僧是惯于插嘴的。各位呀，一只苍蝇和游乞僧一样，都是爱落进菜碗里去，最爱多事的。你在讲些什么前奏后奏的？管你奏啊、走啊、坐啊、驱啊，你这样就打扰我们的游兴了。"

"好，你真要来一下吗，法役先生？我的神哪，"游乞僧道，"在我离开之前也要来讲一两个故事，关于法役的事，让大家笑一顿。"

"游乞僧，你那鬼脸，"法役道，"我也要诅咒我自己，除非在我们未到锡丁坡之前，我也来讲一两个关于游乞僧的故事，让你伤一伤心，我相信你的耐心也会到顶了。"

"不要讲了，马上停止！"我们的店老板叫道；"让那妇人讲下去。你们两人好象吃醉了酒似的。好，主妇，讲下去吧；这样最好。"

"我都准备好了，先生，只听候你吩咐，"她道，"这位游乞僧让我讲了吧？"

"当然，主妇，"他道，"你讲你的故事，我一定静听。"

巴斯妇开场语完

* * *

巴斯妇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在古代负有声望的亚瑟王的时候，仙妖充满了林野。仙后和她的女伴们常在绿草地上戏舞。我在书中念到，这确是当时

一般的信念；不过这已是几百年前的情形了。时到今日，谁也看不见任何妖魔了，因为目前有许多化缘的僧士们，走遍各个地域，各条河流，象日光中的微尘似的，他们布施和祈求，祝福着楼台亭阁，城乡村落，仓棚院舍——因此妖魔再也不出现了。仙妖常到的地方，僧士也早晚必来，赞美传诵，托钵乞施。现在的妇女们也可以在任何丛荆茂林中大胆往来；除僧士而外已无其他恶灵，而他们却不会侮辱她们的。

那时亚瑟王宫中有一位年轻武士，有一天，他从河上骑马而来；恰巧看见前面一个少女孤独地走着，他竟上去把她强迫玷辱了一顿，也真该他倒了霉，为了这件侮辱的案子，有人在亚瑟王面前喧嚷请愿，这武士依照法律被判处死刑；他的脑袋保不住了——当时的刑法恐怕是这样——但王后及宫中其他贵妇再三为他求情，国王终于赦了他的死罪，把他完全交给王后去处理。王后诚心谢了王恩，等到一天，她凑个机会向武士道：

"你此刻所处的境地，并没有完全脱离性命的危险。我可以饶过你这条命，只要你能告诉我，女人最大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小心，提防那铁刀架上你的颈骨！我却准许你十二个月零一天，让你出去采访一个满意的答案；你在离去以前，还得保证回来交出你的躯体。"

武士听后心中悲痛，哀叹了一阵；可是，如何是好呢！他已是身不由主了。最后，他决定出去，等一年之后，且看上帝会赐

---

① 从这篇故事起到«自由农的故事»止，成为一个有机的段落，总名可以叫做："婚姻问题讨论集"，其中心论点是：夫妇之间谁应取得统治权，如何才是夫妇间最理想的关系。巴斯妇将这个问题提出，主张妻子应该统治丈夫；牛津学员回答：妻子应该完全顺从丈夫；最后«自由农的故事»说明夫妇应该互敬互爱，才是合理的婚姻生活。

给他什么好答案；于是告辞上路。他到每个地方每家住宅去探访，希望碰见好运，可以找出女子最大的欲望所在；但是走遍四海却没有听到两个人对于这问题有相同的意见。有人说女人最爱财富，有人说光荣，有人说娱乐，有人说华丽的衣服饰物，有些说淫欲，有许多人还说愿一再做寡妇后再醮。有人说我们女人的心受了阿谀就觉舒畅。这些人倒差不多抓住真情了，我不是撒谎。男子要取得我们的欢心，最好是用奉承的方法，不论高低的女子，只消你能体贴入微，自然就可垂手而得。也还有些人说我们爱任性，为所欲为，有错误不愿受人指责，却一味爱听人颂扬我们聪明能干，不说半句批评我们愚钝的话。老实说，我们女子没有一人能够被人捉住了短处而不发怨言，而认他为诚实率直的。只消一作尝试就可知道底蕴；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败絮其中，表面上却还要装得漂亮，不肯露出半点瑕疵。有人还说我们最喜欢被人认为是稳定可靠，意志坚强，男子所透给我们的消息决不会泄漏。这个说法却不值半文钱。上天有眼，我们女子就是藏不住话；有麦达斯为证，——你们愿听这个故事吗？

奥维德写过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讲麦达斯头上长出了两只驴耳，掩蔽在长毛里，这丑相他尽力要掩饰，除他的妻子之外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最爱她，并且十分相信她；求她务必为他包藏起这个缺憾。她向他发誓道，"决不会讲。"就算她能征服全世界，也不愿犯这罪过，而使她的丈夫蒙受恶名；为了自己的体面也决不会做出这无聊的事来。可是后来她觉得要长久严守这个秘密实在按捺不住；她似乎心头欲裂，不倾吐出来就简直活不下去；她既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只得跑到附近的草泽中去——心里象火一般燃烧，一口气跑到那里——就象一只苍鹭在泥潭中呻吟，她把嘴低伏水面，诉说道，"水呀，你潺潺作声，千万不可泄

漏了我的消息啊；我告诉了你之后再也不向旁人去说了；我的丈夫生了两只驴子的长耳！现在我已说出来了，我的心恢复了常态。我实在是留藏不住了。”由此可知，我们女子虽然保守得一时的秘密，但终究是要泄漏的；永久缄默我们是办不到的。至于这故事的结局如何，读奥维德自然就会明了。①

回到我的原题。那武士眼见得找不出这个答案，究竟女人最喜欢什么，他胸中忧闷非常。他不能再作逗留了；限期已经满了，必须回来。途中他骑着马，正在忧心惶惑，来到一座林边，忽而看见二十四、五个女子在那里舞蹈；他抱着满腔希望赶上前去，以为可以增加一点智慧。可是在他来到之前，那些舞蹈的女子却都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看不见一个人，惟有草地上坐着一个老妪——世上再也没有比她更丑陋的东西。武士走近时，老妪起立，说道，“武士，这边的路走不通。老实告诉我，你想寻找什么？说出来也许是为你好；年老人知道的事是很多的。”

“老婆婆，”武士道，“我若回答不出女人最大的欲望是什么，我的命就活不成了。你如能指教我，我必重谢你。”

“捧着我的手发一个誓愿，”她道，“你若尽你所能，办到我所要求你做的第一件事，我今天就可告诉你这个答案。”

“我在此保证，”武士道，“我同意。”

“好，”她道，“我敢担保你这条命脱离了危险；有我的灵魂为鉴，王后的意思必然与我的相同。朝廷上任何一位头戴网巾的人物，都不敢反对我这意思。我们向前走，不必多讲了。”她就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嘱他放心，不必再惧怕。

他们来到朝廷，武士说他按期到了，实践了诺言，准备作答。

---

① 奥维德原作中这段故事的泄漏秘密者并非麦达斯的妻而是一个剃发匠。

许多贵妇们都会齐来听，许多处女，许多寡妇，她们智力都很高，也都来了。王后自己坐在上面裁判；然后遣人引武士出来。命令发出叫上下肃静，再叫武士当场宣称，世上女子最大的欲望是什么。武士未作片刻的沉默，便慷慨陈辞，上下无不听得清晰。

"我的主后，这世上所有的女子最愿能控制得住她们的丈夫或情侣，做他们的主宰。这就是你们最大的欲望。你们尽可因我这句话而置我于死地；我在此全凭你们的遣调，你们要怎样，我只有听从。"

庭上任何已嫁未嫁的妇人或是寡妇，没有一个反对他的，都说他应可得赦。正说着，那武士所遇见的老妪站了起来。

"求你开恩，主后呀！"她道，"在朝会未散之前，我要求得一公正的待遇。是我教了这武士这样作答的；我对他的条件是他应尽他所能，办到我所要求他做的第一件事，他已立誓决不食言的。现在我求你，好武士，娶我为妻；你应知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我若撒了一个字的谎，你不妨否认，你的良心是证！"

武士答道，"啊，苦呀！我承认这确是我当时的诺言。但爱护人类的上帝在天，求你另择一个请求吧！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搜去好了，却让我得这躯体的自由。"

"不成，"她道，"我只有诅咒你我两人；我虽丑陋、贫穷、衰老，我却不需要地面上下的任何宝藏，但愿做你的妻，得你的宠爱。"

"我的爱？"他道，"我的永劫罢了！我生何不幸，竟应如此错配着呢！"

可是没有法子想；结果是，他无从摆脱，非娶她不可，他收留了这个老妻，一同进房去。

也许有人不免要说我没有详述那天宴会上的欢乐和一切的

排场。我不妨简单地说明：那天的聚会中根本没有什么喜庆；只有无限的愁闷。他就在一天早晨暗中和她结了婚，妻子那样丑老，他满腹忧伤，象枭一样躲藏着，过了那一整天。

武士心中苦痛不堪，在床上躺着，左右翻动，不能安眠。他的老妻却永是嘻笑，说道，"呀，祝福上帝，亲爱的丈夫！是不是个个武士对他的妻子都是你这样的？亚瑟王宫中有这样的法规么？他的武士都是这般生疏冷淡的吗？我已是你的妻，你的爱，我救了你的命，并且我实在没有侵害过你；为什么今天新婚之夕你就这样对待我呢？你竟象一个神经失了作用的人了。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呢？告诉我，上天有爱，我若能办得到，一定还可以补救。"

"补救！"武士道，"呀，没有办法了！永远不能补救了。你如此丑老，出身又如此微贱，我这样翻复不安有何足怪呢。啊，上帝，我的心要爆裂了！"

"这就是你不安的原因吗？"

"当然，有什么可惊疑的。"

"丈夫，"她道，"我尽可在三天以内补救过来，只消你待我好就是。但你提起家世富有，出身高贵，认为这就算有了地位，你这般骄傲自大实在值不得半文钱。凡是那不论公私都以德道为上、一心要做出高贵的事来的人，方可算得最可尊崇的人。基督启导我们应以他为高贵之源，不可依仗着富足的祖先，就有恃无恐。因为他们虽有产业名位传给我们，但使他们成为高士的德行，却丝毫不能传与，而需要我们模仿学习。佛罗伦萨的贤明诗人，名叫但丁，他曾有名言，请听他的原诗：

人们的权能并不来自渺小的人生，

上帝的恩泽无边，天意指示了我们，

让我们知道一切才德都由他造成。

“原来所谓祖先的遗业，无非是尘世间的俗物，易于捐弃。谁也和我一样都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如果德性是大自然培育而且可以世袭的话，那末，同一氏族的人，无论在公私方面，就都该永保高尚的行为，全无败迹恶行才是。点燃着星星之火，放在从这里到高加索山之间的一所最幽暗的屋子里，然后关上了门走开，这一点火终可蔓延炽盛起来，以致万人共睹；我敢以生命为赌，这火将听凭自然的燃烧，直到熄灭为止。因此你可知道高贵的品格并不来自祖传，它并不能象那火一样由人们去听其自然地继续发展演变。天晓得，人们常见有名门子弟，行为恶劣，玷辱门庭；我们尊敬一个人，因他出身贵族，祖上显赫，有令德，但是假若他本人不能继承祖德，端正为善，哪管他是公是侯，凡属行为卑下的都是小人。所谓权贵，不过是你祖宗的令德令名，与你并不相干。你的权贵全由上帝而来。这是神恩所赐的真正品格；并不和凡俗的地位同时赋予的。

“伐勒利司曾叙述杜列斯·霍司底利斯由贫困中挣扎出来成为一时显贵，那是何等令人敬仰的人物。读辛尼加①和波伊悉阿斯②的书，可以知道他们阐述凡人要做高贵的事才算得高贵，说得何等简洁中肯。所以，亲爱的丈夫，我的结论是这样：我的祖先虽然微贱，可是上天有神，我愿他赐给我美德，行为端正。那末，我既能弃邪务正，岂不就高贵了么！

---

① 辛尼加，罗马第一世纪哲人。

② 波伊悉阿斯，参阅本书第三三三页注②。

“你还嫌我贫穷；可是我所信仰的上帝，却自愿为我们而变得贫穷。无论男女都知道，耶稣并不愿在行为上有所差错。的确，乐贫方为可尊；辛尼加和其他学者都是这样说的。谁若贫而知足，我认为他就是个富翁，纵然他没有一件衬衣遮蔽他的身体！谁若贪多就是穷汉，因为他在要求他能力以外的东西，而一个人能贫困自守倒是真正富有，虽然你可把他当做仆役看待。正当的贫穷者最善于引吭高歌；朱文那① 关于贫穷说得好：

穷人在路上游荡，
不怕贼，放心歌唱。

贫穷虽然可恨，却是一个好友，且能使人摒除愁虑，我相信。对于能忍的人，它还是一个悔过从善的良师。这一切都是贫穷的功能，虽然看起来似乎可厌，它却是无人争夺的财宝。对于一个受了打击的人，贫穷往往可使他思念上帝，反省自己。我想贫穷好比一面明镜，它可以反照出真心的朋友来。所以，丈夫，我求你不用担忧，不必再为了我穷而责备我。

“丈夫，你还嫌我年老。的确，古书上虽未载明，但你们有身份的人都说，对老年人应该尊敬，应以父相称，才是礼貌；关于这点，我想可以找得出古训。你说我又老又丑，但这不是省得你做奸妇之夫吗？丑貌与老年，老实说，都是守贞的护符。不过我既然懂得了你的心愿，我将满足你这个世俗之念。

“随你选择吧，”她道，“你还是愿意我丑老，却一生做你的忠诚谦和的妻，决不违拗你的心意呢，还是愿意我年轻貌美，却说

① 朱文那，第一、二世纪罗马讽刺诗人。

不定为了我的原故，你要在家中或其他地点偶尔忍受些烦扰？现在你不妨任意选择好了。”

武士自忖，忧伤地叹息着，最后这样说，“我的夫人，爱者，我的好妻子，我把我自己交托给你，听你的调遣；请你决定，只看哪一种于你最为合适，最为正当。我不管是哪一种，因为你觉得合适，我也就认为满意了。”

“那末，我对你岂不有了主宰之权，”她道，“可以选择，可以任意支配了？”

“是的，当然，妻子，”他道，“我认为这样最适当。”

“吻我，”她道，“我俩不再争吵了；我将两者同时做到，就是说，又美丽，又和善。我若不象天地初创以来任何妻子那样温和，愿上帝赐我疯狂而死。我若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来不象世上任何后妃一样美貌，我这条性命尽可由你吩咐。现在你且揭开帘帐，看看究竟怎样。”

那时武士一看，见她确已变为一个美丽的妙龄女郎，他高兴得用两臂把她抱住，他的心在幸福中沐濯。凡能为他取乐的事，无不顺从。如是他俩白头偕老，十分快乐。

愿耶稣基督给我们和顺、年轻、活泼的丈夫们，并赐恩于我们，使我们能比他们活得更久。凡是不肯听从妻命的人，愿耶稣不让他们长寿；而那些愤怒的、吝啬的老鬼们，愿上帝让他们都赶快暴死。

巴斯妇的故事完

游乞僧的故事

游乞僧的故事开场语

这位僧士是在限定的区域内的一个游乞者，他听着巴斯妇的故事，却一直对那法庭差役沉着脸，为了面子，并没有再开口冲撞他。最后，他对那妇人道，“主妇，愿上帝给你快乐！也愿我可以兴旺；你这里提起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应该由学院去研讨的。你讲了很多，也讲得很好。但是，主妇，我们既是在途中游骋，最好讲些有趣的事；上天知道，我们让教士、学者们去引经据典好了。如果大家愿意，我将讲一段关于差役的笑话。我的天哪，提到法庭差役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讲不出什么好事来——但愿不要有人不高兴。一个差役原是惯于跑出跑进，为着男女通奸传来唤去，每到一个市街尽头不免就要被人痛打。”

这时我们的客店老板说道，“呀，先生，你该客气一些，你也有你的地位的。我们中间不应互相争吵。你讲你的故事，不要牵涉到法庭差役了。”

“不，”那法庭差役道，“由他讲好了。轮到我的时候，我的上帝，我就可以一点一点都还清他。我将告诉他当一个游乞于限区内的僧士是如何神气十足，以及他的职守是怎么一回事。”

“好了，不再噜苏了，”我们的老板道。他转向游乞僧道，“讲你的故事吧，我的先生。”

*　　*　　*

游乞僧的故事由此开始

从前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个教区长，权威很高，对于奸淫、巫术、诽谤和诱惑青年男女等事，都大刀阔斧，严厉惩处；还有修道院执事的过错、破坏遗嘱契约、怠忽圣礼和其他罪恶行为，以及重利盘剥和买卖圣职等等，他也都不放松。尤其是淫荡之徒逃不了他的手。他们一旦被拿住，就只有叫苦了！凡是拖欠什一税的人，若被牧师提诉上去，就得吃些苦头。罚款是一种办法，不得轻易放过。献金太少或什一税付得不足，也不是好耍的事；因为教区长的簿子上登有名字，主教就带着权杖来捕拿。他的权限已有规定，可以办罪。他身边有一个差役，全英格兰没有比他还诡诈的人；而他手下还有一群狡猾的探子，报告他有关占人便宜的事，他只消运用一两个光棍，就可再多引二三十个人来入伙。这个法庭差役象三月里的野兔那样狂妄，我不免要尽量泄露他的败行。我们游乞僧不在他的权力之下，他管不到我们，他到死也没有办法。

——法庭差役插口道，"彼得！妓院里妓女也一样不在我权力之下呢。"

"不要讲话，黑魔抓住你！"我们的老板道。"让他讲他的故事。好，讲下去，我的好先生，不管他，虽有法庭差役在叫喊，你还是讲你的！"于是游乞僧继续着——

这个贼子，这个差役，他手头老是有几个娼主供他随时使

唤，象英格兰的老鹰被饲鹰者任意诱来手中一样，他们来时就告诉他一切秘闻。他们和他交往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在暗地里做着他的经手人，他就从中取得不少好处，他的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获取了多少赢利。他能逮捕和审讯许多无知的人，以逐出教会作为他的利器，他们就只好尽量孝敬他，让他把钱囊都装满了，还请他上酒店大喝。正如耶稣的门徒犹大是一个贼子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钱囊，他的主子只拿到应收得的半数。如果我要给这个差役一个充分的赞扬，应该叫他为贼子、鸨主和差役。娼女们都由他指使，在他的耳边讲罗伯脱先生，或休先生，或约克，或雷尔夫，说他们都各自去住过夜。所以他同娼妓是同伙的。他于是伪造一张传状，把嫖客和妓女一起带到牧师会堂上，却将那嫖客的钱财搜刮一空，然后放娼女回去。他对那男客道，"朋友，我看你的情分，愿把你的名字从黑簿子里取消；以后你可以自由行事。我是你的朋友，到处要帮你一手。"老实说，他那讹诈的方式要我讲两年也讲不完。世上任何猎犬跟着声音追逐一只受了伤的鹿，还比不上这个差役那样善于寻找一个嫖客、一个奸夫，或情夫，他就有那样准确迅速。这既是他诈取钱财的最好来源，他就专心一意地在这上面用功夫。

有一次，这个贪婪成性的差役乘马去找一个老寡妇，假装有事，其实想讹诈她。碰巧在他前面林边有个活泼的乡士也在骑马前进。他身边一副弓，还有尖利明亮的箭，穿着一件绿色大氅，头上戴一顶黑花边帽子。

"先生，"差役道，"你好，赶上你了！"

"欢迎，"乡士答道，"好人都是朋友！你在这绿树林边骑向哪里去？今天要赶远路吗？"

"不，"差役道，"我就到附近，为我的主子去收一笔账。"

“那末你是个管家了？”

“是的，”他道。他不敢讲他是个差役，这个名字又脏又丑。

“我的天！”乡士道。“好兄弟，你是管家，我也是管家。这个乡间没有人知道我。我愿同你结交，拜个同行兄弟，只消你愿意。我的箱子里有的是金银；你如果有事来到我的州郡时，我的财物就是你的。”

“好天爷，”差役道。他俩彼此伸出手来立誓，结为兄弟，到死不变。于是并骑而行，很高兴地谈着话。

差役本象一个饶舌害人的鸟一样，最爱多方打听，——“兄弟，”他道，“你现在家住哪里？哪一天我想来找你。”

乡士温和地回答他。“兄弟，”他说，“远在北方，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再见到你。在你我分手之前我将详细指点你，好让你稳可找到我的住处。”①

“那末，兄弟，”差役道，“我请求你，我俩一面骑马前进，一面教我一些门道，你同我既都是管家，该可以真心指导我一下，如何才能在这一行里占得最大的便宜。不要管他什么良心或罪恶；请你象弟兄一样告诉我你是如何做法的？”

“老实说，好兄弟，”他道，“我同你讲真心话。我的薪金很微薄。我的主子对我十分严格，我的职务非常艰苦；所以我就依靠勒索过日子。的确，我能弄到多少就吞下多少；至少，我所花费了的，我非用欺诈或强暴的手段来逐年收揽抵补不可。我实在无从掩饰起。”

“真话，我也如此，”差役道，“上帝知道，除非是太重或太烫的东西，否则我就没有一样不要。只要能有方法暗中窃取，我就

---

① 根据《圣经·旧约》，中古时代一般认为魔鬼是居留在北方的。

丝毫不顾良心问题。我不从中勒索，我就没有了命；这套把戏我也不会忏悔，听忏悔的长老牧师没有一个不在我所诅咒之列。上帝和圣雅各在此，你我两人真是碰得巧！但是，好兄弟，你且告诉我你的姓名吧，”差役道。

这时乡士微笑了一下。“兄弟，”他道，“你想知道吗？我是一个魔鬼，我的家就是地狱。我骑马到此，想搜刮一些东西，试看人们会不会给我。我的搜刮就是我的收入。奇怪，你原来也为此而来，你想弄些进账，却又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做这勾当；我将找遍全世界，要抓到一个东西到手就好了。”

“呀，天哪！你说的什么？我还以为你真是一个乡士呢，”差役道。“你却有个人形，象我一样。那末你在地狱中是不是也有一个一定的外形，那里是你显出原形的地方哪？”

“不，”他道，“在那里我们没有形体。我们想到怎样就可变出怎样的形象来，或至少可以使你看来好象有个形象，有时象人，有时象猴，有时象天使。这也不算什么希奇；一个丑陋的魔术家都能骗住了你，而我的本领还比他高明得多！”

“那末，”差役道，“你为什么出行时要变上各种各样的形象呢？为什么不固定一个样子呢？”

“因为，”他答道，“我们要变形以便抓住我们所要抓住的东西。”

“何必花这样大的功夫呢？”

“有很多缘故，亲爱的差役先生，”魔鬼道。“每一件事都有它一定的时会。日子太短，现在已过了辰刻，而我今天还没有任何收获。我宁愿多花些脑筋去谋利，不必噜噜苏苏来解释其中的奥妙。即使我同你都讲了，你的智力也太差，无从领会，我的兄弟。但是你问我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功夫；原来有时我也

为上帝服役，依从他的意志，用各种方式，变各种模样，去处理他的人类。的确，没有上帝支持我们，我们也就没有力量。有时我们祈求，我们就被特许去害人的肉体，却害不了他的灵魂。请看约伯，我们曾经让他吃过苦。① 有时我们也有权力控制灵肉。有时让我们去试探人类，使他的灵魂受些折磨，而又伤害不到他的肉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至善。人如果能拒绝得了我们的引诱，他就可以得救，虽然我们的原意本想抓住他，不让他得救。有时我们也可以做人的奴役，如对主教圣邓斯坦② 那样。我也是耶稣门徒的奴役。"

"但是还要请你实告我，"差役道，"你的各种新的形体，是否都用物质做成？"

魔鬼答道，"不；有时我们假冒，有时借尸体而显出各种形态，说起话来入情入理，好象撒母耳对隐多珥的巫婆③ 那样。有人说这不是撒母耳的事；我不管你们神学里那些玩意儿。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警告你，我不是同你开玩笑的。你现在虽然很想知道我们如何显形，却总有一天你将用不着来打听我的事了，亲爱的兄弟。你不妨用你自己的经验，在教坛上讲起教义来，你可以比维吉尔或但丁在世的时候还讲得更有理。④ 现在我俩骑快些吧；因为除非你丢弃我，我是不会抛开你的了。"

---

① 撒但为了试验约伯对上帝的虔诚，曾经使约伯家破人亡。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一、二章。

② 主教圣邓斯坦是第十世纪坎特伯雷主教。他是画家和政治家，还曾经做过宝石匠和铁匠。据说有一次魔鬼来引诱他，他拿起烧得通红的火钳钳住魔鬼的鼻子，使魔鬼痛得大叫。

③ 隐多珥的巫婆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

④ 罗马诗人维吉尔和意大利诗人但丁均有关于地狱的描写。

"不会，"差役道，"我决不会丢弃你。我是一个乡士，大家都知道的，我可以向你发个愿。因为，你虽是魔鬼萨生纳斯，我还是要对我的兄弟保持信用，我你都已立了誓，结拜为忠实的弟兄。我俩同路去搜刮。人们给你的利益由你拿，我就拿我的一份。这样我你两人可以同时活下去。如果哪一个多得了一些，他就分一些出来。"

"我同意，我立这誓愿，"魔鬼道。

说到这里，他俩向前骑去。当他们来到差役要去的城镇近郊，看见一辆车，满载干草，车夫在路上赶着。泥潭很深，车子走不动；车夫用力加鞭，口里狂喊道，"用力！白罗克！司各脱！不要放松！魔鬼来抓你，连肉带骨，你们真象怀了小马在肚子里了！我为你们受尽了罪！魔鬼来拿去，马啊，车啊，干草啊，都拿去，滚！"

差役说道，"我们在这里有事好做了；"他偷偷挨近魔鬼，装着无所谓的样子，在他耳边低语道，"听哪，兄弟，快听。你听得车夫讲的什么话吗？他已经都交给你了，你上前去抓住他，他的干草、车子和三匹马，都是你的了。"

"不，"魔鬼道，"一点也不能拿，上帝知道；他不是这意思。你若不信，你自己去问他，或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车夫拍着马的后身，他的马低下头向前一拖，车子动了。"来，起来！"他道。"耶稣基督祝福你们，和一切他所创造的东西！拖得好，我的灰色的好孩子！我求上帝和圣洛哀救护你们！现在车子拖出了泥潭，感谢上帝！"①

---

① 圣洛哀也是马蹄铁匠、铁匠和赶车夫等人的护圣，与女修道祈求圣洛哀时用意不同。

魔鬼说道，"兄弟，我说的什么？你因此该知道，这粗汉口里讲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我们往前走吧。这里我得不到好处。"

走出了市镇，差役向他的兄弟低语："兄弟，"他道，"那里住着一个老寡妇，她一毛不拔，宁可脑袋都不要，却一个铜币的东西都舍不得。我非要拿她十二个铜币不可，哪怕她发疯也要，否则我就把她提到法庭里去，虽则我找不出她有任何罪过，上帝知道。但是我看你在我们这个地段不懂得如何求生，且看看我的榜样。"差役打着老寡妇的门。

"出来，你这老婆子，"他喊道。"我相信你一定藏着一个僧士在家呢。"

"谁在打门？"寡妇道。"祝福！上帝救护你，先生，你有何指教？"

他道，"我这里有一张传提状。明天你得去教区长面前当场答复一点事，否则当心要被逐出教会。"

"啊，唷，"她道，"愿上帝耶稣基督真正救我，我不能去呀！我生了病，已有多天了，"她道："我不能骑马或步行，走得这样远，去了我就会死，我身上发痛。差役先生，我能不能拿到一张诉状，请一位状师，代我答复任何被控的事哪？"

"可以，马上付出钱来，"差役道，"让我看，——十二个铜币，我就可以放你过去。我得不到什么好处，好处是我主子的，不是我的。快些，十二个铜币，我马上要走的，不能等候。"

"十二个铜币！"她道。"愿圣马利亚把我救出罪过，救出烦恼！我到处找遍了也没有十二个铜币哪。你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老东西了。请你对我宽恕些吧！"

"不成，"他道，"如果我放松了你，那臭魔鬼就要来抓我去，

可是你要为此而死。”

“啊呀！”她答着，“我没有犯罪，上帝知道。”

他道，“付我钱；否则，马利亚在此，我就把你的新锅拿走，抵偿你所久欠的债，你当初害你的丈夫做乌龟，我代你付了你的罚金的。”

“救救我，你撒谎！”她喊着。“我一生之中，当妻子，当寡妇，从来没有被传到你的法庭上去过，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不忠于我自己的干净身子！你那本身我看是该交给魔鬼了，连同我的锅子，让那黑而粗的魔鬼来拿去吧！”

当魔鬼听到她跪着真心发咒，他说道，“梅白丽，我的亲爱的主妇，你所说的话是真诚的吗？”

“愿魔鬼抓他去，”她道，“在他未死之前，锅子和一切都拿去，除非他知过悔罪！”

“不，老婆子，我没有意思悔罪，我拿你任何东西也不自悔，”差役道。“我还要拿你的衬衣和所有的衣服呢。”

“现在，兄弟，不要生气，公平交易，你的身子和这只锅子是应分属我所有了，”魔鬼道。“今天晚上请你同我一起进地狱去，到了那里你就可以更懂得一些我们的秘诀，比任何神学家还来得高明。”说着，这个恶魔一手把他抓住；连肉体和灵魂，跟了他来到了差役所应到的地方。

上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愿你领导我们大家，让这个差役成为一个好人！各位先生（游乞僧道），如果差役肯让我充分地讲的话，我还可以根据《圣经》和其他圣徒行传，告诉你们多少苦刑，使你们听了发抖；我虽讲上一千个冬天，没有一张嘴说得尽那罪恶重重的地狱中的痛苦。但是我们还是避免那可恶的深渊吧，还是小心翼翼，祈求耶稣仁恕，保佑我们，勿让那诱人

的萨生纳斯来抓了我们。请听着这句话，提高警惕吧。猛狮永远在候着扑杀无辜的人；安排着你的心灵，抗拒魔鬼，他是要奴役你的。他不能超过你的能力来试探你，因为基督会做你的佑护者。愿这些差役们在魔鬼还未抓住他们之前，忏悔他们的败行。

游乞僧的故事完

法庭差役的故事①

法庭差役的故事开场语

法庭差役高高站起在马镫上。他对游乞僧的满心愤怒使他全身颤抖，好似杨柳叶一般。"各位，我只要求大家答应我一件事，"他道。"我请你们原谅，你们既然已听到了这个无耻的游乞僧撒了一大阵谎，让我也来讲一个故事！游乞僧夸口说，他知道地狱的事，上帝知道，这也不希奇。游乞僧和魔鬼没有多少分别。你们常听说，天晓得，在一篇幻想的叙述中，游乞僧的幽灵被捉进了地狱，天使带着他看地狱里的种种惨状，他却找不到任何游乞僧在那里；虽然其他受苦难的人却不少。这游乞僧就对天使道，'先生，是不是游乞僧有这样的好运道，没有一个被送到这里来的呢？'"

"'有，好儿百万！'天使道，说着就把他带到萨生纳斯那儿。'萨生纳斯呀，'他道，'你那尾巴比船上的帆还大呢。站起来，萨生纳斯，'他叫着，'让这游乞僧来看看这地方的游乞僧窝在哪里吧！'于是在走不到半里路的时间中，从那魔鬼的座位下面一窝蜂似地涌出两万个游乞僧，布满了全地狱，一忽儿又都集拢原处，一个个爬了进去；他就将尾巴盖上，安坐下来。游乞僧看够了这个惨景，上帝照看他，又把他的幽灵还进肉体，他就醒了过来；不过他还在吓得发抖，那魔鬼的洞穴老是留在他的脑海中，

一心想着那就是他世代的去处。上帝拯救你们大家——除却这个游乞僧以外；我就此结束这个开场语。”

*　　　　*　　　　*

法庭差役的故事由此开始

各位，约克州有一带沼泽地区，名叫贺尔多纳斯，在那里有一个限区游乞僧，说教告乞。一天，游乞僧正在教堂里依照自己的方式说教，为的是要煽起听众付出一月中每天的供养费，为了上帝，来捐助建立圣堂，以便进行祈祷，不使圣教的献礼糟蹋了；不需要的地方我们不必捐献，如牧师们已有了相当的给养，感谢上帝，他们是很富有的了！“三十天的供养费，”他道，“尽够救你们老少朋友的灵魂，不使他们受到苦难，——而一个教士却不怕人家诟骂，说他专事寻欢求乐，一天只赶着唱完一次赞美歌，就算了事。快救出他们的灵魂来吧！那肉钩、铁锥或是炮烙等刑，都不是容易忍受的。为了基督的爱，赶快捐献吧。”

游乞僧把他心里的话讲完，祈祷结束，众人各尽所愿供献了，他也就不再停留，走了出来，他的法衣高高折起，带着乞袋和一根包头手杖。他开始去各家探望，獐头鼠目，讨些肉、牛酪或面粉。他的同伴拿着一根包着牛角的拐杖，一对象牙书板，一枝

---

① 这法庭差役在二、三十位朝圣客中可以说是一个最丑陋的角色，可参阅“总引”中那段写照。他所讲的这篇故事也是相应地猥亵，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不堪卒读，不过从其诙谐讽刺，写实深刻方面看来，殆为罕有之作。

磨光的尖笔，老站在一边写上捐助人的姓名，装出准备为他们祈祷的模样。“给我们一斗面粉、麦芽、或裸麦、一个小神饼、或一块乳酪、或任何东西，我们并不要自己来挑选；一个小神钱或弥撒钱，或你那雄猪肉，假如有的话；毯子给我们一条，好主妇，好姊妹！我可以写下你的名字；或者给些你省下的腌肉、牛肉之类。”

在他们后面跟着一个壮汉，是他们修道院中的仆役；他背上有一个布袋，人家捐献的东西都装在里边。游乞僧走出门来，马上就把书板上所有的名字一起擦掉；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骗人的假话。

——“呸，”那游乞僧喊了起来，“你撒谎，你这差役！”

——“别嚷！”我们的老板说道，“看基督的圣母面上！讲下去，不要省略。”

——“好的，”差役道，“我就这样讲下去——”

他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最后到了一个人家，他在这里可以搜刮得比许多人家还多。家主生病，躺在床上。“上帝在此！啊，托马斯，我的朋友，今天你好！”这游乞僧温和地打着招呼。“托马斯，上帝照顾你，我常在你这里叨扰；就在这张凳子上我吃过多少顿好饭。”他赶走了凳子上的猫，把帽子、手杖、乞袋都放下，然后轻轻坐下。他的同伴和仆役先去城中找客栈准备过夜。

“啊，亲爱的主师，”那病人道，“从三月初以来，你一向好吗？我已半个多月没有见到你了。”

“上帝知道，”他道，“我忙于工作，尤其为了你的灵魂得救，祷告了多次，也为其他的朋友，上帝祝福他们！今天祭祷的时候我到了你的教堂，以我的浅见讲了一篇教义，不完全是根据圣书；因为我相信那是你们不容易懂的，所以为你们作了些解释。圣书的页边诠释是了不起的；因为文字有生杀之权，我们的学者

们有这句话。我在那里教他们多做善事，应花费的时间就必须花费。我看见你的主妇也在那里；啊，她现在何处？”

“我想她在那边院子里吧，”主人道：“她马上要来的。”

“呃，主师！圣约翰在上，欢迎欢迎！”他妻子道，“你好吗？”

游乞僧客客气气地站了起来，紧抱着她，温存地吻她，象鸟雀一般做出唧唧之声。“夫人，”他道，“我很好，仍旧是你的忠实仆役。谢谢上帝，他给了我们灵与肉，在整个教会里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美的夫人，愿上帝救我！”

“真的？上帝补救任何缺陷，先生！”她道。“不管怎样，你是受欢迎的。”

“感谢之至，我倒还常受欢迎的呢。但是，很对不起，夫人，你若允许，我想同托马斯谈一下话。这班教堂里的牧师太不负责，从不仔细检查人家的良心。我却花尽功夫说教，研读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教义；我走出来救基督徒的灵魂，为了替耶稣基督收回他的债，我专心宣传他的教训。”

“那末，好先生，请你好好责训他一番，”她道，“为了三位一体的圣爱。他虽已达到了他一切的愿望，仍是和蚂蚁一样爱生气。我晚上为他盖好被，使他保暖，我用我的手臂抱着他，他却象猪圈里的公猪一样叹息。我得不到他任何好处；我怎样也无法使他快乐。”

“啊，托马斯！我告诉你，托马斯！这是魔鬼在捣蛋，这一定要改正。脾气是上帝所不容的，让我来说几句话。”

“主师，我去有事，”主妇道，“你要吃什么菜？我去准备。”

“夫人，我老实告诉你，”他道，“我若有阉鸡肝，和一点你做的软面包，然后红烩猪头（可是不要为我杀猪），我就很足够了。我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我的精神营养取自《圣经》；我的肉体

专用在虔诚祈求上面，不顾吃苦，因此肠胃受了损失。我求你，夫人，我这样劝告你们，请不要介意，我是把你们当朋友看待的。上帝知道，我并不是对人人都讲这些话的。”

“先生，我还有一句话，讲完就走，”她道，“我的孩子最近两星期死了，是你离去本城以后不久的事。”

“我在我的住所已得有启示，早知道他会死的，”游乞僧道。“愿上帝永远领导我，我敢说在他死后半小时内，我在幻想中已看见他被送进了天国。我们修道院里的执事和病房护士也看见的，他俩都是五十年来的老僧士；他们在院服务已经满期，现在可以随意出院行动了。我两颊流着泪由床上起来，全院的人都起身，在静默中不打一声钟，专唱着赞美歌，惟有我祈求基督，感谢他给我启示。你们可以真诚相信我，先生和夫人，我们的祈祷是比较有效的，我们所见到的基督的默示多于任何一个凡俗人，即使国王也见不到这样多。我们的生活是贫苦的、有节制的，而凡俗的人可以骄奢淫逸。我们把这些俗欲都不看在眼里。穷人和富豪的生活显然不同，因此也就得着不同的报偿。谁若祈祷，必须斋戒、贞洁，使灵魂丰腴，而肉体瘦弱。我们象门徒所说：有衣有食就够了，并不要讲究。由于我们游乞僧洁净戒食，基督才接受我们的祈求。

“摩西在西乃山上曾经斋戒过四十昼夜，然后全能的上帝才下来和他讲话。他空着肚子，戒食许多天，接受了上帝亲手所写的律例；还有以利亚，你们是知道的，在何烈山也多天不吃不喝，专事默祷，然后上帝才同他说话，才给了他生命之力。亚伦掌管祭坛，当他和其他的祭司们都来到坛前为众民祈祷献祭的时候，不喝一滴酒，就是说，不喝醉人的酒，却斋戒、守夜和祈祷，以免死亡；注意我所说的话。为众民祈神的教士必须清醒，务必当心这点；

好了，我也说够了。《圣经》上载着我们的主耶稣，也斋戒祈祷，为我们做榜样。所以，我们游乞僧士简朴为生，脱离不了贫穷、节欲、布施、谦卑、悔罪，为了正义而忍痛、哭泣求恕、纯洁自守。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祈求——我所说的是我们游乞僧的——是神所易于接受的，而你们一般人桌上放着酒肴，祈求起来是不会这样有效的。说真的，最初，人的始祖被逐出乐园，就是为了贪食犯下的罪；而留居乐园的时候确是纯正的。

"请听我讲哪，托马斯。我此刻虽没有经典可查，但我相信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在这句话里的含意，与我们游乞僧是有关的，他说：'虚心的人有福'。全部福音，你可以看得清楚，究竟是指我们这行业的人而言，还是指那些富有的人而言。他们讲排场、他们贪吃贪喝、他们荒淫无度、都是要不得的勾当，全不在我眼里！我想他们正如佐维宁所比拟的一样，象鲸鱼那般肥大，象天鹅那样蹒跚；简直就是伙食房里盛满了酒的瓶子。他们祈祷起来好生虔敬；为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背诵着大卫的诗篇，'啊，'他们说，'我心里涌出美辞！'可是除了我们这班谦卑、贞洁、穷苦的人，还有谁能真正依从基督的教训和他的道路呢？我们是行道的，不是单单听道的。所以，正如老鹰一跃而飞入云霄，贞洁助人的游乞僧祷音上升，很迅速地就打动了神听。托马斯！托马斯！以我的生命和圣爱扶作证，你如果不是我们的兄弟，你就再也不要想兴旺！在我们圣堂里我们日夜祈求基督，马上恢复你的健康，让你可以重新行动自如。"

"上帝知道，"他道，"我却一点没有感应！基督援救我，几年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游乞僧身上花过多少金钱，可是我并没有感到有何改善。老实说，我的家业都已消耗完了；金钱已去，不再回头。"

“啊，托马斯，你原来是这样做法？”游乞僧答道。“你何须找不同的游乞僧呢？有了一个完善的医生，何必又去城中找其他的医生呢？你不能专一，因此上当了。你以为我，或是我的修道院，还不够为你祈祷吗？托马斯，你这些把戏没有丝毫价值；你的毛病就是由于我们拿到的太少了。‘分几斗裸麦给这个修道院’，‘分二十四个银币给那个修道院’，‘给那个游乞僧一个铜币，让他去’。不对，不对，托马斯，这不是办法。一个小钱再分十二份还值得什么呢？因此，一件东西合在一起比分散了总要强一些。我不会奉承你；你不要以为可以不花费一点就能得到我们的工作，托马斯！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也说过，在做工作的人身上是值得花费的。

“托马斯，我自己并不要你任何财物，不过为了我们全修道院都兢兢业业为你祈祷，为了要建造基督自己的圣堂。托马斯，你只消懂得如何协助教堂的建立，你就知道这是有益的事，且看印度的圣托马斯的生平就明了了。你现在躺在这里，满肚子的怨气，都是魔鬼使你的心燃起了火，于是责骂你的真实无辜的妻子，殊不知她是如何温和、有耐心。所以，托马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若相信我，再也不要同你的妻吵闹。记取这句话：贤者有言，‘不可在家中当一头雄狮；不可压迫你手下的人，不使相识的人见到你就要跑开。’托马斯，我再嘱咐你一次，照看那睡在你身边的人。当心那草中偷爬的蛇来暗中咬你。耐心听我讲，我的孩子，有前车为鉴，千万人为了和妻子家人争吵而灭亡了。托马斯，你既有了这样圣洁温柔的妻子，为什么还要争吵呢？你如果踏了一条蛇的尾巴，那就最为恶毒，再也没有更厉害、或一半可怕的东西；而你惹起了女人的火气，也就是如此。到了那时，她们就一心只想报复了。

“忿怒是罪恶，是七种罪恶中一大罪恶，是上帝所厌弃的；对于人本身也是有摧毁之力。任何无知的牧师也会讲给你听，忿怒能产生残杀之罪。的确，忿怒就是骄矜的工具。我可以讲到明天，也讲不完忿怒之害。所以我日夜祈求上帝，愿他不给恶脾气的人掌有威权。让他掌了权，就为害无穷，是很不妥当的事。

“辛尼加说：从前有个性情凶猛的官府，在这个人称霸的时期，有一天，两个武士出征，而命运各有不同，一个武士安然回来，另一个却一去不返。于是这一个武士就被带到官府面前，他对这武士说，‘你杀了你的同伴；因此我判你死罪。’他就命令旁边一个武士说，‘去，我交托给你，把他带出去，处死。’事情很凑巧，当他们正向刑场走去，那个被认为已死了的武士却回来了。他们商定最好将两个武士都一同带回官府面前。他们说道，‘官府大人，这武士并未杀死他的同伴；请看他已在此，活着，毫无变动。’‘你们都该死，’他道，‘一个，两个，三个；都莫想逃脱了。’他对第一个武士说，‘我宣判你的死罪；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你不得不死。至于你，因为你造成了你同伴之死，所以你也该斩首。’他又转向第三个武士道，‘你没有听从我的命令。’这样，他把三人都杀死了。

“再讲坎拜栖兹，性情恶劣，终日醉酒，只知道做害人的事。一天，他手下一位正直的官员同他在一起，就趁这机会劝诫他道，‘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存心恶毒，就不可救药了；醉酒也是一样，任何人被人称为酒徒，就是一件可耻的事，而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尤其如此。他的四周都是耳目，在注意他的言行，而他却并不知道。看在上天的面上，少喝一点酒吧！酒的为害很大，能使一个人丧失脑力，四肢无用。’‘你马上可以看到相反的作用，’他答道，‘让你自己来欣赏一下，你就知道酒并没有这等祸害。我的

四肢和眼睛并不会受到酒的摧毁。'他于是恼羞成怒，反而大喝了一顿酒，比以前还多一百倍。这横蛮的恶霸立刻把那官员的儿子叫来，站在他面前；拿起一支弓，拉紧了弓弦，一箭把这孩子射死。'现在，请看我的手力稳不稳？'他道：'我是不是丧失了我的体力和脑力？酒摧毁了我的眼力没有？'我何必再讲那官员的回答呢？他的儿子被杀了；没有什么好讲的了。所以，同有权势的人讲话必须小心。还不如唱一段赞美诗的好，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除非对一个穷人才可以不同。对穷人说明他的缺点是应该的，可是对权贵千万不可，即使他要降入地狱，也只得由他去了。

"还有那波斯的塞拉斯也是蛮不讲理，为了他出征巴比伦，他的马淹死在基逊河中，他就把这条河流都捣毁了！河床因此变窄，随处都可涉水而过，即使妇女过河也无任何困难。

"请听那位良师所罗门说的什么？'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免得后悔不及。'"

"算了，"那病人道，"有圣西门在此！今天已有一个牧师来听我悔罪的。我曾把我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用不着再说了，除非我不怕羞辱自己。"

"那末，你就拿出金钱来建造圣堂，"游乞僧道，"为了这座建筑，我们吃过多少淡菜，多少蚌肉，而人家却吃得讲究。但是房基还没有完成，至于铺料，墙上的砖瓦都还没有。石头还差四十镑钱。所以，托马斯，慷慨捐助吧，看在受难的上帝面上！否则我们的圣书都要出卖了；如果你们没有我们来说教，全世界的人都要被灭尽。因为，上帝救我们，托马斯你也该懂得，谁若把我们从世上消除，他就是偷去了太阳。谁还能象我们这样说教行善的？并且这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他道，"自从以利亚、以利

沙两位先知以来，游乞僧就一向是助人不倦的，感谢上帝！——这是我所读到的，有书为证。来罢，捐助一些，托马斯，为了神圣的仁慈起见！”他说着，就跪下了地。

这病人气得要发狂。他愿这游乞僧在火中焚烧，他那种虚伪欺诈，实在可恶。“我所有的东西，”他道，“我将尽量捐助出来，此外就没有了。你看我该算得你的兄弟了吧？”

“的确，”游乞僧道，“信得过了；我把有印鉴的字条交给你夫人吧。”

“还有，”他道，“我还有一些东西捐献给你们的修道院，你可以亲手来拿；不过有一个唯一的条件，好兄弟，你拿去之后必须公平分配给每一个游乞僧。这一点你必须立誓，不能欺瞒诡辩。”

“我发誓，”游乞僧道，“诚心立誓！”他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我真诚到底，尽心尽意！”

“现在，把你的手在我的背上摸下去，”这个人道，“好生摸下去；在我屁股底下，你可以找到我私下藏着的东西。”

“呵，”游乞僧忖道，“这个我也做得！”

他把手探着缝口，以为可以拿到一个礼物。病人觉得游乞僧正好用他的手心在洞口摸索，他就放了一个屁。拖车的马所放的屁也没有偌大的声音。

游乞僧立即惊起，象一只狂狮一样：“呵，你这坏蛋，”他道，“上帝的骨头，你简直是故意侮慢我！为了这个屁，你得负责，对不起。”

家中的人听到他俩吵闹，跳进来把游乞僧赶了出去。他带着一肚子怨气跑出来，找到了他的同伴，这时同伴正在守住那一天所收获的东西。他象野猪一般磨着牙齿，气得不堪。三脚两

步来到一所庄院，那里一个有声望的人是游乞僧的悔罪信徒。他本是村中主户。游乞僧发疯似地跑进来，主人正在吃饭。游乞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好讲了一声，“上帝照看你！”

主人抬起头来说道，“祝福，祝福！怎么啦，游乞僧约翰？近来好吗？我看你有些什么事吧？你那模样好象林中出了盗贼。坐下来，讲一讲你心中的苦痛，在我能力之内总可以帮你解决。”

“我今天受了污辱，愿上帝恩顾你！”他道，——“就在你们这市镇上；任何低微的人碰见了这件事都会痛恨入骨。而这个老家伙，一头的灰白头发，居然还亵渎我们的圣院，这是最使我伤心的事。”

“主师，”那主人道，“我求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不是‘主师’，”他道，“而是‘奴仆’了，——虽然在学院里我倒受过那个尊称的。上帝不愿意我们被称为‘师’，不论是在市街中或在会堂上。”

“不管那些，”他答道，“把你的冤屈讲出来。”

“先生，”游乞僧道，“今天有一件很可恶的倒霉事临到我们的教团和我自己身上来了，所以，因而也就临及了每一个圣教上下各级的人，——上帝快来补救吧！”

“先生，”主人说，“你知道该怎么办。你不要太激动了。你是我的悔罪师；你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味。为了上帝的爱，容忍下来！讲出你的苦恼来。”

于是他把一切经过都讲了一遍。那家中的主妇一直默坐在旁，听完了游乞僧的故事，“呀，上帝的圣母！”她道，“老实地讲，还有什么没有？”

“夫人，”他道，“你看这情形该怎么办？”

“我看吗？”她问道。“我看是一个坏东西玩了一套坏把戏，愿

上帝使我有福。我怎么说呢？上帝莫让他有福！他那病了的脑袋里装满了空想；我看他有些疯癫。”

“夫人，”他答道，“上帝在此，我不撒谎；除非我有旁的方法报复他，我惟有去到处诽谤他，这个坏家伙，渎神的人，——魔鬼来捉他去！”

主人坐着不动，象发了呆似的，心中打转；“这个家伙怎么会想得出这样一个题目给游乞僧去做的！我从未听见过。我相信一定是魔鬼教他的。在数学里也从来没有找到过这样一个公式。谁有这个本领，能想出一个方式，使得几个人平均分配一个屁，连那声音和气味都要分匀？啊，这个胆大心细的家伙，他妈的！”

他于是正色地说道，“谁曾听见过这样的怪事！要每个人平均分摊？且问有何办法？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啊，这个狡猾东西，愿上帝诅咒他！一个屁放出来，就无非空中震动，反响传音，逐渐地就在空中消失。我看谁也想不出任何妙法可以拿来分配均匀。啊，这家伙今天对我的忏罪师竟如此无礼！我想他简直就是一个恶魔！你还是坐下来吃一点东西罢，让这个坏蛋去胡闹他的，他自然会取得他应得的报应，滚他的！”

主人桌旁站了一个侍从，为他切肉，上面的话他字字都听得清楚。“主人，”他道，“请你不要生气；我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只消赏我一件衣料，请游乞僧先生不必发怒，听我讲这个屁如何可以在你修道院中均分。”

“讲罢，”主人道，“有上帝和圣约翰为证，我必赏你一件衣料。”

“我的主子，”他道，“趁着一个好天气，没有风，空中没有任何骚动，拿一个车轮来，放在这厅堂上，轮轴必须是完整的。普通车轮都有十二个轮轴。然后叫十二个游乞僧来，为什么呢？原来

据我所知，每个修道院总有十三个游乞僧。这位听罪者，因为他有品有德，当然可以凑成这个数目。让他们每个人都跪下来，将鼻子凑紧在每个轮轴尽头。这位听罪僧，上帝保佑他，就抬起他的鼻子，凑在轮心底下。准备妥当，把那个坏蛋带来，他的肚子应象一面紧鼓一样；将他放在轮子中心，让他对准轮心放屁。我以生命担保，你们就此作一个示范实验，那屁声屁臭都必平均顺着轮轴传到尽头；惟有这一位听罪高僧按理应得风气之先；这也是游乞僧中的礼节，尊贵的人就多受尊敬。他今天在教堂里曾教诲我们，得益不少，所以我敢保证他一定可以头一个闻到那屁味，而其他游乞僧也决不致向隅。"

于是主人、主妇和每一个人，除却游乞僧自己，都说这侍从精于计算，不亚于古时的欧几里得或托勒密的高深数理。至于那个坏东西，他们都说，也难为他调皮透顶，竟而想得到这样摆布人；他倒不是个傻子，也不是魔鬼。侍从获得了一件新衣料。——我的故事完了，我们也快到前面的市镇了。

法庭差役的故事完

学者的故事

牛津学者的故事开场语如下

“牛津的学者先生，”我们的客店老板说道，“你在那里骑着马，默不作声，羞答答的，象一个新娘坐在席上一般。这一整天我没有听见你讲一句话，我想你大概在研究修辞学罢；不过所罗门说得好，‘每做一件事都应合乎时宜’。上帝知道，脸上应显得高兴一点，这不是读书的时候；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来大家听听。任何人要进局打牌，必须懂得那牌局的规矩。不过不要说教，象大斋中的游乞僧那样，要我们把旧罪都搬出来痛哭一番；也不要讲得使我们都睡着了。讲些好玩的事情——把你的那些名词、色彩和隐喻，都暂时收起，等到你写大文章时再拿出来，譬如向帝王上书那类东西。我求你现在简明说来，我们好懂得你所讲的是什么。”

学者亲切地答道，“老板，我在你掌管之下。现在你可以指挥我，因此我应在合理的范围内服从你。我来讲一个从帕多亚的某学者那里听来的故事，由他的所言所行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现在已经死了，钉进了棺木——我祈求上帝使他灵魂安息！弗朗西斯·佩脱拉克①是这位学者的姓名，他是个桂冠诗人。他的华丽的词藻把全意大利照耀成一个诗国，正如列纳诺的约翰②在哲学、法学和其他高深学问方面的地位一样。不

过，死亡只让他们在世上停留一霎那的时间，已把他们两位带去了，还要把我们大家都给带走。”

且继续谈谈这位教我这一篇故事的诗人：我先要说，在他没有讲到故事本身之前，他写了一篇瑰丽的序，序中描写皮德梦特和萨路卓那个地区，还讲到亚平宁山脉，那是围绕着西伦巴底的高山，他特别讲到维苏路司山岭，那里波河发源于溪泉，向东流去，抵达伊弥利亚、菲拉拉和威尼西亚各地；这一切要描述起来很长。据我看与本题是不相干的，他无非要说明这个背景。下面是他所讲的故事，请你们听吧。

*　　　*　　　*

牛津学者的故事由此开始

在意大利西部，维苏路司高山的脚下，有一片肥沃的平原，

---

① 意大利第十四世纪的诗人佩脱拉克、但丁和卜伽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坛三杰。这里牛津学者所要讲的格丽西达的故事本是中古及近代文学中著名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篇就是卜伽丘《十日谈》中第十天第十个故事。佩脱拉克曾把这篇意大利文的作品译为拉丁文，这可能就是乔叟的蓝本。乔叟到帕多亚曾否见到过佩脱拉克，这个问题学者讨论很多，却无定论。

② 列纳诺的约翰是十四世纪波伦亚大学的法学教授，可能乔叟曾同他会过面。关于后面这篇学者的故事，佩脱拉克曾对他的友人说过一句话：“我们不应把我们自己的有限度的性格来衡量书中的人物。”这故事本是民间相传的一篇童谣式的记载。乔叟所作原诗用的是诗人所喜爱的七行韵节，每节以ababbcc韵脚组成，全篇共计一千一百二十行，这诗格与乔叟另一首叙事长诗《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相同。

粮产丰饶，那里你可见到城市亭阁，非常可观，都是古来的建筑，这地方叫做萨路卓。从前有一位国王在这里世袭显位，统治着许多大小家臣，个个为他驱使，不敢违抗。如是，他过着快乐的生活，真是幸运的骄子；他的臣民对他都敬畏、爱慕，一无怨言。讲到门第，他是伦巴底最高贵的人家出身，漂亮、健壮、年轻、最顾体面、最讲礼貌；是一国的贤君；可惜有几点是可指责的。这位年轻的国君名叫窝尔忒。

我指责他的是：他完全不顾将来，只是沉溺于当前的行乐，如到处去射猎之类。差不多任何思虑他都放开一边。而最可指责的一点就是——他对婚事竟完全置之度外。只这一点，他的臣下最感焦虑。有一天，他们结队来朝见，其中有一个德高望重的——或是最善于进言、并能转达民意的——这样向国王陈述着：

"啊，尊贵的国王，你的仁慈使臣等于必要时得以冒昧陈词，以达下情。现在，请你接受臣等这次的苦心，愿你赐听臣言。臣虽与同来的众人意见无异，但因你历来恩赐特厚，所以敢于请求俯听片刻，陈词完毕后，主君尽可任意发落。的确，臣等对你个人和你的功绩，一向称颂，诚不知更有其他的幸福所在，在你的治下，臣等的生活十分愉快；却有一件事，主君，但愿你能立意娶后成家，那样，你的臣民就都可额首称庆，坐享太平了。人们所谓的婚姻生活，却是一种幸福的羁绊，实为主权的伸张，并非服役。主君处世向称缜密周到，请一思此生于无形中消逝，虽每日夜眠早起，驰骋游乐，但韶光匆匆去了，不再回头。此刻你的青春固然正蓬勃着，殊不知年齿已在暗中偷换，象铁石一般无情，死亡威胁着老少，毁灭了贫富，谁也逃脱不出它的罗网，我们人人明知必死，却难料定哪一天死。臣等向未违抗过你的意志，愿你此次能接受臣等的忠谏，愿主君俯允臣等在短期内为你遴选一位王后，

由国内最高的豪门贵族中挑选出来，以求符合于上帝和国王的尊严。臣等心中惶惑，渴求主君完成婚事，有天神为鉴！人事是不可预测的，愿上帝赐恩，但是如果一旦君祚断绝，继承者不得其人，那就苦了全国生民！所以臣等跪乞，愿你赶紧完婚续嗣。”

国王见了众人苦求，心中怜悯。“我的好臣民，”他道，“你们要求我这件事，我却根本没有想到。我所喜爱的是自由，结婚后就难以享受了，我这闲散之身就要受到束缚。可是我知道你们是忠诚的，我相信你们也有真知灼见，我一向也是如此信托你们，因此我自愿应承你们的请求，决定尽早成婚。至于你们今天所说要为我遴选一位王后，我却愿免了你们的操心，关于这一点不必再提了。上帝知道，子孙多不肖，福泽全由上帝所赐，并不由祖先遗传。我相信上帝是全德的，所以我的婚姻和一生的安乐都以他为依归；他有他的心愿，他支配一切。让我选择我自己的妻——这责任由我来负。可是请你们以生命为保证，任何女子我娶来做王后，你们应永远尊崇她，尊崇她的一切言行，无论她在哪里，敬她如帝王的公主一般。你们还须立誓，我作任何选择，你们决不发怨言或有所反抗，因我既为了你们的请求而放弃自由，你们就不得不由我依照自己的心愿而择配；这一点你们若不同意，我就劝你们不必再提这件事了。”

他们于是诚心发誓，应承了这一切，没有一人有异议的；在告辞之前他们又求他开恩，订出成亲日期，愈早愈好；原来他们心想可能国王仍不打算成婚。他择定了婚期，应允了他们的请求，并说他所以做这件事，全是将就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谦恭跪拜，敬谢了他的厚恩，见到要求的事既然已经成功，都退回家中去了。他于是传令臣下，筹办筵席，吩咐手下侍从，按旨遵行，他

们个个乐从，都竭力筹备盛会。

第一部完

第二部开始

堂皇的宫廷中准备着婚宴。在相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村落，风景清幽，在那里穷苦的人住着茅舍，喂着牲口，以劳力耕种，换取生活。在这穷乡僻壤里有一个公认为最穷的人，但高天的神也有时会眷顾到畜牛的小棚，这个穷汉，村人叫他荆纳古拉，身边一个女儿，却是年轻貌美，名叫格丽西达。谈起她德性上的美，真是天下无双；由于她出身微贱，心中没有丝毫邪念。她饮着清泉之水，力求身心的修养，躬自劳役，不肯疏懒。年龄虽轻，而在她那处女的心胸中，已是遇事很有把握，且十分敬爱可怜的老父。她在田间一面牧羊，一面纺纱，不到睡眠时间不肯休息。回家时就采些莱蔬，切细煮熟，作喂羊之用，夜间疲竭就寝，却没有轻软的床褥；然而她日夜照料着老父，真算得世上子女的楷模。

这个可怜的女郎格丽西达却已不止一次受到国王注目过；大约是因为他骑猎的时候常经过此地；每次看见她，他并没有存一丝邪念，却正视着她的容颜，心中称赏不已，在外貌上与行为上，他没有见过如此年轻的女郎而有如此完美的貌与德。一般人虽难于透视德性的真伪，但他能看准她的品格是异常高贵的；所以他已打下主意，如果要成婚就非她不娶。

婚期已届，可是谁也猜不出谁是新娘；为了这个暗谜，许多人心中疑惑，私下说着，“我们的主君难道还不想放弃他的迷梦吗？他还不愿娶亲吗？呀，他何必这样欺蒙我们、欺蒙他自己呢？”

可是为了格丽西达，国王准备了胸饰和戒指，金盾和琉璃，

嵌着宝石，找了一个身段相仿的女子来，量尺寸，做衣裳，且制就了一切婚礼时需用的饰品。婚期的那天早晨，时已近午，婚礼应举行了，宫殿厅堂都已布置就绪，贮仓里积满了美肴，是全意大利各地方搜集来的。这位高贵的国王穿戴得十分华丽，他那一行王公贵妇，凡是延请赴宴的，以及手下的少年武士们，都歌乐飘扬，向这座村庄浩荡而来。格丽西达，上天知道，满没有理会得：这一切铺陈，都是为了她，却照常去井边汲水；她赶紧回家，因她也已风闻国王那天要结婚，假若运气好，她也很想看看热闹。她想道，"我将站在家门口，和我的女伴们在一起，见识见识新的国中主后，我必须把家务早些赶完；然后才有一刻闲空，等候在门口，也许她会经过此地去到宫中。"

她正要进门，国王已走来叫她，她立将水桶放在门边牛棚里，慌忙跪下，收敛着脸容，不敢移动，专候国王吩咐。国王考虑周到，严正地对这女郎说道，"你的父亲在哪里，格丽西达？"她必恭必敬地作答道，"主君，他就在这里。"她就立刻进去，引了父亲出来拜见国王。

他牵着老人的手，带过一边，向他说道，"荆纳古拉，我不能再掩盖我心中的喜爱了。你如果应允，在我离去之前，我将娶你的女儿为终身的伴侣。你生为我的臣民，敬爱我，我是很知道的；我敢说，凡是有能使我喜悦的事也都可以一样使你喜悦，所以对于这一件事请你给我一个定夺，假如你愿意，请你认我为婿。"

这话来得突然，老人惊奇得脸上发红；羞惭无地，站着浑身发颤；他不知道应如何是好，只能这样说着："主君，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我决不违反你的心愿，你是我所敬爱的主君，你要怎样处理这件事就怎样处理好了。"

"可是我还想，"国王温和地说道，"最好在你屋里，我、你和

她，一同会谈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呢？原来我要同时问她自己愿不愿意做我的妻，愿不愿意一切听我的摆布。这都应该在你面前讲明白，我不愿背着你说。"

当他们在屋内谈话的时候，众人在茅舍外见她诚心诚意服侍父亲，都称道不绝。格丽西达满心惊讶。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排场。这样一位贵客临门，是她生来第一遭，也难怪她要惊奇；她手足无措，脸色发白，对他凝视。但话归正题，国王向这忠诚温柔的女郎这样说着：

"格丽西达，你知道你的父亲和我都愿意我娶你为妻，并且我猜想你应可同意。但我先要问你几句话。这件事既是突然而来，你究竟是此刻就答应，还是要再考虑考虑？我且问你，你是否满心愿意一切都顺从我，喜怒全听凭我的心意，不论朝夕，你决不会埋怨半句，我说'是'，你决不说'否'，无论是言语上表达，或脸面上传情？立个誓愿，我好就此宣誓，和你结下终身之盟。"

她听了这话，好生惊惶，颤栗不已，说道，"主君，你恩顾于我这卑贱之身，我何敢承受，不过你的意志当然就是我的意志。我就此立誓，无论在行为或思念上，我永远不敢违悖你，我虽不愿轻易放弃生命，但对于你，我却不惜以死为报。"

"这就很够了，我的格丽西达，"他道。

他于是严正地走出门来，她跟在后面。他向众人道，"站在这里的就是我的妻。我愿每个敬爱我的人也敬爱她。我没有旁的话讲了。"

她的一切破旧衣著概不用带进宫中，他令贵妇们就地为她更换；她们并不很乐意接触到她的旧衣。但她生来一副丽质，被她们从头到脚换上新装，显得十分鲜艳。她们又为她梳着蓬乱的头发，用细柔的手指为她戴上了婚冠，大小首饰都装饰妥当。何

用我多说呢？这样焕然一新，她变得如此华丽，谁也认不出她是谁家的女儿了。

国王把一只带来的戒指给她，订了婚约，然后让她骑上白马，缓步而去，在众人的欢腾之中，拥进王宫，大家宴乐起来，直到日落方始停当。

简括说来，上帝的恩泽赐与这位新后有如此丰厚，以致谁也不信她出身卑贱，不信她曾生长于茅舍牛棚之间，只当是个深宫中的闺秀。在一般人的眼中看去，她似乎是一天比一天令人敬爱，那些亲眼看见她一年年自小长大的人，也都难相信她就是荆纳古拉的女儿，简直敢于誓称她是另一个人。她固然是一向德性纯美，但她那优越的性格更是日见增进，她的慎言淑行，无人不心悦诚服，见到她就不免心中起敬。不但在萨路卓城中个个称道，她的美名确已播扬遐迩了；一人赞，人人赞，男女老幼都不远千里要来萨路卓瞻仰她。

窝尔忒由穷陋的乡间娶得这样高贵的女子是何等幸福，度着安乐的生活，真是天从人愿，无限欢欣，因他能在微贱中选拔贤能，人人称赞他的真知灼见，确是世间罕有的。格丽西达生来绝顶聪明，不但处理家务有条不紊，且在必要时还能协谋公众的福利。国内如有纠纷，她虽未尝过问，却能不慌不乱，处置得入情入理，个个悦服。丈夫有时出行，朝臣贵爵如因故相争不让，她常从中调解，辞婉言切，处理公正，人民都称她为天使下降，来人间济弱洗冤。

格丽西达结婚后不久，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她很想得子，国王却心中高兴，臣民也都称贺，因为她既然先得女儿，可见她必能生育，当然还可生子无疑。

第二部完

第三部开始

后来，也是常有的事，当那婴孩还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国王存心要尝试她能否忍耐，心中盘旋着一种试妻的妙想；天知道，他这样凭空来惊扰她，委实有些过分。他已用过其他方式试过数次，并未找出她有什么缺陷，照说又何必试了又试呢？虽然有人称为妙计奇谋，我却认为在不需要时试妻是很不妥当的，徒然使她烦恼恐惧罢了。国王却因此之故，竟这样进行着：

有一晚上他单独来到她的卧室，正言厉色地向她说道，“格丽西达，那一天我把你领出困境，授给你显贵的地位——你该还没有忘记罢？我是说，格丽西达，我所给你的荣华，不应使你将我当初救你脱离穷困的往事完全置之度外，你现在虽极安乐，你该知道你原有的处境。留心记取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这里只有你我两人听到。你很明白你是如何进宫来的，为时还不太久；虽然我很爱怜你，但我的臣民并不如此。他们都说做你的侍从是不光彩的事，因你原是乡村中人。尤其自从女儿生了之后，他们这类的议论更多。我却愿与从前一样可以和他们相安无事，现在这情形我已不能忽视，我不得不设法安置你的女儿，这并非我心甘情愿的事。实在民意不可不顾，上天知道；我得先向你说明，希望你能同意。你在订婚约的那一天所应许的容忍，此刻要以事实来表现了。”

她听了这些话，在言语上，神情上没有丝毫惊动，几乎看不出她有半点愁虑。她道，“主君，我一切惟有遵从你的意志，我的小孩和我自己都为你所有，不敢违拗；你对你自己的属物自有生杀之权，你愿怎样做就怎样做好了。愿上帝救我的灵魂，你所

愿意的事决不会使我不满，除你以外我没有任何需要，也不怕抛弃任何其他东西。这就是我的意志，且将永远如此，天长地久以至死亡，都不能毁灭这一点，也不能动摇我这颗坚如铁石的心。”

国王听了她这回答以后暗中喜悦，可是仍装着不乐；他走出卧室时似乎心情很沉重。不久他把一切主意都私下告诉了一个人，遣他去见王后。这人是一个警卫官，有重要的事情时，他是向来忠实可靠的；这类的人为善为恶都一样可以办得周到。国王知道他很敬爱自己，所以放心。听了吩咐之后，这警卫官轻步走进屋来。

“夫人，”他道，“我受君命而来，愿你原谅我。你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君王们的意志是无法违背的，虽则实行起来令人痛心，可是我是下属，我躲避不了，我所得的命令是来取走这个小孩，”——他不多讲一句话，却很残忍地攀起小孩，声色俱厉，好象在带走之前，就想把孩子杀害似的。格丽西达只得忍受一切，顺从一切；象小羊一样默坐着，听凭他如何处理。这个警卫官的坏名声是不祥的，他的面容是不祥的，他所说的话和他办理这件事的时辰也都包藏着凶兆。啊！她深怕他会立即将她这心疼的女儿杀死。然而她仍不哭泣，也不懊丧，国王之命她惟有依从。最后她却开言了，卑躬地向那警卫官祈求，正因为他是一个上等人，不妨允许她和她的孩子作末次的亲吻。于是她把孩子抱进怀里，脸上十分镇静，吻着，抚慰着，祝福着。她柔声地对她说，“别了，我的小女儿！我不能再见你了。但我既然已为你祝福，画了十字，愿你得到那为人类牺牲的天父赐福，你的小灵魂我已呈献给他，为我之故你今夜就要死了。”

我相信奶妈看了这幕惨剧，一定也心酸泪滴，天下的母亲哪个不要悲痛欲绝！可是她竟忍受着这个打击，神情坚定，低声向

警卫官道，“这小女孩我交给你。去吧，依照主君的命令办去；但还有一件事，除非主君有禁令，请你务必将她葬在一个妥善的地点，莫让鸟兽撕食她的尸体。”他没有接话，取了小孩就走！

警卫官回报国王，把格丽西达的措词表情，都一点点简明地陈述了一遍，又将他亲生的女儿献上。国王听了，脸上不免有些怜悯，但是君王们主意已定，往往不易放弃。他嘱咐警卫官暗中把小孩轻轻包好，放进一个小箱或布包，但决不可被人觉察，否则他脑袋不保；从何处来，向何处去，都不能泄漏，一直送交波伦亚地方国王的姊姊，那时她是朋纳哥的伯爵夫人，告诉她一切，请她将这女孩小心抚养起来！要她严守秘密，勿说出这孩子的来历。警卫官依命而去，一一照办。

现在我们再来讲国王。他是故意要试探妻子，看她在举止言语上是否有任何激动，可是这次试探之后，见她仍是镇定温柔。她侍候他、敬爱他、照旧勤快乐从，且一字也不提及女儿。看不出她有丝毫忧愁表示，不论是在谈笑中或正式谈话时，她从不提起女儿的名字。

第三部完

第四部开始

这样过了四年，她又怀孕了，这一次她却为窝尔忒生了一个儿子，真是天意，生得清秀可爱。消息传来，不但国王自己，且全国上下无不欢欣，向上天祝谢称颂。两岁的时候，这小孩断了奶；国王心念一动，又想一试他的妻子。啊，这样一再考验，实在没有必要了！可是有妻室的人遇见能容忍的伴侣，竟可以任性而为，一无止境。

"妻子，"国王说道，"你已听说过我的百姓不赞成你我的婚姻，自从这男孩生后，尤其指责得厉害。他们的怨声刺我的心，钻进我的耳，骚扰我的心灵。现在他们这样说着：'窝尔忒死去以后，荆纳古拉的血统的人将继起为我们的主君了，因为除他之外我们没有承嗣的人。'他们的确是如此说法。我当然不能不理会这类浮言，虽不是当面对我讲，我却很担忧。我愿度些安顿的日子；因此我将在晚间暗中把这孩子处置掉，和处置他的姊姊一样。我现在预先告诉你，免得你突然受惊，我劝你还是要容忍才是。"

"我这样说过，"她道，"且将永远这样说：除非按照你的心愿，我决不存任何奢望，或作任何其他的事。只要是你的命令，我的子女都被杀死了我也不会埋怨。我生儿育女并没有尽什么力，不过当时患了一场病，后来受了些痛苦。你是我们的主宰，你可以任意处理你自有之物，不必问我，我来此时已把一切衣物留弃在家，我也就照样抛开了意志与自由，穿戴了你给我的衣饰，所以我求你依着你的心愿去做，我惟有顺从。并且我若能预知你的好恶，也一定要尽力遵循，现在我既然知道了你的意愿，我自当立意照办，我若得知你愿我死，我也就乐于从命，以死为报。我的死是无法和你的爱相比的。"

国王见妻子节操如此坚定，竟能这样忍受，他垂下两眼，惊异不止，虽面色肃然，心中却十分喜悦。那可恶的警卫官，正如他前次攫取她的女儿一般，或更加凶猛些，又将这清秀绝顶的男孩也提走了。她却照样容忍着，一无忧色，吻着小孩祝了福，无非要求他深埋他儿子的尸首，莫让他的嫩手弱腿给鸟兽撕啄了。他一声不答，径直走出，似乎全无心肝；但事实上他却谨慎地把他送到了波伦亚。国王见她如此能忍，十分惊奇，假若他不是确

实知道她真心疼爱儿女，还会认为她如此镇定，也许是出乎狡诈、残酷或存心恶毒；但他确知她在这世上，除他以外，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那是无疑的。

现在我要请问：女子既然忍受了这么多次的考验，是否足够了？一个硬心肠的丈夫，继续残忍下去，究竟还能想出什么更苛酷的方法去试探妻子的德操和耐心？可是世上竟有这类人，走上了一条路，似乎就不能回头，好比被绑在木桩上，再也放不开他的初意。这位国王就是这样打定主意要尽量考验他的妻子。他窥视她的言行是否忠实到底，并未看出有丝毫变更。她的心地和面容都是始终如一，她年岁愈大，爱他的心愈真切，伺候愈辛勤，他俩似乎只有一条心，窝尔忒的意向就是她的寄托所在。感谢上帝，这结果十分圆满。她充分表现了一个做妻子的，遇见任何风波，都可不必自出心裁，只消以丈夫的意志为准则。

不久，窝尔忒的恶名播扬了出去，大家说他因为娶了一个贫妇，竟暗中把他两个小孩都残害了。这谣言传得普遍，也不希奇，原来百姓并未听说小孩的去向，无疑是被杀了。他们从前对他的敬爱的心，也就因为这些浮言而一变为怨恨。被人称为杀人的凶手，那是何等恶劣的名声！但是不知是真是假，他始终不肯停止他那残暴的行为，一心只想试探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已是十二岁，他遣使去罗马教廷，而暗中他事先已去通报了他的计划，为了要平息人民的怨声，派人捏造教皇的训令，下令国王另娶。我说，他派他们去，假造教旨，说明依照教皇圣意，须得休弃原妻，以免国内君民间起纷争，这个诏书他们就宣布周知了。一般人民都认为是真的。这消息传进宫中，我相信格丽西达未免心痛。可是这柔顺的女子却仍坚忍如昔，愿承受一切厄运的摆布，静待国王的处理，她已将身心完全贡献了给

他，他就是她在人间的依归。

简言之，国王写了一封专函，说明真意，暗送波伦亚去。他特请朋纳哥伯爵以堂皇的仪式把两孩送回。如有人问起他俩是谁家的，千万不可泄漏，只说这姑娘不久将嫁给萨路卓的国王。伯爵一一照办，到了日期，他来到萨路卓，有许多贵爵们一路同来，十分排场，护送着这位姑娘，她的弟弟骑马相从。这位美丽的姑娘，穿戴着新婚的衣饰，珠宝满身，闪耀夺目，她的弟弟已七岁，也穿得华丽。如是浩浩荡荡，向萨路卓路上缓进。

第四部完

第五部开始

在这时候，他种种恶行都做到了家，却还是不肯放弃那试妻的心念，要看她的德性究竟能保持到一个什么程度，于是有一天他居然当众向她厉声说道，"格丽西达，我自从娶你为妻，也曾得到相当的人生乐趣，因为你贤德忠诚，其实并不因为你有什么门第或财富；但时至今日，我仔细想来，知道为一国之主，即是多方面的服务。我并不能象一个农夫那样自由。我的臣民无日不在喧扰，迫我另娶，教皇为了要消除民怨，也宣示同意，老实说，我的新夫人已在路上了。愿你坚定心志，让位给她，你所带来的嫁奁，你可以取回，作为我的恩赏。你可以回到你父亲家里去，因为谁也不能永享安乐。我劝你要坚忍，接受命运的袭击。"

她镇静地作答道，"我的主君，我知道，一向知道，谁也不能以你的荣华来和我的贫穷相比，那是没有疑问的。我从未自认配做你的妻子，不，即使做你的婢女也还不够。在这宫中你竟将我升为王后，——我愿上天为证，愿神赐我灵魂上的安慰——我

向未以王后或主妇自居，不过承你的厚恩，一向认为能当你的婢女就是高于世上众生，终我此生也不会改我初衷。你如许年来恩遇我这微贱之躯，赐我以不应得的光荣显贵，我愿向上帝和你拜谢，我祈求他厚赏你，我再也没有可说的了。我必洁身守贞，全心全节。我既以处女来归于你，做了你的忠诚无二的妻子，你这样一个主君之妇如果变节改嫁，上帝不能容！至于你娶新后，上帝洪恩，当赐你以安乐与富贵！我一向享受的房室自当让出，我的主君，我的一度的心灵所寄，现在你既然愿意我离去，我必依照你的心愿而去。

“但是你提出的我原有的妆奁，我很清楚，那不过是我的破烂衣服，现已不易寻得。啊，上帝，我们当初结婚那一天，你的音容是何等仁慈！可是说真实话——至少我认为是真话，因为在我已经证实了，——旧爱不如新欢。但是，主君，我已把这颗心全交给了你，不论命运如何乖戾，我到死也不会在言行上后悔。我的主君，你知道，在我父家你曾脱下了我的破旧衣服，那时你恩遇我，让我穿上富丽的服装。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给你，惟有忠诚、赤身和童贞，现在我还给你衣饰和结婚指环。其他的珍宝，我敢请你放心，都在你屋内。我赤裸裸走出父亲的家舍，我仍赤裸裸回去。你一切的意志我愿乐从，但我希望你不致于情愿看我一件衬衣不穿而走出你的宫廷。这个身子曾孕育过你自己的儿女，如果竟赤裸裸地走过你臣民的面前，太不近人情，你该不会肯做；所以我求你不要让我象一条爬虫那样走着。我的好夫君，我虽无足重轻，但是请你顾念我曾做过你的妻。为了偿还我带来而不再带回的童贞起见，愿你允许我套上一件常穿的衬衫，庶几这个曾经做过你妻子的身体，好有些遮蔽。我不敢多烦扰你，我的夫君，现在就告辞了。”

“你穿在身上的衬衣，”他道，“不必脱下，穿着去好了。”但他心中悲惘，话说不出来，只好走出屋去。

她当众脱下衣履，留着一件衬衫回到父家，头脚都是光的。众人一面洒泪送行，一面诅咒无情的命运。但她却眼中无泪，一言不发。她父亲听见这事，诅咒着天生他的时日。这老人一向对于这件婚事疑虑在心；自始就想到国王一旦如愿以偿，自然就会感到门第太不相当，不免要及早休弃。他赶出去迎接女儿，原来他已听到人声，知道是她回家，他哀哭着，为她披上她的旧衣；可是实在穿不上身了，那布质粗糙，且自她出嫁以来，这衣裳更加破损了。

如是过了相当时日，这朵贤妻之花伴着她的老父居住，泰然自若，在人前或是独处，从不懊丧埋怨。似乎她已忘却了当年的荣华。这也是情理中事，富贵之日她未尝夸耀得意，向来卑躬自处，从没有娇生惯养的习气，总是忍耐、谨慎、正直，对丈夫温柔忠贞。

人们谈到谦和的美德，往往提起约伯，学者尊他为人类之圣，虽然人们少有称颂女子的忠良，但世上未见一个男子比得上女子的谦逊，或有女子那样一半的忠诚，除非晚近有哪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出现。

第五部完

第六部开始

朋纳哥伯爵由波伦亚来，这消息传遍了全国，百姓都听说他带来了新王后；那场面的阔绰是伦巴底西部所从未见过的。国王定下计谋，在伯爵未到之前，遣人去找那贫穷的格丽西达，她

应命而来，和悦谦卑，心头没有半点怨气，却跪下向他小心请安。

“格丽西达，”他道，“这位女郎将为我的夫人，我决定明天正式接进宫中，人人都有一定的职守、地位和等级，但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女人能前后照料，如我心愿，所以要你来为我照顾一切。你多年来很懂得我的好恶，你虽衣著褴褛，不堪入目，但至少你知道如何尽心去做。”

“主君，”她道，“我不但愿意此刻听从你，且愿尽我一切的能力为你服役，以求永得你的欢心，并且我决不畏避，我的心魂将不顾难易，忠诚爱你到底。”

说完，她就动手收拾房屋，摆桌铺榻，带领婢仆赶紧打扫整理，惟有她的行动最为勤快，外厅内室，到处布置，毫不懈怠。

近午时分，伯爵到了，这两位男女公子同来，众人赶着观看，服饰的富丽，真是炫耀夺目，大家议论着，说国王究竟眼力不同，娶得了这样艳丽无比的新娘。人人都说她较格丽西达更美，年龄也轻，出身又显贵，结合的成果当然是更加完美。她的弟弟也是容貌俊秀。大家看得称奇，赞赏着国王聪明能干。

“啊，暴风雨般的民众！象屋顶的风标一样只顾转动，没有定向，不顾忠信，爱听新的雷鸣，新的奇闻，和月儿那样时缺时圆！你们称长道短，其实值不得半文！你们的批评不可靠，你们的忠诚不能持久，谁若信托你们，简直就是愚蠢了。”——城中有心肝的人这样讲着；然而一般群众到处拥挤，观看热闹，原来他们专趋新奇，有新后到临就兴高采烈起来。这且按下不提，先说格丽西达如何忠贞，如何勤奋。

格丽西达忙着筹备婚宴。她的衣服虽然粗陋破损，她却满不在意；她面呈喜色，和众人一起去门口欢迎新后，继而又做着她的工作。她接待宾客，知情达理，和悦可亲，谁也看不出有半点欠

缺；人们见她衣衫褴褛，却如此明察有礼，煞可称羡，却不识她是何人，都惊疑无已。她还不断地真心赞赏着新后和她的弟弟，谁都不如她称扬得周全。

最后贵爵们就席，格丽西达正在厅堂料理事务，国王叫她进来。

“格丽西达，”他似乎打趣着说，“你觉得我的新娘德貌怎样？”

“好极了，主君，”她答道，“我是真心话，我从未见过比她更美的人物。我祈求上帝赐她安乐，并给你俩终身的快慰。不过我要劝告你一件事，千万不可苛待这位娇嫩的夫人，象你对待旁人那样，因她娇养成人，我想不见得能象贫穷人家女儿那样经得住挫折吧。”

窝尔忒见她能忍，且意态释然，虽屡受刺激，而她不怀一点怨念，她犹如坚石一般镇定，永留着童贞的心，这残忍的国王，怜悯她那真诚的妇德，也不免有些不安了。

“这很够了，我的格丽西达，”他道，“不必再怕惧，不必再操心。我已试够了，你在贫困或优裕中都是一样忠贞仁慈，天下没有一人经受过这种试探的。现在我深知你的意志坚定了；亲爱的妻。”——他伸臂拥抱她，亲吻她。她十分惊讶，没有听清他的话，似乎才从睡梦中醒觉，直待她一阵惊奇渐渐安定下来。

“格丽西达，”他又道，“自有那为我们牺牲的上帝为证，你是我的妻，我并没有旁人，也从未有过，上帝救我的灵魂！这就是你的女儿，你以为她是我的妻；这男孩将为我的后嗣，本是我预定的主意，你的胎里孕育了他。我曾私下送他们到波伦亚养大到现在，此刻重新接他们回来，你再也不能说你失落了你的两个孩儿。我警告怀疑我的人们，不可认为我存有恶意，或居心残酷，

无非想试验你的妇德，我并未杀害我的儿女，——上帝不容！——不过暗中把他俩收养，直等我查验出你的真心来。”

她听了这话，悲喜交集，不禁晕倒了，醒后叫她两个孩子过来，哭泣着，抱着他俩温柔地亲吻，真是一个慈母，滴滴眼泪流注在他们的头发上和脸上。看她那样晕倒，听她柔弱的语调，令人生怜！“谢恩了，主君，”她道，“我感激你救了我的亲生儿女！此刻我马上死去也很甘心了；我既仍能蒙受你的恩爱，何愁我的灵魂随时消失！啊，我的嫩弱的亲爱的孩儿！你们的母亲一心以为你们已被恶犬毒虫戕害了；但上帝洪恩，父亲仁爱，将你们小心守护到今天。”说到这里她又晕倒了。她却紧抱着她的儿女；人们好不容易把他们由她怀中拉开。旁观的人流下无限同情的泪；差不多不忍多看。

窝尔忒抚慰着她，劝她快乐，她醒来自觉羞惭，人人都为她鼓舞，她重新镇定起来。窝尔忒尽力求取她的欢心，人们见到他俩重归旧好，恩爱如初，谁都会称奇不已。宫中妇人们抓住一个时机，引她进入内室，脱下她的破旧衣服，换上锦袍，闪耀夺目，又为她戴着嵌满珍宝的冠冕，拥出厅堂，人人向她致敬，也是她所应受。于是这愁惨的日子终于获得喜乐的结局，大家尽情求欢取乐，直待星光照地才罢。众人看来，这天的筵席比往年婚宴更为丰盛奢靡。

此后多年，他俩富足安乐，白头偕老。国王将女儿嫁给了意大利一个富有的贵爵，他又将岳父荆纳古拉奉养宫中，安康终老。格丽西达的儿子继承父业，太平无事，结婚也很顺利，却并未苦试他的妻子。

现在世上人心不古，这是无可讳言的，请听我的原作家所说的话。这篇故事的主旨，并不在求天下做妻子的都去学格丽西

达那样卑顺，因为学她未免不近人情；只是奉劝世人应象她一样在遭遇不幸的时日中坚定意志。佩脱拉克以卓越的文体写出了这篇故事。既然一个女子能容忍世人，我们就应温顺地接受上帝所赐，因为上帝若试探他自己所造之物，岂不是理所当然。但他决不会诱惑我们这些由他赎救的生灵，如圣雅各所言，不妨一读他的书札，然而，无疑的，他是随时试探着世人，让我们受尽千辛万苦，用种种方式鞭打责罚我们，并非要发觉我们的品质，因为我们这弱质是他已经知道的，他其实是锻炼我们。他的统治是为了至善；我们应以磨练德性为生。①

各位，还有一句话，然后就结束了；在今天整个城镇中不容易找出三个格丽西达来，即使两个也找不到。原来如果也把她们试验一下，她们内心中虽含有金质，却与粗铜混合，看来漂亮，却易于折断，而无韧性。所以，为了巴斯妇人起见——愿她和她的同样的人得到上帝的照顾，永远控制着、掌握着夫妇间的威权——我现在为你们唱一只歌，我相信我的心是活跃而愉快的；让我们把严肃的事暂时放开。我的歌是这样的，请听吧：

① 在某些稿本中，故事在此结束，这后面跟着有客店老板的一小段话，有些学者认为是合乎乔叟最后定稿的计划的，兹照译如下：

学者讲完他的故事之后，我们的老板赌咒说道，"上帝的骨头，我宁可少喝些酒，却让我家中的老婆可以听到这个故事，这真是一篇好故事，至于我是什么用意，你们应可知道了；不过凡事既不能称心如愿，也就只好将就了。"

乔叟的诗跋①

格丽西达死了，连同她的一片真诚，
　都已葬进了意大利的土壤；
因此我要向众人高呼一声，
　愿天下做丈夫的人不论怎样顽强，
　　不可试探他的妻，或想找到
　第二个格丽西达，那是不可能了。

啊，高贵的妻子们，聪明的妻子们，
　勿让谦卑钉紧了你们的舌尖，
勿使学者们有所借口，
　再来写这样一篇奇事
　　象温顺的格丽西达一样，
　当心瘦牛②把你们吞下肚子。

学习回音女神，她是永不停舌的，
　她在山间谷底永远回话传语；
莫太天真，或由人欺侮，
　坚决掌握着治家之权。
　　深深记取这个对人们的教训，
　为了人人的利益，自可不必疑虑。

---

① 原诗韵律颇难移植；全诗六段，每段六行。每段二、四、六行押韵，十八行一韵到底，一、三押韵，十二行一韵到底，各段第五行又属一韵，可谓一气呵成，数百年来的英诗中未见其匹。

② "瘦牛"是指古法国寓言中一只巨大瘦牛，专吞卑顺的妻子，愈吞愈瘦，后来另有一牛却改变方式，专吞卑顺的丈夫，得以维持肥壮到底。

你们悍妇们，永远捍卫着自身，
　你们象一只骆驼那样健壮；
莫让男子们欺凌你们。
　你们瘦小的妻媳们，经不起一击，
　　学习那印度的猛虎，
　我劝你们，象风车一样作响。

不要害怕男子，不要礼敬，
　虽然你的丈夫满身甲胄，
你那诋毁的舌箭，会刺进
　他的胸膛，击中他的面盔，
　　再用嫉妒把你丈夫系住，
　可使他们偃伏，象一只鹌鹑。

如果你长得美，你不妨到处游逛，
　你可以摆出你的容貌和衣饰；
如果你长得丑，花钱应慷慨，
　尽量结交朋友，不要紧缩。
　　放松你的心情，象树颠一叶；
　由他们男子去激怒、绞肠和哭泣。

牛津学者的故事完

商人的故事[1]

商人的故事开场语

"哭泣与呼号，烦恼与愁苦，我都受够了。"商人道，"无论早晚，生活总是苦的，我相信其他结了婚的人也都如此；我自己的确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妻，再恶也没有了；即使魔鬼和她结了婚，我敢发誓，她还可以超出他一筹。我何必把她的恶处一一讲出来呢？总之一句话，她是一个恶东西。格丽西达的温顺和我妻的无比的凶残相比，那就有霄壤之别了。一旦我得了自由，我的天哪，我决不再投罗网！我们结了婚的人永远是烦恼愁苦的；任何人不妨一试就可以知道，有印度的圣托马斯②为证，我的话是不错的。大多数的人是如此，我不说全是如此；上帝保佑！呀，好客店老板！两个月来的结婚生活，啊，我的天，还没有超过两个月呢！可是我相信，一个终身没有结婚的人，虽把他的心撕碎了，也说不出我此刻所能讲的这许多恶妻的恨事！"

我们的老板道，"好了，商人，上帝拯救你的灵魂，你既懂得此中许多底蕴，我求你讲一部分出来听听。"

"很好，"他答道，"但是我自己所受的痛苦，因我伤心过度，所以不多讲了。"

*　　　　*　　　　*

商人的故事由此开始

从前在伦巴底地方有一位高贵的爵士，生在巴维亚城，十分富足，但六十岁尚未娶妻。为要满足他的肉欲，趁他的兴致所趋，找着许多女人，正如世上一般俗人一样。他活了六十岁，倒想非结婚不可——是由于他老糊涂了，还是为了圣功，就不得而知了——他日夜不息，到处探寻对象；祈求上帝让他过一下夫妻的幸福生活，想尝试一下上帝当初所给予男女的神圣结合。

“任何其他生活方式，”他道，“都不值一文。惟有结婚的生活是自然而纯洁的，是人世间的天堂。”这位一向聪明的老武士这样说。

也是真事，正如上帝就是天上的主宰一样真切，娶一个妻确是光荣的，尤其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这时有个妻子就如珍宝中的明珠。他应该娶个年青貌美的少妇，好生个儿子；过些快乐幸福的生活；而旷夫们却惟有干叫“呵唷”了！原来有时他们情场失意，那就简直是孩提似的空幻世界一般。老实说，旷夫本该多吃

---

① 商人听了格丽西达的事非常感慨，原来他自己是新婚，而两个月的经验已使他伤心过度说不出口了，为了履行诺言，就讲了下面冬月老人被骗的故事。不过这篇故事从其中所运用的超脱讽刺的风格等等看来，与商人的开场语不甚吻合。

② 印度的圣托马斯并非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可参读《马可·波罗游记》英译本卷三第十八章。

些苦；他们在脆薄的地层上建屋，想的是坚实，得的是脆薄。他们度着自由的鸟兽般的生活，不受拘束；而在另一方面，结婚的人过的是有秩序的幸福日子，在婚姻的羁绊中得到安定；他的心当然应该充满着快慰。谁能有一个妻那样顺从？谁能象一个终身伴侣那样忠诚，那样体贴入微，不论是有病或无病的时候？安乐或愁烦，她总不抛弃他。她不倦地爱护他，即使他在床间病了，死了，还是一样。可是，有些学者，希腊的希奥夫拉斯塔也是其中一个，是不同意这说法的。然而希奥夫拉斯塔偏要胡说，又有何关系？他说，"不要娶妻，可以节省家中的费用；一个忠实的仆人比你自己的妻还善于处理家业。她和你在一起生活就是想占有你的一半财产；你如果生病，有上帝为证，你的真心朋友或僮仆照顾你可以周全得多，而她却老在等候着取得你的产业。并且你若娶了一个妻回家，你就很容易当起乌龟来。"这位先生这样讲着一套谰言，让上帝诅咒他的骨头！不要去听他；拒绝希奥夫拉斯塔，听我的话。

的确，一个妻真是上帝的恩赐。其他的恩物，如田亩、房屋、牧场、公地或动产，无非都是幸运的赠品，我敢说，就象墙上的阴影那样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无疑的，如果我明显地讲，一个妻子是永留在家中的，可能还比你所心愿的时日更久一些。婚姻是一个伟大完善的圣仪；谁若没有妻，我就认为他是个丧失了灵魂的人，孤苦无援，——我讲的是教士以外的人们。为什么呢？——我并非信口乱说的；原来女人被创造出来，就是做男子的后援的。崇高的上帝创造了亚当，见他孤独一人，赤裸着身子，上帝发了慈悲，说道，"让我为这个人再造一个同他相似的人，做他的配偶。"他于是为他造出了夏娃。因此你们可以明了，一个妻子就是男人的助手，男人的寄托，是他在世间的乐园，也是他的消

遣处所。她驯善娇媚，两人自然可以结合得很美满。两人成为一体；据我所了解，成为一体就是同一条心，哪管是安乐或是苦恼。

妻子！呀，圣马利亚！天祝福！有了一个妻子的人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呢？我却讲不出来。夫妇之间的幸福是说不完、想不尽的。他穷了，有她帮助工作；他的财物有她照看，一些也不会糜费。丈夫所喜爱的，她也喜爱。他说“是”，她不会说“不是”。他说，“这样做”；她说，“已准备好了，丈夫。”啊，多么幸福的制度，可珍贵的结婚生活，你是如此快乐、完善、值得称许推崇的事，每一个卑微不足道的人都该整天跪谢上帝，因为天赐了一个妻给他，或者祈求上帝赶快让他娶一个妻，和谐到老。只有这样，他的一生才有了保障。我相信，凡是听妻子的话的人决不会受骗；妻子是忠实谨慎的，你尽可昂步前进，无忧无虑。所以，你要想做得聪明，惟有听从妻子的忠言。

瞧！学者们说，雅各听了他母亲利百加的忠言，把山羊羔的皮包在颈项上；因而他眼睛昏花的父亲就给他祝福。还有朱狄司，正如书上所载，也是听了忠告，救出上帝的子民，趁着贺洛奋斯睡着的时候把他杀死了。再看亚庇该如何忠告她的丈夫那巴耳，救了他的命；再有以斯帖拯救上帝的子民脱离困厄，使亚哈随鲁王擢升了末底改。

所以辛尼加说，天下再也没有比一个驯良的妻子更加可贵的了。克多说的：接受你妻子的话。她发令，你就答应，有时她也很懂道理，会来迁就你，顺从你。一个妻一定专心照料家务；生了病的人而没有妻子看护，那就只有独自哭泣。我警告你，如果你明白事理，必须善爱你的妻，正如基督爱护他的教会一样。如果你爱你自己，你一定会爱你的妻；没有一人恨他自己的肉体，惟有天天抚养着，所以我劝你珍爱你的妻，否则你就永远不会发

达。不管他人如何讥笑，世上的人惟有夫妻俩才是走着稳妥安全的道路；只消两人结合得紧，就不会发生任何危险——尤其在妻子这方面。

这样，我所讲的这位老年爵士——名叫冬月老人——思念着这个愉快的生活——完美、安静、甜蜜的结婚生活。到了一天，他请了朋友们来对他们倾吐了心事。

他严正地对他们说，"朋友们，我已苍老，上帝知道，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我该考虑到我的灵魂问题了。我的肉体被我贻误在一些蠢事上面，但祝福上帝，还可以补救一下；我要完成婚姻，马上，尽可能的快。我求你们帮我立刻成婚，娶一个妙龄美女，我不愿再等待了；我自己也将赶紧寻找这样一个对象。但你们人数较多，你们比我更容易得到结果，更容易为我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

"不过有一件事要请注意，我决不要一个年老的妻。说具体一点，她不可超过二十岁；我愿意老鱼配新肉。小梭子鱼不如老梭子，而老牛肉却不如小牛肉，"他道。"我不要三十岁的妇人；这种妇女等于是豆壳干草。还有，上帝知道，那些老寡妇，——她们懂得许多此中奥妙，她们知道许多应付的手段，我若和一个寡妇同住就永远不得太平。一个人换过了许多学府就成为一个善于取巧的学生；女人也就比得上这样半个学生了。的的确确，驾驭一个年青人就好比烘热了的蜡可以放在手里随心捏弄。所以我简单明了地对你们说，我不要一个年老的妻子，这就是我的理由。因为万一运道不巧，我不能取得欢乐，那还不如荒唐一生，到头来直截了当交给魔鬼完事。我若不能生个儿子；我告诉你们大家，我宁愿被野狗吞了，却不愿让旁人坐享我的遗产。我并非老了说糊涂话，我很懂得结婚是为的什么，我也知道有哪些人根

本不懂为什么要娶妻，还不如我的家僮明白，却偏偏要侈论婚嫁的大道理。假如一个人不能端正做人，就该诚意地娶个家室，也好生儿育女，为了尊崇上帝，不该沉溺于情欲；因为这类人正应避免荒淫，在该偿债时就应清偿债务，互相援助，象兄弟姊妹一般，做个端庄圣洁的人才是。然而，对不起各位，我却不是这样一个人。感谢上帝，我感觉我的四肢还健壮，还可以当得起一个壮年男儿，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很了然。虽然我年纪老了，头发也白了，我却象一棵树，先开花，后结果，一棵开了花的树并不是枯干的树。我不过是头发白了，我的心和四肢却如桂树一般，常年绿叶。你们既已听得了我心里的话，现在我征求你们的同意。”

于是各人讲着与婚姻有关的不同事例。有的反对，有的称扬，争论起来；最后，正如朋友们往往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互起争端一样，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叫帕莱西波，一个叫朱斯丁纳斯，彼此激辩，不肯罢休。

帕莱西波说，“啊，我的冬月老兄，你是我所敬爱的主子，你实在不必来征求我们这班人的意见，你自己十分明达，尽可放心，不致违背所罗门的教训。他曾这样教导我们：‘任何事都该听取人们的忠告，才不致后悔’，但所罗门虽有这个论调，然而我的老兄，我的主子，我仍然认为你自己的主张最为合适，我愿上帝拯救我。因为，老兄，我的宗旨是这样：我曾在显宦场中混了一生，虽没有什么成就，却也和达官贵人来往，备受宠遇，从未有过任何龃龉。老实说，我向不违背他们的意愿；我很知道我的主子比我懂得多；他说什么我都认为很妥善，也就跟着他讲同样的话。一个臣僚在他的主子面前，如果自以为是，大言不惭，认为自己的意见超过他主子的智慧，我认为这样的人是最愚蠢的。主子们

哪个是蠢才呢！今天你自己所表现的，已可见得你智慧高超，并且顺天应人，所以我听了完全同意，和你没有一个字的分歧。上帝是鉴，全城，甚至全国，也找不出一个人比你讲得更妥帖，基督自己也会听得高兴。的确，一个年高之人愿娶一个年轻妻子是说明他雄心未衰；以我的父亲在天之灵为证，你是大有可为呢！你尽可按照你的意愿做去，我认为这样是再好也没有了。”

朱斯丁纳斯坐着听，一直没有做声，此刻却对帕莱西波说道，“我的哥哥，我求你且慢一下，你既讲过了，就听我说来。辛尼加说过许多聪明话，其中有一句是：谁若要把田产给人，应该三思而行。如果交财物出去应多加考虑，把自己身体交付给人岂不更应审慎；我要警诫你，娶一个妻决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查问清楚：这妇人是明理、稳重，还是好酒、骄矜，是泼辣，还是善于挥霍，是富有，还是贫寒。虽则世上并无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那本不是人间的产物，可是一个妻子总该长处多于短处才行。而这一切是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去查询的。上帝知道，自从我结婚以来，曾有多次暗中洒泪。尽管有人夸耀结婚的生活，我却只知道其浪费和烦恼，还有多少噜苏事，并没有半点幸福。可是，上天知道，我的左邻右舍，和成队的妇女们，都来说我的妻是人间最忠诚、最卑顺的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鞋子夹脚，究竟痛在哪里。但是，不必管我怎样，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去做；你年事已高，在未娶之前，你自然会再三思考，尤其要娶一个年轻的、美貌的娇妻。自有那创造天地万物之神为鉴，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任何一位最年青的人，都在忙于如何管束他的妻。你无法在三年之中使她事事满意，这就是说，如何取得她的欢心。有了妻子就是最伤人脑筋的事。我愿你不要讨厌我的话，不要对我误解了。”

"好了，你讲完没有？"冬月老人说。"你那套辛尼加的格言少拿出来，那一篮子的陈言滥调满不在我的眼里；已经有比你更聪明的人同意我的计划，你们大家都已听见过了。帕莱西波，你怎么说？"

"我说，"帕莱西波道，"谁若阻止婚姻就是一个应受诅咒的人。"说了这句话，大家都站了起来，一致赞同这老人的意见，他若想结婚就结婚，想同谁结婚就同谁结婚。

于是日日夜夜，冬月老人的心灵上浮起种种结婚的憧憬和精密的盘算。谁若拿一面镜子放在市街中心，他就可以看见形形色色的人闪过镜面；同样的，冬月老人从他附近的女子一个一个想去，他不知道该停留在哪一个人身上才好。一个美貌；另一个却受到人人的称羡，都说她温柔文雅。有的富，可是名声不好。最后，在似真非假之间，他想定了一个，就把其余的人全都推出了他的心，他自动地选中了她；原来爱情本是盲目的。当他躺在床上，他的脑海里摹画出一个年轻貌美的人，她那细腰，那纤长的四肢，她那样的贤明稳重，她的风度和品德。他决定要她之后，越想越好，觉得不能再好了；他一旦主意打定了，似乎任何旁人的脑力都不如他，再也不能影响他了；他这样独自臆断着。

他立刻邀请他的友人们来作一番商量，他要向他们说明一切，免得大家烦心，他道，现在可以不用到处去寻访了，因为他自己看中了他的对象，他看中了就是看定了。

帕莱西波马上来到，其他的友人也都到齐，冬月首先就请他们大家原谅，不必再提什么相反的意见；他所决定的事是顺从天意的，也是他的幸福所在。他说，城中有一位有名的美女，虽然出身微贱，但有妙龄和姿色，对于他已觉得十分满足了。他说，他愿娶这位女子，愿从此度着安乐虔敬的日子；他感谢上帝让他将

她的身心收为己有，不让任何旁人分享他这幸福；他请求大家为他努力，使他能够如愿以偿；只消他们肯这样去做，他就安心了。“如果照这样做成了，”他道，“我这一生就别无他求了．却只有一件事，使我的良心上不得安宁，请让我向大家讲来。我早就听说过，一个人决不能同享两种美满的幸福——人间的欢爱和天上的极乐。一个人可能避免七大罪恶，和那罪恶之树的每根岔枝，同时在婚姻中又获得了最完善快乐的生活，我却深怕在我这老年时期享尽了人生的甜蜜，无忧无虑，竟把天堂移到了人间。原来真正的天国是经过忏悔苦痛才赎回来的，象我这样安乐，极尽人生的快事，又将如何踏进基督永生之境呢？这使我惶恐不已，你们两位兄弟有何高见，请为我一解此疑。”

朱斯丁纳斯本来就不满于他那愚蠢的行为，用着讥嘲的口吻，也不引经据典，却一针见血地作答道，“老兄，如果你所说的是唯一的障碍的话，上帝自然会特别照顾你，为你行出奇迹，在你还未接受教仪之前，让你忏悔你的结婚生活，哪管你看不出其中的苦恼和矛盾。上帝决不致如此残忍，一个单身汉既然有机会忏悔，结了婚的人一定更有百倍的机会！因此，据我所知，最好的忠告就是：你尽可不必失望，务必记取你有了妻室，也许就是进了净界。她可能就是上帝派来给你的磨难使者；到了那时，你的灵魂或将一跃而飞进了天国，比弓上发出的箭头还快。我看上帝将使你今后逐渐地明了结婚的生活并无偌大的幸福，并没有偌大的好景在前面，阻碍不了你的灵魂得救，因此你应该好自为之，对你的妻室不可过于苛求，必须合情合理，不必对她过分娇情溺爱，并应小心翼翼，不犯其他的错误才是。我的话到此为止，因为我的智力有限，不过你也尽可不必因而害怕，我的亲爱的老兄。”——（我们暂且摆开这个问题。巴斯妇关于婚姻的道理

已讲得十分透彻，只消人们听懂了她的话。）——"再会了，愿上帝保佑你。"

讲完之后，朱斯丁纳斯和帕莱西波各自告辞，然后彼此分手而去。他们见事情既然非照办不可，便去为他说项，竭尽媒人的能事，把这位名叫春月的女子急急忙忙和冬月老人结成良缘。我怕细讲起来太耽误你们的时间，我还得讲她如何领受产业，一张地契、一件证书，以及她那丰盛的华丽服装，等等。且说，到了那天，他俩同去教堂参与圣礼。牧师颈挂圣带走出来，嘱她要学利百加或撒拉，忠于婚誓，明白为妻之道；然后照着成规读了祷文，用十字架画押，祈求上帝祝福他俩，一切圣仪都做得圆满。

结婚的仪节没有丝毫欠缺，宴席间他俩坐上高坛，和其他贵客们在一起。宫廷上喜气洋溢，所有意大利的乐器和佳肴美味，应有尽有。在他们面前摆满种种乐器，即使希腊的奥费斯，或希白斯的恩菲洪，也都从未演奏出那样美妙的曲调来。每上一道菜就是一阵嘹亮的乐声，约押的号筒也从未吹得如此动听，塞渥达马斯攻希白斯城邦的时候也没有如此热闹。酒神白格斯在他们左右斟着美酒，爱神维娜丝对每个人露着笑容，原来冬月现在已是她的武士，愿在已婚或未婚时磨练他的性格；她手中持着火把在新娘和众客面前挥舞。我敢说，婚姻之神海门也从未见过如此畅怀的新郎。啊，诗人马西恩，你描写学术神和商旅神的婚宴，诗神们唱着歌曲，请你停止吧；你的一支笔和你的歌喉都太小了，摹拟不出这样盛大的场面。当青春和弯背的老年结合，那种无穷的乐趣是笔墨所写不尽的；你若不信就请自己尝试一下，自然会承认我没有撒谎。

春月坐在上面，那温柔的表情，你只消向她一看就会被她迷住；她显得十分和顺，从前以斯帖王后看着她的国王的时候也没

有这样温存。我也无法描写她的美色，只能说，她简直是明亮的五月清晨，真所谓春满人间了。冬月每看到她的姿容，喜爱欲狂；心中却只顾要打她的主意，准备当天夜间如何紧紧地拥抱她，比当初巴黎斯抱海伦时还要使劲。可是，他想到这一夜他将对她十分侮慢，又觉得于心不忍；私忖道，"呀，柔嫩的可人儿！愿天照顾，使你可以忍受我心中的火，那是何等猛烈啊；我害怕你会吃不消哪！上帝不许我使尽我的全力！我愿黑夜赶快来临，并愿这黑夜永远继续。我愿这许多宾客都马上告辞吧。"最后他尽他所能，设法示意，只要不丧失体面，催促他们离席。时间到了，应可散宴了。人们跳舞、喝酒、满屋撒着香料，人人都极尽欢乐。只有一个侍从，名叫达米恩，一向为爵士在桌上切肉的，他却是一个例外。他看见了新的主妇春月，一见倾心，苦痛欲狂；他差不多站立不住，爱神维娜丝持着火把舞蹈时，竟将他的心烫伤了。他只好立刻上床养息；我们暂时按下不提，由他去尽情叫苦，直待娇嫩的春月怜悯他的痛苦。

啊，从床间草荐发火是何等危险！家人做了仇人！啊，叛逆的家僮，表面上忠诚，犹如心腹中爬出了狡诈的恶蛇，——上帝保佑我们！啊，冬月老人，你沉醉于新婚的欢爱中，单看你的达米恩，你自己的侍从，他竟蓄意破坏你了。愿上帝开恩，让你发觉你家中的仇人。世上再也没有家中的仇人那样凶残，他永远在你的面前。

太阳已转过了白天的穹弧；它不能久留天际；黑夜的粗幕罩着半边地球。赴婚的宾客向冬月老人告辞、道谢。人人兴高采烈，尽欢回家，到了时候，都去就寝。这位等候得心焦的冬月恨不得立刻回房。他喝着柠檬乳汤，甘露甜酒，加香料的意大利酒，还有糖浆，凡是那可诅咒的僧士君士但丁所著性书中提到的，他每

种都喝了。他对亲近的朋友说道，“为了上帝的爱，赶快让大家好好地空出这屋子给我吧。”他们于是照办了。人们喝了酒，窗幔遮没了；新娘被带进了房，躺着全不动弹；牧师祝福了新床，每人都离开了新房。

于是冬月抱紧了娇嫩的春月，她就是他的天堂，他的伴侣。他抚摩着她，他的厚而硬的须毛刺着她的脸，一再吻着，原来他才剃过胡子，那皮肤象鲛皮一样，和荆棘般刺得发痛。他摩擦着她的嫩腮，这样说道，“呀，我对你不起了，我的妻，到了时候我就会下来。不过，你该知道，没有一个工匠，不管他是谁，能同时做得好又做得快；只有闲空时才做得完美。我俩玩耍该有多久都不相干；我俩已真正结合在一起了；祝福我俩这个束缚，这行动不算是什么罪恶。一个人不会害他的妻，正如他不会用刀伤他自己；因为我们是得了法律的允许的。”

直到天色破晓，冬月老人吃着浸了清凉美酒的面包，从床上坐起，高声欢唱，吻着新娘，癫狂起来。他轻佻得象一只喳喳的斑鸠。他唱的时候，那喉头的松皮配合着发抖。但是上帝知道，新娘春月心上是如何想法，她见他穿着衬衣，戴着睡帽，伸出干瘦的颈脖，她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说道，“我要休息了，现在天色已晓，我再不能守夜了。”他倒下头去，一直睡到午前时分。冬月老人到了时候起身；但是按照那时习惯，未过三天，新娘春月不能出房。人都是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休息，就不能维持很久——不论是人、兽、鱼、鸟，凡是动物，一概如此。

现在我要讲到可怜的达米恩，他正是相思成病，因此我对他这样说，“啊，不幸的达米恩！请你答复我，你将如何倾吐你的苦心，如何让你的意中人知道？那娇嫩的春月，她会说，‘不成，’即使你吐出了苦衷，她也许就泄露出去。愿上帝助你！我不能说

得更好了。”达米恩缠绵病榻，维娜丝的火焚烧着他，奄奄一息，他千思万想，只得孤注一掷，因此偷借了一副纸笔，将心中苦痛写成一张情书，用怨调的诗式，向意中人诉苦。写成后放进挂在衬衣外面的丝织口袋里，贴紧在他胸前。

在冬月和娇嫩的春月结缡的那天，那月儿正值金牛宫座第二度，现在已移进了巨蟹宫座；春月遵守贵门家规没有越出洞房一步；新娘不到第四天不能来到厅堂进餐，至少也要过了三天；三天满了她才开始参加正餐。由中午到中午整整四天过了，弥撒做完，冬月坐在堂上，春月在一边，象明媚的夏晨一样新鲜。老人想起他的侍从，说道，“圣马利亚！怎么我的侍从达米恩不来侍奉我呀？他病了吗？还是有什么事？”站在他身旁的其他侍从们都为这位同伴解释，说他病了，不能做事，并无旁的理由。

“这倒使我很不安呢；他是一个温雅的侍者，”冬月道。“他如果病死了，那就很可惜；在他那阶层中他是个最聪明小心的人，大方知礼，是很有希望的。餐后一定要赶紧去看看他，我自己带着春月去慰问一下。”

人人听了这些话都祝福他，说他贵人仁心，一个侍从病了还去慰问。“夫人，”冬月说道，“餐后，你同婢仆从厅堂走到住房里去的时候，记得去看看达米恩，好让他高兴。他是一个好人家子弟；告诉他等我休息好了就去看他。快些去，我等你回来。”

春月和她的婢仆一径来到达米恩这里。她坐在他床边，和善地安慰他。达米恩看准机会，偷偷把一个小袋放在她手中，袋中有他所写好的情书，一面只是叹气，轻声向她道，“求你恩恕，不要暴露了我。这件事让人知道了我就没有命了。”

她把口袋藏在胸前衣服里，就走了；这次的会面讲到这里，我不多说了。她回来轻轻坐到冬月床边。他抱吻着她多次，然

后躺下睡了。她假托有事出房，读完了情书，撕碎后偷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

此刻还有谁比春月的心事更加沉重呢？她回到冬月身边睡下，他咳嗽醒来；就求她脱下衣裳；他说，他想和她玩要一场，她的衣服实在有些碍事；她哪管是心愿，还是厌烦，只有顺从。可是过分精明的人切莫生我的气，我未敢交代这时春月心中，究竟认为是天堂，还是地狱；现在我且让他俩去，直到晚祷钟响的时分他们只得起身。

我不知是命定、是机缘、是神妙、是天理或是星象的影响，那时天体排列适当，时会合宜，为了维娜丝的光荣，正好递送情书，可以博得青睐（学者们说，凡事都有一定的时宜）；天帝在上，他知道事事逃不出一个机缘，让他去裁决一切，我不再絮叨了。老实讲，那一天春月接到情书，心生怜悯，病榻上的达米恩在她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想给他一些安慰，放不下心。"真的，"她私忖道，"我顾不到会得罪了谁，我可以向他保证，我爱他甚于任何人，哪管他身上只有一件衬衣。"请看，柔软的心是很容易对人发生怜悯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女人的心地，经过了揣度考虑之后，却是十分开朗的。有些暴君，其实有很多，心肠硬似铁石，竟可以眼看着他死去，决不眷顾，甚至在残酷的骄傲中自喜，亲手杀了他，也会无动于衷。

温良的春月满腔柔情，亲自回了一封信，信中对他表示十分钟情；专等决定时日和地点，好同他相会，单看他想出什么办法。到了一天，她见有机会去看达米恩，机巧地把她的信塞进了他枕头底下；单看他会不会拿起来读！她牵他的手，轻轻捏了一下，谁也不知道。口头表示愿他早愈；当冬月来请她回去时，她就辞别而去。

第二天达米恩一早起床，一切的病和愁都烟消云散了。他梳了头发，按着他心意中人的心愿修整一番，并且在冬月老人面前十分驯良，几乎象一只狗那样。对于其余上下人等他也能眉飞色舞(原来一个能耍一套伎俩以讨人欢喜的人，一耍起来就浑身都灵活了)，因此人人都称他好；他完全取得了他所心爱者的欢心。我且放开达米恩，由他去干他的事，现在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有些学者认为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寻乐；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位冬月老翁可算得一个知道享受至乐的高士了。他的家常起居同公侯的生活一样高贵，处处以取得至上的赏心乐事为目标。他的邸宅中不但一切设备非常妥帖，还有一所石墙围绕的花园；如此华美的花园我从未听说过。无疑的，我确信那写《玫瑰传奇》的诗人也无法描写其中的美景；就是帕蕊布斯，他虽是花园之神，也还不能说尽那园景，以及那棵常绿的桂树下的清泉。在这水滨上，帕路托和他的美后常常带着仙妖们游唱舞蹈，相传是如此。

这位高士冬月老翁最爱去这园中欣赏，他自己收藏着小门的银匙，高兴就去开门，决不让旁人拿这钥匙。到了炎夏天气，他想向爱妻偿债的时候，就带了春月进园，两口子放荡起来，平时在床上演出的那一套，都搬到花园里去了。如是，这一对老少夫妻度着许多快乐的日子。可惜，这世上的快乐不能永久，不论是冬月或任何人都一样受着这个限制。

啊，突如其来的机遇，啊，无定的幸运，你欺诈成性，好比蛇蝎一般，你的头在谄媚，你的尾却在毒刺；你那含毒的尾巴就是死亡。啊，脆弱的快乐！啊，甜美而奇特的毒物！啊，妖物，你善于隐蔽你的本领，表面上稳定，因而蒙骗过多少大小人物！你何必

欺瞒冬月老人呢，他是一向认你做真朋友的呀？你现在竟把他双眼剥夺去了，使他伤心欲绝了。

说也可怜！这位高贵的冬月老人正在过着得意甜蜜的生活，忽而双目失明了。他伤心痛哭，深怕他的爱妻会因此而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来，他满心的嫉妒燃烧，差不多宁愿夫妇同死，免得时时放心不下。不论在他生前死后，他都不愿有人爱上了她或和她结婚，即使他死后也愿她穿上黑色衣服，象失了伴侣的鸽子，永远当他的寡妇。可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心中的悲哀终于平服了一些；他也知道已是无法挽救，不得不忍耐下来，只有这颗忌妒之心还是放不开。不管是在堂上、室内，或在其他地方，他不让她单独行走，老是一只手扶在她身上。因此，春月不免痛苦落泪，心中热爱着达米恩，看看难以如愿，就宁愿一死了之。她天天只是等待心头破裂，以了此愿。

达米恩也就成了世上最伤心的人，他日夜找不到机会和春月倾吐衷肠，只因冬月总不离开她一步，手扶着她不放。但既有情书来往，或是私下做些记号传达，两人心事还不致彼此生疏。啊，冬月老人，即使你的眼力仍能看到出海船，又有何用？与其睁着明眼被人欺骗，还不如瞎了眼受人愚弄。请看那百眼怪物，虽然它极尽了窥察的能事，终究还是被人蒙骗了，而上天知道，还有些人却认为事实不是如此呢。不过，多讲惹人心烦罢了。

却说那美艳的春月把冬月所收藏的花园门匙，压进热蜡，做出模型，达米恩懂得她的用意，配了一把钥匙。何必多说，过了不久，就因为有这把仿造的钥匙却引起一场风波，各位且静听我讲来。

啊，尊贵的诗人奥维德，上帝知道你说得很有理！哪有一种手段，不管时间多久，为害多深，一旦遇见热恋的多情种，还会

想不出办法对付吗？人们且看辟拉莫斯与希丝庇就可懂得，他俩到处受人监视，又久又紧，可是仍能彼此通气，由墙隙中私谈；谁也没有觉察。

现在话归正题。过了不满八天，还不到七月份，冬月老人经爱妻怂恿，渴想去园中游散，除他两人之外，不让任何人来打扰。一天早晨他对春月道，“起来吧，亲爱的好妻子，听那雉鸠在园中唱歌了；冬天早已过去，寒雨已不再来了。来吧，你那鸠眼是何等媚人！你那胸乳和甜酒一般，真是令人陶醉！花园有四围的高墙；来吧，纯洁的妻子；你射出了爱的箭，我的心已被你射伤了！我知道你是洁白无瑕的，让我们来欢乐一番。你确是我的妻，我的安慰所寄。”

他讲着这些陈辞滥调；她就打着一个记号给达米恩，要他用那钥匙先进花园。达米恩于是开了园门，闪了进去，人不知，鬼不觉，静静地坐在树丛之中。冬月老人，双眼齐瞎，手牵着春月，来到鲜丽的园中，进了园就随手把门关上了。

“好了，妻子，”他道，“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两人，而你就是我所最宝贝的人。自有上天知道，亲爱的忠实妻子呀，我宁愿死于刀下，却不愿伤害了你。你知道我当初选上了你，决不是有什么贪婪之心，却完全是爱你的缘故。我虽年纪已老，又双目失明，你必须忠心于我，让我来告诉你此中的道理。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三件东西：第一是基督的神爱；其次是你的自尊；还有我的所有产业，如庭院楼阁等等。我交给你这一切，你可以如意地立出字据；在明天日落之前写好，然后我的灵魂才得安然上天。为了我，你要立下这个誓约，先吻我一下，我虽嫉妒，愿你勿责备我。你的模样已深刻在我心头，当我想到你的美貌，以及我这条不顺利的老命，我宁愿一死，却不愿你一时一刻离我身旁，

这是为了爱，确是真实无讹的。妻子，现在吻我一下，然后我们在园中游散。”

春月听了这些话，温柔地作答；不过先已流下泪来。她道，“我也同你一样有个灵魂，也有名誉需要保持，还有这朵妻道的鲜花，在牧师把我的身体交付给你的时候，就已由你掌握了。所以，我的亲夫，我祈求上帝作证，如果我做了任何不贞的事，见不得人，对不起自己，勿让太阳照着我，勿让它见到我和无耻的妇人一样活下去。我若犯了这过失，让我衣不蔽体，装进麻袋，淹死在最近的河流中。我是一个有身份的女子，不是一个淫妇。你为什么讲这些话？男子们老是不忠实，而女子们反受不完你们的责难；你们虽没有任何借口，我想，却喋喋不休，怀疑我们，责咎我们。”

讲到这里，她一眼看见达米恩正坐在树丛下，她咳了一声，用手指着叫达米恩爬上果树；他立刻就上去了。的确，他懂得她的心意，懂得她所做的手势，比她自己的丈夫还懂得多。因为她早就在信上告诉过他，教过他如何动作。我且让他坐在梨树上，冬月和春月随处游散着。

那一天风和日丽，天空是蔚蓝色的，太阳投下金光，它的温暖使每一朵花儿展开笑颜。那时，我相信，日神费白斯正在双子宫座，离开他在巨蟹宫座的俯角不远，且正值木星高昂。在这个明媚的早晨，冥国之王帕路托，同着他的仙后勃洛梭娉从花园尽头进来，后面跟着许多仙女，排成一行。——你们不妨一读克洛第恩的诗曲，讲到他如何将她抢进了他那可怕的猎车，那时她正在草场上采花；——这时，冥国之王却在绿草如茵的河边坐下，对他的女后这样说着。“我的妻呀，”他道，“谁也不能否认，事实证明女子是惯于陷害男子的。你们这一套水性杨花的有名故事我

可以讲上十万个。啊，聪明富裕的所罗门，你既有学识，又享尽人世的荣华，你所讲的话是值得每个明白人记取的。他这样赞扬着男子道：‘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这位君王很知道你们的罪恶，这就是他说的话。至于塞拉克之子耶稣，我相信，也是难得说你们一句好话的。今天晚上，让野火和瘟疫降在女子身上！你看见这位高贵的爵士吗？呀，为了他年老了、眼瞎了，他自己的侍者都要让他当起乌龟来了，看哪，他坐在树上呢，这浪子。现在我要运用我的威力，趁这老人的妻子正在做那见不得她丈夫的事的时候，我将让这个高贵的瞎眼老头恢复他的视觉。让他亲眼见到她如何淫荡，对人对己她都要丢尽脸。”

勃洛梭娉道，“你这样做，我以我的外祖萨顿为证，我必让她回答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以使后来的女子都可因她而得争回体面；从此以后，女子虽有任何不正经的行为而竟被发觉，仍可不顾一切说出一个道理来，把对方压倒。不让她们任何一个为了短于言语而羞惭以死。任凭你们男子双眼看得多么清楚，可是我们女子必将一无顾忌，哭泣、赌咒、狡辩、辱骂，弄得你们男子莫名其妙，象只呆头鹅一样。我哪里管得着你什么经典作家？我很可想象到你那位犹太人所罗门，在我们女子中一定碰见不少傻瓜。他虽说没有看到正直的女子，可是许多旁人却曾遇到过不少女子，都是忠实正经的。且看那些在基督门下的女子们，她们都能舍命殉难，坚贞到底。罗马史上也载着许多忠诚的妻子的事迹。可是，丈夫，你也不必生气，他虽说没有一个正直的女子，我求你要了解他的用意何在；他是说，讲到最高的美德，只有那三位一体的上帝才具备。

“啊！真神只有一位，你何必把所罗门抬得这样高呢？他虽然

造了一所神庙，又怎么样？他虽然有荣华富贵，又怎么样？他还不是也造了一所拜偶像的庙堂么？还有比这件事更违反神意的吗？由你怎样为他粉饰，他仍旧是个好色之徒，是个偶像崇拜者，在他的老年，他还放弃上帝。《圣经》上这样说，若不是为了他父亲大卫的缘故，上帝早就要将他的国夺回。你们男子所写的一切羞辱女子的话，我却满不放在心上，我看去不如一只蝴蝶的价值。我是一个女子，我就不得不说话，否则我的心房都要气破了。他既然说我们女子是喋喋不休的，我就连一根头发也不能损失，对于侮慢我们的人我决不能对他客气。"

"夫人，"帕路托说，"不要再发火了；我也不再同你争论了；但是我既然已经发誓要恢复他的视觉，我老实告诉你，我的话是无法收回的。我是一国之王，不能讲话不作数。"

"在我这一方面，"她道，"我是一国之后。我将使她仍有适当的言辞作答；我俩莫再争吵。我也不再来反抗你了。"

现在我们回到冬月老人这里来，他正在花园中和他的美丽的妻子一同歌唱，比鹦鹉还唱得高兴。唱的是："我最爱你，永远爱你，再没有第二个人。"他在小径中散步很久，最后来到那梨树底下，达米恩正高高坐起，在鲜绿丛中何等欣悦。鲜艳的春月却叹了一口气，叫道，"喔，我的腰呀！丈夫，我看见树上有梨子，我非吃几个不可，否则我就完了，我真想吃那小小的绿梨。快些救命，有天后在上！老实告诉你，我这样的女子有时渴想果子吃，假如吃不到的话，就会送命。"

"那末怎么办！"他道，"这里却没有一个小孩可以爬上树去！糟得很，我的眼睛又是瞎的！"

"哟，丈夫，"她道，"不碍事；你如能抱住那棵梨树（因为我很知道你是不相信我的）；我只要能踏上你的背，就很容易爬上去

了。”

“好的，”他道，“只要有办法，我愿把心都给你。”

他弯下腰，她站上他的背，拉住一根树枝，爬了上去。各位妇女们，我请你们勿生气；我是一个粗人，我不会牵强附会。马上达米恩就接住了她，把她的裙子掀起。

当冥国的帕路托见了这个罪恶勾当，他使冬月的眼睛忽而复明，他竟可以见物如初，心中何等喜悦。但他一心只想到妻子，举起了两眼，向树上一看，见那里有达米恩和他的妻两人，正在不知干些什么，我若照实讲出来，未免有些不体面：他如是高声大叫，好象母亲死了儿女一样：“快，快，救命，不得了！”他喊着。“喔，你这大胆无礼的妇人，你在做什么？”

她答道，“你做什么啦？你该耐心一些，脑子里想一想。是我帮了忙，使你两眼复明。以我的生命为证，我不撒谎；据我所学到的，要医治你的盲眼，最好是我同一个男子在树上玩耍。上帝知道我是一番好意。”

“同一个男子在树上玩耍！”他道，“我已看得清清楚楚！让上帝勿给你俩好死！他污辱了你，我亲眼看见了，该死的！”

“这样说来，”她道，“我的治疗法失效了；因为你如果看得真切，你就不会对我这样讲；你一定是看模糊了，真正的好眼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他道，“我两只眼看得很清，感谢上帝！的确，我想我所说的是真话。”

“你昏了头，好丈夫，”她道，“你该知道感谢我，是我给你恢复眼光的！哟，我为什么要有这好心肠！”

“啊，夫人，”他道，“我们不追究了。下来，我的心爱，如果我讲错了话，上帝保佑，反正我已受了惩罚。我的天哪，我似乎看

见达米恩搂着你，你的裙子盖着他的胸部。”

“好，丈夫，”她道，“你要怎样想就怎样想吧；不过，一个才从睡梦中醒来的人是不能马上明了一切的，也不会一下就看得清楚，总要等到完全习惯正常了才可。一个长期瞎眼的人也是一样，不能马上看得真切，和看了一两天之后的人不同。在你恢复眼力之前，还有许多事物会使你模糊受骗呢。我劝你要小心；有上天圣母作证，许多人以为看见了一样东西，而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谁若看错了，谁就会想错。”

说着，她由树上跳下来。这时还有谁象冬月老人那样高兴呢？他吻她、抱她许多次，轻抚着她，把她带回了他的邸宅。现在，各位，我愿你们大家愉快。我所讲的关于冬月老人的故事完了，上帝和他的圣母祝福我们！

商人的冬月老人的故事完

商人的故事收场语

“呃！上帝有心！”我们的客店老板说道。“愿上帝勿给我这样一个妻！罗，女人的把戏真多！她们同蜜蜂一样忙着欺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她们老是撒谎，这位商人的故事就可以证明了。我有一个钢一样坚贞的妻，不过无疑的，她在其他方面却很糟；她的舌尖胡诌得凶，还有一大堆旁的缺点。——不管她，不提了。可是，你们知道吗？我们私下讲，我和她的结合实在是痛苦的。但是，我若把她的短处一点点都说出来，恐怕太傻了；我讲这话是有缘由的，可能你们中间有人会去告诉她；至于是谁，也不必说了，反正女人是会把这类的事讲出去的。我的能力有限，也说不了许多。只好讲到这里为止。”

侍从的故事

侍从的故事前引

"侍从，走过来，你如果已经答应了的话，就来讲一个爱情故事；你当然比得上任何人，是很懂得那一套的。"

"好的，先生，"他道，"我很愿意尽我的力来讲一个故事。我决不违反你的意愿。如果我讲得不好，还请原谅；我的动机是好的。请听吧。"

*　　　*　　　*

侍从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在鞑靼国中萨雷②地方曾有一个国王，称兵攻打俄罗斯，因而许多勇士都战死了。这位国王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个时期，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了任何一国的帝王。凡是帝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他都齐备。他出生于哪一教就始终诚信着，立誓遵奉；他又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象大地的中心一般；他又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他是杰出的人物，幸运的宠儿，永远保持着他的高贵地位，举世无

匹。这位鞑靼王成吉思汗和他的王后爱尔菲达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阿尔加西夫，幼子名成巴尔。还有一个女儿名叫肯纳茜，是最小的一个。我没有这个口才和本领描述她的美貌；我不敢担负起如此高超的任务，我的文字也不够好；必需一个词藻名家，懂得文章的精奥，才能写出她的姿色。我不是这样的人，只得尽我所能罢了。

成吉思汗掌握王权已有二十年，在萨雷城中宣告，规定他的诞辰为每年三月十五日。这时太阳神费白斯正是欢欣明亮，昂然高悬于荧惑星座之上，进入了燥热的白羊宫宿。天和气新，鸟儿在日光中对着嫩绿的季节高唱情曲；它们感到已有保障，再也不怕寒冬的厉刃降临了。

成吉思汗穿戴起皇冠盛服，高坐宫廷，华筵礼庆，世上再也没有这样华贵的了。若要我详叙起来，恐将占去长夏的一整天呢。至于筵席上的菜肴，孰先孰后，也无庸絮叨了；我也不讲那珍馐美味，如天鹅、嫩鹭之类。还有一些在我国认为低贱的，他们却尊为希珍。这一切我将不多谈了，此时已是辰刻，我不能让这时光流转而并无所得，因此回到故事上来。

不料，在上过第三道菜之后，国王正高坐席上倾听歌手的弹奏，忽而由大厅的门进来一个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中拿的是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拇指上戴了一只金戒指，身旁挂着不带鞘的剑。他一径骑到筵席前面。这时全厅寂静无声，大家都被

① 英国自乔叟以来，在文坛上所引起最大兴趣的一篇《坎特伯雷故事》就是这个未完的传奇。米尔顿在他的沉想诗中特别提到；斯本塞曾拟将此故事续完。

② 萨雷是当时鞑靼帝国(即中国元朝)西部的首都，位于伏尔加河畔，在十三、四世纪时是欧洲头等华丽的城市。关于故事中的东方色彩，乔叟大都取自《马可·波罗游记》，可参读该书英译本卷二第十四章。

这武士惊呆了；老少人等个个睁眼看着他。

这位武士除了头部，全身是华丽的战服，他向国王及王后致敬，然后依次对各位公侯行礼，言辞姿态都十分恭敬，虽古时哥温武士① 从仙国归来也比不上他。他的声音宏亮，用他的语言说出他的来意，一字一音没有丝毫差错；为了使他的话易于接受，他的表情也跟着字句显示出来，全不苟且，正如讲究修辞的人所指点的一样。我无从重复他的词体，也跨不过这个文字的高围②，惟有凭借记忆将他的大意讲出来，以便使大家明了：

“我的主公，阿拉伯和印度的君王在这节日谨向你致贺，派我来领受你的一切指示，赠送给你这匹铜马，这匹马能由你的意愿，在一天一夜之中，不论风晴雨雪，到处驰骋，决不伤人；你若愿同鹰一般高入云端，你尽可安然乘骑，即使睡着休息，也无妨碍，到了你所愿去之处，在转瞬间又可回来。造马的人熟谙其中巧妙；在他的创造过程中曾等待过许多星象的运转，他懂得许多魔幻的秘诀。

“还有我手中这面镜子，它能显示袭击你国境或个人的任何敌人，简言之，它能为你分清敌友。尤其是，如有漂亮的女子将她的心交给了一个情郎，她能看见他的行动，他若有异心，就能看见他如何变心，如何求取新欢，以及他的一切诡计，镜中显得十分清楚，任何事也遮掩不了。因此，在这快乐的时节，他命我将这面镜子和这只戒指，在你的面前，送给你的善美的公主肯纳茜小姐。这只金戒指的效能是这样的，请听我说来；她如戴上大拇指，或放入袋内，空中百鸟之语她都能懂得，且能用鸟语作答。每一株有根的草能医治何人，不论他的伤势如何沉重，她也都能知

---

① 哥温武士在乔叟时代原是亚肃王传奇中最高贵的一个武士。

② “高围”在原文有“华丽的词藻”之意。

道。

“我身旁所挂的这把不带鞘的剑有这样的效能：你若拿起向人砍去，就能戳穿厚如橡树的盔甲；受伤的人再也无法治愈，除非你饶恕他，在他伤处用剑的平面拍击；就是说，只有在原伤上用原剑平面重拍，那伤口才可合拢。这都是真的，一点没有夸张；你一天留住这宝物，就有一天的功用。”

武士说完，骑着马走出大厅，然后下马。这匹象日光一样照耀的铜马屹立院中。于是有人招待武士进去，脱了盔甲，请他在席间坐下。那些礼物，剑和镜由指定的侍从送到高楼，金戒指交给坐在席上的肯纳茜正式戴上。的确，全不虚传，铜马站在地上象胶著的一般，再也动不了。无论用绞车或滑轮去拖，一动也不动；无人能猜透其中奥妙，这也是情理中事。大家只得暂时站开，等武士来教他们移动的方法；关于这点且让我慢慢说来。

众人蜂拥着都来看这匹不动的马；马身高大而宽长，配合得匀称，显出健壮的身材，有似伦巴底种；和一匹真马无异，那眼睛转动敏捷，好似亚浦利亚的骏马一样。人人都认为这匹马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缺陷，无论天工人力都无法予以增减。但大家都惊异着想看它如何行动，尤其是一匹铜质的马。他们想它一定是仙国的产品。众人议论纷纷，象蜂群一样，言人人殊，有多少头脑就有多少想法，他们背诵着古诗，说是象神话中的飞马，可用两翼腾空；或如古书所载希腊人击败特罗亚人时所用的大木马。有一个人说，“我心中有些害怕了，也许有战士们躲藏在内，阴谋着攻打我们这座城池。最好小心为是。”另一人低声向他的同伴道，“他胡说，我看这好象是魔术所形成，是在热闹场所演出的把戏。”他们如是喋喋不休，各自推测，恰如无知之人，对于他无法了解的事物，超出他的认识能力，因而只得胡思乱想起来。他

们往往是越多猜测，越多错误。

那镜子虽已藏起，有人却问起其中道理何在，想不出为什么它能照出那些东西来。有一人解答道，可能是自然的角度和精妙的反照所致，据说，罗马就有同样一面奇镜。他们谈着阿尔哈生① 、维得罗和亚里斯多德等人曾论及奇镜与投影、反光等原理，凡是读过他们的书的人是都知道的。

其他的人又觉得那把剑能戳穿一切，确是奇特；于是谈到德列夫斯② 王，以及阿基利斯的枪矛，也都能边伤边愈，同这把剑有相似的效能。他们谈及种种方法能使金属坚硬，有哪些药料和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其变硬；这许多都是未知之事，至少我是不懂的。

然后他们谈到肯纳茜的金戒指，大家都说从未听到一只戒指有这奇效，除非摩西和所罗门王相传有过这样的技能。人人这样议论着，这里一团，那里一堆。有些人说，把凤尾草烧成灰，做成玻璃镜，确是很奇特的，而玻璃和凤尾草灰却是迥然不同的东西；因为人们早已懂得这类技艺，他们的好奇心不一会就没了，不再议论了。有些人却谈到雷声的来源委实令人猜测不已，又谈到潮汐的起落、晴空的游丝、雾气和其他东西，推敲着究竟。大家讨论、解说，喧扰不已，最后国王从席间站了起来。

这时太阳已离开了子午线，高贵的狮子星座带着他前爪边的怪蛇星仍在上升，正值国王成吉思汗从席间高座上起立。响亮的乐队在他前面引路，他来到朝见堂上，那里乐队继续奏着不同

---

① 阿尔哈生（965—1038）是阿拉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光学论»由波兰物理学家维得罗译成拉丁文（十三世纪）。

② 德列夫斯是密细亚的国王，被阿基利斯的枪矛所伤，仍用同一枪矛救治。

的曲调，好似天上的仙乐一般。爱神维娜丝高坐双鱼宫座，喜逐颜开，看着她的青年侍从们舞蹈。

高贵的君王坐上了宝座，令将外来贵宾请上前来，于是武士和肯纳茜都参加舞会。那热闹情况决不是一个笨拙的人所能描写的；他必须懂得爱情和情场的格调，还应有春光一样活泼的心，才能拟出此中妙处。谁能讲得出舞蹈中的姿态，那种罕见的、愉悦的动作，那种流转的秋波和防人嫉妒的掩饰？或许只有武士朗司洛，而他却早已不在人间了。因此我只得省略过这个欢乐的场面，却讲到他们的夜宴。

在乐曲演奏之中，家宰吩咐着赶送香料和酒。侍者和随从都赶忙出来取酒和香料，送上堂来。他们吃着、喝着；完毕后，依照成例，来到庙堂。礼拜过了，趁着天色未黑，就进晚餐。何必絮述一切的陈设呢？谁也知道君王宴席上佳肴丰盛，我懂得有限，不能一一说明。

餐后国王来看铜马，后面跟随的都是公侯后妃。他们看见铜马无不惊奇，自从奇马攻进特罗亚曾引起一度惊羡以来，还没有见过同样的事。最后国王向武士询问这马的效能，并请他讲出驾驭的方法。武士拿起马缰，只见那马颠步舞动起来，他说道，"国王，不用絮说，只须在乘骑时把马耳中一只针转动，让我来向你一人说明。你应告诉它你愿去何国何地，到了之后，告诉它从空中降落，转动另一只针，全部机巧只在这一点，它自能服从你的意愿，安然停住。那时，即使全世界人要逼它移动，也不会挪动一步。或者你要它离你自去，只消转动这只针，它就立刻不知去向，谁也看不见，而回来时，不论是昼是夜，只要你一声吩咐，至于如何吩咐，稍候一刻我自会单独告诉你。你何时要骑即何时可骑，并无任何麻烦。"

国王听了武士指点之后，心中已有几分把握，十分高兴，回去宴乐如初。马缰收进了楼阁，和他的一切珍宝保管一处。铜马已不见了，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讲不出一个道理来。这里我暂且放下成吉思汗，让他去和公侯们欢宴取乐，直到天色将破晓才止。

第一部完

第二部开始

睡眠，好比消化过程中的一个护士，这时对他们闪霎着眼睑，提示他们说，在酒醉疲劳之后必须休息；它打着呵欠吻他们，告诉他们卧睡的时候已到，因为血液是个主要的成分。“保存你的血液，它是自然之友，”它道。他们于是打起呵欠，感谢它的好意，三三两两按着睡眠的指示，都去安息了；他们知道这是最合适妥当的事。至于他们做了什么梦我就不讲了；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酒气，确会引起许多无名之梦的。他们大都睡到白日高照的时分，除却肯纳茜一人。她喝酒有度，女子一向如此；天黑未久她已向父亲告辞就寝了。她不愿脸上发白，或晨起时还显出倦容。她睡过了一觉就醒了；她想到那奇怪的戒指和镜子，心中兴奋，脸色变了何止十几次。那奇镜在她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她做了一场梦。在太阳尚未高升之前，她就叫着身旁的保姆，想要起身。保姆本是一个聪明年长的妇人，作答道，“公主，这一清早你起来往哪里去呢？大家都还睡着呢。”

她道，“我不想睡了，我要起来出去散步。”

保姆就喊起了十来个侍婢。肯纳茜起床，象清晨的太阳一样红亮，它已推进了白羊宫四度；她穿着停当，太阳还未高起。她

慢步出来,穿的是轻盈的衣衫,因为这是令人愉快的温和的季节,游散取乐,后面跟着五、六个家人。她在园中沿着一条树间小径走去。由地面上升的水气推拥着又大又红的太阳;风光十分宜人,时和气清,人们的心情欢跃起来,她听到鸟儿在唱,立即懂得它们的内心意念。

一篇故事的中心如果推得过迟,听众的兴趣就会冷落下去,拖得愈冗长,意味也就愈索然了。所以我想应该立刻拉回中心,而把她们的散步告一段落。

肯纳茜正在游逛,忽然在她头上的高树顶上,有一只苍鹰,象石灰一样又干又白,正在哀声叫喊,响彻全林。它猛扑两翼,鲜血由栖处流下。它一面高叫,一面啄毁着自己,即使林中有猛兽看见,也要生怜悯之心,为它哭泣。而这只鹰确很美观,我若善于描画一只鸟的话,我该说世上没有人见过它那样纯净的羽毛,罕有的外形,等等。它似乎是一个异国的产物,漫游来此;它此刻在树枝上,因为流血太多,晕了多次,差不多要坠下地来。

美貌的公主手上戴着那奇特的戒指,懂得所有鸟类的语言,也能用它们的语言作答,她听见苍鹰的诉说,十分伤感。她马上走来树下,哀怜地看着它,把长裙展开,因她知道这苍鹰如果又晕一次,必然下坠。她守候了许久,最后向它这样说道:

"你是为了什么如此凶猛地残毁自己?请你讲给我一听。"她又继续说道,"是不是为了死去的伴友而悲哀,或是丧失了情侣?据我所知,这两件事往往易使柔肠感受苦痛。不必多提其他的惨事了;因为你在戕害你自己,可见若非为了恋爱,就是为了恐惧。我既不见有人在逐猎你,为了上帝,你就不该毁灭自身。这有什么用呢?我还没有见过任何鸟兽,无论是在天南地北,象你这样痛不欲生的。我同情你,差不多要同你一样悲痛。为了上

帝的爱，请你下树来；我既是一国的公主，只要我知道你的烦恼所在，而我力所能及，就一定要在今天解脱你的愁痛，愿天神助我！我必找出许多药草使你的伤痕可以立刻痊愈。”

于是苍鹰更加高声惨鸣，坠下地来，晕倒过去，象死了一般，肯纳茜将它拾起放在膝上，候它醒转来。不久它醒了，用鹰语向她说道，“怜悯能唤起同类者的同情，本是常有之事，眼前的真事和圣贤书上所载都可以证明；温良的心肠必然反映出温良的行动。我看你，美丽的肯纳茜，生来就是一副女子的纯良品德，你同情我的厄难，因此，我虽不想摆脱我的苦境，却愿听从你的恩示，且可通过我的经验，好让旁人得到教训，犹如一只狮子，因为见到狗受了处罚也可得到警惕，——就为了这些，我将利用余下的时间，向你诉说一番。”

在它诉苦的时候，公主洒泪不已，好象喷泉一样。还是苍鹰止住了她的哭泣。它叹了一口气，然后倾吐它的心事：“我当初在灰色的大理石岩中出生长大——啊，那是不幸的一天！——我本来过得十分舒服，一无烦忧，不懂得什么叫做灾厄，这样度着日子直到能在天空飞翔。后来，一只雄鹰住在我的邻近，表面看来竟是崇高品德的源泉；他在所有阴险虚伪之上，披着谦和真诚的外衣，谁也看不出他有偌大的本领，竟深深地躲藏在保护色泽之下。正如花下躲着的一条毒蛇，伺机咬人，他也一样能假意殷勤，凡是爱情所需的表面文章他都做得尽善尽美，俨然一位爱神。正如一座坟墓，外表装潢瑰丽，却谁都知道里面是一具尸首，这个道学先生就是这样；外面热，里面冷，这就是他完成他的意图的法门，只有魔鬼才知道他的真心。

“他向我苦求，多年表示着钟情不变，而我这颗赤心、这条柔肠，全不知道他那内心的恶毒，我深怕他会因相思而死，我听他

发誓立愿，在公开的场合或私地里他都声明着绝对尊崇我的品格和名誉；这就是说，我完全信托了他的才德，而许愿了我的终身，全心全德，无条件地，和他订下了金石之盟，我把我这颗心去换取他的心。

"可是，俗语说得好，'日子过久了，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贼子是不会有同样的思想的。'当他看到事情发展下去，我已把我的爱完全交给了他，并且正如他的盟誓那样，说他的心已属于我，我就信以为真，把我的一颗真心完整地给了他，这时这个口是心非的坏蛋居然卑躬屈膝地跪了下来，表面上十分温存，真象个情场的幸运儿，自古以来从拉麦① 最初爱上了两个女子，直到詹生和特罗亚的巴黎斯②，没有哪一个学得上他那口才的千万分之一，至于他的假仁假义的本领也没有人可以和他比拟，甚至为他解鞋带也不够资格，谁都不能象他对我那样恭维入耳的了！任何女子见到他的举止就好象上了天一般愉快，他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修饰得恰到好处，任凭你是何等聪明的女子也会被他迷住。因此我爱他如命，他只要有小小的不快，我就心痛得要死。这样发展着，我的意志竟做了他的意志的工具；就是说，在任何事物上，我必听从他的意愿，只消是在情理之内，而无损于我的自尊。他是我最亲爱的，上帝知道，在我的心头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这样过了一两年，我看不出他的任何缺陷。但最后，命运决定了他必须离我而去。我是否痛心，那就不必问了；我也无法描述。我却敢大胆地说，单从他要离开我而引起的悲痛，我就可

---

① 拉麦，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十九节，他娶了两个妻：亚大和洗拉。

② 詹生和巴黎斯，均希腊神话中英雄，曾抛弃初爱。

以想象到死亡的痛苦。到了一天，他向我告辞了，他也表示着十分痛心，我听他对我所讲的话，看他的表情，当真认为他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还真以为他是忠诚的，想他会在短期内回来，实在是为了他的功与利不得不暂时别离，因此我也就不得不善意地忍受着。在他的面前我尽量不表现愁烦，却只顾牵住他，以圣约翰为誓，对他说道，'哦，我已完全属于你了；过去我对你如何，将来也不会改变。'他的回答不必重复了；谁还有他善于讲话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又有谁比他做得更可恶呢？他把好话都讲完之后，就按照他的意志而实行。所以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同魔鬼一起吃饭，就该预备一把很长的汤匙。'

"于是他别我而去，飞到了他所要去的地方。在那里他安心住了下来，我相信他心中记取了这句俗话，——'任何东西能重返本性，自然就会如鱼得水一样高兴起来。'人的本性是厌旧喜新的；正如一只喂在笼里的鸟一样，任凭你怎样日夜饲养着它，把软绒铺在笼里，拿牛奶面包给它吃，还给它蜜糖，可是一旦你开了笼，它就马上踢翻了饲杯，飞去林中，啄食野虫，它爱的是新奇的食物，本性就是好变的；即使它出身权贵，也无从使它接受约束。这位雄鹰就是如此！他虽是贵族子弟，英俊活泼，谦恭大方，可是有一次他见了一只鸢在飞翔，他立即移爱于她，把我完全置诸脑后，我们的盟誓也就抛得一无踪影了。这只鸢夺去了我的爱，我就此被遗弃无地了！"说罢，苍鹰又厉声一叫，昏倒在肯纳茜身上。

肯纳茜为它十分悲恸，侍婢们也同样伤感不已。她们都不知应如何安慰它才好。肯纳茜将它裹进衣裙，带回家中，轻轻用胶布把它的伤处缚好。从地上挖出药草，把许多罕有的鲜色的花卉制成软膏，为它敷治，朝夕不停。肯纳茜在床头做起一架笼

子，用蓝色丝绒遮盖，标帜着女子的贞操。笼外上了绿色，画上许多背信忘义的鸟类，如鸥鹬、雄鹰、枭鸥等等，旁边还有鹊鸟做着嘲笑的模样。

现在我暂时放开肯纳茜，由她去看护苍鹰；也暂且不提她的戒指，且候着一天苍鹰和她的情郎重圆，那时再来讲到雄鹰是如何痛改前非，正如古书所载，原来还是王子成巴鲁出面调停的结果。我要先讲一下许多战事，以及一些闻所未闻的奇迹。我将叙述成吉思汗如何攻克城池；再讲到阿尔加西夫如何与希渥朵拉结婚；他如何多次冒着危险，全靠那铜马得力；最后讲到成巴鲁在竞技场上为了肯纳茜同两个兄弟决战，才获得了肯纳茜。讲完这些之后，我才能回到苍鹰的事上来。①

第二部完

第三部开始

日神阿波罗驱车已远，辰星宫中那狡猾的——

下接自由农对侍从和客店老板对自由农所讲的话

“的确，侍从，你讲得真不错，也是一篇合乎你的地位的故事。你年纪这样轻，却已很懂得些道理，应该受到赞扬，”自由农说道。“我很欣赏，先生，你讲得颇有感情！我看起来，在这许多

① 成巴鲁既为肯纳茜的哥哥，当然不能和她结婚，但她的哥哥似乎叫成巴尔，所以可能不是一个人；但“他同两个兄弟决战”，这句话也令人不解，曾引起许多学者的讨论。

人中间，在你长大之后，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敌得上你的口才呢。愿上帝祝福你，让你能继续知情达理，我听了之后很觉满意。我有一个儿子，愿三位一体的神照顾他，让他也能和你一样贤明，我现在虽有些田地，每年出租可值得二十镑，但我情愿他长大成人后能象你一样。除非一个人自己有道德学识，单有产业是没有用的！我常责训我的儿子，因为他不学好；他老爱赌博，把他所有的钱花完、赌完。他又爱和童仆谈笑，却不同上等人来往，学得文雅一些。”

“什么文雅不文雅！嘿，地主！”我们的客店老板道：“你很知道，你们每个人必须讲一个故事，否则就是违约。”

“我知道的，先生，”自由农道。“请你不要责难我，我无非是同这位先生讲了几句闲话。”

“好了，讲你的故事吧。”

“很好，店老板，”他道。“我听从你的话。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只要我有这能力，我决不违背你的意志。愿上帝使你喜欢我这个故事，是好是坏全凭你判断了。”

自由农的故事[1]

自由农的故事开场语

古时候的不列颠人弹唱过不少往事陈迹，用了古代的诗韵；这些歌词他们唱起来配合乐器，有时朗诵着，为的无非是取乐。我知道有一首长曲，现在我将尽力讲述出来。不过我是一个粗俗的人，在未讲之前，求你们饶恕我粗俗的言辞。的确，我没有学过修辞；我讲起来一定是很简陋的。我没有在诗国的帕纳塞斯山上受过熏染，我也没有读过词章大家西塞禄。文章的色泽我不懂，这是实话；我只知道田野的自然色彩，或者人造的各种染色或绘画的颜料罢了。修辞中的五颜六色对我是太微妙了，我的灵感不够。但你们若愿意，就请听我讲来。

*　　　*　　　*

自由农的故事由此开始

在阿玛利亚地方，——也叫做布勒塔尼——从前有一个武士，曾经爱上了一位贵妇，对她竭尽殷勤。他花了许多心血，许多功夫，才赢得了她的心。这贵妇美色无比，出身高贵，武士自从

落进情网，一向不敢向她吐露心事，痛苦非常，直到最后她心中发出怜悯，觉察他人品高超，能体贴入微，因而应允和他永结良缘，终身相托。为了生活的幸福，他按照武士的风尚，向她立誓，自愿此生遵循她的意志，决不忌妒，如任何丈夫一样，除却为了体面而保持夫权的名义以外，一切都为她的意愿而效劳到底。

她也就向他道谢，谦逊地说着，"你既如此明达，自愿给我支配之权，上帝不许我犯下差错而使你我之间发生任何争执。我也愿永远为你的卑顺的妻；我将向你立愿。"

这样他俩心中都觉十分安定。各位，我敢说这一点，——朋友交好，若要情谊持久，就必须彼此谦让体贴。爱情是受不住压制的；压力来了，爱神就扑翅而飞，不再返回了！爱情和任何灵魂同样自由。女子的天性是要自由，不愿象奴役那样受到束缚；男子也是如此，如果我没有讲错。只消看谁能在爱情中最有耐心，谁就有最大的成功。确实，忍耐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因为古学者有言，它能克服严酷所克服不了的东西。人同人之间不应对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加以谴责。当学习耐心，否则，我敢说，事到临头，哪管你愿或不愿，你还非忍耐不可呢。原来世上的人总不免有时讲错一句话、或做错一件事。愤怒、疾病、星象、酗酒、悲哀、身中汁液不和，都可使人言行有差错。我们并不能把每一点过错都算清，一点不含糊；每人都应看具体情况安排他的生活，都必需中庸适度。因此，这位武士，为了要彼此和睦，保证对夫人一定容忍克己，她也向他立誓，同样地对待他。这是一个

---

① 不列颠人即布勒塔尼地方的人，布勒塔尼为古法兰西的西北一省。布勒塔尼的弹唱词现已不存，这篇自由农的故事很可以代表这类词曲的一般内容和特点。

融洽互让的表现，她所得的是一个顺从的侍者，一个可尊崇的主子——爱情上的侍从，婚姻中的丈夫；他得有威权，同时也受了束缚。束缚吗？——不，他仍掌有威权，因为他既娶得了妻，又赢得了爱；他的夫人、妻子和一个接受了爱情律的配偶。①

带着这样愉快的心情，他同她回到家乡，这里离彭马克不远，在家中他度着安乐的生活。若不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谁能说得完那种夫妇之间的欢乐和幸福呢？这种幸福的生活继续了一年多，直等他——他名叫阿浮拉格斯——准备去英格兰住一两年，为的是在武艺场中求取荣誉。原来他是一生致力于武艺的。因此，正如古书所载，他在那里住了两年。

现在我将放下阿浮拉格斯，且谈他的妻子朵丽根，她爱她的丈夫象心头的热血一般。他不在家时她哭泣哀叹，象每个高贵的夫人那样思念着丈夫。她守着他，为他减食添愁；她渴想他回来，觉得世上万事都索然无味。她的朋友们知道了她的心事，都来劝慰她，日夜劝慰她，说她这样的生活无异于自杀。她们努力安慰她，要她心上放宽。

你们大家知道，一块石头如果继续不断地磨刻，一定可以留下深印。所以，在她们日夜不停地劝慰她之后，居然触动她运用一些理智，引起了一点希望，她们的话给她留下了一些印象。她的悲痛慢慢减轻了；她不能永远痴癫下去。在她的愁痛的日子里，阿浮拉格斯也曾带信回来，报告平安，还说不久就可以回家；假如不是这个信息，她的心都要破裂了。朋友们见她愁容稍减，

① 在乔叟之前一百多年，通行着一种爱情律，包括男对女的态度和求爱的方式，当时这种爱情关系是与婚姻无涉的，乔叟时代已有不同的社会风尚，因此这里阿浮拉格斯和朵丽根已将从前的爱情律与近代的婚姻关系合而为一了。

跪求她出来和她们一同游散，消遣心中的郁闷。最后她只得同意，觉得只有这样最好。

原来她家堡宅筑在紧靠大海的地方，为了消遣，她常和朋友在岸上散步，看那海中大小船只来往。可是这情景又引起了她的伤痛。她常自语道，"啊，这许多船只难道就没有一只可送我丈夫回来吗？惟有他乘船归来，我心头的伤痛才能治愈。"

另有一次，她坐下沉思，由岸上看下海去，见到岸边峥嵘的黑岩，她心中悸动，不禁吓得站不住脚。她坐在草地上，忧伤地凝视海水，一面悲叹道：

"永生的上帝，你以自然规律掌治万物，人们说，你从不白白创造一件东西。但是，上帝，这些狰狞的黑岩石，看来似乎在你的全美全智的创造物中，竟是一种丑怪的混乱现象；——为什么你会造出如此不合理的东西来？这类东西并不能产生任何人类或鸟兽，也不能指示东南西北的方向；在我看来，它没有丝毫用处，徒然令人生厌。你看见吗，上帝，它是毁灭人类的东西啊！岩石上曾冲死过千千万万的生命，虽然我一时算不出究竟有多少；而这些被害的人们，却是你仿照你自己的形象所造成的完美作品。你对人类似乎应有十足的喜爱；为什么又用这些有损无益的方法去陷害人类呢？我很知道学者们会强辩着说，一切都是出于好意，但我却看不出这个道理。愿创造风云的上帝保佑我的丈夫！这就是我最后的要求；一切诡辩的能事我惟有交给学者们了。我但愿这许多黑岩都沉进地狱中去，为了我的丈夫的生命！这些岩石真够使我吓得心惊肉跳呢。"

她这样自言自语，伤心落泪。她的朋友们见她如此，在海边并不能散心，不能消愁，反而扰乱了她的心神，于是又带她到旁处去。她们引她去游逛山川胜地；带她去跳舞、下棋、玩牌。有

一天早晨，她们同去附近花园中整天游玩，带着食物和其他用品。这是五月里的第六天早上；柔雨洗染了园中的红花绿叶。的确，人工把这座花园装饰得那样美丽，除上帝的乐园外，人间没有第二个了。花卉的馥郁和园中的新鲜景色，确能令人心旷神怡，除非他愁病重重，看不到那无穷的美景。宴罢，人们开始跳舞，只有朵丽根在舞会中不见她的意中人，仍是叹息不已。当然，她虽然懊丧，却也不得不静待时日的迁移，心头保留着希望，等候愁烦消逝。

舞会中男子很多，其中有一位青年，年轻活泼，胜于五月的天气。他的唱歌舞蹈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以一句话来描写他的话，只有说他是世间得天独厚的一个人；年轻、健壮、富有、知礼、一身高贵的品质，无人不爱，无人不敬。简捷地说，反正事实总是藏不住，这位奥蕾利斯，爱神维娜丝手下的一位青年，早已倾心于朵丽根，而她却全然不知，两年多来他不敢向她吐露任何心事。他喝的是相思的苦酒，只是缺了一只酒杯。① 他失望，但除了在歌词中表示一般的爱慕而外，不敢有任何表现，他说，他爱，却没有被爱。关于这些，他谱过许多短曲、两韵诗、诉歌、循环词，等等，在这些词曲中，他说他不敢发泄他的隐痛，只能象怨仇女神被禁闭在地狱里一般；他说他只好象山林女神爱水仙神那样，为了相思太苦，惟有一死了之。除此而外，他惟有偶尔在舞会上，借着这个年轻的人们颤动心弦的场合，向她投射着深情的视线；可是她却丝毫也不了解他的心意。

他原是朵丽根的邻居，又是一个被人器重的人，她一向是知道他的，所以在没有离开舞会之前，他俩就交谈起来了；奥蕾

---

① “喝酒缺一只杯”是俗语，意思是“吃了亏”。

利斯慢慢引到他的题目上来，就见机说道，“夫人，有万物的创造者为证，我在你的阿浮拉格斯出门过海的那一天，也就应该出门而去，不再回来；因为我敬慕你，却至今是一场空，我所得的酬偿无非使我心伤欲碎。愿你怜悯我的痛苦，夫人，只消你一句话就可以生我、或杀我——愿上帝赐我葬身于你的脚下。我此刻不能多讲；求你宽恕我，亲爱的，否则就让我死去！”

她眼看着奥蕾利斯说道，“你心中原来是这样的念头吗？你是真的这样讲的吗？我从未知道你心里的事；奥蕾利斯，愿那给我生命的上帝勿使我在知觉健全的时候在言行上做一个不忠贞的妻子。我的终身已许给了他，我已归他所有。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最后答复。”但是，后来她对他却讲了一句笑话：“奥蕾利斯，上帝在天，我或许还可以爱你，因为我看你如此伤痛；哪一天你如果能把这海岸边的岩石一块块都搬走了，勿使任何船只受到阻碍，——我说，你若能把这些岩石都清除得看不见了，我就可以爱你了，并且超过任何人。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办得到。”

“你就不能再宽恩一些了吗？”他道。

“不能了，”她道，“有给我生命的神在上！我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你心上早些排除掉这种痴想吧。一个人爱上一个有夫之妇有什么意味呢？她的丈夫随时在左右着她的身心呢。”

奥蕾利斯连声叹气。他听了这话，只得凄然作答道，“夫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惟有惨痛而死了。”他说着就转过身来。她的朋友们正在小径上走来走去，全未知悉这段经过，马上又开始各种游戏取乐；直到太阳西沉，天色黑了才罢。他们个个开心满意回到自己家中，除了奥蕾利斯一人！他抱着沉痛的心回去，眼见得自己已绝望了，觉得心头冷上来。他向天空举起双

手，露出膝头跪在地上，疯疯癫癫地祈求着；他伤心已极，神志恍惚，也不知道口里说些什么；他含着一颗苦心向神明祈祷，先向太阳神诉说着：

"阿波罗，"他道，"花草树木的主宰，你依照你宫座的倾斜度，或南或北，给自然界的万物以适当的时季，费白斯，愿你眷顾我这可怜的奥蕾利斯，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主呀，我的意中人已宣布了我的无辜的死罪，除非你的仁慈能照看我这垂死的心。我知道，费白斯，除我的心爱之外，惟有你最能援救我，只要你愿意。现在请听我讲你如何能救我。你的幸福的妹妹，明亮的露新娜，[1]海洋之后，虽然纳泼琼统治着海水，她却仍是那海面的女皇；你知道，日神，她的意愿是由你的圆镜而取得光明的，因此她紧跟着你，由此之故，海洋才依从着她的吩咐，原来她就是大小海流的女神。所以，费白斯，这就是我的祷词，——显示出这个奇迹来，否则我的心就破裂了；下一次在你们的天位对峙的时候，应是在狮座之中，我求她涨起大潮，使阿玛利亚的不列顿海边最高的岩石也至少淹过五㖊之深，并使这大水维持到两年。那时我就可以对意中人说，'履行你的诺言，那岩石都已不见了。'费白斯，我求你显示奇迹；求她不要比你跑得更快；我是说，求你的妹妹勿在此两年中超过你的速度。让她总是月圆，且春潮日夜升涨不退。除非她肯这样恩赐于我，让我得到心爱，把每块岩石都沉进帕路托的冥国去，不然的话，我就永远无望了。如能这样，我一定赤脚步行，朝拜你在德尔斐的神庙。费白斯，请看我两颊的泪，可怜我的痛苦罢。"

说着，他就晕倒了，躺着很久，不省人事。他的弟弟本知道

---

① 露新娜即露娜，月亮的诗名；月亮与海潮有关，是合乎科学的。

他心中的愁烦，把他移到床上休息。这里我暂且将他放开，由他去躺着失望，心坎上受着苦刑。他是愿死还是愿生，只得由他自己去选择，我是无能为力的。

阿浮拉格斯来到家中，带来许多勇敢壮硕的武士，都是武士界的精英，也是负有盛名的人物。啊，朵丽根，现在你真快乐无穷了，你可以拥抱着你的丈夫，他既是坚强的武士，又是勇壮的战士，并且他又爱你如命。他完全没有怀疑到在他离家的时期中会有人和她谈爱；他没有这种疑虑。他根本不加注意，只是跳舞、比武，为她取乐。这样我暂时放下他俩，由他们去度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且谈那病中的奥蕾利斯。

不幸的奥蕾利斯在病榻上受苦，消磨着时日，有两年多的功夫，此后他才开始下床来，移动着沉重的步子；这时，他得不到任何安慰，除了他的弟弟，一个书生，他是知道他这一切愁痛的。他实在不敢对任何旁人谈起。他心中所积郁的事，比起朋费勒斯为了爱加拉蒂亚所隐藏的心事，还要守得紧密。① 他的心胸在外表看来虽是完整，却是有一支利箭永远刺入心头。你们都知道，在外科医术中，如果单治伤患处的外面是有危险的，非把箭头取出，或诊治那受伤的深处不可。

他的弟弟躲在一边哭泣，最后他却想起当初在法国奥尔良的时候——青年学者往往爱钻研魔术，寻遍各地去学习，——此刻他记起有一天，他在那里曾见到一本魔术书，是他的一个同学，当时的一个大学学士，私下放在桌上的；那时他自己却读另一门课程；在这本书里讲到许多关于天体对人的影响，还有月宫的二十四座和其他一些无聊的东西，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抵不

① 朋费勒斯是一个诗人；他爱加拉蒂亚的事，见十三世纪一首拉丁诗。

上一只苍蝇的价值了。——我们信崇的是神圣的教义和真诚，我们不会让虚构荒诞的东西来贻害我们了。可是他一想起这本书，心里鼓舞起来，私下自忖道，"我的哥哥马上就可以病愈了；因为我深信确有某些人为的法术，能假造出许多幻影，好似灵敏的戏法家所耍的那样；我常在宴会上听人说，在一座大厅上，戏法家能变出河水，并有船只在厅堂中上下划荡；有时一只猛狮走了出来；有时草原上长出鲜花；有时一棵葡萄藤上挂着红白的葡萄；有时一座堡宅的石块上涂着石灰。当这戏法家心念一动，马上又能将一切消灭；但人人却可以亲眼看得清楚。

"所以，现在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能找到奥尔良的同学，懂得月球的宫座或其他魔术，他就可以使我哥哥的爱情成功。学者用魔术能使人们看不见布勒塔尼海边的黑岩，且几天内只见船只在海上来去，觉察不出其中的异象。如能这样，我的哥哥自可病愈了；她不得不履行诺言，否则也至少可以使她下不了台。"①

我何必多讲呢？他走到哥哥床边，鼓励他去奥尔良走一趟，因此他们出发，希望解除心中的愁烦。他们到了离城约半里路光景，遇见一个年轻的学者正在独自游荡，向他们很客气地用拉丁语打着招呼，并讲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知道你们是为什么来的，"他道。他们一同走着还没有几步远，他已替他俩道出了他俩的来意。这布勒塔尼的学者就问他从前有些同学到哪里去了，他答说他们都死了；他听了不免流了很多泪。奥蕾利斯下了马，跟着那魔术学者回去，受到他殷勤的招待；只要是他们爱吃的食品都拿出享客。奥蕾利斯一生也没有见过这样整齐的人

---

① 奥尔良大学在中古时代享有盛名；当时学者往往研究星象之学。

家。

晚饭之前，魔术学者显示出许多东西给他看：森林和园地，充满了野兽；还有长角牡鹿，是他从未见过的大鹿。他看见这样的鹿有几百只都被猎犬噬食，有些中了箭伤而流血。不一会，这些野鹿不见了，他又看到在一条美丽的河边有些猎鸟的人，放逐猎鹰去扑杀苍鹭。后来又见有武士们在场中比武。此后，这魔术家为了给他一些心情上的快慰，让他看到他的意中人在跳舞，连他自己也在内。魔术家见时间已久，便拍一拍手，忽而全都不见了，形形色色的世界在转瞬之间消逝殆尽。其实，他们虽看见这些奇迹，却一步也没有离开屋子，仍是在他那间满陈书籍的房中，除了他们三人之外，别无旁人。

这时魔术家叫他的侍者过来问道，“我们的晚餐准备好了没有？我敢说，差不多在一小时前，我请两位贵客去书房时，我就叫你备饭了。”

“先生，”侍者道，“已预备好了，现在就可请用餐了。”

“那末我们最好就去吃饭吧，”他道。“这两位情场中的贵客还该有些时间休息呢。”

餐后他们谈起要请魔术家把布勒塔尼沿海从吉伦特河到塞纳河口所有的岩石全都搬光，需要多少钱。他提出了一些难题，且发誓道，非有一千镑不可，即使有这笔款子，他还不很乐意答应呢。

奥雷利斯立即高兴地答道，“管他什么一千镑！这个世界，人们说，是个大圆球，我也可以全部送给你，只要是我在掌管全球。[①] 这价钱就此说定，我们同意。我们一言为定，你稳可拿到

① 地球圆形之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早已为学者所知。

这笔款项，我不会失信。不过请你不可把我们留过明天，请你赶紧，不可懈怠。”

“不会，”魔术学者道，“我向你立誓。”

奥蕾利斯到了时候去就寝，整夜休息得很好。管他曾经花了多少心机，抱了多少希望，这一下他的愁烦却得了解脱。到了第二天天明时分，他们上路向布勒塔尼而来。到了目的地，奥蕾利斯和魔术家都下了马。书上告诉我们，这时正是十二月的寒霜时季。太阳在盛夏的倾斜度能射出金黄的光辉来，可是这时它却衰老了，颜色象黄铜一般；它落进了冬至的摩羯宫中，可以说是暗淡无光了。严霜和雨雪毁折了场地上的绿草。正月的两面神①长着两套胡子坐在火边，用牛角喝着酒；在他的面前挂的是野猪肉，每个壮士都喊着“圣诞佳节”！

奥蕾利斯一味地对他的导师表示钦佩，使他心悦，求他施展一切能力，救他跳出苦境，否则他就惟有自己一刀刺死算了。因此这位聪明能干的学者怀着怜悯之心，尽其所能，赶紧工作，日夜不停，等候着一个巧合的时机；这就是说，要造出一个现象，用着幻景或其他妙术——我不懂得星象学家的术语——使得她或任何人看了都会心里想，或口里说，布勒塔尼的岩石全没有了，或是沉进了地面。最后凑着机缘，做着圈套，运用那害人的迷信法术表演起来。他拿出他的多勒多式的计算表②，算得精确；还有种种工具，如百年计，周年计，纪元根，等等……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他把所有的岩石似乎都给搬光了。

---

① 正月神在罗马神话中是两面的——一面对冬，一面对春。

② 多勒多是西班牙古城，此种计算表当初用来计算多勒多的纬度，故名。这里原诗有十余行用了很多中世纪星象术语，从略。

奥蕾利斯正在失望的边缘挣扎，不知他能否从心所愿，还是终究落空，日夜期待着奇迹到临。当他听说已没有阻碍了，岩石已都不见了，他立即跪在导师脚下，说道，“我，奥蕾利斯，可怜的人，现在向你道谢，向我的意中人感恩，你已把我从冷酷的忧郁中救了出来。”他于是来到庙中，他知道在这里他可以见到他的意中人。他凑个机会虚心地向他灵魂的主宰致礼。他说道，“我的唯一的最可敬爱的人，全世界中你是我所最怕得罪的人——如果不是为了我渴念着你，甚至随时都可死于你的脚下，我就再也不敢向你申诉我的苦衷了。我无辜地为你受尽了痛苦，我的生命要为你而断送了。但你虽可以不顾我的生命，愿你不致违背你的诺言，还请你再加考虑。为了上帝，在你置我于死地以前，愿你先自悔过。你该记得你所承诺的话；我并不是说我有什么权力来抓住你的话柄，不过是要求你恩顾。在那花园中，就正是那个地点，你记得你所给我的诺言，你向我许愿，可以爱我甚于任何其他的人；上帝知道你是这样说的，虽则我不值得你爱怜。夫人，我为了你的威信而讲这些话，也并不完全为了要救我自己的生命；我已做到了你所吩咐的事，只要请你去一看。任凭你怎样决定吧；不要忘了你的诺言，是死是活，在那花园中的一番话不是我捏造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我的生死全由你支配。——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岩石已不见了。”

他说罢就走了，她却呆站着，脸上全无一点血色。她从未想到会如此陷入圈套。她道，“啊，事情怎会转变成这样的！我哪里料得到有这样的奇迹出来呢，怎么会有此可能呢！这是违反自然的事！”

她满心忧虑，回到家中，再也不敢移动一步；在一两天当中，她哭泣晕眩，煞是可怜。她不对任何人讲出这满心愁烦，阿浮拉

格斯已到城外去了。她只顾苍白着脸，愁眉不展，自语自诉着。她说道，“呀，命运，我向你诉苦，你趁我不备，竟把我束缚住了，我已无法逃脱，不是死，就是受辱；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其一。可是我宁死而不愿身子受到羞辱，或损失名誉，或自感欺瞒了人。我深知，惟有一死才可以避免一切。

“从前不是有过许多贞洁的妻子少女，不愿辱身而宁可自杀的吗？真的，许多古人书上都可证明。在雅典有三十个可恶的霸主，于筵席上杀了菲顿，他们存心险毒，竟发令要将他的女儿们逮捕，一丝不挂带来奸污，逼令她们在父亲的血地上跳舞；愿上帝降以灾厄！这些可怜的女儿们心中恐惧，各自在受污之前，乘机投井而死；这都是书上记载的。还有墨西拿的人们搜捕了斯巴达的五十个处女，要想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性，可是她们不甘屈服，都一一被杀，她们宁可一死而不愿丧失童贞。那末，我又何必怕死呢？

“请看，暴君亚列斯托克莱底司。他爱上一个叫做丝丁姆法丽司的女子。一天晚上她的父亲被杀，她径来苔恩娜庙中抱住偶像不肯放手。谁都拖她不开，直到被杀于偶像之旁。女子们既然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决不让男子任意污辱，我想为妻者也一样不能受辱，应可视死如归。

“再看哈斯狄巴的妻又怎样呢？她见迦太基将被罗马攻陷，就和她的儿女们一同跳入火中而死，却不肯受罗马人的凌辱。鲁克丽丝在罗马受了塔昆的奸污，岂不也自杀了？她知道丧失贞操是一件可耻的事。米利都的七个贞女，不肯受高卢人蹂躏，也都惶恐哀痛而死。关于这类的事，我相信还可以指出上千数的史实。即如阿帕雷答篱被杀之后，他的爱妻就自杀，且让她的血可以流进丈夫的深而宽阔的伤痕中去，一面说道，‘至少我还

能保持贞操，不致受到污伤。'

“我何必多举事例呢，许多贤妻淑女不也以一死而保持了贞德吗？所以我的结论是：最好自杀，决不受辱。我一定要为阿浮拉格斯忠诚到底。否则宁愿设法了结我这性命，象坚贞的德莫形的女儿那样。啊，塞答塞斯呀，你的女儿们也为了贞德而牺牲了，那事迹读来令人何等痛心！希白斯的女子要免遭尼坎诺的毒手，也同样自杀了，这件事恐更加可悲。还有一个希白斯的女子，因为一个马其顿的人奸污了她，她也就以身殉节。至于尼塞拉托的妻因同样的处境而自杀，这又何必再提呢？那个忠于阿尔西白底的人，不肯让他的尸骨暴露，宁愿死节，那又是何等坚贞！请再看，阿尔色丝底又是何等可敬的一个妻子！”①

朵丽根这样苦诉了一两天，决心要自杀。可是第三天晚上，这位尊贵的骑士阿浮拉格斯回到家中，问她为什么这样愁哭。她就更哭得伤心。

“啊，我不幸而生！我确是对他这样说的，”她道，“我立了这个誓愿，”——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那经过我已讲过，不必复述了。

她的丈夫却和颜悦色地答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没有了，”她道，“愿上帝救我；我实在受不住了。”

“是的，妻子，”他道，“凡事安定下来了就不必再去惊扰它。大概今天还可以没有事。你的诺言是必须履行的！愿上帝饶恕我，正为了我爱你，我宁愿被利刃刺进心房，却不愿你对人失信。

① 这段下面继续提及许多贞节的妻子，如彭尼洛贝、劳答米亚、保希亚、阿娣米希亚、杜塔、别丽亚、罗独根、伐勒丽亚，等等，译文从略。原诗累载事例，不厌烦琐，本是中世纪文章家及诗人所惯用的体材。

真诚才是人生最高的美德。"说到这里他涌出泪来，说道，"我永远不许你把这件事告诉旁人，以你的生命为证。我将尽我所能忍受苦痛，决不放在脸上，免得人家知道了而贻害于你。"

他于是叫侍从一人和侍女一人来对他们说道，"马上陪着朵丽根到某地方去。"他们于是告辞，一路跟她走着，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也不告诉任何旁人。

可能你们各位会认为他是个蠢汉，竟让他的妻去遭受困难；但请你们续听我讲，且慢为她叫屈。也许她还可以遭到好运呢；等你听完故事之后再作断语。

奥蕾利斯一心想着朵丽根，凑巧在城中最热闹的市街上碰见了她，她那时正在履行诺言向花园走去。他也正是要去花园；原来他是一向注意她的行动的。总之，不论是巧遇，还是命运，他俩相遇了；他很高兴地打着招呼，问她何处去。

她似乎神志不清，胡乱答道，"花园里去，这是我丈夫吩咐的，要我履行诺言，——唉！——唉！"

奥蕾利斯心中诧异，十分同情她的悲哀，又觉得阿浮拉格斯如此高贵，能责成她履行诺言，不让她失信。他于是非常懊丧羞恨，一再考虑，自觉应该收敛他的欲念，在高尚的品质之前不能做出如此恶劣的行为。因此，他讲了几句话："夫人，告诉你的丈夫阿浮拉格斯，我已看见了他对你是如何纯正高尚，以及你如何愁痛，他宁愿自己忍辱，却不愿你对我背信，我衷心受到感动，我情愿永远受苦，实在不愿破裂你俩的爱。夫人，现在我放弃你对我所有的保证和诺言，你对我所讲过的话我现在都交还给你，全部取消。我立誓决不以你的任何诺言做根据而谴责你。你是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个最完美、最忠贞的妻子，现在我向你告辞。不过，每一个女子讲话都该小心；让她至少要记取朵丽根的

事而警惕。你也可以看到，我虽是一个侍从，却也能同一个武士一样做一件善行。”

她赤露着膝向他跪谢，回去向丈夫讲了这经过。我说不出他是如何高兴，其实又何用絮述。阿浮拉格斯和朵丽根度着幸福的生活，从此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隔膜。他总是把她当王后一般看待，她也忠诚于他。关于他俩的事，我讲到这里为止。

奥蕾利斯白送了许多金钱，他诅咒自己。“啊！”他道，“我何不幸，还答应了魔术家要给他一千镑，怎么办呢？我看我的一切都完了。我只得出卖所有祖产，出去行乞。我再也不能留在此地，只有带累亲友受辱，除非能请魔术学者照顾我。我去找他，请他让我分几年按期缴款，并表示感激。我必须守信，不能欺骗。”

他心中沉重，从箱子里取出五百镑，来找魔术家请他宽恕，并定期偿清余款，说道，“导师，我敢自夸我从不失信。欠你的债我一定还清，不管我的遭遇如何，即使鹑衣百结，行乞于途，也在所不惜。你能否答应我交出抵押，宽限两三年，到那时我就好了。否则我就惟有出卖祖产。我再没有可说的了。”

魔术家听后严正地答道，“我难道没有履行契约吗？”

“你当然履行了，并且做得很好，”他道。

“你难道没有达到你的愿望、没有得到你的意中人吗？”

“没有，没有，”他道，一面伤心叹息。

“是什么缘由呢？你能讲给我听吗？”

奥蕾利斯于是把一切经过又讲了一遍，你们都听见了，不用我重复。他道，“阿浮拉格斯有崇高的品德，宁可悲痛而死，不愿他的妻子不守信实。”他还讲了朵丽根的愁闷，如何不肯做一个不贞的妻，宁愿当天死去，当初她是无意之中发出了那个誓言。“她从未听见过什么魔幻之术，因此我心中不忍。正如他自动将

她交给了我，我就同样自动地把她交还了给他。这是真情，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讲的了。”

魔术学者因而答道，“好朋友，你们每人都彼此做了一件善行。你是一个侍从；他是一个武士。上帝有能，上帝不容，难道一个学者就不能象你们任何一人，也做一件善行！先生，我放弃你的一千镑，只当是你没有认识我，好似你才从地下钻出来的一般。我的一切法术、一切精力，都不要你任何酬报。你已维持了我一个时期的生活；够了。再会。”他骑上马就走了。

各位，现在我要请问大家一句话：你们且想一想，他们这三个人，哪一个可算得气量最大？且慢向前走，请你们答我这一问。我的话完了；我的故事也就此结束。

自由农的故事完

医 生 的 故 事

医生的故事如下

史学家李维讲起过，有一位武士，名叫浮金尼厄斯，正直高尚，广交而又富有。他的妻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其他孩子。这女孩十分美貌；"自然"在她身上特别加工，似乎在说，"请看！我，自然，当我有这意愿的时候，是很足够造成一个人的，我加上美色，谁能比拟得了？就是辟格梅龙，任凭他如何冶铸锤炼，雕琢着色，也不中用，阿巴利斯与茹克锡斯① 若想学我，我敢断言，也会心劳日拙，一无所成。原来那位造型之主已派定我做代理主教，专管世人的形象和颜色，我有单独处理之权；每一个月儿圆缺下的万物都由我照看。我不用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我的主子和我是志同道合的，为了崇敬他，我造成了她，正如我造其他人物一般，不论何种色彩形象。""自然"大概在这样讲的，据我揣想。

这女孩当年十四岁，"自然"对她很发生了兴趣。好比"自然"把水仙上了白色，玫瑰上了红色，就把她的臂腿各部，在她出生之前，已加上了最适当的色泽。费白斯用他那火热的金光染着她的头发，象他在水面照耀一般。若说她是十足美丽了，她的品德更是千倍地完美；她身上没有哪一点不受着贤明之辈的夸奖。她身心贞洁，就象花朵一样在闺中招展，她的姿态言行，无非是谦和、节制、贤淑和娴静。答话的时候也十分慎重。我敢说

她有帕拉丝那般贤达，出言大方，世上任何女子也不能超过，同时她的一言一语又从不故意造作，或卖弄聪明。她决不忘记她的地位，每讲一句话莫不温雅善良。她有处女应有的羞嫩，且能毅然摒弃懒散的陋习。酒神白格斯左右不了她的口腔，因为醇酒和青春孕育着爱神维娜丝，就如人们在火上加油。如果有多人相聚，她为了保持自己的品德，深怕出言超出范围，宁可借病躲避，原来这些场合，如宴乐、舞蹈，都是荒淫的起点。这类习尚往往使童年早熟，我们可以知道，确是很危险的，并且自古就是如此。原来一个女孩到了成人出嫁的时候，她自幼学来的一套就会发展，认为司空见惯，满没有一点羞恶之心了。

所有中年妇人们，如果你们当着高贵人家的保姆，不要听了我的话就心中耿耿；因为你们所以会担任起你那职务，应有两种原因：若不是为了你们一向贞洁，就是为了你们已经衰老，年轻时已玩过的那一套，现在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因此，愿你们为基督之名，把贞德教给年青的一代，不要松懈。正如一个惯于在林中偷猎的人，后来放弃了这个不正经的行业，这样一个人才是最好的林猎守护者。所以，你们应负起责任，只消你们有心，自然会做得很好；不可放过任何恶习败行；以免你们因处心不善而受到天罚；谁若那样做了，就是背叛了人类。注意我所要讲的话；一切的邪行中，不忠于纯洁的天真才是万恶之尤。

你们当父母的人也请听我讲几句话，虽然你们自己有了孩子，不论是一个或是两个，在他们受你们看护指导的时期，你们

① 辟格梅龙，相传为古代某国王，据奥维德说，他爱上了他自己所雕塑的女子像，求爱神后，塑像因得有生气而成人，辟格梅龙与之成婚。阿巴利斯，相传为犹太建筑家；茹克锡斯为画家。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玫瑰传奇》以三人并列，当为乔叟的根据所在。

总负了重大的责任。当心，不可因着你们自己的行为，或是管教不够谨严，以致戕害他们的身心；否则，他们万一遭遇这样的命运，你们可就赔补不了呢。一个粗疏的牧羊人就会引狼来噬食羊群。这不过是举一个例，我此刻必须回到正题上来了。

我所讲的这个女子自守惟谨，因而不须保姆；她处世接物，贤淑大方，年轻的女子们尽可把她的一言一行当做一本女诫经书那样诵读。她的美貌和德行传遍了遐迩；当地的正人君子无不夸奖她，除却那些存心险恶的人，他们见有幸福的所在就戚戚于心，见到旁人倒霉，事不顺心，他们反而高兴（这是圣奥古司丁说过的话）。

有一天，这位少女跟着她的母亲去城中一座庙里，年轻的姑娘都是如此。城中有一个法官，是这一带地区的主管，一眼见到了这位少女，在她走过身旁的时候仔细打量了一下。马上他的心念动了，她的美貌把他吸引住了，他私忖道，"这位姑娘必属于我，不管有谁来阻挠。"于是魔鬼钻进了他的心，教他用什么卑鄙手段把她弄到手；他想，这不是强力或金钱所能济事的，因她的熟人中都是有力的人，人人知道她品德高尚，所以他很知道不能轻率从事。想了很久，他找到城中一个粗汉，他熟悉他是个胆大灵巧的人。这法官私下和他商量，那人保证决不传播给旁人知道，如果泄漏出去，自愿处死。这个罪恶计谋定下之后，法官心中高兴，赏了他各种贵重的赠品。

等这个阴谋的每一步骤都决定了，这粗汉克洛第厄斯，就告辞而去。法官名叫阿比厄斯（这是他的真名，因为我所讲的并非捏造的事，而是史实，内容真实无疑），他赶忙进行一切，尽力使他的喜事及早实现。如古书所载，有一次，他正坐在会堂上，照例审判着几件案子。这粗汉冲进来，说道，"请你主持公道，先生，

这里是对浮金尼厄斯的诉状。如果他说这不是真的，我有证据，也可以找到证人。”

法官答道，“除非他本人在此，否则我不能作最后判决。把他请来，然后我可以听你的诉状。你在这里当然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决无错误。”

浮金尼厄斯来了，想知道何事，于是那张诉状照读了出来，内容是这样的：

“法官阿比厄斯，下人克洛第厄斯处境可悯，因为一个名叫浮金尼厄斯的武士，不守法律，不顾人情，未得我同意公开地扣留了我的合法的奴婢，在她年幼时候，晚间把她偷去。我有证人，你若允许，我可以将他带来。她原来就不是他的女儿，不怕他如何狡辩。因此，我请求你，我的法官，把我的奴婢还给我。”

浮金尼厄斯瞪眼看着那粗汉，但没有等他讲出话来（本来他以一个武士的地位，原可找出很多证人来证实对方所说的话全属虚构），这罪恶的法官竟不加考虑，不听他一句话，就这样判决了：“我判决：这个粗汉应将他的奴婢收回；你再不能留她在家。我的判断是这样，把她带来交托给我；让这粗汉收回去。”

判决之后，武士只得回到家中，在厅上坐下，唤出女儿，脸上象死灰一般，看她那温顺的姿态，满心凄怆，却无意作丝毫的屈服。“女儿，”他道，“浮金尼雅，这里只有两条路可走：死，或受污辱，你愿走哪一条？啊，我生何不幸！你不应该死，不论是死于刀或剑。啊，我的生命也因你而终结了，亲爱的女儿，培养你成人是何等的快慰，我从未把你淡忘！啊，你是我生平最后的乐趣，也是我最后的悲哀。啊，贞洁之宝，准备安然就义吧，这就是我的命运。为了爱，不是为了恨，现在你必须死去。我这慈爱的手不得不亲自砍下你的头来。啊，为什么阿比厄斯看见了你！他今天定

下了这个罪恶的判决。”他把实情都一一告诉了她；这不用我重述了。

“啊，天呀，亲爱的父亲，”女儿道，提起两手抱着他的头颈，如她所常做的那样；她两眼涌出泪来，说道，“好父亲，我非死不可了么？就没有办法了？”

“没有了，我的亲爱的女儿，”他道。

“那就给我一些时间，”她道，“我的父亲，让我哀哭我的死亡；当初耶弗他在杀他的女儿之前，也曾给了她时间哭泣的！[①]上帝知道她也没有犯罪，她不过是首先跑了出来迎接父亲，推崇父亲。”说着，她昏倒了。醒来后，她站起向父亲说，“祝福上帝，我得以处女之身而死。愿你于我未被辱之前给我一死吧。对你自己的孩子执行你的意愿好了，有上帝为鉴！”

于是她一再求他轻轻下刀，她又晕倒了。她父亲满心愁苦，却坚定了意志，砍下了她的头，提着头发，献给法官，那时他仍在会堂。他见到后便下令把浮金尼厄斯捉住，即予吊死。但这时成千民众冲进去救下了武士；原来这件不义之事传播开来，民众生疑，他们听说粗汉如何控告，和阿比厄斯如何给予同意等情，因此动了公愤；大家原就知道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他们起来反抗，将法官关进了监狱，他就在狱中自杀了。帮凶克洛第厄斯被判处吊死在树上；若不是浮金尼厄斯宽大为怀，为他求情，改判流放，他当然也不能减刑。至于其他大小同谋的人，一律处以绞刑。

---

① 耶弗他是以色列的士师，曾率众与亚们人交战。战前他向上帝许愿，说如果得胜，将以先从家门出来迎接的人献为燔祭。他战胜后回家，首先迎接他的竟是他的独生女儿。他容许女儿在山上哀哭两个月以后，把他的女儿作了牺牲。事见《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可以看到，罪恶是有报应的。警惕吧，谁都不知道上帝会惩罚到哪一个人，也不知道良心会使罪恶之人如何发抖，即使除罪犯本人和上帝之外没有旁人知道内情。不论是愚、是智，谁都无从预知何时会胆怯心悸起来。因此，我劝大家可以各自警惕，远离罪恶，罪恶自然就会远离你们。

医生的故事完

赦罪僧的故事

前引，客店老板对医生和赦罪僧的话

我们的老板听后狂咒起来。"滚他的！神圣的十字架；这样可恶的粗汉和黑心肠的法官！应让这些法官和他的同谋者都受到无比的极刑才是！可是，还是一样，这位可怜的女子反正被冤屈死了！她为了美貌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我说，人们可以知道，命运的或自然的赋予，往往就是致命之源。是她的美送了她的命，我说。呀，她死得好可怜！我所说的天赋或命赋，确是害多利少。的确，好先生，听了你这个故事令人好生伤心。且不管他，再听旁的故事吧；我求上帝和圣马利亚照顾你的健康，祝福你的尿罐、便壶、药酒瓶和满装了药品的匣具，等等。你确是个好人，象一个主教一般，自有圣罗安在此。我讲得对不对？我没有学者的口才，可是我听了之后痛上心头，差不多要发狂了。他妈的！拿点药来给我吃吧，或喝一口走味的麦芽酒才好，或是再听一篇轻松愉快的故事，否则我就完了，想到这个女子我就要伤心。喂，你，赦罪僧，"他道，"马上来一个好玩的故事吧。"

"圣罗安在此，我来一个，"赦罪僧道，"不过我先要去前面酒店喝一杯，吃块面包再讲。"

这时几位正派的人都高声说道，"叫他不要讲丑话；叫他讲些劝人为善的事，我们好得些益处，那才好听。"

"我同意，"他道，"但我需要喝点酒，一面才想得起有益的事来讲呢。"

赦罪僧的故事开场语如下①

"列位，"他道，"我在教堂里说教，就提高嗓子，象钟声一样圆浑，因为我所要讲的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题旨只有一个，永远是这一个——贪财是万恶之源。我先就说明我从哪里来，然后拿出教皇的圣谕敕令来，但主要的是显出我证件上的主的印鉴，——表示我的身子不能受侵犯，否则一般的教士或信徒会斗胆地扰乱我的神圣的工作。后来，我才开始讲话，拿出教皇长老等的传训，用上几个拉丁字，借此增加我传教的威严，促进人们的信心。然后拿出我的水晶长盒，满盛着布片骨块之类；人人都以为是圣教遗物。我有一块肩骨，用铜片镶边，是从一个犹太圣徒的羊群中得来的。'好弟兄们，'我说，'注意我所讲的话：把这块骨头放进任何泉水中洗濯，如果一只牛或羊因蛇咬了而身上发肿，就用这泉水洗它的舌头，立刻可以痊愈。还有，这泉水如给羊吃了，就可以治疗它的疱、痂、疮、毒。记住我的话。如果牛羊的主子饿时喝了一口泉水，在鸡鸣之前每星期一次，他的牛羊就会繁殖起来，这样的喝法就是那位犹太圣徒教给我们祖先的。并且，列位，这泉水还能治忌妒心；一个人妒火上升的时候，只消用这泉水做汤喝，他就不再怀疑他的妻，虽然他明知道她犯了

① 这个赦罪僧在他这篇自白里讲得率直痛快，毫无掩饰；这本是中世纪的讽刺文学的本色。读者可与巴斯妇的自述对照。赦罪僧的题旨出自《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

过，甚至她找过两三个教士。

“‘我这里还有一只手套。你把手放进这手套里，就可以看见田里的五谷长起来，无论是大麦或小麦，只消你献出几个铜币或小银币就成。

“‘不过，善男信女们，有一件事我要警告你们；假如有人犯了大罪而不敢忏悔，怕碍了面子，或是老妇少女，让丈夫当上了乌龟，这些人来到教堂就不会有灵感，即使献出金银来想沾得我的圣物之福，也属枉然。但如果有人知道他无辜，站上来，以上帝之名献礼，我仍可用圣谕的权威来赦免他。’

“自从我当了赦罪僧以来，用上这些把戏，每年可得一百马克的收入。我站上教坛，俨然是个牧师模样，那些听众坐下之后，我就开讲起来，加上许多谎言胡说，竭尽我哄骗的能事。我使劲伸长了脖子，好象栖在谷仓上的一只鸽子一样，东张西望，看着那些人。我的双手连同我一根舌头都来得十分轻快，你若看到我那样丝毫不肯放松，包管你要赞赏不已。我所有的教诲都与贪吝等罪恶有关，我尽量夸大，讲得他们非拿出钱来不可，尤其献钱给我。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谋利，那些什么改过自新的一套我却满不在乎。当他们被埋进了地里，即使他们的灵魂采黑莓去，我也管不着！无疑的，许多说教的都是由恶意出发，谄媚奉承，假惺惺地只是为了要向上爬，有时为的是出风头，有时又是为泄愤。我不敢用其他的方式去同人家算账，就说上一篇大道理，用尽舌尖锋芒去刺激他，于是他被我污蔑了一顿也只好吃瘪，他休想轻易就能惹我，或我的同行。因为，我不用提他的名字，人人都会知道我所指的是谁，我的种种暗示就足够了。我就这样报复那些对不起我的人，就这样假借圣洁之名，装出虔诚的脸，却从脸皮下喷出毒液来。我再说一遍，直截了当，我说教为

的就是谋利，没有其他目的；我的教题却永远是：罪恶之源就是贪财。这样，我劝导人家莫犯我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不可贪得无厌。但我虽自己犯了这个罪，我却善于教旁人莫犯贪财之罪，教他们诚心忏悔。不过这不是我主要的目的，我说教为的就是贪利；这就够了。

“我于是讲了许多古时的事例。原来脑子简单的人是爱听老故事的；这些东西他们记得清楚，也能照样传递给人。

“嘿！你们难道以为我能说教，能运用口舌搜罗金银，就甘心挨穷受苦吗？才不呢！我确实从未这样想过。我到处去说教，到处去讨钱；原来为的是我决不肯用手劳动，更不愿靠编篮子为生，正是因为我不愿意白费气力而不得温饱。我不学那些信徒。我能拿到羊毛、麦子、乳酪、金钱，不管是村中最穷的孩子或寡妇拿出来的，不管她的孩子们饿得快死，我还是不肯放过！每到一个市镇，我就找一个姑娘，喝着葡萄美酒。①

“且听，列位，这是最后的结论了。你们要的是我来讲个故事。我现在已喝了一大杯麦酒，上帝知道，我要讲一个看来你们一定爱听的故事。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坏蛋，我却很会讲好故事，是我在讲经赚钱的时候所常讲的。现在，请你们静下来，我就开始讲了。”

---

① 僧士中本有两种相反的派别：一种是种植劳动、占有田产的僧士，一种是游乞僧，依靠游乞而无产业。我们这位赦罪僧显然属于后者。相传圣保罗是一个编篮糊口的信徒。

*　　　　*　　　　*

赦罪僧的故事由此开始

从前在法兰德斯地方有一伙年轻人，不务正业，专事吃喝嫖赌，终日琴管琵琶，歌舞荒唐，全无节制，在魔王的庙堂上崇拜魔王，亵渎神明；他们发着犯神的狂誓，听来令人不寒而栗；把救主耶稣诅咒得体无完肤；似乎还嫌犹太人没有把他肢解得称意；并且个个都还戏嘲着彼此的罪恶。还有窈窕的舞女、卖果的、弹唱的、卖淫的，无非是魔王的使者来吹燃起欲火，饮食和男女本是同伴；我有圣书可以证明，酒醉癫狂乃是荒淫无度的勾当。

《请看圣经》上的罗得，喝醉了竟违反人性，不知不觉和他的两个女儿睡觉。① 犹太王希律，谁都可以在史书上看到，在宴席上喝多了酒，竟发令杀了无辜的约翰。② 辛尼加说得最好，他说，他看一个疯人和一个醉汉并无任何区别，除非疯狂症再加上恶性情，比酗醉的时间还要长久些罢了。啊，可诅咒的饮食过度，它是我们人类堕落的起源，直等到耶稣以他的血为我们赎了罪！请看，这个罪恶的代价有多大；全人类都为了饮食过度而从

---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上帝毁灭所多玛城的时候，罗得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逃出该地。罗得的妻子因为回头一看，变成了盐柱。罗得和两个女儿住在山洞中。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先知约翰因责备希律王娶弟媳希罗底为妻被投入监狱。在希律王生日那天，希罗底的女儿跳舞娱众宾客，希律王甚喜。希罗底的女儿受母亲指使，乘机要求希律王杀约翰，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她。希律王果然这样下了命令。

此不能自拔了！

我们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犯了这个罪被逐出乐园，永远要劳作受苦难；我在书上读到，亚当禁食的时期是留在乐园的，一旦他吃了违禁的果子，他就被逐而遭受苦难。啊，贪食好饮真是个罪恶之源，我们应该诅咒你！人们如果知道过度的饮食能引起多少疾病，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就会略加节制了。呀，为了那短短的食道，柔嫩的口腔，东南西北的人们，在空中、地面或水里，都为着饮食奔走劳动！关于这一点，保罗说得好。"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上帝要叫这两样都废坏"①，这就是保罗的话。

啊，这样过分的贪食好饮，讲起来已是秽臭，做起来更是罪恶，一个人喝着白色红色的东西，竟把他的食道变成了便所。那使徒哀哭着说，"我告诉过你们的许多人在世上活着，现在我又哀声哭诉，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惟有死亡，他们的肚子就是他们的神。"啊，肚袋呀！啊，臭皮囊，内中藏满了污粪！你在两端都发出同样的臭声。为了你花去多少劳力和金钱！厨师们舂着、拉着、磨着，把原料变为成品，使你的贪欲得到满足！他们从坚硬的骨头里敲出骨髓，只消是松软可口的，他们都不抛弃，都将送进你的食管。他们把香料、树皮、根叶，做成贪食者的调味浆汁，增强他的口味。可是他追求着这些乐趣，惟有在罪恶中死亡。

酒是个淫秽的东西，酒醉了就是灾害和抗争。啊，酒徒呀，你的脸走了样，你的口腔喷出臭气，没有人敢靠近你，你鼻子出气的时候似乎老是在叫喊"参——孙，参——孙"！可是，上帝知道，参孙却没有喝过酒。你象一只填满肚子的猪跌倒在地，你舌

---

① 见《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三节。

尖失去了效用，正经的事你都置之脑后，醉酒就是理智的坟墓。被酗酒控制的人是最不可靠的。放开你的红酒、白酒，尤其是在菲希街或奇白赛街上出售的白酒。这种西班牙出产的酒中常常搀进了附近地区所产的其他酒类，因此你喝了三杯，你虽身在奇白赛，却自以为已经到了西班牙，就在列伯城中，你就口里叫起“参孙，参孙”来。

我请求各位听我这句话，我敢说，《旧约》所载的一切英雄战功，由于全能上帝之助，无不在虔诚禁欲中建立的；你且翻阅《圣经》自然就可明了。还请看伟大的征服者阿提拉① 死于羞辱，那时他正是酒后沉睡，鼻中流血；所以一个战将必须禁酒。再看勒母耳，试想他所领受的指令是什么——我所指的是勒母耳，并非撒母耳；你只消阅读《圣经》，其中关于从政执法的人喝酒，是儆诫得如何明白严正。不必多讲，已经讲够了。

我既讲了贪食好饮的罪恶，现在要跟你们谈谈赌博。赌博是撒谎之母，欺诈、赌咒、亵渎基督、凶杀，以及浪费钱财和时间，都由此而起；被人视为赌棍，乃是最可耻的事。地位愈高，愈将遭人唾弃。如果君王赌博，在众人的耳目中，他的政躬就会受到诽谤。从前有个贤明的使臣，名叫司蒂尔彭，被派去科林斯，十分显耀，由拉西第蒙来订立同盟。他无意之中看见这国中权贵都在赌博。他立即潜行回国，说道，“我不能去丧失我的美名；也不愿这样自辱而使你同这些赌徒们通好联盟。派其他使节去吧；我却宁愿一死，不愿由我而建立这盟约。你是高贵正直的，我何能为你订下条款，伤我国体。”这位贤明使臣就这样宣称着。再看，

---

① 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国王，他在四、五世纪时率军征战，横扫欧洲，被称为“天鞭”（The scourge of God）。

书中记载着，帕提亚的君王轻慢德米特里厄斯王，送他一副金的骰子，因他曾一度赌博过；他就此把他的光荣令誉一概抹煞，认为并无半点价值。君王们尽有其他高尚的娱乐，可以消遣公余的时光。

现在我要讲几句关于恶劣的赌咒发誓，是古书上所提到的。赌咒凶猛过度是罪恶的，发假誓更应受谴责。上帝根本不许人们赌咒发誓，只看《马太福音》就知道；尤其是圣洁的耶利米说得明白，“你起誓必须诚实，不能撒谎，依照公平，根据正义，发出你的誓愿。”乱赌狂誓是可诅咒的。神圣的诫条上第一表中第二诫是：不可妄称我名。请看，他禁止这样的赌咒，还在他禁止杀人或其他罪恶之先。我说这是十诫的秩序，任何知道十诫的人都明白，这是其中的第二诫规。我再直截地告诉你们，凡是赌咒过于凶猛，神罚决不会离开他的家宅。“凭着上帝的可珍贵的心，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指甲，凭着基督的血起誓，我掷七点，你掷五点或三点；凭上帝的臂膀起誓，你若欺人，我这把刀就刺穿你的胸膛！”——这都是两颗骨头骰子的结果，竟这样赌咒、使脾气、欺骗、凶杀。为了赎我们罪的基督之爱，不可赌咒发誓，不论大小；现在让我讲我的故事，各位请听吧。

我所要讲的是关于三个恶汉，清早于晨钟还未报时以前，已在酒铺里坐下酣饮了；这时他们听见有玎珰之声领着人们抬了一个死人前去埋葬；三个恶汉中有一个向店小伙喊道，“你快去问那抬过去的是什么尸首；务必问清他的姓名，回来报知我们。”

“先生，”店小伙道，“不必问了。你们来此之前两个钟头，已有人告诉我了；他原是你们的老伙伴，夜间在凳上坐着喝酒，酩酊大醉，忽而死去；有一位名叫‘死亡’的，潜来此地，在这一地带杀了许多人，他用剑矛把他的心摧为两爿，接着一言不发，转身

便走。这次疫症流行，被他杀害的人已不下千数；先生，你未见到他以前，我想应该有些准备，不可轻敌：随时随地都要防御着他。我的母亲是这样教导我的，旁的话我就不会说了。”

“这孩子说的是真话，有圣马利亚为证，”店主道，“离开这里一里多路，有座大村落，这一年以来，村上妇女小孩，村夫野汉，都被他杀死了。我想他的住处一定就在那边；谨防着他，莫被他伤害了，这才是上策。”

“咦，上帝的手膀，”这恶汉道，“遇见了他竟有偌大的危险吗？我以上帝的好骨头为誓，定要去大街小巷搜寻他出来！听哪，伙伴们，我们三个等于一人；大家伸出手来，结为兄弟，共同发愿，以杀死这个害人的‘死亡’为目的；他杀了许多人，我们在天色未黑以前，必须结果他的性命，有神明为证。”

于是三人发了盟誓，彼此同生同死，视若弟兄一般。他们在狂醉中一同站了起来，向店主所说的村落走去，一面赌着许多可怕的咒誓，把基督的圣体撕得粉碎——“只消把‘死亡’找到，必置之死地”。

他们还未走到半里路的光景，正在跨过一段篱围，看见一个贫穷老翁。老翁谦和地招呼他们道，“先生们，上帝照顾你们！”

他们中间最粗鲁的一个答道，“什么！老汉子，倒霉的东西，你为什么全身裹得这样紧，只露出脸？你这样老的年纪为什么还不死？”

老翁抬头凝视他的脸，说道，“因为我虽然走遍了世界，由此地径到印度，在乡间或在城市，却没有找到过一个人愿意以他的青春来换取我的老年；所以我不得不依从上帝的意旨仍旧守着我这老年。呀，‘死亡’也不肯来取我去；因此我只得象一个到处游荡的光棍，从早到晚，用手杖击着地面，步步缓行，这土地原是

我的生母之门，我向她诉说，'亲爱的地母，让我进来吧！看哪，我的血、肉、皮，都要消失殆尽了！呀，我这把骨头何时才能安息？地母，我愿和你交换一副躯壳，在这狭小的房舍里我居住得过久了，但愿得一块粗毛烂布来裹我！' 但是她仍不肯赐我这一点恩惠，因而我的脸上日形消瘦了。可是，先生们，你们对一个年老的人这样粗鲁，未免太无礼貌了，除非为了他的言行有错。《圣经》上你们自己可以读到，'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我所以要劝你们，现在不可冒犯老人，正如你若活到我这年龄，也不愿旁人冒犯你一样；愿上帝照看你们，凭你走到哪里。我还要到我所应去的地方呢。"

"不成，老家伙，"第二个赌棍说道："圣约翰在此，不能这样轻巧地放你走！你刚才提起那个害人的'死亡'，他在这地带把我们的伙伴都杀了。我晓得底细，你就是他的探子，说出他的去处来，不然你走不了，上帝有眼，圣典作证！你准是他的一伙，同谋着来杀害我们的，你这贼东西！"

"啊，先生们，"他道，"你们假若真想找到'死亡'，就顺着这条曲道而去，因为我确是在那边树林里和他分手的，就在那棵树下，还在那儿等着呢；任凭你怎样信口喧嚷，他总不会躲避的。你们看见那棵橡树吗？就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上帝把人类赎回，愿他救助你们，纠正你们！"——老人如此说着。

三个恶汉径直跑到树下，在那里他们竟发现许多圆滑光亮的金币，看来可以装得八斗。他们不再寻找"死亡"了，三人看了都心中狂喜，围着那绮丽夺目的金币坐下。他们中间最坏的一个最先开言。

"弟兄们，"他道，"留心听我说来；我虽然常常打趣说笑，可是我的脑袋却是很精细的。幸运赐给了我们这堆财宝，可使我们

一生享乐不尽，来得既容易，我们也不妨花得大方。咦！上帝可贵的尊严！谁曾想到今天有这红运？可是这金币如能搬运到我家或是你家——你俩反正明白这财物已属于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快乐了。然而在白天是无法搬运的；人们会把我们认做强盗，而为了我们自己的金币反而把我们吊死。所以这堆金币必须很小心地在黑夜里移动。我的意见是大家来抽签，谁若抽到最短的签子，就高高兴兴地马上跑进城去，悄悄买些面包和酒来。其他两人却很机警地守着这财宝；进城的人如果不多耽搁，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把金币搬到一个大家认为妥当的地方去。”

一人捏着签条，让其余两个先抽，结果是最年轻的一个抽中了；他马上进城。等他刚走，这里一个对另一个人说道，“你知道你我是结拜弟兄，现在让我来教你怎样可以占得一些便宜。你知道这个伙伴走了，而金币在此，数量不少，讲明是三人均分的。可是我若想出法子由你我两人平分，是不是可以算是我对得起你呢？”

那人道，“我猜不出是怎样一个办法；他已经知道金币在我俩这里，我们如何办呢？我们怎好向他解释呢？”

“你能不能守秘密？”这个恶棍道，“我将简单告诉你怎样着手，怎样才做得圆满。”

“我答应，”那个道，“决不出卖你，我诚意立誓。”

“那末，”这个道，“你明白我和你是两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些。等他坐下之后，你就马上起来假装和他玩耍；我就可以一刀刺穿他的腰间，同时你也照样用刀刺去；这样，金币就由我俩平分了，好朋友；从此我们可以满足一切欲念，尽可痛快赌博。”如是，这两个恶汉一同谋杀那第三个人。

这最年轻的一个，向城里走去，心中萦绕着那些崭新闪耀的好金币。"啊，天哪！"他道，"我若独得这所有的财物，天下就再也找不出比我还舒畅快乐的人了！"最后，我们的公敌，魔鬼，使他想起去买些毒药，好毒死他两个同伴；魔鬼看得清楚，知道他有隙可乘，正好害他堕落，他满心只想杀死他们，再也不会回心转意多考虑一下。他径直赶去，不作滞留，走进城来，到得一家药铺，请求卖些毒药给他，做毒杀老鼠之用；他说，院子里还有一只臭猫，吃过他的阉鸡，所以他一心想在这班夜间害人的虫兽身上泄一次积愤。

那药铺老板答道，"这毒药是有的，愿上帝救我的灵魂，世上不论哪种动物，吃了或喝了这药物，哪怕只有一粒谷子的分量，无不立刻死去；他必死，并且在你还未走到一里路的时间，就会丧命，这毒药就有这样猛烈。"

这恶棍把毒药盒子拿在手中，又跑到第二条街上，向人借了三只瓶；两只瓶里他倒进了毒药；还有一只没有下毒，留作自用。他准备通宵工作，搬运金钱。这恶毒的坏蛋把三个大瓶都盛满了酒，然后回到他伙伴这里来。

何用多述？他们已计谋好怎样把他害死，也就马上照办了。办完之后，有一个说道，"现在我俩好好坐下喝酒，先行乐，慢些再去埋葬他。"说着偶尔拿起有毒的酒瓶喝了一口，又递给他的伙伴去喝，因此他俩都立刻断送了性命。

的确，我想阿维森纳① 也未在他的任何医学经典上的任何篇段中，记载过象这两个恶棍临死以前那样奇特的中毒情景。如

---

① 阿维森纳，见本书第十一页注③。在他的经典著作中也讲到中毒的症状、起源及治疗方法。

是，死去了两个凶犯，而那下毒的恶棍也未能免于一死。

啊，可诅咒的罪恶！啊，狠心的残杀！啊，纵欲、荒淫、赌博！基督的亵渎者，随时傲慢地诬蔑和狂誓！呀，人类哪，创造者创造了你，以他的宝贵的血救了你，而你竟可以如此虚伪，如此恶毒！

现在，列位好先生们，上帝饶恕你们的过失，保佑你勿蹈贪婪之辙。我的圣洁的赦罪符可以救治你们，只要你们献出贵品真金，或银质戒指，胸针或汤匙。低下头来，在这圣谕下低头！来吧，妇女们，献出你们的纱线！看哪，我把你们的姓名登记在这案卷上了；你们将进入天堂的幸福之境；我有威权赦免你们，你们只要献出礼物，就可以同出生时一样纯洁——列位，我就是这样说教的。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医治者，愿他赐给你们他那圣赦，那是比我的更好，我不能欺瞒你们。

可是，列位，我还有一句话忘记了。我这个口袋中的圣物和免罪符，是教皇亲手给我的，比得上英格兰任何一个人的圣符。如果你们有人愿意诚心贡献，要取得我的赦免，走上前来，跪下，虚心接受好了；或者在你们前进途中，每到一个市镇尽头，来接受新的赦免，只要每次献出新的真实可靠的金钱铜币。这里每一位朝圣客，在你骑马越过荒野的时候，能有一个合格的赦罪僧恕免你的罪，免得遭遇不幸，该是一件荣幸万分的事。可能一两个人跌下马来，折断了脖子；请看你们有多大的保障，居然碰到了我也在你们一起，我能赦免你们大家，不论高低，为你们的灵魂走出肉身做下安全的准备。我劝我们的客店老板第一个来，因为他最是周身有罪。来吧，老板，先来献礼，你可以吻我所有的圣物，只要一块金币！快些，打开你的钱囊吧！

“不来，不来，来了我怕基督诅咒我，”他道，“罢了；这不成，

我的灵魂！你会叫我吻你的裤儿、管它怎样臭，你却赌咒说那是圣徒的遗物！十字圣架和圣海伦在此，我宁可把你的肠子捏在手里，却不来拿你的什么圣物；把你那些东西拖出来吧，我来帮你拿。把它们放进猪肚子的神龛里去！”

赦罪僧一言不答；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来，”我们的老板道，“我不同你开玩笑了，也不同任何脾气恶劣的人作耍。”

但是武士看见大家在笑，便说道，“够了，不讲了。赦罪僧先生，高兴起来吧。我也求你，老板先生，我是很爱戴你的，去吻一下赦罪僧吧。赦罪僧，我求你走近一些，让我们象过去一样大家笑一次。”于是他俩吻了一下，继续往前骑去。

赦罪僧的故事完

船 手 的 故 事

船手的故事由此开始

圣台尼地方从前有一个商人，十分富有，因而人们就认为他贤明。他有一个美貌的妻，专爱交际游乐；这是最花钱的事，比在交际场中奉承一下交际名花还要糜费；仅是点点头，丢丢眉眼，不过是墙上的影子，立刻就会过去。可是一个男子如果付账付不完，那就苦了；一个不幸的丈夫，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不得不对付她的盛装华服，让她去恣意欢舞。如果他付不出了，或者认为奢靡，不肯出了，那就自有旁人来付款，或给她金钱挥霍，那可危险了。

这位富商家中十分排场，宾客满座，为的是他手头宽松，还有一个美妻。但各位请听。他的宾客中有一个修道僧，年三十岁，倜傥风流，与他过从甚密。这位漂亮的僧士自从和主人相识以来，交谊日厚。他俩是同村人，又攀上了亲戚关系；主人对他从不说一个不字，一见到就象一只清晨的小鸟一样轻快，满心喜悦。他俩结拜为兄弟，彼此立愿亲爱到底。教兄约翰也很慷慨，在商人家任意花费，取得好感。家中最低贱的僮仆他也记得施舍，每次来时总送些赏心悦目的礼物给主人，对其余上下人等也不空过一个。因此他们都欢迎他，象天明时的鸟儿盼着日出一样。但这些都讲够了，现在暂且搁下。

有一天，商人准备到布鲁日去贩货。他派人去巴黎请教兄约翰来到圣台尼和他夫妇玩耍一天，然后出门。僧士得了僧院院长的特许，可以随时出行，原来他是一个明达之人，负有僧院执事之责，骑马去各地检查粮仓；所以他很便当地来到了圣台尼。还有谁比教兄约翰那样谦恭有礼的人更受欢迎的？他带来了一大瓶马姆赛葡萄酒，另一瓶意大利的美酒，以及一些野禽，正如他每次一样。这里我按下不讲，且让他们去吃喝玩耍，有一两天的功夫。

第三天商人起身，考虑他的正事。他走到账房里算一算一年来他的经济出入，花去了多少，是赚了，还是亏了。许多账簿和钱囊都放在他面前账柜上。他的银钱财宝委实不少，因此他关紧了门，不让任何人在他算账时闯进去；他一直坐着算到了近午时分。教兄约翰也起了身，在花园中散步，口中念念有词。

商人妻轻轻走进花园，照例向他打着招呼。她带着一个婢女，这女孩受她的管教，脱不了她的鞭笞。“啊，我的好教兄，约翰，”她道，“你这样早就起身了，怎么回事呢？”

“妹子，”他道，“一个人睡眠有五小时就足够了，除非老弱之辈，象有些结了婚的人，贪睡怕起，犹如兔子被猎犬追乏了坐在窝里一样。但是，好妹子，你为什么这样苍白？我想我们这位好兄弟使得你一夜疲劳了，你该马上去休息一下吧？”他说着笑起来，想到自己所讲的话，脸上一阵红。

那妇人摇着头。“的确，上帝知道一切，”她道，“我真要叫苦了！我生何不幸！我的处境不敢对人讲。我愿远离此地，或者一死了事；我的苦恼说不了。”

僧士向她呆看。“怎么啦，我的妹子，”他道，“上帝不许你为了苦闷而自杀！把你的烦恼告诉我，也许我能给你忠告，帮你的

忙，我一定保守秘密。我在这本祈祷书上发誓，决不泄露一字，不管是好是歹。”

“我也对你讲同样的话，”她道。“有上帝和这本祈祷书为证，即使我被五马分尸，或进入地狱，也决不泄露你的任何一字。我讲这话不是为了你我是亲戚，其实是为了朋友可以信任。”这样他俩立着誓愿，亲吻着，彼此吐着心中的话。

“教兄，”她道，“我若有适当的机会，我要告诉你我一生的事。不过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机会是不会有的。我的丈夫，他虽是你的亲戚，自从结婚以来，我却吃过他不少亏。”

“上帝和圣马丁在上，”僧士道，“他是我的什么亲戚！他之于我还不如树上挂着的这片叶子！法国的圣台尼为证，我所以叫他亲戚，完全是为了可以有借口来认识你罢了，我爱你甚于世上所有的女子；我以我的教团为誓。赶快把你的烦恼告诉我，讲了就去，不然他要下来了。”

“我的亲爱的，呵，我的约翰哥哥！”她道。“我愿能够守住这件事，但现在再也守不住了。我的丈夫，在我看来，是自古以来最坏的一个人。但我既是他的妻，我们的私事本不该讲出来，不论是床上的事、或是床下的事。我愿上帝佑护我！一个妻子除了说些敬重她丈夫的话之外，不该讲旁的，这是我很知道的，不过至少我可以对你讲这一点；愿上帝助我，因为他还比不上一只苍蝇的价值！最使人恨的就是他的吝啬。你和我一样都很知道，女人天生有六个愿望；她愿意丈夫勇敢、聪明、富有、大方、顺从妻子的意愿、行动活泼。老实说，我做衣服全是为他的体面，下星期天我必须付出一百法郎，否则就糟了。我宁愿没有出生，却不愿受辱、或听人的闲话；可是我的丈夫如果觉察了，我也就完了；所以我求你借给我这笔钱，不然我就死成了。约翰哥哥，我说借

我这一百法郎，你若做到了，我一定感激不尽。到了那一天我必定还你，你愿意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说出来。我若不做的话，愿受上帝的严惩，和那背叛法国的加纳伦① 一样！”

僧士这样作答，“我的亲爱的，我的确非常同情你，我愿发誓，等你丈夫去法兰德斯之后，必救你脱离这个苦境。我将拿一百法郎给你。”说罢，他抱住她吻着。“好，去吧，”他道，“赶快，早些吃饭，日规上已指着辰时了。去吧，务必和我一样可靠。”

“上帝不容我背信，”她说着，一面走出去，快活得象喜鹊一般，吩咐厨师赶快，大家好早些进餐。她上去找丈夫，大胆敲着他的账房门。“是谁？”他问。

“我的圣彼得，是我，”她道，“怎么的，你预备绝食多久呀？你要花多少时间算账记数哪？让魔鬼在你的数目字中插一只手！天赐你的福太多了！下去吧，把你的钱囊暂且放下；你怎么好意思让约翰老哥整天饿着肚子？好了，我们做过祷告就可以吃饭了！”

丈夫道，“妻子，你哪儿想得到我们这种事是何等复杂恼人啊。愿上帝助我，还有圣爱扶！② 我们十二个商人中恐怕找不出两人可以兴旺到老的。我们不能不装出笑脸，世上的人千变万化，我们却要守住自己的行业，直到老死，否则只好出家朝拜圣地，或是脱离人世。因此我必须在这古怪的世路上找出一个方向，我们经商的人随时都要提防，幸运机缘是变化莫测的。明晨

---

① 背叛法国的加纳伦是法国中世纪浪漫诗(如«罗兰之歌»）中出卖英雄罗兰的叛徒。

② 法国十三世纪有个僧士，后称为圣爱扶，这里商人可能就以他为誓。布列塔尼的圣爱扶是一三四七年被尊为圣者的，乔叟当然是知道的。至于第七世纪在英国布教的圣爱扶也许太远了一些。

天亮我就去法兰德斯，我必尽量早回。我求你，亲爱的妻子，对谁都要客气谦虚，小心看守着我们的财物，治家要循规蹈矩。在各方面说，家中日子还算好过，只要晓得节省。不需要更多的盛衣丰食，口袋里也就不会觉得缺乏银钱了。”

说着，他关上了账房门，马上下来。立即做过祷告，桌上摆出杯盘菜食，他们就进餐；商人招待僧士的这顿饭确很丰盛。

餐后，教兄约翰一本正经地把商人叫到一边，私下对他说道，“老弟，我见你必须去布鲁日走这一趟；愿上帝和圣奥司丁照看你！我求你路上要小心，老弟；饮食不可过度；尤其在这热天。再会了，老弟；你我不用什么客套；上帝保佑你免遭灾厄！无论白天或夜晚，你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我做得到，一定办到，同你自己做得一样。还有一件事，在你去之前，我要求你，如果可能，请你借给我一百法郎，以一二星期为期，因为我要买几头牲口存放在我们那里。愿上帝助我，我宁愿这个地方是你的就好了！我决不会失信，一天一小时都不会差，决不会为了一百法郎而失信。但这件事要你保守秘密，我求你，我今天晚上就要买这些牲口。现在，再会吧，亲爱的兄弟；感谢你宽宏大量。”

这商人立即谦恭地答道，“教兄约翰，我的哥哥，这实在是一件小事。我的金钱就是你的，只要你开口，不但是我的金钱，就是我的货品也是一样。你要就拿去，上帝不容你放弃权利。不过我们商人却有一点，你也很明了的，我们的现款就是我们的犁锄。我们有信用时就可借贷，但没有了现款就不是好耍的事。你宽裕的时候再还我。我最愿意尽力来帮助你。”他立即取出了一百法郎暗中交给了僧士。世上除了他俩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件借贷的事。他们喝酒谈天，散了一下步，又玩耍了一刻，然后教兄约翰骑马回到僧院。

第二天，商人上路去法兰德斯；由他的学徒引路来到布鲁日。在这城中他忙着办事，买进借出；他不赌不舞，一心照顾着他的商品；我且按下不提。

商人走后第二个星期天，教兄约翰来到圣台尼，他头上新剃了发。全家上下，最微贱的童仆，见他来了，没有一个不高兴。现在马上提到正题：美貌的夫人为了借到一百法郎，已许下了教兄约翰，愿意和他尽欢，他俩通夜为所欲为；次晨，教兄约翰辞了一家人而去。那里，或是城中，没有一个人生疑。且不管他是回到僧院，或去其他地方，这都不用我多讲了。

商场中交易过了，商人回到圣台尼家中，心满意足，招呼着他的妻。他告她货物昂贵，不得不借了债，现在必须履行债务，要去还两万法郎，因此来到巴黎，向某些友人借款，同时也带了一些钱去。到了城中，为了交谊浓厚，先来探望教兄约翰；并不是问他要钱，不过想知道一些他的近况，并谈谈他自己的一切，这本是朋友相会时应有的事。教兄约翰热情地招待，商人告诉他买货如何顺利，感谢上帝；不过他必须借一笔债；然后就很愉快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当然，"教兄约翰道，"我很高兴见你安全回来。我若富有，如我所愿，你就不怕没有这两万法郎了，因为上次你好心也借了钱给我的；我真心感激你，自有上天和圣彼得为证！可是我还是付偿了那笔钱，交给了你的夫人，放在你家中柜台上。她是很清楚的，还有某种证据，可以由她证实。现在对不起，我不能多陪了；我们的僧院院长马上要出城，我要去伴他同行。问候夫人，我的好侄女儿，再会了，老弟，下次再见。"

商人原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借了些钱，在巴黎亲自偿还给那些债主，收回了债据。他象鹦鹉一样快活，回到家中，心里计算这次出门，除掉消费以外，应已净赚了一千法郎。

他的妻照例在门口迎接。那天晚上他俩很快乐，因为他又发了财，又清了债。天亮的时候，商人重新抱住他的妻，吻着她的脸，不禁又想要起来。“好了，”她道，“我的天，你玩够了吧！”他俩又放肆起来，直到最后，商人说道，“的确，我的妻，我实在不由得不有些气你。你知道为什么？我想你把我同教兄约翰之间的友谊弄得生疏了。你该在我去巴黎之前先告诉我一句，他已把那一百法郎付还了你，并且他还有什么证据的。我同他讲起要借钱的事，他有些不高兴，看他脸上表情就知道。可是，天在头上，我想也不必多问他了。我劝你，妻子，下次不要这样。如果我不在家的时候债户还了你什么债，你总该告诉我，否则由于你不小心，我又去问人家讨一笔已经还过了的债。”

但她并不认错，也不害怕，却立即大胆说道，“该死的，我倒要同他拚一下，这个坏僧士！我管他什么证据。他是给了我一笔钱的，这是我所知道的。嘿，滚他妈的猪鼻子！天晓得，我以为他是为了你的缘故，给我这笔钱以维持我的体面，为了彼此亲戚关系，并且他常到我们家里来，大家都很有好感。现在既是如此，我就不妨老实告诉你。你有的是比我还拖欠得久的债户。我却可以逐日还你的；如果我还不出来，我反正是你的妻，记下账来好了，我还是要赶早还清。真话，我已全部用在衣饰上了，并没有乱花！因为我用得正当，又是为你的面子，也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说，不要生气，让我们笑一阵、玩一阵吧。我这个身子已经全部抵押给你了；我尽可在床上还清你这笔债。对不起了，好丈夫。转过脸来，好好地对我笑一下吧。”

商人知道也无可奈何，责骂也是枉然。“那末，妻子，”他道，“我饶恕你，不过你应决心不再浪费。你的钱财应该小心使用，我要求你。”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愿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故事，好听到老死。阿们。

船手的故事完

客店老板对船手和女修道士的趣话

“我的天哪！讲得真好，”我们的老板道。“愿你长久航海安全，好船手！愿上帝不给这僧士有好日子过！啊哈，同伴们，当心碰见这样的诡计！这僧士骗了商人，还骗了他的妻，我的圣奥司丁哪，再不要带僧士到你们家里去了！

“这个故事讲过了，我们再来找旁人；谁来另讲一个？”说着，他象女人一样客气，继续说道，“修道院女院主，对不起，我知道我不该来麻烦你，我想你该可以讲一个故事了吧？好不好？你可答应么，女院主？”①

“好的，”她道，于是她就这样讲下去。

---

① 女修道士受到客店老板这样尊敬，可以一方面表现女修道士的身份，一方面现实地描写着老板的耐人寻味的性格；同时给了读者一个准备，预示了女修道士的前奏与故事本身，一定是宗教气味非常浓厚的。原文是很严谨的七行诗体。故事内容是中世纪流传各国的一种民间传说。

女修道士的故事

女修道士的故事开场语

啊，主呀，我们的主，你的名是如何威震大地！不但高贵的人们宣扬着你，即使孩子们的口中也赞美着你的至善，因为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已经表扬着你的光荣。因此，我将尽我所能，兢兢业业，讲一个故事来颂赞你，颂赞那洁白的百合花似的你的生母，她永远是一个处女，她自身就是荣誉，我并不能增加她的荣誉，除却她的儿子之外，她就是仁慈之源，灵魂之药。

啊，贞洁之母！啊，处女之圣！啊，未燃着的芦荻，虽然摩西所见到的芦荻是在燃烧，而你却因你的谦卑，由上帝那里取来降临于你的神灵；当上帝照耀着你的心，你胎中怀了神父的智慧，愿你助我讲出这段故事来！圣母呀！你的仁慈，你的尊荣，你的力量，你的伟大的谦卑，人们的智力都不够表达；有时候，圣母，你的仁慈宏大，在人们还未向你祈求之前，已得了援助；你从中斡旋，给我们光明，引我们到你的亲热的人子面前。

我的能力微薄，啊，幸福之后，要宣扬你的伟大，我负不起这个重担；我却象一个周岁的婴孩，还不能开口说一句话。所以，我祈求着，愿你引领我唱这一支赞美你的歌曲。

* * *

女修道士的故事由此开始

亚细亚一个大城市里，在耶教徒中居住着许多犹太人，另成一区，依仗着财主从事盘剥暴利，为耶稣和他的信徒们所痛恨；城内街衢畅通，人们可以来往自如。

街道的一端设有一所耶教小学，教徒的子弟多入学读书，他们年年学习着有用的本领，正是孩童所应学的，如唱歌与诵读之类。

小学生中有个寡妇的儿子，七岁，是教会歌咏队的童子，他每天上学，途中见有圣母神像，必跪诵祷词，这样习以为常。

寡妇教导儿子，使他自小尊敬圣母，他就牢记心头，好孩子是学得很快的。啊，我每想起这段故事，总不免联想到圣尼古拉，他也是从小就懂得虔拜耶稣的。

当这孩子在学校里坐着念诵那祈祷小册的时候，每听见赞美曲的歌调，象孩童们学习轮唱集一般，他必留心倾听，字眼与调子渐渐沉进他的心里，不久把第一首全部记熟了。

他并不懂得歌词的拉丁文原义，他年龄太小了。有一天他求同伴用他所能明了的语言为他讲解，或告诉他为什么这歌曲会如此普遍；常常嫩膝跪地，恳请他解释。

他的同伴比他年长些，向他这样说道，“我曾听人说过这首歌是赞美圣母的，祈求她在我们死去时拯救我们。我也讲不出多大的道理来；这原是学唱，文理上我懂得很少。”

“原来这歌曲就是为崇拜圣母而作的吗？”这天真的孩子说。“我非得在圣诞节之前尽力把它学会不可。即使先生骂我书读不好，每小时打我三顿，我为了尊敬圣母，也得把它学好！”

每天在回家的路上，同伴私下教他，不久他完全学会了，他大着胆子唱，一字不差，歌调也很对。他每天来去走过那犹太区两次，就两次唱出这美曲；他的童心竭诚尊崇着圣母，她的美德渗透他的灵魂，路上他禁不住要放声颂赞。

人类第一公敌蛇魔撒但，在犹太人心中筑起蜂窝，拱着身子说道，“啊，希伯莱人，这事太耻辱了，何能让这个小孩自由来往，唱着违反你们信仰的歌曲，不顾你们的尊严？”

从此，犹太人群起图谋杀害这天真的孩童。他们雇下一个凶手，埋伏在一条小巷里；候着那孩子走过，这可恶的犹太人一把将他抓住，割破他的小喉咙，抛进臭坑。

啊，犹太希律王的暴政重演了，你们的恶心肠能有什么好结果呢？残杀的事是隐瞒不住的，上帝的尊严决不会磨灭；无辜者的血将向你们的罪行哀叫。

啊，小殉道者，贞洁成了你的生命，你现在可以高唱了，天国的白羊在你前面引路；那伟大的福音传授师圣约翰在帕特摩斯写道：那些人在羔羊前面唱着新歌，他们都是未曾沾染妇女的童身。

这可怜的寡妇通宵等候儿子，却不见他归来；天才亮，她面色苍白，提心吊胆，去学校和各处寻找，最后听说在他失踪之前有人在犹太区看见他的。慈母的心使她半疯癫似地到处访寻；不停地叫唤着柔心的圣母，来到犹太人中打听。

她向居住区内的每个犹太人盘问，哀求他们告诉她，究竟见了她孩子走过没有。他们说，“没有；”可是耶稣立刻示意，使她

叫唤她儿子的名字，那路旁就是他被抛进的臭坑。

啊，伟大的上帝，你向来以天真无邪的人的口传播你的美名，请看你的威力！这贞洁的珍宝，这颗绿柱石，这粒殉道的红玉，他已被割断了喉咙躺卧着，却高唱起赞美曲来，响彻云霄。

路过的耶教徒都来看奇迹，马上请来了市长；他早已赶到，盛赞天帝耶稣的圣德，和他的圣母，人类的光荣，他就下令把犹太人都捆缚起来。

在哀哭声中把这孩童取出，他仍不断地唱，抬进最近的教堂，许多人虔诚地护送而去。他的母亲晕倒在旁；大家无法把这第二个拉结劝开。①

市长把每个预闻这件凶杀案的犹太人都处以苦刑，马上就照办了。他决不放松这样的恶行。把他们处以凶死，这原是罪有应得；所以他用野马拖曳他们，然后依法吊死。

这孩童躺在主坛之前，大家唱着弥撒；唱完后长老和教士们立刻把他埋葬；但在洒圣水的时候，那孩子又开口唱起赞美曲来！

长老是一位虔敬的人，正如所有的教士一样，他念咒召唤孩子道，“啊，好孩子，父子灵三位在上，请你告诉我，照我看去，你的喉咙已被割破，为什么你还能歌唱呢？”

“我的喉咙已割穿到颈骨，”这孩子说，“按理我早应死了。但你在书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要使他的光荣继续在人间，所以为了尊崇圣母，我仍能高声清晰地唱这赞美曲。

“依我的小智慧看来，觉得怜恕之源，耶稣的慈母，是我衷心

---

① 拉结的故事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六节至第十八节。希律王将伯利恒城内外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拉结为她被害的孩子哭泣。

最虔爱的；在我临死之际，她降临我的面前，叫我于断命时唱这歌曲，你们已听见了，似乎我正在唱的时候，她放了一粒谷在我舌上。

"所以这粒谷一天不取出，我将永远唱着，赞美着圣女；她后来对我道，'我的小孩儿，这谷子取走以后，我就来接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丢弃你的。'"

这虔敬的教士，这位长老，拉出孩子的舌头，取出谷子，才见他渐渐死去。长老目睹这奇迹，不免眼泪汪汪象雨注一般，伏身阶上，丝毫不动，好似被缚住一般，其余的教士也都伏地而哭，祝福着基督的圣母；最后他们起身把小殉道者的遗骸移入纯大理石的墓中。至今他还葬在那里，愿上帝允许我们都可见到他。

啊，林肯地方的小休，① 也是被那可诅咒的犹太人害死的，这是人人所知道的事，因为这件事是不久以前发生的；让我们为自己不稳的罪恶之身祈祷上帝广施恩泽，且尊崇他的圣母马利亚。阿们。

女修道士的故事完

① 林肯地方的小休，是一二五五年被杀的，这件往事后来编入了民歌，并于一二一六年在林肯有奇迹剧演出。

托巴斯先生的故事

开场语，客店老板对乔叟的趣话

这个奇迹讲完之后，每一个人都很严肃；后来我们的老板又开始打趣起来，第一次向我看着，说道，“你是个什么人？你难道在低着头找野兔么？我只见你看着地上。来，走过来一点，抬起头来高兴一下。各位，请你们站开，让他走过来！他腰间的模样儿倒和我有些相象；小身材，好脸色，任何女子都愿意把他当个小囡抱着要呢！他脸上有小精灵的神气，对谁也不开玩笑。来讲点东西给我们听，象旁人一样。快讲一个好玩的故事来。”

“老板，”我道，“请勿生气，我确实没有其他的故事，只有很久以前学来的一首诗。”

“罢了，也好，”他道。“我看他转了脸色，大概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妙文了。”

* * *

乔叟所讲的托巴斯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请听，各位先生，我将诚意地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一

位英俊善战的战士，名叫托巴斯先生。他生于一个遥远的国家，海洋彼岸法兰德斯地方，扑波林的一个地主人家。他的父亲地位高贵，上帝照看，是地方上的一个首户。托巴斯先生长成为一个刚勇的少年，洁白的脸象小麦面包，嘴唇象玫瑰花朵。他的皮肤似乎染上了不褪色的绯红，的确，他还生着一个大小适度的鼻子。他的发须象番红花的橘黄柱头，直垂腰间。他的鞋是用西班牙皮革做的，他的褐色袜是法兰德斯的布鲁日的产品。他的衣料是华丽的花缎，相当值钱。他能猎野鹿，或在河边骑马放鹰，手上栖着一只灰羽苍鹰。他还是一个熟练的射手，角力起来谁也比不上他，以牡羊为锦标，老是给他夺到了手。许多美丽的姑娘，在闺中睡不着，为了他相思叹息；可是他却本性贞洁，决不荒唐，柔润得象一朵野蔷薇。

有一天，托巴斯先生骑马出行，坐在灰色马背上，手里拿的是长矛，身旁挂着长刀。他在茂林中驰骋，雄鹿和野兔到处都是；他正在南北奔驰，差些儿闯下祸端。地上冒出大小花草，有甘草，青姜，许多丁香和泡酒的豆蔻，新老不一，也有可收藏的。鸟儿唱得煞是悦耳；有食雀鹰，有鹦鹉，有画眉谱曲，还有斑尾林鸽，那歌喉好生响亮。

托巴斯先生听了画眉的歌，说不出的相思满怀，他踢起马

---

① 在«律师的故事»开场语中，乔叟的诗才曾被推崇了一番，现在轮到他自己来讲故事了，如果真讲一个最好的故事，不免太不客气，但也不能讲坏的；因此拿出这«托巴斯先生之歌»来，原文是一种传奇式的游戏诗歌，故意模仿一般传奇滥调，准备来一个几千行不着边际的故事诗，无的放矢地唱个不完（这里用散文译出）。但到了两百行左右，客店老板却不客气，把他打断了，他就改用散文讲了一长篇箴言式的道德文章——这一切，正可见出乔叟的手法高明，确是一个富有生活风趣的作家。至于客店老板所描拟的乔叟，至少在外形上并不足以代表乔叟本人。

刺，狂奔起来；他的骏马跑得全身大汗，两旁被马刺踢得流出血来。托巴斯先生也骑累了，不知是哪里涌出的火一般的劲儿；但此刻他下马在绿草地上休息，放着马去吃草。“啊，圣马利亚！这股爱火好恼人呀！我整夜梦见一个仙后爱我，要在我身边睡眠。世上没有一个值得我爱的女子，我将爱一个仙后；我拒绝所有的凡女，我愿奔过山岭低谷去找仙后。”

他立即跨上马鞍，蹬着马跳过木篱石栏，要找到仙后；最后在一个幽深去处，见有一片草莽仙地，一个谁都不敢轻意闯入的境界。后来，一个巨人，名叫大象先生，一个凶猛的人，走来对他说道，“青年武士，有安拉在上，你若不快马离去我的范围，我就一锤把你的马打死。这是仙后所在之地，她有的是竖琴、管笛和小鼓。”

武士答道，“我既愿得福，明天我将穿上甲胄来同你一战。我怕你会吃我一顿苦，请你尝一下这根枪头的味道。天亮时分，我就要刺穿你的口腔；就请你死在此地。”

托巴斯先生后退一步。巨人的弹弓上抛来一块石头；但托巴斯却躲开了，全靠上帝照看和他自己的身段灵巧。

先生们，请继续倾听我的歌，比夜莺还唱得生动，我将轻声向你歌唱，托巴斯身腰细长，驰过谷岭，回到城中。他吩咐手下人欢欣起来，因他将同一个三头巨人作战，为的是博得丰采奕奕的仙后的爱。“唤起我的歌手，我一面穿着甲胄，一面让他们唱歌给我听；弹说些后王的佳事，和教王长老，以及其他相思曲调！”

他们先为他取来甜酒和木碗中盛着的菜食；宫中所用的香料、姜饼、甘草和莳萝加细糖。他的白皮嫩肉上贴身穿的是透光细麻所制的裤衫，上面一件夹毛紧身衣，再加一件铠甲，以免心胸被刺。再上面一件铁板鳞铠，是犹太人的手工产品，他的外氅

象水仙一样洁白。他的盾是赤金的，饰有一颗红玉和一个野猪头。这时他发愿要打死巨人，不顾一切！他的胫甲是坚革，刀鞘是象牙，铜盔闪烁，马鞍是鲸牙，他的马缰照耀象日月之光。他的枪矛是柏木，尖头磨锐，杀气腾腾。他的马身斑灰，缓驰而前，步伐轻盈。

先生们，这里我的故事的第一唱结束了！各位如果还愿意听，我将继续唱下去。

第 二 唱

对大家不起，请不要讲话，武士和贵妇们，请听我的故事。我将叙述战争、武士精神和闺中的相思。人们谈唱古来英雄的佳话，譬如贺恩王、希波的斯、伯维士、盖依、列布斯和勃伦达摩；惟有托巴斯先生却占得武士中的魁首。

他骑着骏马疾驰，象火中爆出的火星。他的冠饰是一座小塔，缀上一朵铃兰花。愿上帝保佑他的身！他既是一个雄心四海的武士，他不肯睡在屋内，却憩卧野外；明亮的盔甲做他的枕，马在他身旁嚼着细软的绿草。他汲泉而饮，象波西法尔先生一样，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士；到了一天——

讲到这里客店老板打断了乔叟所讲的托巴斯的故事

“不要讲了，为了上帝的尊严！”我们的老板说道：“你那无聊的东西我听倦了，你胡诌一阵，我的耳朵都要发痛，上帝祝福我的灵魂！滚你的那些诗韵，真可以叫做歪诗哩！”

“怎么啦！”我道。“为什么你单是来打断我的故事，却不打断旁人的，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曲诗歌了？”

"天晓得，"他道，"因为，老实讲，你那臭诗不值得我一骂；你简直是白费光阴。先生，简洁了当，你再也不要来押什么韵了。且看你能不能讲些好诗篇来，或至少用散文讲，只消内容有趣有益。"

"很好，"我道，"上帝受难有灵！我来用散文讲一个小玩意儿，我想你会喜爱的；否则你就是个难说话的人了。这是一篇有益的道德故事，虽已有多人用过多种方式讲过，且让我再来试讲一次。是这样的：你们都很知道，每一个传福音的人讲到耶稣的苦难并不完全照旁人一样地讲；可是他们的中心内容却相同，方式不同而本质无异；我所说的就是马可、马太、路加和约翰四篇福音，它们的教义当然是相同的。因此，各位先生，假若你们觉得我所讲的有些出入，譬如我在说明其中的用意时，比旁人或多引了几句格言，或不用你一向听惯的字样，仍请你不必见怪；因为我的主旨和我这篇故事所根据的小小的论述并无多少差别。所以，请你们听我讲来，让我讲到终结为止。"

梅利比的故事[①]

乔叟所讲的梅利比的故事由此开始

一个年轻人名叫梅利比，有钱有势，和他的妻慎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叫做索斐亚。

有一天，他到野外玩耍，把妻女两人留在家中，家门关闭得很紧。他的三个旧仇人瞥见他出了门，用梯子架上他的屋墙，爬进窗去，打了他妻子一顿，又重伤了他女儿的身上五处，就是说，她的脚上、手上、耳朵、鼻子和嘴巴；直打得她看上去再也活不成，他们才走了。

梅利比回家来，进了门，看见了这场灾祸，就象发疯似的撕着衣服，哭喊起来。

他的贤妻慎子竭力请求他不要哭喊；可是他越哭越凶。慎子想起奥维德的《爱的治疗》一书中有几句有道理的话，说的是，“谁若阻止死去孩子的母亲哭泣，不让她哭个痛快，他就是一个蠢人；他该等她哭过一个相当时间，然后尽力好言劝慰，请她停止哭泣。”因此这位贤妻慎子就由她的丈夫去哭喊过一阵；见他哭得差不多了，便这样对他讲：“呀，我的丈夫，为什么你会不知高低，自寻烦恼，以至于此？真正说来，一个明白人这样表现着悲痛是很不合适的。你的女儿，由于上帝的照顾，是可以复原痊愈的。即使她此刻竟死去，你也不能为了她的死而毁了你自己。

辛尼加说，'一个聪明人不该为了孩子死了就尽量自苦；他却应该忍耐，正如安心等待自己的死一样。'"

梅利比于是答道，"一个亲受大难的人，难道就能停止哀痛而无所表现吗？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他的朋友拉撒路之死也曾悲哭过。"

慎子答道，"的确，我很懂得一个人心中悲伤，在悲伤的场合中，他并不是不应该表示有节制的哀痛；在这种情况下哭泣是可以的。使徒保罗致罗马人的书简中写道，'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可是，有节制的哀哭虽是可以的，过度的哀哭无疑是不可以的。根据辛尼加的教训，哀痛中还是该考虑到一定的节制。他说，'你的朋友死了，你的眼睛里不可过分充满了眼泪，也不该一滴眼泪都没有；虽有眼泪涌入眼眶，切莫让它们流下来。'因此，你对于一个朋友既已尽了哀，心里也就释然了，你就该赶紧另外结交一个；这样比只顾哀悼一个亡友要高明得多；因为那样的做法是无益的。所以，如果你能凭理智自制，就该摒弃心中的忧伤。记取塞拉克之子耶稣所说的话，'喜乐的心能叫人长生不老；可是忧伤的心使人骨骼枯槁。'他还说，忧伤害死了很多人。所罗门说，忧伤侵蚀心灵，好比羊毛里的蠹虫损害衣服，又好比树上的害虫一般。这样说来，我们遇到了孩子之死，或是为了世上财物的损失，都是一样需要忍耐。记取能忍的约伯，当他失去了儿女和财物，亲身遭受了许多苦难，仍旧是这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②"

---

① 这是作者乔叟的一篇散文译作，原文是法文，而法文原作又是依照十三世纪一个意大利法官用拉丁文所写«训子篇»而作。

②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梅利比听了这些话，回他的妻道，“你的话都很对，并且有益，不过我的心伤痛得很，我不知该做什么才好。”

“召请你所有的真朋友，和有脑筋的亲戚来；”慎子道，“把你的心事同他们讲了，再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根据他们的话再作道理。所罗门说的，‘一切行事要听从人家的劝告，然后你才不致后悔。’”

于是，由于他妻子的劝告，梅利比召集了许多人来，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其中也有内外科的医生；也有他旧时的仇人，现在为了表示好感，装着已经和好了；还有他的邻居们，心中畏惧他，不见得是爱他，这类的情形是常有的。还有许多来奉承的人，以及一些懂得法律的辩护能手。

这些人都来齐了，梅利比愁容满面，把经过向大家讲了一遍；由他的语气中看得出他怀恨于心，很想报仇雪恨，巴不得马上可以开始给予还击。可是他仍是征求着他们的意见。这时一位外科医生，请求各位贤者的准许和同意，站了起来对梅利比发表了下面的一段话：

“先生，”他道，“在我们当医生的来说，我们应该对每个就医的人竭尽能力做得妥善，决不能做任何有害于我们的病人的事。所以常有这样的情况，两人互伤，都来求医，而同一个医生却把他们两人的伤同样治好。我们不会煽动挑拨，使得人们不和。至于医治你的女儿这一点，不论她怎样重伤，我们必然是全心全意，日日夜夜，依靠上帝的仁慈，尽力将她治愈，使她尽快可以恢复健康。”

那内科医生的话也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不过最后却加了这样一句话：“治好人的疾病是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因而要治好人们相互之间的不和就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梅利比的邻居都是妒心重重，他的朋友又都是假心假意，表面上装着已经同他和好如初。还有那些奉承他的人，一个个都做出一副同情的假相，陪同他哭泣。他们异口同声，当面夸奖他，说他怎样有权有势、有财有友，说他的仇人怎样也比不上他；他们竭力劝他马上对仇人开火，以复仇雪恨。

这时一个聪明的讼师站了起来，请求其他才高识博的人给予原谅和指教，开言道，"各位先生，我们今天聚集在此，讨论一件重大的事，这件事牵涉到罪恶的行为，并且由此还可以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加之，肇事的双方又都如此有钱有势。为了这些关系，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如有差错，是很危险的。所以，梅利比，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特别向你提出，你应该立刻招雇一批暗探与守卫，设法进行自卫。然后，我们还劝告你，在你的邸宅布下禁卫，以便加强你本身的安全措施。可是，讲到立即开火报仇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时间短促，无法决定这一行动的利弊何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充分的考虑。常言道，'做得快，悔得快。'况且，一位人人佩服的好裁判官，往往对于案件能够很快地审查清楚，却又很慢地最后判决。因为无故延宕固然会叫人不耐烦，但是要判断公正，或是要复仇雪恨，利用适当充分的时间是没有错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人们把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解到他面前，问他该把她怎样办，他虽然很清楚应该如何回答，可是还是要经过考虑，并不马上作答，当时他两次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为了这些缘故，我们希望多花一些时间来考虑，然后再奉告你应该采取哪一条途径最恰当，愿上帝照顾你。"

接着年轻的一批人立即骚动起来，他们大多数人对于聪明的长者的意见认为一无可取；他们叫嚣着说道：趁热打铁，人们

满肚子胀着气，就正该在气头上报复才是。他们一齐高呼着，“开火啊，开火！”

这时，聪明长者们中间又一位站了起来，挥手叫大家静下来听他讲，“先生们，许多人在喊着‘开火，开火！’可是并不知道口里究竟喊的什么。战争的大门是高而宽的，谁高兴就随时都可以进去，要看到战争也很容易。然而其结果如何，倒并不那样一目了然。一旦真的开了火，多少胎中未生的孩子都会因战火而见不到天日，否则就是一出世就受尽苦难，而终究死于灾厄。可见人们的确应该在战火未燃之前多多协商，务必三思而行。”

正当这位长者预备详加论证，以说明他的论点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年轻人都站起来打断他的话头，一再阻止他，叫他停止。本来，一个说教传道的人，假若大家封住了自己的耳朵不听他讲，岂不弄得十分没趣。塞拉克之子耶稣也说过，“哀悼时奏音乐会叫人厌烦”；这就是说，讲话不合时与哭泣时唱歌是一样不生效果的事。所以这位贤明的长者看见没有人听他讲话，只得很不自在地低头坐下。所罗门说，“无人听你讲话就不要讲。”“我很明白，”这个聪明人说道，“俗话说得有理，‘最需要忠告的时候倒是听不见好的忠告。’”

梅利比在集会中还遇见许多人，他们在他耳边所讲的是一套话，可是当着众人却又讲出完全另一套话。

这时梅利比听见会议上大多数人都主张和仇人开战，他就马上表示同意，完全肯定他们的意见。于是慎子夫人，鉴于丈夫在采取战斗复仇的途径，等着机会，不慌不忙，低声下气地对他说出下面的一段话来：“我的主子，我诚心大胆地向你恳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一切为了你自己，我敢于请你听我一言。西班牙的彼得·亚丰锁说的，‘不论一个人是救了你的，还是害了你的，

不可急于报偿；是友人，他自会继续对你友好；如果是仇人，尽可让他继续忐忑不安。'俗话中也有这样一句，'善于等待的人才是真能抢先的人。'匆忙只会出错，并无丝毫好处。"

梅利比回答慎子夫人道，"我决定不照你的话做，我是有许多原由的。因为人人都一定会把我当作傻瓜看待；这就是说，如果我依从了你的话，我就得推翻这许多贤人达士所商定、所认可的事。其次，我说一切女子都是坏的，没有一个是好的。所罗门说的，'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再有，讲老实话，如果我依从你的话行事，那就似乎是把我的主权交给了你，愿上帝不容许有这样的事。因为塞拉克之子耶稣说过，'如果由女子掌权，她就遇事和她丈夫作对。'所罗门说，'莫把权力交给你的妻，你的孩子，或你的朋友，在你一生中，切莫让任何人控制你；最好让你的孩子们也来向你讨东西，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切莫把你自己交在你孩子的掌握之中。'再有一点，如果我依照你的话行事，我所听得的劝告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能公开的；可是这一层却办不到。原来自古就有这句话，'女子喋喋不休，除非她们不知道，否则任何事都关不住嘴。'并且有个哲人也说，'劝人作恶，女子比男子更高明。'为了这许多原由，我决不能听你的话。"

慎子夫人温和耐心地听她丈夫讲完，然后取得了他的允许，再开言道，"我的主子，你所讲的第一条理由是很容易解答的。我说，凡是情况改变了，或者缘由已与当初不同，你的主张当然也可以有所变动，这不能说是做了什么傻事。何况，即使你发过誓，保证过，要完成一件事，可是，你若有正当的理由停止下来，谁也不能就说你撒谎，或背誓。因为书上说，聪明人改变初衷，为的是可以做得更好，不能说他欺骗了人。虽然你的事是大家

所商定、所认可了的，主权还是在你手上；你不愿意，谁能勉强你去做。原来一件事是对是不对、是有益是无益，只有少数有头脑、有理性的人才能决定，而大多数人只会你叫一声，他嚷一句，想到哪儿就喊到哪儿。真正说来，这一大群人是不值得尊崇的。

"至于第二条理由，你说女子都是坏的，这样说来，你当然是鄙视一切女子；可是，对不起，书上有一句话，谁若鄙视人人，人人就都厌弃他。辛尼加说，'任何有学识的人都不会诟骂旁人；他一定很愿意尽力把知识传授给人，而且毫不骄矜自满。凡是他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一定是不耻下问。'再者，先生，要证明确有许多女子是贤明善良的，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毫无疑问，先生，如果所有的女子都是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岂能由女子而降生人世。后来，又因为女子具有崇高的德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时先向一个女子显圣，而并非先向他的门徒们显圣。虽然所罗门说他没有见到一个善良的女子，这并不就能说明所有的女子都坏。因为，他虽可能没有遇见一个好女子，可是曾见到许多又善又真的女子的人决不在少数。还有，所罗门的用意也许是这样：讲到至上的品德，他还没有见到过那样的女子；这就是说，除了上帝，世间没有一个人是至善至贵的，象他在"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因为人类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就不可能好得象上帝一样完美无缺。

"你的第三条理由是这样的：你说，如果你听了我的话，看起来就象是把你自己交给我来控制了。先生，对你不起，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假如一个人听人忠告就是受人控制的话，那末人们就无从经常吸取忠告了。的确，任何人为了任何一件事请旁人来出些主意，仍有他自己的自由，他尽可以按照旁人的主意去做，也可以不照旁人的主意去做。

"至于你的第四条理由，你说女子喋喋不休，因而惟有她们所不知晓的事才能隐瞒得住，正如一般所说的，凡是她知道的事她都关不住嘴。先生，这些话当然是指那些饶舌的坏女人而言；有关这一类女人，男子有一种说法。他们说，有三件事可以把一个男人赶出自己的家门：熏烟，漏雨，和一个坏妻。此外，所罗门讲到这类女人时也说，'宁可住在屋顶上一个角落里，不可和一个爱吵闹的女人同住着一所大宅院。'这里，先生，不瞒你说，我却不是这样一个女子；因为你曾不止一次试过我严守静默的本领，也试过我的耐心，并且对于该紧紧隐藏的事我是如何守口如瓶，从不泄漏点滴。

"再说你的第五条理由，你埋怨女子最能劝人做坏事，比男子还高明，这一条是没有根据的，自有上帝知道。你该了解你自己此刻正在请教人家帮你如何作恶；如果你立意要做坏事，而你的妻却在劝止你，同你讲道理，对你好言好语，那样的话，你的妻正该受到称誉，不该受到谴责。因此，你应可懂得那位哲人所说，'劝人作恶，妻子比丈夫更高明'这句话，其用意何在了。

"至于你责难所有的女子和她们的论据，让我举出一些实例给你看，说明过去和现在尽有许多女子是善良的，她们的劝告也是正确而有益的。当然，确曾有人讲过，女子的忠告，其代价不太昂贵，就太不值钱。可是，虽然事实上确有很多女子不好，她们的话也有害，不值一文，但善良的女子还是不少，她们所讲的话也十分入情入理。请看雅各由于听了他母亲利百加的善意劝告，就赢得了父亲以撒为他祝福，并在兄弟间取得了尊位。朱狄司善言劝诫，保持了她自己所居住的伯舒利亚城池的安全，从贺洛奋斯手中拯救出来，而免予遭受他的围攻与毁灭。大卫王本来要杀拿八，是亚比该将她的丈夫救了下来，用她的聪明和恳劝平息了大

卫王的怒气。在亚哈随鲁王治理国政的时期，是因以斯帖后的忠言劝告，大大地抬高了上帝臣民的地位。我们还可以讲出许多善良女子的善良言行。再说，当初我们的主造成我们的始祖亚当之后，他这样说道，‘让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由此，你可以看到，如果女子很坏，她的劝告也并不可取，我们的主，天上的神，决不会造她出来，称她为帮助男子的配偶，就会把她视为祸水。从前有过一个作家，写过两句诗道，‘什么比金子还好？碧玉。什么比碧玉还好？智慧。什么比智慧还好？女子。什么比女子更好？没有了。’先生，此外有更多的证明足以使你看到许多女子是善良的，她们的劝告是有益的。因此，先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将恢复你的女儿的健康。并且我还将大力帮助你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胜利和光荣。”

梅利比听了他的妻子慎子的这一番话，这样说道，“我清楚地了解所罗门的话确实不错。他说，‘良言如同蜂房，可以甜心，可以健骨。’妻子，你的话如此甜蜜，你的大智至诚都曾经我自己验证过，我今后一定听你的话，一切行动都要遵从你的劝勉。”

“好了，先生，”慎子夫人道，“你既然愿意听从我的忠言，我就告诉你如何选择进忠告的人。在一切工作中，你首先应该虚心祈求昊天的上帝，请他当你的顾问，而你自己就该培养心性，以便接受神训，正如托别对他儿子所说，‘随时祝福你的主上帝，请求他指引你，使得你道路正确，前途光明。’圣雅各也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上帝。’然后，你应该在心中推敲，仔细思考，且看究竟哪一种方法最为有益。这时你还得从内心里排除三件对于吸取忠言有碍的事，那就是，忿怒、贪婪与急躁。

“首先，一个自己在心中反复推敲的人必须息怒，这里的理

由很多。第一点是：凡是愤恨填膺的人总是自以为本领很大，而实际上往往办不到。第二点是：怒火必然阻挡他静思明断，而不能静思明断就无法采纳忠言。第三点是：'发怒的人，'辛尼加说，'开口就是斥责旁人；'而他的怒言反而引起人家也同样生气。

"再者，先生，你还必须把贪婪之念排除出去。因为使徒曾说道，'贪财是万恶之源。'一个贪婪的人是决计无法判断正确的，他也不能想得清楚，除非为了进一步贪得财富；而这个目的又永远达不到，因为他若愈加富有了，就愈是贪多无厌。

"先生，还必须把急躁从你内心排除；因为，毫无疑问，那突如其来的念头是靠不住的，必须再三思虑才是。你也曾听见说，有一句俗话，'决定得快，反悔得快。'先生，一个人并不老是保持着一种情绪、一个想法；在某一个时间认为恰当的，换了另一个时间看起来，可以适得其反。

"待你几经推敲，反复思考，觉得某件事确是这样做去最为适当，这时我还得劝你严守秘密。莫向任何人泄露你的心念，除非你准知道这个人对你有助，你告诉了他是于事必然有利无弊。因为塞拉克之子耶稣说的，'无论是对你的仇人或是友人，都不要把你的秘密与差错泄露；因为他们当着你面前留心倾听，附和支持，可是背着你他们就会讥笑你、诟骂你。'另一作家也说，'你很难找得到一个人，能为你保守秘密的。'古书上有言，'你的思念放在心中，你是把它囚禁住了；可是当你对人讲了出去，你就被它囚禁了起来。'所以，你能将思念关闭在自己心中，总比较好，免得讲了出去，还要去恳求旁人千万不可泄漏。辛尼加说，'如果你自己都关不住，你怎敢求旁人来替你关住呢？'然而，万一你认为一件事告诉旁人确能有助于你，那样你就应该有一定的方式。首先，你不能表示你是宁愿平安无事，还是要争一个胜负出

来，或是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也不要让他看出你的主张或心意；因为，要知道，那些口头慈善家都是谄媚的能手，尤其是在大人先生们面前出主意的人。他们挖空心思要讲些好听的话，揣摩着大人先生心中的好恶所在，根本顾不到应该诚恳为善这一套。所以，人们说富人很少能取得真正的规劝，除非由他自己供给。

“再下一步，你还得考虑分别敌友。讲到朋友，你应看清哪些人最可靠，最老练，劝诫最有分量；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向这些人请教。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先邀请你的真实朋友在一起，征求意见。所罗门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一样甘美。’他还说，‘一个真心朋友是至宝，金银财物哪一样比得了。’他又说，‘有了真心朋友就有了保障；找到了这样一个朋友就是取得了至宝。’

“然后，你还得考虑你的好友是不是明智晓达。因为书上说，‘应经常向明智的人讨教。’所以，你若要征求意见，还该找那些有相当年龄、有充分的阅历和经验、说话有分寸的朋友。书上说，‘年长的富于学识，时间久了才看得多、懂得多。’辛尼加说，‘伟大的事业不靠力气和体力的活动而获得成就，必须依靠忠言、权威和学识；而这三件事不会因年高而削弱，相反，年事越增，它们就越加坚强和丰富。’

“然后，还有一条通常的定则应该遵循。首先，你所请教的朋友不可以过多，应该只限于几个最接近的好友。所罗门就说过，‘你有很多朋友，但在一千个中间只选出一个来做你的诤友。’你的秘密在开始时虽然应该少讲给人听，但到后来如有需要，你却可以多告诉几个人。然而必须注意，你所征求意见的人应具有前面所讲过的三种条件：真心、明智、富有经验。每次有所行动时不可专靠一个人的忠告；因为有时能取得多数人的意

见也是好的。所罗门说的，‘谋士多而后可以举宏图。’

“现在我已讲了哪一类人的意见是你所应该征求的，接着我还要教你哪一类人的意见是你所应该拒绝的。首先，你必须拒绝愚人的谬见，因为所罗门说过，‘不要同愚人去商量，他只知道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发表意见。’书上说，‘一个愚人的特性是：他很容易相信旁人都是坏的，也很容易相信他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你还该拒绝谄媚者的花言巧语，这种人宁可勉强当面奉承一通，却不肯讲一句真话。因而辛尼加说，‘朋友间最凶猛的瘟疫便是谄媚。’可见我们应该特别警惕，谄媚的人比谁都可厌、可怕。书上说，‘应该逃避谄媚者的花言巧语，而不应该逃避一个朋友的坦率恳切的苦口良言。’所罗门说，‘一个谄媚者所说的话是用来诱骗无辜之人的圈套。’他还说，‘对朋友如果也是一套甜言蜜语，那就等于在他脚下设下陷阱，准备他落网。’所以辛尼加也说，‘莫听人谄媚，莫把谄媚的话当做忠告。’伽图叫我们‘当心，躲避甜言蜜语’。

“此外，还有一类与你有旧仇的人，后来言和了，对于他们的话你也不可轻信。书上说，‘谁都不能完全信任一个旧时仇人的好意。’伊索也说，‘你若一度和某人结了仇，起过纷争，莫再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辛尼加解释了此中的原委：‘大火烧了很久，’他说，‘就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热气。’关于这一点，所罗门也说，‘绝对不可相信你的老仇人。’即使你的仇人已经与你和好，在你面前低声下气，低垂着头，你还是不可相信他。他装出这一套伪善，无疑为的是他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对你有何恩情可言；因为他正想运用这个伪装来制胜你，他已知道公开的战斗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彼得·亚丰锁说，‘莫同旧时的仇人再有往来，因为你若善待他，他会反而认为是恶意。’

“再者，你的仆人，或一向对你表示尊崇的人，如果来劝告你，你也不能接受，因为很可能他们是出自畏惧之心，而不是出乎情谊。因此，有一位哲人这样说，‘人若怕你，就不会真正爱你。’辛尼加说，‘一个君王的权位，如果不获人民的爱戴而建立在人民的畏惧的基础上，不论他如何强大，是绝对不能持久的。’此外，你还得避免听从醉酒的人的意见，他们的嘴里是留不住任何东西的。所罗门说，‘在酒醉的王国里没有秘密可言。’还有一些人，背着人讲一套话，当着人面却又换一套相反的话，这类人的意见你应该怀疑。加西多路斯说，‘当众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这无非是一种鬼蜮伎俩。’还有，坏人的话也不能作准。因为书上说，坏人的告诫其实都是鬼话连篇。大卫说，‘没有听从恶人的话就是幸福。’你还要避免听年轻人的话，因为他们的判断力不够成熟。

“现在，先生，我已告诉你哪些人的话你可以听取，哪些人的话你可以遵循，接着我还要告诉你怎样依照辛尼加的原则来检查这些意见。要检验一个人的意见，必须考虑到很多方面。首先，你必须把你所要处理的那件事的真相摆出来，以征求旁人的意见；换言之，事实的真相一定要说得正确清楚。因为你如果掺杂了虚伪的成份，你就得不到完全准确的忠告。其次，你还要考虑你所取得的意见是否和你所准备处理的事件吻合；道理上是否讲得通，或你有无把握将这事圆满处理；是不是有多数头脑清醒的人意见相同。然后，你将考虑按照这些建议去做的话，究竟可能有何结果，譬如说，仇恨、和善、战斗、荣誉、利益、损失等各种情况。而在这些情况之中你应该知道选择最好的结果，而避免其他。然后，你该考虑到这些意见的根由何在与其未来的果实为何。你还得考虑这一切的根由，以及根由的根由。

“当你依照我的指点检查了这些意见，决定了哪些意见较好，较为有利，并且是多数有头脑、老于经验的人所赞同了的，然后你就考虑有没有圆满处理以抵于完成的能力。要知道，一个人没有理由去动手做一件事，除非他有把握可以如愿完成。正如我们挑起一担东西，如果过重，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就不该挑。常言道，‘一手抓得太多，反而一点也抓不了。’伽图说，‘做你有能力做得到的事，否则你将感到压力太大，连你已经担当起来的事都想放弃。’如果你不能决定，不知道一件事能不能做，那就宁可忍受，不可动手。彼得·亚丰锁说，‘如果你担当起一件终究会使你后悔的事，情愿拒绝，不必应承下来。’那就是说，情愿不作一声，不必开口。所以，你有更充分的理由来了解这个道理，一件事你能做，但终究会使你后悔，那就情愿放开，不必动手。一个人心上无把握就想动手做事，你若劝阻他，是很有道理的。然后，等你按我所说，充分检验了种种意见，并十分有把握可以完成一件事，那时你就该严肃认真地做起来，坚持到底。

“讲到这里，我应该为你指出，何时你可以改变主张，因何而改，同时这种改变还不至于受人谴责。本来，一个人未尝不可以改变初衷，或更动计划，只消最初的起因已不再存在，或是有了新的发展。因为法学中也讲，‘新的情况要有新的估计。’辛尼加也说，‘如果你的计划传到了仇人的耳边，就改变你的计划。’假若看情况的发展，由于中途产生了错误或其他关系，实施原有计划可能造成损害，那就必须改变。再者，也许有些规劝本身就不真切，或是来源靠不住，这样的意见就需要更正。因为法律上有这样的说法，‘荒谬的训令是不合法的。’还有，不可能实现的计划、或不宜于实施或遵循的办法，当然应该修改。

“有一条普遍的原则：提出一项建议来，却又肯定在任何情

况之下，严格地坚持不能修改、不能变更，我说，这样的一项建议是十分卑劣的。”

梅利比听了他妻子慎子夫人这许多道理之后，回答道，“到现在为止，夫人，有关我应该如何接受与拒绝旁人的规劝这一方面，大体上你已讲得合情合理，使我受益不浅。但是我此刻希望你能深入到个别具体的实况上来，讲一讲我所选择的这些人：依你的看法，究竟其中有没有可取的，你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我的主子，”她道，“我虚心恳求你，如果我讲出一些使你不愉快的话，千万不要故意违拗我的合理建议，也不可无故生气。上帝知道我的原意都是为你好，为你的荣誉与利益。我诚恳盼望你仁慈宽厚，能够加以慎重考虑。相信我的话，目前对你进忠言的这些人，真正讲来都谈不上什么进忠言，无非是一派愚蠢的建议；在许多方面也是你做错了。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把他们汇集起来的方法就错了。你应该先请少数的人来，然后，有必要时再多请一些其他的人。可是你却贸然请上这一大堆人，他们所讲的话都很烦琐可厌。其次，你的错误在于没有能集中邀请真正的益友，邀请一些年长而贤明的人，而找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年轻人，一些假心假意的谄媚之徒，旧时的仇人，以及向你卑躬屈膝的无情无谊之辈。再说，你还错在把愤怒、贪婪、急躁三件因素带进了会场，这些因素都是与善意有效的会商不相调和的；在会议中你并且没有排除这三点障碍，也没有使你的进忠言者以此为诫。你的错误又表现在你把自己的意愿先暴露了出来，向大家表示你要进行反击；他们从你的发言中听出了你的心意。因而他们将就你自己的愿望，使你听得入耳，而不从事实本身的利弊提出忠告。你还错在把你吸取意见的范围限于这几个人和他们的这几句

话；你没有顾到在这样一件重大的事实面前，应该如何慎重其事，考虑周详，集思广益。加之，你没有依照前面所说，把搜集来的意见细加推敲，也没有从实际需要进行任何检验。在你所征求意见的人中间你又没有加以区别；这就是说，真假不分；真朋友以及贤明长者的意愿，你没有了解；你只是好坏不分，兼收并蓄，轻易跟着多数人的意志，顺流而下。你也很清楚，愚智相比，总是前者多于后者，因而有大众集会的场合，总是大多数的意志得到伸张，而个别智者所见就被压倒，很容易看出，在这样的意见综合之下，愚者反而可以左右全体。”

梅利比又答道，“我完全承认我错了；不过你已经讲过，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有了适当的理由，他是可以调换为他出主意的人的，因此我准备听候你的指点，更换我这些进谏的人。有句格言说道，‘是人就会做错事，惟有坚持错误才是魔鬼的伎俩。’”

于是慎子夫人答道，“检查一下你的进谏者，且看谁讲得最有理，提了最好的意见。既然不能避免这样一次检查，且让我们来从首先发言的医生开始。我认为医生讲的话是合理的、慎重的；他们根据他们的职业讲到对每个人要诚恳尽责，做有益的事，不害一个人；他们将尽他们力所能及，勤勤恳恳把手中的病人治疗看护。先生，他们既讲得很有道理，我劝你赠致优厚的酬谢，借此希望他们可以更加细致地医治你自己的女儿。因为，虽然他们是你的朋友，你不应该让他们徒劳无偿，白白地为你服务一番；你应该重谢他们，表示你的气度。至于内科医生们所提出的治病时以毒攻毒的问题，我倒很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对了，”梅利比道，“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正如他们怎样害了我，我就该照样害他们。他们既对我施行了报复手段，陷害了我，我就将对他们复仇，并加以陷害。这样，我才是实行了以毒

攻毒的道理。"

"呵，呵，"慎子夫人嚷道，"人都为自己的愿望着想，都为满足自己的欲念而努力，这是何等易于发生的倾向呀！内科医生的话是断然不应该这样解释的。必须知道，作恶害人未必就要仍以作恶害人的方法去还报，不该把这样的以牙还牙的说法称为以毒攻毒；事实上这两方面是相同的，而不是相反的。因此，不能以报复来对付报复，不能用一个错误去纠正另一个错误，那样彼此类似的东西是相互成长、互为因果的。医生们的话应该作这样的解释：善与恶、和与战、仇恨与宽恕、分歧与一致等等，才是对立的。无疑地，作恶害人必须靠善德善行来纠正，分歧靠一致，战争靠和平，等等，以此类推。在这个问题上，使徒圣保罗所说的话，有许多是合理的。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被人恶待了，反要善待他，被人诽谤了，反要祝福他。'他还在许多其他地方劝我们争取和平与协调。

"现在我要谈一谈前面已讲过的律师和其他的聪明人所说的话，他们都异口同声，提到你首先要尽一切力量保卫你本身的安全，以及将你的邸宅布下禁卫。此外，他们还说，在这一类事件上，你应该十分谨慎，多加考虑。先生，讲到这第一点，有关你本身的安全问题，你必须了解，当一个人身历险境，他应先向耶稣基督小心虔拜，求他开恩，给以卫护，在这紧要关头救你脱险。的确，在这世上谁也不能离开我们的救主耶稣的看顾而妄想依靠人们的口头劝慰以取得安宁。先知大卫也有同样的话，他说，'若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然后，先生，你的人身安全还该交给真心的朋友，经过考验的、人人皆知的好友；只有他们才能给你这类的援助。伽图曾说，'如果你需要帮助，可向朋友请求；一个知己比任何医师都可贵。'从此以后，你必须

远离那些不熟悉的人，撒谎的人，你见到他们就要提高警惕。彼得·亚丰锁说，'途中相遇的陌生人你不可和他结伴交友，除非你和他有较长的时间在一起，才可以多多了解。如果他偶然和你结伴，并未得你同意，那就尽可能机敏地探寻他的谈吐、他的经历和身世，你不妨装出一套言语行动，以为掩饰；你不打算去的地方你说要去；如果他身带枪矛，你就走在他的右边，如果他佩带腰刀，你就走在他的左边。'从此以后，再遇见这类的人你应该设法隔离，避开他们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你决不可再自恃强大，藐视敌方的能力，这样就会危及你的安全；凡是聪明的人一定都谨防敌人的。所罗门说，'常存敬畏之心，便可得福；刚愎自用，一味高傲，必陷于祸患。'你还得提防敌人的埋伏与暗计。辛尼加说，'聪明人怕危险，避免了危险；躲避祸患，就不会遭受祸患。'虽然你目前处境似乎安顿，可是你应该随时提防；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最大或最小的敌人面前，你该同样谨慎小心。辛尼加说，'一个善于接受忠告的人是畏惧他最弱小的仇敌的。'奥维德说，'伶鼬虽小，却能杀害大牛野鹿。'书中有言，'小刺可以刺痛君王，猎犬可以制服野猪。'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不是说你就该胆小如鼠，没头没脑地不敢动弹。书上也说，'有些人一心只想骗人，却又怕受骗。'其实你仍然应该谨防遭人毒害，也莫同出言轻慢的人来往。书上说，'不可与出言轻慢的人交友，应把他的话当毒物一般看待。'

"现在讲到第二点，你的聪明的朋友劝你把邸宅布下禁卫，我很想听一听你的体会，和你对这句话的想法如何。"

梅利比答道，"的确，我是这样体会的：我将在邸宅外围筑起角楼，象堡垒上的角楼一样，此外还加盖一些同类的建筑物，安放武器枪炮；这样我可以保卫我的屋舍和我自身，不让仇人来靠

近我。”

慎子对于他这说法答复如下：“禁卫、储备、建筑高楼等等，都可以诱使一个人得意忘形。有时，危楼巨堡，费用浩繁，人工无算，可是一旦告成之后，竟毫无效用，倒还不如依靠贤明年长的知心朋友来为你支撑局面。必须了解这个道理：一个有权势的人若要寻求最有力的保证，勿使他的产业和人身受到攻击，就只有下属的爱戴和邻友的拥护。西塞禄说，‘有一种攻不破的坚强堡垒，那就是一个为君者对自己臣民的爱护之心。’

“现在，先生，讲到第三点，你的贤明、年长的朋友们劝你不可操之过急，你应该不厌其烦地反复考虑，的确，我看他们讲得很有道理。西塞禄说，‘对于每件事情，必须仔细准备之后，方可开始进行。’所以我说，要想报仇、进行战争、发动攻击、调兵遣将，你必须在事先多作准备，详加思考。西塞禄说，‘长期的备战导致迅速的胜利。’加西多路斯也说，‘经过长久的准备，要塞更可坚守。’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你的邻友们所发表的意见，他们对你只有尊敬而没有爱护之心；还有言和了的旧时仇人所讲的话；以及那些背后说一套，当面另说一套的谄媚者们；最后还有一批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劝你立刻报仇开火。的确，先生，我已说过，把这些人邀请来向你进言是大错特错的一件事；前面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已足够说明他们是不可信的。不过，且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细节吧。你应该首先从西塞禄的教义出发。很明显，这一事件的真相，或是所提意见的本质，并不需要深究；因为我们已很清楚是谁害了你，作恶的人有几个，他们是怎样进行这罪恶勾当的。第二步，你还得探讨一下西塞禄所附加的第二个条款。因为西塞禄提出了他所谓‘顺从’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说，你在会议

上表示希望立即进行报复，那时是哪些人，有多少人‘顺从’了你这个声明的。让我们也来考查一下是哪些人，有多少人，顺从了你的仇人的。讲到第一点，我们很清楚是一些什么人顺从了你那种轻率任性的表示的；反正，所有劝你立即开火动武的人都不是你的友人。再让我们考查一下哪些人才是你坚信为你的真正好友。你虽有权位、有金钱，可是你却是孤立的。你除了一个女儿，此外就没有孩子；你没有兄弟，也没有叔伯兄弟，或其他近亲，因此你的仇人要同你纠缠或杀害你本人，并没有什么顾虑。你也知道你的财产必须分散出去，但一旦人们分得了各自的一份之后，他们不见得就能一鼓作气，为了你的死而进行报仇。可是你的敌人却有三个，他们有许多孩子、兄弟、近亲等；即使你杀死他们两三人，还剩下很多人足以为这两三人报复，置你于死地。纵然你的亲朋都比仇人的亲戚真切可靠，但他们全是远亲，而仇人却有的是很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条件比你优越。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劝你立刻行动的人是否有理。你当然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按理说来，我们很清楚，任何人向另一个人实施报复，惟有审判官才有裁决之权，至于他在何时得以进行报复，是尽速、还是从缓，也要听凭法律规定。再进一层说，讲到西塞禄所提出的‘顺从’这两个字，你应该考虑到，你所具有的权能究竟能否顺从和满足你的、和你友人们的意志。当然，在这里，你的回答又必须是否定的。因为，真正讲来，我们除了合理公正的事之外，不应该做任何其他的事。的确，在合理公正的原则之下，你不可以自动地实行报仇雪恨。因此，你可以看到，你的权能并不允许你去顺从你的意志。现在再让我们检查一下第三点，就是西塞禄所说的‘后果’。你应该知道，你所打算施行的报复就是一种后果；而由此又产生另

一报复，另一祸害，另一战斗，以及其他无数未能估计的灾祸。再谈第四点，就是西塞禄所谓的‘培育’，这里你应考虑你这次的受害原是由你仇人的怨恨中培育而成；如果因此而引起复仇，自将冤冤相报，正如我所说的，愁烦势将跟踪而至，并且耗损家业。

“现在，先生，最后讲到西塞禄所提出的‘起因’，你必须了解你之所以受害是有种种起因的，学者们有所谓远因、近因之分。最初的远因就是万能的上帝所在，上帝是万物的基本因素。你这件事的近因就是你的三个仇人。其偶发因素就是仇恨之心。其物质因素是你女儿的五个伤口。其形式因素是仇人们所采取的方法，如架起梯子，爬进窗子等动作。其最终因素就是他们杀害你女儿的那个欲望；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未受到阻碍，因为他们已尽其所能危害了你的女儿。但是，现在要讲到根本因素，讲到他们所准备达到的最后目的，或在这件事上你仇人们的结局如何，关于这一层，我只有依靠推测与假设，并无肯定的可能。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他们不会赢得什么好的结果，因为法令书上就说，‘起因是恶劣的，结果很少会是良好的，至少也要通过极度的困难。’

“先生，如果有人要问我，为什么上帝竟能允许这样的恶事产生，当然我也难作肯定的答复。因为使徒也说过，‘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可是，根据某些探测与假设，我相信那公平合理的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自有他公平合理的原因。

“你的名字叫梅利比，其原意是，‘吮蜜的人’。你已吮吸了许多人间的荣华富贵，好比酒醉了的一般，竟而把你的救主耶稣基督都给忘了。你没有给他应有的尊崇，没有表示适当的虔敬。你也没有深切考虑过奥维德所说的话，‘在肉体上的甜美称意的

外表之下，却埋藏着戕害心灵的毒质。’所罗门也说，‘你得了蜜么？只可吃够而已，恐怕过饱就会呕吐出来，’结果还是会饥饿。也可能基督厌恶你，把他的脸转过一边，堵塞住他的耳朵，对你没有怜悯之心，并且他见你犯过受罚，他心中也就容许你那样处罪。你在我们的主基督面前犯下了罪；因为，无容置疑，人类的三大仇人，肉体、魔鬼与俗世，由于你的顽强，通过了你身上的窗户而进入了你的内心，而你没有竭力自卫，抵御它们的攻击与引诱，以致你的心灵在五处受伤；这就是说，五大罪恶竟通过你的五个官能，进入了你的内心。同样地，我们的主基督决定让你的三个仇人穿进窗户进入了你的邸宅，伤了你的女儿，其详细经过你已知道，不用赘述了。”

“不错，”梅利比道，“我深深体会到你已有力地说服了我，教我不可向仇人报复雪恨，为我指出了复仇的危害性。但是，如果人人遇见雪仇之事都要考虑再三，都要估计到可能产生的灾害，岂不是有仇而不报，那样恐怕不会有好处；因为，有仇而报，可以把恶人从善人中区别出来，使得那些存心作恶的人看见旁人受到惩罚，自己可以引以为诫，而敛迹不前。”

慎子夫人于是作答道，“当然，我承认复仇的结果也可以有一些好处，也可以有一些害处；不过，实施报复这一行为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惟有法官以及有权处理刑事的人才能进行惩处。再进一层，我说，个人对个人复仇行凶就是犯罪，同样地，一个法官，如果对应受惩罚的人没有加以处理，也就是犯罪。因为辛尼加说，‘能将犯人定罪的才是好君王。’加西多路斯也说，‘人们知道犯罪会触动在上者的震怒，他们就不敢犯罪。’还有人说，‘不敢秉公判案的法官就会引人入罪。’使徒圣保罗在他致罗马人的书信中说，‘法官不是空佩剑标的，而是惩罚作恶之徒和保卫行

善的人的。所以，如果你要报仇，你应该面向法官，请求他运用他的权能去处理；他自然会根据法律的要求去惩罚他们。'"

"呀！"梅利比嚷道，"我却不爱听这样的报复方式。我想起我从小如何受到幸运的养育，她帮助了我越过许多难关。现在我看又可以试她一下，愿上帝保佑，相信她还会助我洗刷心中的羞愤。"

"的确，"慎子道，"你如果愿意听我的话，你决不可试探幸运，也不可向她低头。请听辛尼加说的，'胡作非为，存着侥幸之心，那是不会有善果的。'他还说，'幸运如果看起来愈是晶莹，她就愈是脆薄易碎。'不可相信幸运，她既不稳定、又不坚实；正当你自信是最稳固，最受到她关顾的时候，她恰好来欺骗你，叫你上当。你说你从小得她养育，我说，你现在正该去怀疑她和严防她要弄伎俩。辛尼加说，'一个由于幸运养育成长的人，将被她当做呆汉玩弄。'现在，你既然要求报仇，而法庭上依法执行惩罚又不合你的胃口，同时，依靠幸运又危险多舛，那末你除了投奔惩处一切罪恶的最高主宰而外，别无其他办法了。他必将依照他自己的诺言为你复仇，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梅利比答道，"如果有人害了我，而我自己不去报复，就等于是我放纵那些害过我的人，和任何其他的人，让他们都可以来继续害我。因为书上也说，'如果你旧仇不报，你就是纵容你的仇人重犯新的罪恶。'再说，人们还将因我这次的默认而放肆作恶起来，甚至弄得我忍无可忍；这时我就会受尽轻蔑奚落。因为常言道，'一个人只顾忍耐吃苦，苦难就愈加堆上头来，以致承担不了。'"

"的确，"慎子道，"我承认，过分的吃苦受辱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凡是遭受残害的人都必须报仇。因为除害只是法

官的职责，惟有他们才有权惩罪。所以上面你所引的两句话，应该看作对法官而言的；因为假如他们竟然纵容罪犯逍遥法外，他们不但是招引了新的罪行，简直是号召人们犯法。因此也有一位智者说过，‘当了法官而不处罚犯人，就是教人罪上加罪。’在一国之内，如有君王官吏对犯法作恶之人宽大放任，久而久之，他们气焰日甚，终将叛逆篡位而后止。

“现在，我们暂且假定你已有适当理由可以进行复仇，可是我说，你并无复仇的能力。因为，我已指出，你的力量在许多方面比不上你的仇人，他们的形势较为优越。所以我说你这一次最好能忍耐下去。

“还有一层，你很知道通常有一句话：‘同一个力量强过你的人相斗是狂妄的；同一个力量相等的人相斗是冒险的；同一个较弱的人计较却又是很无聊。’因此之故，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纷争械斗。所罗门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万一有权力高过你的人伤害了你，那就赶快设法加以抚慰，不可考虑复仇雪恨。因为辛尼加说，‘同权势强大的人争吵是十分危险的。’伽图说，‘如果有权位高过你的人欺凌了你，让他去；因为他一次给了你苦痛，二次又会为你排遣苦痛。’

“然而，我所假定的是，你有力、有理，可以施行报复；但是我说，还有许多情况应可阻止你的行动，应可在受到任何残害之后仍使你能考虑以耐心忍痛为宜。首先，请你检查一下自己的缺陷，而上帝也就为了你这些缺陷而容许忧患降临你身，这是我前面已讲过的一点。有个诗人说，‘当我们思念到忧患的降临原是我们罪有应得，这时我们自然就会耐心地忍受下来。’圣格列高里说，‘如果我们能深思熟虑，知道自己的罪过与谬误确实不少，那就对于所经受的考验和忧患会感到轻松，心情会比较愉快；我

们如果能更加深责自己的罪过重大，那些痛苦自然就更加显得轻快，更加易于忍受。'此外，你还该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心，正如圣彼得在他的书简中所说，'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迹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还有进了天堂的圣徒们在世上受尽苦难，其实全是冤枉，可是他们表现着伟大的耐心，这些榜样应该可以大大地唤起你学习容忍。何况，当你想到这世上的折磨都是短暂的，不久就会烟消云散，而根据使徒在书简中所说，因忍痛受难而得来的快乐却是无穷，当你考虑到这一切，你就该坚决自我克制，一定要以忍耐来锻炼自己了。'上帝面前的快乐是无穷的，'使徒说，而所谓'无穷'就是'永生'的意思。此外，还该坚决相信这一点，一个不能容忍、或不愿接受这种锻炼的人，就是既无教养、又无教育的人。因为所罗门说，'一个人的信念和知识的高低深浅，就看他的忍耐能力有多少而定。'在另一处他又说，'能忍的人才能遇事谨慎。'他还说，'发怒的人，吵闹不堪；能忍的人，化吵闹为安静。'他还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克制己念的，强如取城。'圣雅各在他的书简中也说，'忍耐是一种完备无缺的好德性。'"

"当然，"梅利比说道，"我承认，慎子夫人，忍耐是一种完备无缺的好德性；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完备无缺；而我更非完备无缺的人，因为我若报不了仇，我就老是心中耿耿。我的仇人对我采取报复手段，危害我身，虽然冒着极大的危险，可是他们却毫不犹疑，完成了他们的恶毒使命。因此，人们见我冒险雪仇，或者甚至做过了头，以暴易暴，我看也还不会说我做错了。"

"呀，"慎子夫人接着说道，"你简直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然而这世上任何人也不应该以暴行或过火的行动去进行复仇。

正如加西多路斯说的，‘不论是用暴行报仇，或用暴行寻衅肇祸，都是同样的恶劣。’因此，你若要伸冤雪恨，必须遵循一定的途径，这就是说，应该依法从事，而不可采取过火狂暴的行为。任何超出范围的做法都是犯罪的。有关这一点，辛尼加也说，‘我们决不可以恶报恶。’如果你说，为了自卫，正义要求我们用暴烈的行动对付暴行，用战斗的方法对付战斗，这样说法，只有在毫不迟延、当场行动、并以自卫而非报复为目的的情况下，是不错的。然而即使如此，在自卫时仍须有节制，不应让对方有所指责，说你过了头，或是偏于狂暴；否则就错了。天知道，你自己很清楚，此刻你并非在自卫而是在行凶报复；很自然的，你并没有打算自我克制。所以，我认为忍耐是于你有益的；因为所罗门说，‘暴怒的人必受刑罚。’”

“当然，”梅利比说，“我承认，一个人为了一件与他不相干的事而忍不住，发了脾气，如果他因而受到灾害，那是不足为奇的。法律上也说，‘凭空干涉旁人的事是有罪的。’所罗门说，‘旁人相争，不干已事，却偏要插上一手，就象人揪住狗耳朵。’正如我们揪住一只野狗的耳朵，就不免要被咬一口；同样地，一个人不能自制，旁人的事他偏要插手，不免也会受到伤害。可是，你很清楚，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与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说，是我心头之恨。因此，我在这件事上忍耐不住，要发些脾气，应该不足为奇。这里，我还得请你原谅，我看不出，报此一仇会对我有多大的害处。我比我的仇人富裕些，权势也大些；而你也很懂得，这个世界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世界。所罗门说的，‘钱能叫万事遂心。’”

慎子听见她丈夫因富有而自鸣得意，轻视他的仇人无能，就这样作答道，“好的，亲爱的先生，我不能否认你有钱又有势，我

也承认凡是以正道致富，并且输财有方，确是一件好事。正如我们的肉体脱离了灵魂就不能生存，而同时这个肉体也不能屏绝世俗的需要。金钱还可以招来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彭菲列斯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牧人的女儿有钱，她可以在千人中间挑选她的丈夫；因为在千人之中没有一个会放弃她或拒绝她的。'他还说，'你如果欢乐得意，就是说，你如果有钱，你就会有宾客来往，门庭若市。一旦你落魄囊罄，自然就门可罗雀，孤苦伶仃，除非与穷人为伍。'彭菲列斯又说，'奴役和奴役出身的人只要有钱财，也可以身价百倍，为人尊敬。'钱财所带来的好处有多少，穷困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有多少。人穷志短，贫穷可以逼人作恶。所以，加西多路斯把穷困叫做祸患之母，这就是说，毁灭堕落的根源。在这一点上，彼得·亚丰锁也说，'世途多舛，而最令人痛心的却是：一个名门子弟，因一时饥寒交迫，不得不向仇家低头行乞。'英诺森所写的一本书中也同样提及，他说，'一个可怜的乞丐处境是很凄惨的；他若不去乞食，就会饿死；若继续行乞，就会羞死；而现实生活又那样毫不留情。'所罗门说，'贫困的人宁可以一死为快。'他还说，'惨死强如惨生。'因有上面所讲到的和未讲到的种种道理，我承认财富的好处是有的，只要以正道致富，并且输财有方。所以，我此刻要告诉你一些致富之道和输财之方。

"首先，聚财应该逐渐地、日积月累地进行，决不可急于求富。因为热中于敛财的人，往往不择手段，先行偷窃，然后便无所不为。这里，所罗门有一句话，'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他又说，'不劳而获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先生，你若能善用你的智慧和劳力，你必可致富，无须伤害旁人。法律上也列有一条说，'害人而得富的不合法。'这就是说，'自然'

有一种很合理的禁令：损人利己而致富的无效。西塞禄说，'人们所经受的一切忧虑，对死亡的恐怖，等等，都是正常的，惟有叫旁人吃亏，自己获利的，最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虽然有权势的人更易于聚财致富，你却不必放弃谋利而松懈下来，因为无论做什么事都切忌疏懒懈怠。'所罗门说，'疏懒能令人做出许多坏事。'他又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好吃懒做的，足受穷乏。'一个懒汉老是找不出时间来干一件正经事。有一位吟诗的人说道，'懒惰的人冬天不肯耕种，说太冷；夏天也不肯操作，说太热。'因此之故，伽图就说，'醒来，不可贪睡；睡多了会养成许多恶习陋行。'所以，圣哲罗姆也说，'随时行些善事，莫让人类之敌——魔鬼——发现你闲着无事。'原来，忙于行善的人是不易被魔鬼征用的。

"如是，要致富必须避免疏懒。然后，那些通过你的智力、劳力所取得的财富，又必须运用适当，不可惹人议论，说你过于吝啬了，或是过于糜费了，挥霍了。因为人们看见守财奴一钱如命，固然不会放松，看见浪子挥金如土，也是同样要责骂。伽图就说过，'适当地使用你的财富，莫给人机会来骂你无聊或穷酸；因为一个人饱了钱囊穷了心，实在十分可耻。'他还说，'输财应有节制。'这就是说，花费要节约；因为有钱乱花了，一旦家业告罄，势必打旁人的主意。其次，我说，你还得避免贪婪；既有钱财，你应能运用自如，免得给人们指责，说你把金钱埋藏起来了。有一位智者谴责悭吝的人，用了两行诗句：'死亡本是人生最后的归路；守财奴明知也不免一死，竟何苦战战兢兢，埋藏财富？'他日夜自寻烦恼，手里的金钱一刻都不肯放松，这是何苦？其实他很知道，也应该知道，在他死后，世上任何荣华富贵，丝毫也带不走。因而，圣奥古司丁说道，'悭吝人好比地狱；吞咽得越多就越想吞

咽，贪多无厌。’

“我们一面不愿被指为贪婪吝啬的人，一面也同样应该自我克制，勿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浪子。西塞禄曾说，‘家中财富不应藏匿，也不该看守太紧，遇有需要表示同情和善意的时候，就应该准备开放。’这就是说，有需要救济的，就匀出一部分来。‘同时，你的财富也不可完全公开，成了人人共有。’再者，无论是聚财散财，必须记住三点，这三点是：我们的主、良知和名誉。首先，你心中不可抛开上帝，富有与否，做任何事都不能忤逆神意，因为他是你的创造者，是你的生命之源。根据所罗门所说，‘少有财宝，敬畏上帝，强过多有财宝，而烦乱不安。’先知也有一句话，‘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我还要说一句，在进行聚财之时，不可抛开良知。使徒也说，‘世上最叫人快慰的事莫过于有一颗良心可为你自己作见证。’一个贤者的话是：‘良心上没有罪恶在压下来，财物才有保证。’其次，聚财散财之际，必须小心翼翼，勿使名誉受损。所罗门说过，‘美名胜过大财。’在另一处他还说过，‘注重培植友谊和美誉；因为这两项要比任何可贵的财宝保持得久远。’一个人除了敬畏上帝，尊重良知之外，如果不能孜孜兀兀保持令名，他还是不足以称为有德性的人。加西多路斯说，‘爱名守誉才是有德性的标帜。’这里，圣奥古司丁也说，‘有两样东西是必要的：良知与美名；换句话说，为你的灵魂应有良知，为你的邻友应有美名。’谁若只顾自己有一颗良心，而不考虑邻友对自己名声的看法，丧失了美名也毫不介意，这种人无非是一个无赖而已。

“我的主子，我已经为你说明了应该如何聚财，如何用财；我很知道，由于你自恃富有，心中跃跃欲试，要想诉诸武力。我劝你不可自恃富裕就准备动武；因为你的财富是不够你花费太久的。

某哲人说，‘阴谋发动战事，随时寻衅的人，将永远感到款额不足；财多就花费多，时时刻刻要争战功、求胜利。’所罗门说，‘愈是富人，愈多吃客。’亲爱的先生，虽然由于你有财富，因而有许多人跟从你，可是如能和平相处，总比发动战斗较为光荣有利。因为世上的战争，并不以人数众多而操胜，也不靠人类的性能，战胜战败完全取决于万能的上帝的意志，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当上帝自己的武士犹大·玛喀比受命与敌人交战的时候，见到敌人强大众多，他就对自己的小支军队这样劝慰着说：‘我们的主，万能的上帝，愿以寡敌众，或愿以众克寡，都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兵家胜负并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寡，而完全凭天帝的意向而定。’亲爱的先生，正是谁都不能知道上帝对他有多少恩爱，谁也不敢说上帝会不会给他胜利，难怪所罗门要说，发动战争是人人应该十分害怕的事。再说，在战场上，危险很多，灾祸随时可以遭遇到，并且不分贫贱富贵，同样可以遇险；所以，在《列王纪下》里写道，‘战事的发展是完全碰巧的，事先无从知道，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既然战争的危险很大，我们就应该尽量避免，只要不失体面。所罗门说，‘以刀剑而生的死于刀剑。’”

慎子夫人这样讲了一番，梅利比接着答道，“慎子夫人，你的善意合理的话使我了解你的原意，你是不赞成战争的；但是在我此刻的狼狈情况之下，还没有听见你对我所应采取的步骤有些什么意见。”

“当然，”她道，“我所要劝你做的就是同你的仇人妥协言和。因为圣雅各在他的书简里写道，‘和气生财，纷争败业。’你明白知道，这世上最伟大的一项事业就是团结和平。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对他的门徒说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因为他们

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呀,"梅利比道,"现在我看得清楚,你既不珍惜我的尊荣,也不照顾我的声誉。你很清楚这场纷争是我的仇人先用暴行而开始的;你也很明白他们并没有向我来要求和平,甚至没有要求讲和。那末,难道你就希望我去表示谦虚,向他们低头,请他们饶恕吗?老实说,这样的话是有损我的尊荣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亲昵会产生轻视之心,过分的谦让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这时慎子夫人显得有些怒意,说道,"当然,先生,很对不起,我珍爱你的荣誉和利益,和珍爱我自己的毫无分别,并且一向是如此;你自己或任何人都没有讲过一句相反的话。如果我说了你应该争取和平,言归于好,我还是没有讲错,或者离事实太远。因为智者有言,'纷争起于对方,但和解起于自己。'先知也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不可松懈。'我并不是说,你的仇人不应向你求和,而你却应该向他们低头;因为我明知道你心肠很硬,为了我的缘故你也不肯做一件事的。所罗门说,'心存刚愎,必陷于祸患。'"

梅利比听见慎子夫人讲得生气,便这样说道,"夫人,我求你不要听了我的话就心中不悦,因为你很知道我正是一肚子怒气,说出一些不中听的话是不希奇的;而含怒的人所说所做都是不足为凭的。先知有言,'患了眼病就看不清楚。'我请你尽情为我讲解劝说,我是情愿听从你的;如果你觉得我愚昧就责备我,我惟有更加感激佩服,更加敬爱。因为所罗门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比那用甜言蜜语去谄媚人的更加有德。'"

于是慎子夫人接口道,"我并不生气,也无非为了你的好处。所罗门说,'愚昧的人做错了事,有一种人责骂他,另一种人当面赞扬支持,背后却加以讥笑;那责骂的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位

所罗门还说，'面带愁容(就是说，在脸上显出忧愁)，终必使心中的愚昧纠正过来。'"

梅利比道，"你为我讲出这许多至理名言，我真不知该如何回复你了。愿你把你的意愿简明告诉我，我一定依照你的话去办理。"

这时慎子夫人把她心底的话全盘托出，说道，"我劝你第一件事要和上帝相安无事，重新回到他的怀抱，蒙受他的恩泽。因为，我始终在讲，是因为你犯罪，上帝使你经受了这次的逆境。如果你能照我的话做，上帝会差遣你的仇人来你面前跪请饶恕，愿意听你的指示。所罗门曾说，'人的行为若蒙上帝喜悦，上帝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求你让我私下和你的仇人会谈一次；为的是不要他们知道你已同意我这样做。等我了解了他们的全部心意，我就更有把握向你进忠告了。"

梅利比道，"夫人，听凭你的意愿而行；我已把自己完全交付了给你。"

慎子夫人见她丈夫已经改过从善，心中暗忖着如何才能使这件事圆满解决。她看准了时机，私下里邀请了仇人们来谈；她很开明地对他们解说和好的莫大利益，以及战斗的危害是多么大；并且和善地指责了他们，说他们对梅利比，对她自己和他俩的女儿犯下了这样错误的行为是应该知道忏悔的。

他们听了慎子夫人这一番亲切动听的话之后，十分惊奇，对她非常钦佩，那心中的喜悦非言语所能形容。"呀，夫人，"他们说道，"用先知大卫的话来说，你真是甘霖降福，浸润了我们的心灵；你大慈大悲，劝导我们息争言和，其实我们正该痛改前非，低首认罪，现在看来，怎叫我们生受得了。的确，所罗门是个聪明贤达的人，因为他说过，'出口动听可以增加朋友，可以改邪归

正，叫恶人谦顺明礼。'"

他们坚决表示，要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慎子夫人处理；并且准备悉听梅利比大人的吩咐。"亲爱慈祥的夫人，"他们道，"我们恭顺地请求你慈悲为怀，把动听的言词见诸行动；因为我们深感十分开罪了梅利比大人；单凭我们的力量已难于做得他满意。因而我们和我们的友人都立誓保证听从他的任何摆布。但是可能我们的错误使他积恨在心，或将大施重罚，以致我们承受不住。因此，高贵的夫人，我们请你以悲悯为重，运用女子的慈爱美德，从中劝导，免得我们因一时的过失而陷入法网，毁了终身。"

"的确，"慎子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交付出来，由他的仇人去全权处理，委实很不容易，并且相当危险。所罗门也说，'听我说来，相信我的话，你们所有圣门中的信徒，上下人等，你们在世呼吸一天，决不可将你们的身体交给任何人，无论是你的儿子、妻子、朋友、兄弟。'他既劝人不可交付给兄弟、朋友，他当然更将阻止人们把自己交给仇人了。虽然这样说，我还是劝你们莫怀疑我的丈夫。因为我很明白，毫无虚假，他为人宽厚谦顺，好善乐施，并不贪婪敛财。世上一切事物在他看去，惟有人们的尊敬和称誉为重。再者，我知道得很清楚，也十分确信，在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听我的劝告。凭上帝的恩赐，我将尽力从中说项，务使你们和我们之间捐弃旧仇，言归于好。"

于是他们齐声说道，"可尊贵的夫人，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由你支配；任便哪一天，只要对你方便，我们都可以来履行我们的条件，不管那条件有多么严峻，我们一定要满足你和梅利比大人的意愿。"

慎子夫人听了他们的回答之后，便叫他们悄悄离去；她自己又回到丈夫梅利比面前，告诉他那些仇人是如何痛悔前非，并且

准备接受刑罚，只是求他多发慈悲，宽大处理。

梅利比答道，“犯了罪恶而并不抵赖，却承当下来，深知悔恨，请求宽大，这样的人是应该可以饶恕的。辛尼加说，‘坦白认罪的可以免罪；’原来坦白就近乎无辜。他还在另一处说，‘悔恨自己犯了罪而承认下来的人是应得赦免的。’所以现在我同意和解；但是最好还要同我们的朋友磋商一下，取得他们的赞同。”

这时慎子夫人非常高兴，说道，“先生，你的确回答得颇有道理。既然当初是由于你朋友们的劝告与支持使你心中激动，要报仇动武，此刻就正该照样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同仇人们修睦讲和。因为法律上说，‘由系铃人去解铃，是最合乎自然的好办法。’”

于是慎子夫人立刻派人去找亲朋好友，向他们详述了一切经过，梅利比也在场；她吁请他们发表主见，提出最好的办法来。梅利比的朋友们通过了周详的考虑，主张和解；都认为梅利比应该敞开胸怀，接受仇人们求恕的请愿。

这时慎子夫人在得到丈夫梅利比的同意之后，又听到了朋友们的意见，这和她的初衷都完全吻合，她心中异常欣喜；她道，“古谚道，‘今天可以做的一件有益的事，不要推迟到明天。’因此我劝你们差几个伶俐的人去找仇人们，问他们是否仍愿和平解决，如果愿意的话，就马上前来会谈。”

这事照办了。那些犯了过错而深知悔改的仇人们听了来人所讲的一切之后，十分欣慰，谦和地作答，向梅利比和他的亲朋们表示感谢；他们马上准备跟着来人到梅利比大人面前来听候发落。

随后，他们立刻来到梅利比的邸宅，同时还带了几个好友来做人证。他们走到了梅利比面前，他就这样对他们说道，“事实

是这样，你们毫无理由地伤害了我、我的妻慎子，以及我的女儿，我们损失重大。你们闯进了我的屋子，你们的暴行是人人皆知应该处以死罪的；因此我要问一问你们愿不愿意把惩罚报复的事交在我和我妻慎子手中？你们究竟愿意怎样？”

于是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代表着他们说道，“先生，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人，我们自知低微，实在不配走进你的贵邸。我们犯下了严重的过错，在你大人面前，我们罪该万死。不过你为人贤明慈祥已是有目共睹的事，所以我们惟有把自己完全交给你大人，你尽可凭你的仁心厚德加以应有的处分，我们一定听命，毫无怨言。当然，大人慈悲为怀，见我们低首悔过，也许可以考虑宽大，对我们的严重罪行从轻发落。虽然我们的恶劣行为确曾造成了你大人的莫大损失，我们却懂得一点：你的宽恕是一种美德，我们的罪恶是一种劣迹，而你在为善方面的影响，真能深入人心，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为恶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流弊。”

此刻梅利比满面春风，将他们搀了起来，接受他们的誓言和种种保证，然后指定一天让他们再来他家，听取他的判断；于是每个人回到了自己家中。

慎子夫人凑了个机会，问她丈夫对这几个仇人准备如何发落。梅利比便答道，“老实说，我想决定将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没收下来，剥夺他们的产业继承权，然后把他们流放出境，永远不准回来。”

“这个判决，”慎子夫人道，“委实有些过分，并且很是不合情理。你有的是钱，不需要旁人的财产。并且这样做，你就很容易被指为贪婪之人，那是很不光彩的，善良的人都应该避免。因为，根据门徒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源。’所以，你若想占得他人的一批财物，倒不如损失同样数量的自己的财物。这样，你财产虽有

减损，却保持了尊荣，比起用卑鄙手段以增添财富强得多。人人都该努力争取令誉，守住令誉。不但如此，我们还该始终不渝地充实它。因为书上有言，'美满的名声如果不加修整，就不能经久，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至于你说要将他们流放出境，我看他们既已一切听你支配，你这种做法就显得很不合理，完全越出了轨道。书上说的，'滥用职权、肆意妄为的人应受撤除权位的处分。'我认为，纵然你凭理按法，假想已有充分根据，可以施加苦刑，但是我看，你仍无把握定能执行到底，万一中途有变，你就又将面临战斗而使事情完全恢复了原状。所以，若要赢得人们乐意从命，必须在裁判时考虑人情，换言之，定罪要从宽。原来书上也说，'在上者施令而多礼，在下者愈是唯命是听。'故此我劝你此刻应竭力自制。辛尼加说，'自我克制，好似两次胜敌。'西塞禄说，'君王的令德莫过于仁恕谦和、心安理得。'我劝你此刻抛弃复仇之念，以保持令誉；使人们因你的宽恕而有口皆碑，使你自己也可以扪心无愧。因为辛尼加曾说，'战胜而自悔战胜的人无胜利之可言。'由此，我请求你应该存仁恕之心，以换取万能之主在最后审判日①的施恩赦罪。因为圣雅各在他的书简中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梅利比听了慎子夫人的宏旨高论，又见她那样情真意挚，心中和她渐趋一致；最后他完全同意，准备着一切听她的指引。他感谢那善德之源的上帝，是神赐给了他如此贤淑多智的一位妻子。

到了那一天，他的仇人们来到他面前，他对他们十分和善，

---

① 据《圣经·新约·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载，到了世界末日，上帝要对所有的死人作一次最后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说道，“虽然由于你们的傲慢愚妄，你们曾一度显得疏忽无知，走入歧途，对我造成损害，可是我见到你们低头认错，悔恨自己已犯的罪行，我惟有表示宽容，饶恕你们。因此我决定忘记过去，把你们对我以及我家人的一切罪过置诸脑后；为的是：我们在这不完善的世上曾对上帝犯下了罪恶，现在我们恳求他在我们临终的一天还可以赐降洪恩，赦免我们的罪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自己深悔所犯的罪，立愿改恶从善，上帝圣心宽厚，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恶，收容我们永享福泽。阿们。”

乔叟的梅利比与慎子夫人的故事完

僧士的故事

开场语，客店老板对僧士的趣话①

我讲完了梅利比和贤达的慎子的故事之后，我们的老板道，"我是一个老实人，有圣母在上，我宁可拿出一桶酒来，但愿我自己的好妻子听到这篇故事！她比不上梅利比的妻子那样有耐心。我的天，我打孩子，她就拿棍棒来，喊道，'打死这一群小狗！打断他们的脊骨！'如有邻家妇女在教堂里不向她鞠躬，或竟敢冒犯她，到家里她就对我发作起来，喊道，'没有用的家伙，替你的妻报复一下哪！我的天，你还是拿我的纺杆去纺线吧，让我来用你的刀！'一天到晚她说不完，'啊，我生来倒了霉，嫁了一个没有胆量的猴儿，一个不中用的小子，听凭旁人宰割！你就不敢为妻子的权利站起来！'这就是我的生活，无非要我找邻人去吵闹；我不走出家门就没有日子过，除非象野狮一样和她硬碰。我很知道总有一天她会逼得我杀几个邻人的，杀了人就只得逃命；原来我手里拿着刀就很危险，可是我不敢和她对抗，因为她的臂力确实不小，谁若在言行上得罪了她，就可以尝到那滋味的。不过，这件事我们暂且不提。

"僧士先生，提起精神来，现在你来讲一个故事吧。啊，罗切斯特已经到了。骑过来一点，不要扫兴。可是，老实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你约翰先生呢，托马斯先生呢，还是奥尔本先

生呢？你到底是哪一座修道院里的？你的皮色很不错，上天知道；你那牧羊场想来一定是很丰盛的吧：你这模样并不象一个悔罪徒，或是一个饿鬼呢！我敢说，你是一个职务僧，是个院堂监理，或膳食员司，我的爸爸的魂，你在家中一定是个主管，决不是一个可怜的院僧，或新僧徒，想是一个能干而多心眼儿的主持；看你肌骨丰厚，外貌着实可取。哪个倒霉家伙把你送进了僧院去的！

"呀，你穿这样宽大的兜颈干什么？你的精力是不差的，你若得到允许，包你生得几个好孩子呢。上帝祝福我，我若当了教皇，不但是你，每一个魁伟的个儿，不论他头上剃得多高，都该娶个老婆。世界完结了，宗教把顶好的人都给搜光了，剩下我们教外的人，一个个都象虾儿一般。嫩弱的树干抽出嫩弱的枝条来；因此我们的后代又瘦又弱，再也生不出子女来了。于是我们的妻子都去找僧士们，你们比我们能付爱神维娜丝的债；上帝知道，你们是不付假银元的！不过，我的主子，不要生我的气，我这样打着趣儿；我也常常听说开玩笑可以开出真道理来呢。"

这位僧士把一切忍在心里，说道，"我将尽我所能，以道德为目标，讲一个故事，或两三个故事给你们听听。你们如果愿意听的话，我来讲圣爱德华的生平，或者我还是先讲几个悲剧事迹，我的修道室里总有上百篇这样的故事呢。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故事，古书上说的，讲一个人曾经飞黄腾达，却一旦陷落在悲惨的处境中去，结果不能自拔而终。普通是用六音步的诗体写成的，

---

① 由于这一段趣话，我们知道了一些客店老板的家庭背景，和他的妻子的性格。至于这里所写的僧士却象是个读书人，不象"总引"里所写的那个修道僧；是不是乔叟忘记了，或是他改变了意思，想把他换一个性格，则不得而知。

人们称之为六音步诗。也有许多是用散文写的，也有其他各种的诗节。不过，这一点解释就足够了。现在你们愿意就请听吧。但首先我要请你们饶恕我所知有限，如果我没有按照书上所列的时代次序而讲，不管是教皇，或是帝王，有些提前，有些挪后，我只能记起哪一个就先讲哪一个。”

*　　　　*　　　　*

僧士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依照悲剧的体裁，我将哀悼那些遭遇不幸的人物，他们占有高贵的地位，一旦贬落于苦难之中，无法自救；的确，世上好景难常，如果好运一去，谁也收不回头；谁也不应信任那盲目的幸运；请从这些古来的实例中吸取教训。

露　西　弗

虽然露西弗不是一个凡人，乃是一个神灵，我想先从他讲起。命运是害不到一个神灵的，但是因为他犯了罪，也曾从崇高的地位落进地狱，他至今还在那里。啊，露西弗，神灵中的最显耀者，现在你是撒但魔王了，再也不能从你那苦坑中出来了。

---

① 这是一个十七段小型故事集，内中以«齐诺比亚»为最长，«比萨的乌格林诺伯爵»为最有趣，同时也是写得最晚。乌格林诺伯爵的故事取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三十三节，是十三世纪意大利比萨的一段史迹。乔叟自己却认为这些事迹乃取自卜伽丘的«名人遭厄记»。稿本中原有副题为：“僧士的故事由此开始，取自«名人遭厄记»”。

亚　当

啊，亚当是在大马士革平原上由上帝亲手创造的，他并非由人们的腹中污浊地出生，他做了整个乐园之主，除却禁树一棵。世上的人没有比他的地位还高的了，直到因为犯下滔天大罪，被逐出高洁的乐园，而贬进了劳苦厄运的境地，幽深的冤狱。

参　孙

请看参孙，在他出生之前，早已有天使预先宣示了，并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了上帝，在他仍保有两只眼睛之时，他可享受光荣的地位。再也没有比他更有膂力、更能坚忍的人；可是他把他的秘密泄漏给了妻子们，因而他陷于悲境而致自杀。

这位高贵的威力无比的英雄，在他赴婚礼的途中，手无寸铁，却凭双手杀死一只猛狮，将它撕裂开来。他的不忠的妻诱惑他、恳求他，探听出他的秘诀去透露给他的敌人，同时她脱离了他，另嫁了旁人。他义愤填膺，集拢了三百只狐狸，把尾巴都系紧在一起，每根尾巴上都结着一枝火把，点燃了火。它们于是把那块地方的禾谷，以及所有的橄榄树和葡萄藤烧尽。他只用一根驴子的腮骨就打死了上千的人。击杀一阵之后，他口渴得要死；他祈求上帝加以怜悯，否则他惟有渴死了；那时从那驴子腮骨的臼齿中喷出泉水，他得以大喝了一顿。这都是《士师记》里讲到的，可见上帝是如何地照顾他。

在加萨城，有一天晚上，虽有非列士人在城中，他却施用全力，下了城门，背上山去，让大家观看。啊，威力胜人的参孙呀，你若守住秘密，不让妇人们知道，世上就找不到一个能比得上你的人了。

参孙从来不喝烈酒，从来不用刀剪修剃他的头发，原来天使有言在先，他的全身膂力就在他的头发中间。他统治以色列有二十个寒暑。但是，马上他将流着苦泪，妇人们害得他好苦：他的情妇大利拉听他说膂力都在他的头发上，就此把他出卖给了敌人，趁他一天睡在她的怀抱中的时候，竟将他的头发剃去，因而敌人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见他已无法挣扎，将他捆缚起来，挖出了他的双眼。在他的头发未剃之前，谁也捆不住他；可是现在他却被幽禁地牢，终日推着手磨。啊，高贵的参孙，人间最大的力士，当年荣华富贵的士师，现在你惟有从瞎眼中流出泪来，你已由富贵之位堕入了苦海。

这个囚奴的终局是这样的。一天，他的仇人们大事庆祝，要他去当众受他们愚弄。这是在一座壮丽的庙堂中的事。但他却最后加以摧毁；他抱住两根大柱，用力摇撼，使全屋倒塌下来，连同所有的仇人和他自己都被压死。这就是说，每一个达官贵人以及三千人都压在庙堂的石块底下。

关于参孙的事我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应以这件古来相传的简略事例来警惕自己，千万不可把重要的秘密告诉我们的妻子们。

黑 勾 利 斯

常胜的英雄黑勾利斯，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体力之花，他自己的丰功伟绩传遍了遐迩。他杀过狮子，撕剥了狮皮；半人半马的怪物大言不惭，是黑勾利斯把它制服住的。他还杀了有翼的女怪们，那凶残的鸟；他由巨龙那里夺得了金苹果；他把三头犬带出了地狱；他杀死了残暴的布赛路斯，将他的尸体连骨带肉丢给他的马群噬食；他杀过火毒的蛇；阿基洛斯的两只角他折断了一

只；在石穴里他杀了卡葛斯；他还杀了巨人恩铁斯和凶猛的野猪；好些日子他用颈子顶着天廷。自从天地开创以来，谁也没有他杀死的怪物那样多。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人人都听到了他的威力和盛德，而且游踪也踏遍了万国。无人不怕他的勇猛，谁也不敢违抗他；特罗非说，他在两个世界的尽头都竖立了高大的柱石，作为界碑。①

这位伟大的英雄有个情妇，名叫台恩尼拉，象五月的天气一样鲜艳；学者们都说，她送给他一件内衣，十分美观。可是不幸得很！这件内衣却暗藏着毒素，他穿上不到半天，他全身的肉都从骨头脱落下来了。也有些学者们为她辩护，说是一个名叫纳塞斯的怪物做出这恶毒的勾当；不管怎样，我却不怪她；反正他贴身穿上了这件内衣，身上的肉就中毒而转黑了。他见事已无补，就扒拢了一堆烧红的煤火，宁愿烧死，不肯毒死。这位大英雄就此结束了他的性命。

啊，谁能老是依靠着命运呢？一个人跟着忙碌的世途追逐，常常在不警觉之间就被摧毁了。人总要有自知之明才是道理。小心谨慎，莫让幸运来谄媚你，她是最善于趁你漫不经意的时候向你袭击的。

尼布甲尼撒②

尼布甲尼撒帝的王座、宝物、笏杖和荣华，是言语所形容不出的。他两次征服耶路撒冷，劫走了庙中的神器。他建都在巴

---

① 特罗非是指写特罗亚城史迹的拉丁散文作家奇多·德尔·可龙；在他的书中特别提及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岩石，相传为“黑勾利斯的柱石”，被认为是纪念他的英勇事迹的胜利碑。

② 尼布甲尼撒和后面伯沙撒的故事均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

比伦，这就是他享受荣华安乐的所在。

以色列皇家的后裔都做了他的宦官和奴仆。最聪明的一个就是但以理；迦勒底全国没有一个哲士能解释国王所做的梦，他却最善于解梦。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建起了一座金像，高六十腕尺，宽七腕尺，命令全国老少都要向这金像俯伏膜拜，否则丢进红炉烧死。惟有但以理和其他两个青年人坚决不肯依从。这位万王之王，傲慢非凡，认为无上的天主也不能颠覆他的高位。可是，马上他就失去了王位，经过相当的时日，他过着走兽一般的生活，和牛一样吃着干草，在野外露宿，同野兽一起在风雨中行走。他的头发变成鹰的羽毛一般，他的指甲象鸟爪，直等到上帝赦免了他，让他缩短了处罚的年限，恢复了他的理智，然后他才满腔热泪向上帝谢恩，从此不敢再犯错误，直到他死的一天他没有否认上帝的威力和仁慈。

伯 沙 撒

他的儿子，伯沙撒，即了位，却不知道引以为戒，照样地目空一切，过着奢华的生活，只顾崇拜着偶像。他认为他有名位就可以保持着尊贵，诩诩自得。可是，命运却立刻将他打垮，把他的国土分割了。

曾有一次他宴请臣僚，要他们欢乐；吩咐他的侍从道，“去把我父亲当时从耶路撒冷殿中带出的神器取来，让我们感拜众神，给我们享受祖遗的福泽。”他的后妃侍臣们尽情地用这些神器欢饮着各种酒类。这时国王忽见墙上有一只手写出字来，却看不见手臂，他吓得发抖叹息。这只手所写的是：“弥尼，弥尼，提客勒，毗勒斯”。全国没有一个法术家能解释这几个字；可是但以理却立即解释道，“国王，上帝曾赐给你父亲荣耀、威名、权势、

财宝和税收，他就心高气傲起来，不知敬畏上帝，因而上帝重罚他，革去了他的王位。他被逐出、离开世人，与野驴同居，吃着露天的草，直等到神恩和理智使他知道了只有天神在掌管天地万物，然后上帝对他发生怜悯，恢复了他的王位和他的原形。现在你，本是他的儿子，知道这一切经过，可是仍一样的高傲；你是上帝的叛徒，仇敌。你用他的神器大胆地喝酒；你的后妃们且不怕渎神，用同样的器皿喝着不同的酒；你奉承着假神。所以，天意昭示了你将受到重刑。相信我，这只手是上帝派来的，这墙上的字义是：你的王祚已不能继续，你在天秤上称不出任何分量①，你的国土要分归玛代人和波斯人。"就在这天晚上国王被杀，波斯国王大利乌②占了他的王位，虽然这是不合法的。

各位先生，你们可以因此得到教训，世上的权位是没有保障的；当幸运抛弃了你，她可以把王位、财富和大小友谊全给取去；原来在幸运中所得的朋友，在厄运中都变成了仇人。我相信这句格言是真切而普遍的。

齐 诺 比 亚

帕尔迈拉的女王齐诺比亚，波斯有她的光荣事迹的记载，她勇敢善战，任何人都敌不过她，无论是在刚毅、家世或其他方面。她是波斯王族的后裔；我虽不能说她是最美的女子，但她的身段却是不能再好了。她自小就不愿做家务，逃到林中。她用长箭杀死过许多野鹿；她也能捷足赶上去捉它们。年纪略长，她能杀

---

① 这句话在《圣经》中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

② 《圣经》中是"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国。"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三十节至第三十一节。

狮，斗豹，能把熊撕裂，凭她两臂之力随意搏击。她敢于捣进野兽的洞穴，整夜在山中游逛，在树丛底下睡眠。她的膂力强大，能同任何壮年男子角斗，哪怕他如何敏捷。她刀枪所及，无不如摧枯拉朽。她守住那处女的纯洁，不让任何人侵犯，不受任何人约束。最后她的友人却介绍她同国中一位王子渥第那托斯结了婚，虽她拖延了很久。显然他俩的想象能力是不相上下的。两人结婚之后，生活愉快，彼此敬爱。除却一件事：她决不允许他和她同床在一次以上，因为她立意只在于生养孩子，以繁殖世上的人口；如果她认为这一次同床而没有怀孕，就马上让他再一次搞他的把戏，但决不超过一次。假如这一次使她怀了孕，他就必须再等四十天后才能作第二次的尝试。不论渥第那托斯是野、是驯，他再莫想多打她的主意，她这样说："男人和妻子玩要而超过这个限度，就是淫荡可耻的勾当。"她和他生下两个儿子，教养起来，成为具有道德和学识的人。但现在且让我们回到故事上来。我已说过，象她这样可敬可慕的人，聪明、慷慨而不奢靡，在战斗场上敏捷而果断，又很知礼，真是世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她的衣饰华贵，无从细述；她身上无非满戴着珠宝金银。她暇时学习各种语言，不倦地深究，她喜爱书籍，专心培养品德。

简言之，他们夫妻勇猛无匹，攻克了许多大国和名城，严加治理，毫不懈怠；原来这些东方地域都是罗马帝国的属国。渥第那托斯在位时期，他们的敌人丝毫不敢进犯。谁若愿意读她对波斯王赛波等等的战绩，这些战争的结局，她发动这些征伐的原因和名义，以及她后来所遭遇的困厄，她如何被攻、被俘等等，都可从佩脱拉克的著作中读到，他是我的老师，我相信他关于这些是写了不少的。

在渥第那托斯死去之后，她就亲自治国，与敌国交兵十分凶

猛，附近各国的君王只求能不受她的攻打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和她订下条约，建起同盟，和平相处，由她自由驰骋。罗马皇帝克洛第厄斯，或后来的加力伊那斯，都不敢触犯她，此外如亚美尼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或阿拉伯人，也没有敢于在战场上和她交锋的，她能亲自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或赶着她的人马冲得他们东逃西散。她的两子穿戴得威风凛凛，继承父业；在波斯文字中，他俩名叫厚蒙诺与希马莱沃。但是命运的蜜糖中总是搀杂着苦汁；这伟大的女王也不能永久威风下去；命运使她陷入了厄境。

奥里力安掌理了罗马国政以后，定下计谋要向这后王兴兵问罪；简言之，她被战败了，最后她和她的两子都被擒，加上桎梏，土地也被占领，罗马得胜凯旋而归。奥里力安的战利品中有一具她的金宝镶嵌的战车，劫回后陈列示众。齐诺比亚在他的凯旋车前步行，颈上挂着金链，头上仍戴着她的王冕，衣服上饰满了珠宝。呀，命运呀！她当初是各国君王所畏惧的人物，现在却被战败示众了。当初头戴铜盔，何等英勇，坚强城池，攻无不克，何等威风，现在头上却只有妇女的头饰了。当初手执王节，现在却只好拿一根纺杆了。

西班牙的彼得王

啊，高贵的彼得，西班牙的光荣，命运曾使他高坐王位，可是他的惨死，人们不得不为他叹惜！你的弟弟将你逐出国境；后来在围困中被出卖，带到他的帐幕，被他亲手杀死，他就此夺了你的王位，承嗣了你的产业。

一片雪白的场地，上面一只黑鹰，被一根火一般红的粘枝擒住，这就标志着叛逆之罪。那“罪恶的窠巢”闯下这场祸来！

这不是迦利大帝手下的奥列浮所做的事，因他是一个真诚的光荣的战士；乃是布列塔尼的加纳伦，为了贪财，陷害这君王，使他落进圈套。①

塞浦路斯岛国国王彼得

啊，还有崇高的塞浦路斯王彼得，你以你高超的将才战胜了亚历山大里亚，多少异教徒受着你的打击，因而你自己的家臣怀恨在心，在一个清晨将你在床上杀死，无非为了你英勇过人。命运就是这样驾驭着她的旋轮，把人们从喜悦中贬进了愁苦。

伦巴底的巴那波

米兰的伟大子爵巴那波，快乐场中的英雄，伦巴底地方的霸主，你既已攀登高位，我何能不叙述你的厄运呢？你的侄子，同时又是你的女婿，使你死于狱中。但你为什么被杀，或如何被杀，我却并不明了。

---

① 原文是一段字谜式的诗句，这在乔叟时代读来不足为奇。其中所指史实是这样的：西班牙十四世纪的彼得王(1350—1369)因与其弟恩列克不和，互争王位，在一三六九年三月，彼得被围甚急，暗中遣罗德列葛去恩列克的同盟者葛斯克林处，许下他许多城池和金钱，劝他背弃恩列克来归彼得，襄助他恢复王位。葛斯克林拒绝了，并将这经过告诉了他的亲戚奥列浮·德·蒙尼。奥列浮·德·蒙尼转告了恩列克，他们商定诱骗彼得来葛斯克林营中谈判，彼得未见其诈，来后即被其弟恩列克亲手杀死。第二段诗中第一句所描写的是葛斯克林的纹章上的图案；"罪恶的窠巢"，指奥列浮·德·蒙尼而言，是由他的名字中转变出来的意义。迦利大帝手下的奥列浮，是法国浪漫传奇中英雄罗兰的好友，与这个奥列浮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布列塔尼的加纳伦背叛罗兰，致使英雄们在西班牙战场上全部阵亡。本段"粘枝"二字，指擒鸟时所用涂有粘液之树枝而言。

比萨的乌格林诺伯爵

比萨的乌格林诺的沮丧是没有人能描述的。比萨城外不远有一座塔，他被囚禁在内，和他的三个孩子一起，最大的孩子还不过五岁。呀，把这样一窝鸟关在这个笼子里，委实是件残忍的事！他被迫而死在这囚牢中，因为比萨的主教罗求诬告了他，百姓跟着也都起来反对他，把他关进牢狱，此后实情且等我讲来；他们给他的饮食有限，不够他吃饱，而这一点饮食还粗糙恶劣。有一天，正在等候饮食送来的时候，牢吏竟把塔门关上了。他听得清楚，却不做声；心想，他们是准备饿死他了。"啊！"他道，"我为何而生！"说着，眼中流出泪来。他的最小的孩子才三岁，说道，"父亲，你为什么哭？狱吏什么时候才送菜羹来给我们？你一片面包也没有了么？我饿得睡不着了；愿上帝赐我永睡不醒了吧！那时，饥饿再也不会爬进我的肚里；我不想要任何东西，只要面包。"

这样一天又一天，这孩子哭着，后来躺在父亲怀里，说道，"再会了，父亲，我死了。"那天他吻了父亲一下就死去了。这伤心的父亲见他已死，忧从中来，咬着自己的两只手臂，"呀，命运哪，"他道。"我的一切忧伤都由你那可恶的旋轮而来！"他的孩子以为他饿了才咬手臂，不知道他是伤心过度，说道，"父亲，不要这样，还是吃我们的肉吧。你给了我们这身上的肉，现在收回去，吃一个饱吧。"这样说着，不到一两天，他们两个也死在他怀中了。他自己也在绝望中饿死；这就是比萨一位伟大的伯爵的下场，命运把他从高贵的地位上砍倒下来。这段悲剧到此为止。谁若愿多知道些究竟，请他读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他是一点一滴都讲了的，他是一个字也不会差的。

尼　　禄

虽然尼禄和任何底层地狱里的恶魔同样恶毒，可是罗马的史家斯韦托尼阿告诉我们，他当时却曾征服广阔的世界，无论是东、南、西、北。他的衣袍上饰满了青红宝石和白珠，原来他是一向醉心于珠宝的。没有其他帝王有他那样穿戴得华丽讲究；他穿过一次的衣衫决不再看第二次。他想要闲散的时候就去台伯尔河上钓鱼，他有的是金丝打成的鱼网。他愿做什么事就只顾发号施令，定为国法，即使命运也要服从他的嗜好，和他做好友。他为了取乐，放火焚烧罗马城，有一天又杀去几个元老大臣，为的是他要听一下人们如何哭泣。自己的兄弟他也杀了，自己的姐妹他也污辱了。自己的母亲他使她惨死，破开她的腹部看他自己是如何孕育的；啊，他竟如此不知顾怜自己的生母，他眼中没有流出一滴泪，只说了一句："她倒算得一个美貌的妇人。"说也奇怪，他从何鉴赏她那死后的美呢？——那时他只顾吩咐着取酒来狂饮！啊，暴虐再加强力，为害就无止境了。

据说在他青年时代，还请了一位老师教他如何做人，如何读书；如果古书上的话可靠，这位老师确是个道德高超的人。在老师教导之下，他十分聪颖，十分温良，多年以后残暴才大胆地向他进攻。我所讲的这位老师，辛尼加，原是他所畏惧的人，他常常针对他的恶习败行循循纠正。"一个帝王，"他道，"应该善德善行，应该愤恨暴政。"因此，尼禄就趁他在沐浴时使他流血而死。尼禄自幼见了老师就要起立，习以为常，但后来经年累月，他感到十分厌烦，因而用此办法将他致死。辛尼加是个聪明人，宁可死于浴中，免遭其他的酷刑。

渐渐命运之神也不肯继续纵容尼禄狂妄下去了；他虽拥有

威力，她却有更大的威力；她这样思量道，"我岂不太傻了，听凭这样一个万恶的人盘踞尊位，自称人君。我将乘其不备，把他拖下高位，决不容情。"

一天夜晚，人民起来反抗他的暴行，他一时发觉，立即独自逃避出去，敲着人家的门，以为可以求得保护；哪知道他愈敲得急，门愈关得紧；他看看已经无望，只得不再做声，向前走去。人们呼声雷动，他亲耳听见他们在追赶着说，"这个暴君在哪里？尼禄在哪里？"他吓得魂不附体，向神明苦求乞援，但也枉然。最后他躲进一座园中，见有两个暴徒坐在一团熊熊的火旁，他向前求他们杀了他，斩下他的脑袋，好使人们认不清他的尸体，免得遭受污辱。他就这样寻求死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命运就是这样嘲弄着他。

贺 洛 奋 斯

在贺洛奋斯的时代，没有一个主将有他威风，他征服的国家最多，在战场上他最英勇，最享盛名，最高贵自恃。命运玩弄着他，引着他忽上忽下，直到头颅被砍时他还没有知道。凡是想保住自己财物或自由的人，谁都不敢触犯他，否则惟有放弃他们的信念和喜爱。他对国人道，"尼布甲尼撒帝就是你们的神，你们不能再崇拜其他的神。"除却在一个民心坚强、由一位教主统治的城而外，没有一个地区的人敢于违拗他的意志。

现在且看贺洛奋斯的终局。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在营帐里睡着，那营帐宽敞得象一所谷仓，可是任凭他如何显赫，他却在睡梦中被一个名叫朱狄司的妇人砍去了头颅，偷偷地带进城中去了。

叙利亚王恩替渥格斯

恩替渥格斯王的威权和败行还用得着缕述吗？象他这样的人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了。他的狂吃，他的堕落，他如何惨死在山上，都详载伪经《玛喀比书》中。幸运让他享尽了荣华权贵，以致他当真认为自己有排山倒海的能力，可以高攀星辰，挟持群山以衡量其轻重，或能一手抵住大海的汹涛。他最恨上帝的信徒，要将他们处以苦刑，一心以为上帝无法压制他的狂妄。由于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击败了他的两员大将，使他恨在心头，立即发令准备战车，誓将耶路撒冷攻破，痛雪此恨。可是他并未能如愿以偿。为了他出言不逊，上帝给他遭受了无可医治的内伤，他的肠子断了，痛不可当。这刑罚对他确很公正，因为他曾伤断过多少人的心肠。他仍不顾任何伤痛，怙恶不悛，强令整军前进。忽而，出其不意，上帝挫折了他的威风；他从战车上翻身倒地，手脚折断，皮肉崩裂，再也不能行动一步，满身创伤，只得坐上救护担架。上帝使蛆虫由他身中爬出，臭气逼人，或睡或醒，家人都不能靠近他，上帝并未宽容顾怜。他在这难日中呼号哭泣，才懂得惟有上帝是万物的主宰。他的臭气使人无不掩鼻，谁也不肯抬他出行。于是他独守山上，痛苦而绝。这个杀人的盗犯，一生欠下了多少人的血债，顽强暴戾，终究死于非命，确是他罪有应得。

亚 历 山 大

亚历山大的事迹流传极广，略有见闻的人都可以稍知其梗概。简明地讲来，他曾以武力征服了广大的疆土；其实他威名惊人，谁都想向他委屈求和。全世界的人物走兽，不论在天涯还是

海角，无不被他挫败驯服。任何一个霸雄也不能和他比拟。天地间无人见他不害怕，他确是一代之雄，英勇慷慨，称得起幸运的宠儿，在武功上、在政绩上，他的意志高于一切；他具有一颗猛狮的心，除非酒色两件，没有能改变他意念的东西。即使我数尽了当时被他摧毁的人物，如波斯王达理阿等等，对他也算不得什么称颂。只消是人们践踏的土地都由他掌管；我这句话算是说到尽头了。我尽可讲得滔滔不绝，而他的功绩还是讲不完。《玛喀比书》中记载着，他在位十二年，也提到他是希腊第一个国王菲力普的儿子。啊，高贵的亚历山大，你竟然终于被你的国人毒害而死，你何不幸！幸运和你掷骰打赌，把你的六点转而为幺，她却丝毫不变脸色！一个高贵的世家，不可一世，仍不知足，傲然自得，一旦死亡，谁能为他一洒同情之泪！啊，谁愿助我责难那无情的命运，诅咒那害了他的命的毒物？他的厄难我认为应该归咎于这两件事，但是谁来和我同声一哭呢？

朱理厄斯·恺撒

常胜王朱理厄斯出身微贱，由于他勇而多谋，并且全不放松自己，得以飞黄腾达，升居高位；他一手征服了全部西方辽阔的河山，订立条约，归入了罗马的版图，受着罗马的统治。不久称帝，登峰造极，直到命运背弃了他，有意和他为敌。

啊，伟大的恺撒，你在希撒利地方和你自己的女婿庞培作战。① 他拥有全部东方的兵力，太阳东升的地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是你发动了大军，把他的士兵掳杀殆尽，只剩下他和少数

① 恺撒(前100—前44)和庞培(前106—前48) 均为古罗马统帅。两人曾与克拉苏结成三头政治联盟。后来两人又互相攻战。这里说庞培是恺撒的女婿，未知其根据。

人败北亡命。于是你威震东方，也正是命运照看你。且让我为庞培哀哭，他曾为罗马的大帅，而现在却成为败军之将了。他手下有个叛徒砍下了他的头颅，献给朱理厄斯，以邀功求赏。啊，庞培，你镇压了东方，而命运却使你遭受了灾厄！

朱理厄斯胜利而归，高戴桂冕，回到罗马。不久之后，有个布鲁特斯·加西阿斯①，见他如此显赫，心怀忌恨，暗中组成反叛势力，择定地点，准备将他刺杀；且听我讲来。一天，朱理厄斯照例来到圣殿，布鲁特斯同他的伙伴们就在圣殿前将他拿住，刺了很多刀，他倒卧地上。除却有一两刀使他略作呻吟外，他始终不肯叫喊一声，古书所载如此，除非记载失实。朱理厄斯有的是一颗坚强的心，决不肯失了尊严，虽已满身重创，他却留心把罩袍盖过两腿，不让露出他的身躯。他虽然晕厥危殆，仍旧能这样自尊到底。

诗人吕坎，我奉献这段记事给你，同时我也献给斯韦托尼阿以及伐勒利司，他们三人都写过这部史实，我们可以由此而明悉庞培和朱理厄斯两雄如何先受命运的爱护，后又遭她摧残，我愿人们不可深信命运的摆布，她是喜怒无常的，我们惟有警惕起来，勿让她任意玩弄。这些英雄的往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克　里　萨　斯

富有的克里萨斯，原是吕底亚的国王，波斯的赛拉斯虽然一度听到他就害怕，可是终究在他全盛的时候被擒，放在火上焚烧。但是这次天降大雨，将火打熄，他得以脱逃。他却不知警惕，

---

① 布鲁特斯与加西阿斯应是两人，这里照原文未改，可能作“布鲁特斯的朋友加西阿斯”解。

于是命运又把他送上吊架，临死时张大着口，终结了性命。

在他脱逃之后，他忍不住重新发动战争。他满以为，命运既然送下大雨，让他逃走，他当然不会再被敌人害死了；并且他晚上还做了一梦；使他十分得意自满，一心要想报复。他梦见自己在一棵树上，天神求比妥洗他的背和两侧，日神费白斯拿来一块美丽的毛巾为他擦干身子。因此，他自以为了不起，吩咐他的女儿解释这个梦的意义何在，那时她正站在旁边，他知道她是个富有才学的人。

她立刻这样解释着，"这棵树，"她道，"象征一个吊架，求比妥就是雨雪，费白斯和他那洁净的毛巾是太阳的光线。你将被吊死，父亲，这是实话；雨水将洗你的身，太阳将把你晒干。"他这个名叫芬尼亚的女儿曾这样一针见血地警告过他。

克里萨斯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君王，却终于被吊死了，他的王座对他能有什么帮助！

悲剧就是一首悼歌，哀唱着得意的宝座如何遭受命运的袭击。当人们信任命运的时候，她却辜负他们，还把她那明亮的容颜躲藏在云雾后面。

讲到这里武士打断了僧士的故事

女尼的教士的故事

女尼的教士的故事开场语

"罢了，先生，不要再多讲了，"武士说道。"你已讲够了，太多了，因为我看大家都有些厌倦哩。至于我自己，听了这些原是富足安乐的人忽而倒霉下来，委实有些不舒服呢！反过来，一个人原是穷苦而慢慢兴盛起来，并且继续下去，岂不愉快。这样就很令人欢畅了。"

"对呀，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为证，"我们的老板道，"你说得真不错。这个僧士高声掉着舌头；他说什么'命运被云雾蒙住'，我就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你还听他讲什么'悲剧'；其实有何用处，已经做过的事又何必诉苦哀鸣呢，况且，正如你所说的，专听些沉重的东西心上很不舒服。僧士先生，不要讲了，看上天的面子。你的故事弄得大家不开心；这些东西值不得一只蝴蝶，因为一无趣味。所以，僧士先生，或是皮尔斯先生，——如果用你的名字，——讲些旁的东西来，我真心求你；因为，老实说，假如不是你马缰上挂的铃在叮当作响的话，我的天哪，我早就酣睡过去而堕下马来了，就是地下的泥潭有多深，我也顾不到了。那样你岂不是白讲了一场么！的确，古学者说的，'一个人找不到听众，他的大道理也归无用'。一篇故事讲得好不好，我相信我是很懂得的。先生，讲些打猎的故事吧，我请你。"

"不啦，"僧士道，"我不想讲笑话。让旁人讲吧，我已经讲过了。"

于是我们的老板很粗鲁地对女尼的教士道，"来，走过来一点，你这教士，你，约翰先生，这里来，讲个故事来开一开心。放活泼些，哪怕你骑的是一匹小马，你的马虽是丑陋瘦小，也不碍事！只消能骑，管他妈的。只看你的心是不是生动有劲。"

"好的，先生，"他道，"好的，店老板，我如果讲得不好要，尽由你骂我好了。"于是他开始他的故事，对我们大家讲着；他倒是一位很温良的教士，名叫约翰先生。

* * *

女尼的教士所讲的公鸡腔得克立和母鸡坡德洛特的故事由此开始①

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寡妇，已过了中年，在某洼谷中林边一所小茅舍里居住。这个寡妇自从丈夫死后，居家非常简朴耐苦，因她的产业和收入很少。她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在那烟灰迷漫的房舍里吃过多次的简陋餐食。她

① 在中世纪，这个寓言有很多不同的复本，其最初的来源是伊索寓言中公鸡和狐狸的故事，乔叟可能得自最受称颂的长篇禽兽史诗《狐狸雷纳先生》。这是一篇罕有的佳作，在乔叟所写各篇故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里的教士就是"总引"里那位女修道士的三个教士之一，这个女尼是指第一个女尼，就是女修道士。

从来不用什么香辣酱油。没有一粒美味的食物吞进她的喉管；她的食物和衣服都是同样的贫乏。她从未因饱餍而致病；有节制的饮食、劳动和一颗知足的心，是她强身的惟一良药。没有痛风病阻碍她的跳舞，也没有中风症惊扰她的头脑。她不喝酒，哪管是红是白；桌上的食物无非是黑白两色，牛奶和粗面包是不会缺乏的，还有烤腌肉以及不时一两个鸡蛋，因为她也是一个制酪的妇人。

她有一个牧场，四面围着木栅，挖着一道干沟，她在这里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啼喔报晓，四乡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的嗓子比教堂里礼拜天的琴声还来得美妙。他在栅舍里唱歌司晨，比一座钟或寺院中的时计还要准确。他天性能通晓那经度里昼夜平分线的每一转移，只消上升了十五度，他就啼唱起来，决不含糊。他的花冠红过精美的珊瑚，上面的锯齿象堡垒的雉堞；他的硬嘴黑得象乌玉一般晶亮；他的腿和脚趾象琉璃；他的爪比百合花还白，他周身的颜色象磨光的黄金。这位高贵的公鸡，手下管辖着七个母鸡，供他取乐，七个都是他的姐妹和情侣，看来和他一样精壮；而其中喉部色彩最美的就是坡德洛特小姐。她品性温柔贤淑，是一位良伴，举止温雅，自从她出生第七夜起，已把腔得克立的一颗心锁住了，而那把锁的钥匙却由她掌管；他爱她，实是他的幸福。红日上升的时分，听他俩合唱《我的爱远处去了！》一首歌，音调和协，煞是有趣。据我所知，那时的飞禽走兽都是能说能唱的。

有一天清晨，腔得克立坐在栅舍里的栖枝上，妻妾们都围着他，美丽的坡德洛特挨近在身旁，他的喉头忽而呻吟起来，好似一个人做了一场恶梦一般。坡德洛特听见他叫唤，说道，"亲爱的心，你这样呻吟是何缘故哪？你真算得一个睡汉了；你要不要

体面啊！”

他答道，“夫人，请你不必担心；天有眼，我不是撒谎，我刚才做了一个恶梦，此刻心中还在跳动呢。求上帝保佑我的梦，莫把我关进幽狱去了！我梦见我正在场中游逛，忽然看见一只象猎犬似的兽想抓住我，杀害我。他身上是红黄之间的颜色，他的尾巴和耳朵的尖头是黑的，其余的毛色不同；他的鼻子细长，两只眼睛发亮。他的模样真可怕，此刻仍使我吓得要死。这就是我呼唤的原因。”

“滚啊！”她道，“不要脸的没胆量的东西！呀，上帝在天，你已失掉了我这颗心和我的爱情。的确，我不能来爱一个懦夫！哪一个女子不是这样说，我们都愿意要一个勇敢、聪明、大方的丈夫，要他能共守秘密，却不能爱一个守财奴，或傻汉，或见了刀枪就害怕的人，也不愿要一个夸大狂，自有上帝明鉴！你如何有脸对你的心爱说出一个‘怕’字来？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男子的心，亏你还长着胡须呢？呀，你还怕起梦来了不成？上天知道，梦不过是空幻的东西。梦是身体中气汁余剩所致，或系多血，或系多气，或因各气混合。你夜间这场梦实由于红胆汁过剩，这可以使你怕箭伤，怕红的火焰，怕红色的兽来咬，怕打架，以及大小的狗熊之类；正如郁胆汁能使许多人在睡梦中惊呼着黑熊，黑野牛或黑鬼在追赶他们，都是同一道理。我还可以指出许多其他的气汁能使人睡眠不安，不过我不用多谈这个问题了。啊，克多是一个贤明的学者，他不是说过，‘不要把梦认真看待了’吗？

“你老先生哪，看在天的面上，我们飞下栖木去，请你吃一服泻药就好了。以我的生命和灵魂来打赌，我决不撒谎，实在是劝你以正道，你且先把红黑胆汁肃清；赶紧恢复你的体质，就是城里没有药铺，我也会教你如何自己探寻，只要在这场地上我就能找

出那清上除下的药草来。不要忘了，为了上帝的爱！你的胆汁过多；你该当心那上升的太阳看见你身子里满溢着热的气汁。假若他见你这样，我可以和你赌一块银元，你将得隔日疟症，或发起大寒热来，可以送你的命。一两天之内，你只应吃一两条虫子的清淡饮食，然后进一服清凉剂，如甘遂桂、龙胆草、延胡索或一种毛茛草，我们场上就有。还有续随子、鼠李果或药藤，吃起来味儿很好的；地上长着新鲜的就啄来吃。为你的老父一家人起见，丈夫，请你放心，不要怕梦，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讲的了。"

"夫人，"他道，"你的学识好丰富呀。可是谈到克多先生，他的智慧是有名的，他虽教人不要怕梦，老天呀！还有许多比他更有权威的学者，著书立说，他们的意见却和他相反，他们根据经验，认为梦的确可以暗示人生的哀乐。不用什么论辩，尽有事实可以证明。

"一个大著作家的书上曾说，有一次两人结伴去虔诚朝圣；走到一座热闹的城市里，找不到有空房的客店，连一所两人可以同住的草舍都没有。因此那一夜他俩只得分手；各自寻找住处。一个找着远地方空场上一家牛棚，与耕牛同宿；另一个却住到很舒适的房子，也是幸运，我们哪个逃得了幸运的支配呢。

"天明以前很早的时候，这人躺在床上，梦见他的朋友向他呼唤道，'呀，我今夜在牛棚里要被杀了。救救我，好兄弟，不然我就死了。赶快来呀！'这人惊醒，可是转过身去没有理会。他以为梦是不作准的。如此他梦了两次；第三次似乎他的同伴走到他面前说道，'现在我已被杀了。看呀，我这深而宽的伤痕，流着许多血哩！你一大早起来，到西城门口，会看见一辆装粪渣的车，我的尸体就被人偷藏在里边；你可以大胆挡住那辆车。老实讲，我的金子断送了我的性命。'他又细述了一番他被杀的经

过，苍白的脸上好生凄惨。的确，后来他的同伴证实了这场梦；因为次晨，他来到同伴的住所；走到牛棚里，喊着他的名字。

“店主应道，‘先生，你的同伴走了。天亮时他就出了城。’这人心中生疑，想起他的梦，一径来到西城门，看见一辆粪车，正预备去田里施肥，车上的形式正如你听见死者所讲的一般。他壮着胆子大喊报仇，要使这罪犯正法。‘我的同伴昨夜被杀了，正在这车子里僵卧着呢。我向治理这城市的长官们叫冤。啊，来呀，我的朋友被杀在这里面哪！’我何必多噜嗦呢？居民都赶出来把粪车推翻，拨开粪渣，中间发见了那被害者的尸首。

“啊，祝福上天，你是如此公平合理，你总有方法揭穿谋害的暗计！暗杀是隐瞒不住的，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得到。杀人太可怕了，是公正的上帝所不容隐藏的，虽然也有时候两三年不能破案。杀人的罪案终究会暴露的，这就是我的结论。那城中的官长马上捉住车夫和店主，上起苦刑，他们立即招认了，于是被处绞刑而死。

“由此可见梦是不能轻视的。的确，我就在这本书上读到，只是下一章里，——我不撒谎，因我还希望灵魂得救呢——有两个人本想渡海远行，可惜起了逆风，只好在那海湾边景色绝佳的城里停留；一天晚上，风转了方向，照了他们的意想吹了起来。他们心中喜悦，上床安息，准备次晨一早起程。可是其中一个睡着时，遇着一件奇迹。天快放亮之际，他得了一个奇梦。他觉得有一个人站在床边，劝他停下不要动身，说道，‘你若明天出行，你必遭淹死；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讲了。’

“他醒来把这梦告诉他的同伴，劝他作罢；那一天最好不必起航。他的同伴睡在他旁边，尽量嘲笑了他一顿。‘梦幻吓不倒我，’他道，‘我不能因此就搁下我的事来。你这梦不值我一笑，

梦不过是虚幻无聊的东西。人们梦见枭、猴和许多奇兽、怪物；梦见些过去未来没有的事。但是你既想停留在此，自愿怠惰下来，错过你的机会，上帝知道我心上怜悯你；我只好祝福你，说声再会了。'他于是独自启程而去。可是他还没有走到一半的路程，我不知是何缘故，也不知碰到了什么厄运，忽然船底破裂，连船带人一同沉下了水面，旁边还有其他同行的船只目击当时的情景。所以，我的亲爱的坡德洛特，由于这些往事，你要知道人不可把梦看得太轻了；我告诉你有许多梦是很可怕的。

"我读到的《圣肯纳尔慕传》里，记述他曾做过一个梦；他是麦细亚国王肯诺尔夫的儿子。① 一天在他被害的前一刻，他梦见自己被杀。他的保姆把那梦向他解释，嘱他注意有人谋害；但他才七岁，心地圣洁，顾不到什么梦的事。天哪，我愿牺牲我的一切，只想你也能象我一样念一遍那篇故事。坡德洛特夫人，我告诉你老实话，那位记述西比渥在非洲的一段奇事的作者马克罗俾阿斯也认定梦是事实的先兆。②

"再有，我求你把《旧约·但以理书》细细读一下，且看他是否把梦当做空幻。再谈关于约瑟的事，你就知道梦有时——我不说每次——是不是后事的预告。且看埃及王法老先生和他的面包师和膳食师，他们是否认为梦是全无道理的东西。谁若翻

---

① 麦细亚为古英格兰中部一国，国王肯诺尔夫死于八一九年，他的儿子肯纳尔慕即位，时七岁，被其姐设谋害死于林中。

② 西比渥(前185—前129)是罗马大将，记述他的事迹的作者乃西塞禄（前106—前43)，公元后四〇〇年马克罗俾阿斯加以详解，方流传中古时代，尤其是论梦部分十分流行。梦境成为中世纪几种重要文学作品的背景即由此起：但丁的《神曲》，朗格兰的《农夫彼尔斯》，以及乔叟本人几篇早期作品都受此影响。

开各国史乘，都可读到梦的奇示。啊，克里萨斯，曾为吕底亚的国王，他不是梦见自己坐在树上，昭示他将被吊死么？啊，赫克多之妻恩德罗马克，在赫克多丧命的前夕做梦说他如果次日出战，就保不住性命。她警告他无效，他仍旧出战，就被阿基利斯杀死了。但那个故事讲来太长了，我也不能多停留，天已经放亮了。简言之，我做了这场梦必有灾难；至于泻药我是不信的，我很知道，那是毒物；我最恨泻药，我和它全无缘分。

“现在我们谈些快乐的事吧，这事暂且放下不提。有一点，夫人，我是愿得救的，上帝已赐了厚恩给我，见到你眼边的珠红，你的美貌，我一切的恐惧都消失了；《福音书》里说得好，Mulier est hominis confusio（拉丁原意：红颜是男子之祸水）；夫人，这句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女子是男人的福乐所寄。我夜间得靠紧你的柔软的身旁，虽因栖竿太窄，我不能多多放肆，呀，我已满心快慰，哪里还管得着什么梦幻呢！”

讲到这里，他从栖木上飞下了地，那时已是大天光了，他的母鸡们都跟下来，他咋咋地召唤她们，因为在场上找到了一粒谷，他好生高傲，怕惧已经冰释。在辰刻以前，他已扑了坡德洛特不下二十次。那神气好似一只猛狮，脚尖提起，来回踱着大步；脚底不屑于落到地面。找到一颗谷他就咯咯地叫，他的妻妾们都赶拢上去。我将暂时由他在场上，象朝廷的帝王一般高傲，此刻且按下不提。

天地初创，上帝造人的三月已经度完，自从月初以来，过了三十二天，腔得克立带着七位妻妾，踱着阔步，精神抖擞，太阳在金牛宫已转过了二十一度有余，他的眼睛向着太阳仰视，天性告诉他已是辰正，何用下界的知识灌注，这时他兴高采烈，啼唱起来。“太阳已爬上了天空四十一度有余，”他道，“坡德洛特夫人

呀，我的世间幸福所在，你听那快乐的鸟歌唱，看那鲜花的怒放，我的心中充满了快慰！”

可是不测的灾祸忽而降临了，因为上天是知道的，快乐的尽头稳是祸害。上帝也知道，世间的幸福消失最快；一位辞章家如能撰录精确，他尽可把这句话认做无上的真理，在史书上写出来永垂不朽。天下的聪明人听着；这个故事是丝毫不假的，我敢担保，同妇女们所崇尚的《湖上郎斯洛武士① 传》一样真切。现在我回到正题上来。

一只墨黑狐狸，险诈成性，在林中已住了三年，那天夜间，也是天意如此，穿过了篱围，偷进了场子，那里腔得克立和他的妻妾们常在转动；他静悄悄地伏在一窝草里，直到午前，等候捕拿腔得克立，这本是杀人者的惯技。啊，设陷作恶者，你老是躲着害人！啊，又是一个加略人犹大来了！又是一个叛害法国英雄罗兰的加纳伦来了！啊，引木马进特罗亚城的希腊奸细西弄，竟把特罗亚城邦毁灭了！啊，腔得克立，这天早晨你飞下栖木，来到场中，那是一个可诅咒的时刻啊！

这天的灾厄你已得有梦兆；但上帝所见到的是无从避免的，有些学者本是如此见地。任何博学之士都可告诉你，书院中关于这个问题有过激烈的论辩，几乎有千万人因此而相争不已。我却不能象圣奥古司丁，或波伊悉阿斯，或白拉凡顿主教② 等人一样分析精微，究竟上帝的预见是否必然强制着我做一件事——

---

① 湖上郎斯洛武士是中古传奇中亚肃王后的情人。

② 圣奥古司丁是第四、五世纪非洲喜坡主教；波伊悉阿斯是第五、六世纪罗马哲人，在狱中写《哲理定心论》，乔叟有这书的译作。白拉凡顿主教死于十四世纪中，曾在牛津讲学，任坎特伯雷主教。关于人类意志自由的问题成为西方一个哲学问题。

我所谓“必然”是指绝对的必然而言；或者上帝虽早已预知，而我仍有选择的自由；或者他的预见完全不束缚我，却给我以有条件的必然制裁。

这些问题我不愿多提了；我是讲一只公鸡的故事，请你们细听，他不幸受了母鸡的劝告，虽已得了梦的启示，却清早就在场上走动。妇女的话是害人的；妇女的话最初就闯下了祸，使亚当离开了舒适快意的乐园。但我埋怨女子不知会得罪了何人，我不必多说了，我原是讲笑话的。请读讨论妇女的作家好了。这些都是这只公鸡所讲的话，不是我说的；我决不会凭空侮蔑女性的。

坡德洛特和她的姐妹们在日光下的沙中沐浴，好生舒畅快活，精壮的腔得克立比海中的人鱼还唱得高兴；《菲西洛格斯》①确实说过人鱼是善唱的。那时，他一眼看见草中憩着一只蝴蝶，惊觉得那狐狸躲藏在一边。于是他无心再歌唱了，却只是“咯！咯！”喊着，惊跳起来，犹如心上受了惊吓一般。禽兽见到了仇敌，天然会知道奔逃，就是从未见过的仇敌，他们见了也是一样。

腔得克立刚发现他的时候，就想逃避，哪知狐狸立刻说道，“尊贵的先生，你向哪儿去呀！你，怕我吗？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若存心戕害你或侮慢你，我就简直是只恶鬼了！我并非要来窥伺你，我是来听你歌唱的。你的嗓子真是美若天使。你比波伊悉阿斯或任何音乐家都善于传情。② 我的主子，就是令尊——愿上帝祝福他的幽灵！——和令堂，承他们不弃，都驾临过敝舍，曾使

---

① 《菲西洛格斯》是一部书名，内容以道德或宗教的解释加之于各种动植矿物，到了中世纪成为鸟兽集解一类的作品。

② 波伊悉阿斯除《哲理定心论》外还写过数学、几何及音乐等著作。

我满心感奋；现在你先生，我也实在渴慕得很。讲到歌唱，我不得不说，除你以外，我若听过任何人象令尊在清早那样唱得出神入化，我宁愿两眼都打瞎。的确，他所唱的曲调，无不从心头涌出。他因为要引吭高歌，曾竭尽全身的气力，两眼紧闭，踮立趾尖，伸长细颈，唱入云霄。他并且十分聪明，所以他的乐技超群。我在《驴哥波纳儿传》①里读到一只公鸡，因为一个牧师的儿子在年幼无知的时候，把他腿上打了一下，这只公鸡等他成人以后，居然使他丧失了教职。可是拿这只公鸡来比令尊，令尊的智慧和技能，他是根本无从比拟的。现在我请你大发慈悲，一舒歌喉，且看你能赶得上令尊的本领不能？”

于是腔得克立扑起两翅，他被狐狸谄媚得通身发热，哪里还觉察得他的奸诈。啊，大人先生们，你们衙署里有多少献媚附和的人，他们比那些向你进忠言的人更能说得娓娓动听。请读《传道书》中关于谄媚的一段，务必留心他们的诡计。腔得克立跷起脚跟，伸长颈子，闭拢双眼，放心大唱起来。这位狐狸先生马上跳向前去，一口衔住他颈下，驮上背就向林中奔去，那时还没有人看见他。

啊，命运是躲避不了的！啊，栖木上跳下来的腔得克立！啊，他的妻竟没有理会梦的暗示！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主凶的星期五。啊，维娜丝，人生求乐的女神，这位腔得克立既是你的侍役，他尽力奉承过你，为了取乐，并不想繁殖众生，为什么要在你这个日子使他遭受灾殃呢？啊，亟弗雷②呀，我的尊师，当你那高贵的理查王被人射死，你是何等善于致哀，我何以没有你那文

---

① 《驴哥波纳儿传》为十二世纪末一篇拉丁讽刺长诗。

② 亟弗雷，十二世纪末英国人，写有《新诗论》，用他自己的诗作做诗法原理的说明，乔叟在此有讥嘲之意。

才，象你一样咒骂这个星期五呢？他也是在星期五这天被杀的啊。我如有天赋文才，你将听我怎样悲唱腔得克立的恐怖和苦痛了。

的确，伊列厄姆陷落时，裴洛斯抓住了普莱谟王的胡须，白刃一戳，把他杀死，象伊利亚特诗中所述，全城的妇女哀号震天，但是比不上那天场上的母鸡们，见了腔得克立被劫时叫唤得那般厉害。而坡德洛特夫人嚷得最响，胜过罗马人烧毁迦太基城时，哈斯狄巴的妻丧偶的哭声。她那时心痛欲狂，自投火中，决心自焚而死。啊，伤心的母鸡们，正如尼禄纵火烧罗马时，公侯死难，夫人们的哭声才比得上你们的叫嚷，因为尼禄将他们都无辜地杀害了。[1]

现在我重归原题。这可怜的寡妇和她两个女儿，听见母鸡们的扰攘哀号，马上赶出门来，看着狐狸跑向树林去，背上驮着公鸡，她们喊道，“出来啊！快呀！救命呀！狐狸来了！”她们跟着追，还有许多人也拿着棍子赶上去。看家的狗可儿，格郎和泰尔波，还有手里拿着纺织杆的马尔金，都跟着跑；还有母牛、小牛、猪豚，都奔跑起来，因为狗的狂吠和男女们的呐喊，惊扰了它们，它们吓得心惊胆战，一起拚命地追赶。没有一个不在吼嚷，简直和地狱里的群鬼一般；鸭子也嘎嘎地叫着，似乎将被人屠戮；鹅儿吓得飞上了树；窝里的蜂群也拥出来了。那声响好生惊人，求天保佑！约克·斯吉洛[2]和他的党人击杀法兰德斯人时也决没有象这天追赶狐狸那样咆哮，一半也没有。他们带着铜、木、角、骨和各种号筒，他们吹着，吼着，似乎青天都要掉下来了。

---

① 此段三个比拟都是“英雄戏诗”中所惯用的方式。

② 约克·斯吉洛是一三八一年伦敦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首领，瓦特·泰勒的绰号。

你们列位请听：啊，命运的转变真快，她可以把仇人的希望和骄矜顿时打消。这位公鸡，躺在狐狸背上，心中颤栗着向狐狸道，"先生，假定我是你，上帝助我，我一定对他们说，'你们这班无聊的村夫愚妇，回去吧！天降厄运给你们！现在我已到了林边，凭你们怎样，这公鸡将在此居留了。我将立刻把他吃掉！'"

"是的，就这样办，"狐狸答道。他正开口说那句话时，忽然那公鸡很轻巧地由他的嘴边脱了身，顷刻间飞上了树。狐狸见公鸡去了，说道，"呀，腔得克立啊！我把你抢出场子，惊动了你，很对不起。可是，先生，我并非存心害你。请下来，让我使你明白真情，上帝助我，我决不会对你撒谎。"

"可是，我诅咒你我两个人，"他道。"我先诅咒我自己，连血带肉地诅咒，如果我还第二次再来受骗。你再也不能用你的花言巧语使我闭着眼儿歌唱了；因为一个人应该睁眼看清楚的时候却闭上了眼，上帝决不赐福于他！"

"的确，"狐狸道，"上帝降厄运于他，如果他在应该守缄默的时候，胡乱开口说话。"

啊，疏忽怠慢，误信阿谀的人，就得如此结果。但你若把这篇故事认为无稽之谈，当作一只狐狸或一只公鸡和母鸡的趣闻，愿你务必摘取其中的教训。因为圣保罗说过，一切写作都是为教义而写作的；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亲爱的上帝呀！愿你以你的意志，如我的主教所指示的，使我们都做好教徒，引我们浸入上帝的福泽！阿们。

女尼的教士所讲的故事完

女尼的教士的故事收场语①

"女尼的教士先生，"我们的客店老板道，"祝福你的后腿，讲得这样好玩的一个腔得克立的故事！老实说，你如果是个教外的人，你同女人来往一定是满痛快的。我看这位教士，一身好肌肉，好一个脖子，好一个胸膛！他两只眼儿看出来象捕雀鹰一样。他的皮色不需要什么颜料，或葡萄牙红来染过了。愿你快乐，你讲了一篇好故事，先生！"

然后他笑嘻嘻地找到另一个人，请听下去。

---

① 本段在某些稿本中未载，但显系乔叟手笔，可能因为其他关系曾被删去不用。

第二个女尼的故事

第二个女尼的故事开场语①

罪恶的主源，在英文中人们称之为懒散，是骄奢淫逸之门的女护神，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它，应该用它的敌对者，合理的勤奋，来克制它，否则魔鬼就要利用懒散来袭击我们。一个人昼夜不停地计谋着陷害我们，他会用千条绳索轻轻牵着我们，让我们落入圈套，只要他一见我们疏懒，就抓住我们的衣襟，不到这时我们不会惊觉。我们真该勤劳工作，反对懒散。人们总是怕死的，但如果他们运用坚强的理智，自可看得清楚，疏懒就是残蚀生命的东西，就是惰性，结果是不会好的。人们可以看到这惰性牵制着他们，使人们只知道吃喝睡眠，把旁人的劳动所获全给吞咽下去。为了使我们根绝这个大患，我在这里根据原有的民间传说，忠实地译述一个光荣的生平事迹和那苦难的遭遇，啊，你是高戴玫瑰玉莲花冠的圣者；我所说的就是圣赛茜利亚，纯洁的圣女和殉难者！

致马利亚的献词

我在开始时要向你呼唤，你是所有处女的花，圣伯尔拿是最爱颂赞你的。你是我们这班受难者的安慰，愿你助我叙述你这位圣女之死，她因自己的美德得达永生，并战胜了魔鬼，后来的人

们都可读她的行传。你是处女，同时也是母亲，是你自己神子的女徒，仁恕之源，罪恶灵魂的医治者，全善的上帝在你身上寄住，你的柔和的性格高于众生，你提高了我们人类的尊严，自然的主宰才愿使他的神子投入肉体。天地海洋都在不断地颂赞着永久的爱和永久的和平，他就是那三位一体的神灵，在你幸福的圣体中变成了人形。你这洁白无瑕的圣女，孕育众生的创造者，而仍旧保存着处女的纯洁。你把仁慈结合了庄严，并且怜恤为怀，你是至美的光，你不但援助那些向你祈祷的人们，还在事先为他们求恩，做他们生命的治疗者。

你柔美的、幸福的圣女，现在愿你助我，我本是那苦恨无边的沙漠中一个流亡者。请想那迦南的妇人曾说，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所以我虽是有罪，是夏娃的一个无用的子孙，仍求你接受我的信仰。既然专事信仰而不行善，就是没有生命，请你给我智慧与时间，我好行善，并脱离那最黑暗的境地。啊，基督之母，安恩② 之女，你如此纯美，如此仁慈，愿你在那永远唱着"和撒那"的高天，为我申辩！以你的光照耀我的幽闭的心灵，这心灵还在受着我肉体的沾染和尘世俗情的重压。啊，人们避难的良港。啊，忧伤困厄的救恩主，现在求你助我，因我即将从事操作了。

可是我还要请我的读者们恕我努力不够，技巧笨拙，写不好

---

① 所谓第二个女尼就是"总引"里的女修道士的副手。她这段开场语，显然与前面不相衔接，所以这段前奏及第二个女尼的圣赛茜利亚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是乔叟早年原作，后来搀入«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故事本身是西方基督教徒受迫害的圣徒行传一类的典型记述。圣赛茜利亚和赛茜丽是同一个人，后者显然是她的俗名。

② 据传说，圣母马利亚的母亲的名字是安恩(Anne)或安娜(Anna)。

这篇故事，原来我在用字与立意两方面都以原作者为根据，他因崇敬圣女而叙述了她的事迹，而我也就以圣女的传说为依归，所以我请求你们对我这作品提出应有的修正。

首先我要向你们说明，这位圣女的名字，人们在她的传记中可以读到的。她的名字在英文中的含义就是“天上玉莲”的意思；她所以被称做玉莲，是由于她的贞洁纯白；或者是为了她有洁白的贞德，翠绿的心地和芬芳的令誉。或者，赛茜利亚就是人们所谓的“盲者之路”，因为她通过好的教训来以身作则。另一说法，我在书中读到，赛茜利亚是赛茜——“天”——与利亚两字缀合而成；这里“天”是暗指圣念的意思，利亚是表示她的不断的善行。赛茜利亚还可解做“去盲”，因为她灵达贤明。或者，请听，她的光耀的名字由“天”与“利渥”而来；因为人们称她为“众民之天”，是说她有功于人，而利渥就是英文中“众民”之意。正如我们见到天上的日月星辰一样，在这位高贵的圣女身上，我们就见到充沛的信心、纯正的智慧，以及各种美德善行。学者们说，天体是迅捷的、圆满的、灼热的，纯美洁白的赛茜利亚也就是同样地在行善之时，十分勤快，节操上坚定而周全，热烈的爱放射出火一般的光亮。现在我已向你们解说了她命名的意义了。

*　　*　　*

第二个女尼所讲圣赛茜利亚的生平由此开始

这位光明圣洁的女子赛茜丽，如她的传记上所载，是一个罗马人，出身贵族，从她诞生以来就笃信基督，把他的福音栽进了

心田。各书都说，她不断祈祷，敬爱上帝，请求他保护她的贞洁。当这女子将嫁给一个青年叫做华勒立恩的时候，在结婚的一天，她虔诚温顺地贴身穿上马毛衬衣，上面罩着锦衫，十分美观；琴声抑扬之中，她独自默唱祷词："啊，上帝，保持我灵肉的洁白，否则我将遭受灭亡。"为了在十字架上死难的神，她每两三天斋戒一次，不断地诚心祈求。

天黑了，她不得不依从着习俗跟新郎同入洞房；但她立即私下对他说道，"啊，亲密可爱的丈夫，我有一件秘密很想和你一谈，如果你愿意听，并能发誓不辜负我。"

华勒立恩严肃地向她起誓，不论什么理由或遇到任何情况，他决不辜负她。她于是告诉他道，"我有一个天使爱我，他永以崇高的爱守护着我的身子，无论在我睡着或醒着的时候。假如他见你和我接触，或以鄙俗的方式来爱我，他就会马上将你杀死；那样你就夭折了。但是你如能纯洁地爱我，他就会爱你如爱我一样，因为你是纯正的；并且他还会对你显示他的宠爱和光辉。"

华勒立恩本是受过圣教洗练的，就这样作答道，"要我相信你的话，让我看一看这个天使。如果真是天使，我就照你的意愿而行。如果你爱的是另一个人，我必用这把刀将你两人杀死。"

赛茜丽就答道，"这位天使是你可以看得见的，只消你愿意，并能诚信基督，受了洗礼。你去阿匹爱氏大道① 上，"她道，"离此城不过三里，照我所讲的话对那里的穷人讲。你对他们这样说，我，赛茜丽，叫你去见年老善良的窝尔朋，因为有一件秘密而重要的善事要办。你见到圣窝尔朋后，再告诉他我已同你讲过的

① 阿匹爱氏大道，由罗马通布林的西的大路，创始于公元前三一二年，由当时监察官阿匹爱氏开始修筑。

话；等他涤除了你的罪恶之后，你就可以在你未别去之前看见天使。”

华勒立恩到了那里，依照他所得的指引找到了圣洁的老窝尔朋正在圣徒的坟墓中躲闪着。他立刻说明了来意。窝尔朋听后，欣然举起两手，眼中流出泪来。他道，“万能的上帝耶稣基督，箴言的播种者，我们大家的牧人，取回你在赛茜利亚身上所培植的贞操之果！啊，请看你自己的侍役赛茜丽象勤劳的蜜蜂，洁白无瑕。她配嫁不久的丈夫象一只猛狮，她已将他送给了你，又象柔驯的绵羊一般。”

说罢，忽而出现了一个老人，穿着白色耀眼的衣衫，手中一本金字的书，站在华勒立恩面前，他见了十分害怕，倒地不动。老人把他扶起，看着书读道，“一个神，一个信仰，一个洗礼，一个上帝，万物之主，在一切之上，无论何地；”这些字都是用金字书写的。

读后，老人道，“你相信不相信？说‘是’或‘不是’。”

“我相信这一切，”华勒立恩道，“我敢说，天下没有人能比我还诚信这件事的了。”于是老人又不见了，华勒立恩觉得茫然；窝尔朋教主就在那里给他施了洗礼。

华勒立恩回家，看见赛茜丽在房中和天使站在一起；天使两手拿的是玫瑰和玉莲两顶冠冕。他先递过一顶给赛茜丽，后又把另一顶递给她的丈夫华勒立恩。他说道，“永远以洁身清心守住这冠冕；是我从天国拿来给你们两人的。这冠冕决不会雕败，相信我的话，香气也不会消散；任何人如果不贞洁，不憎恨卑鄙言行，就看不见这冠冕。华勒立恩，因为你立刻听从了忠言，你不妨把你心中所需要的什么都讲出来，马上就可以如愿以偿。”

“我有一个兄弟，”他答道，“是我在世上所最喜爱的人。我

求你让他也和我一样能得真道。”

天使道，“你的要求是顺天意的，你们两人可以带着殉难的棕叶来参与圣餐。”

说着，他的兄弟泰波司就来了。他闻到玫瑰和玉莲的香气，心中惊异，说道，“在这个时季，哪里来这玫瑰和玉莲的花香？即使我的手上拿着这些花，它们的香味也没有这样深入肺腑的。这香气已把我的本质都改换了。”

华勒立恩道，“我两人戴了两顶冠冕，一顶雪白，一顶玫瑰红，照耀得明亮，而你的俗眼却看不见。我为你祈祷了你才能闻见，如果你，亲爱的兄弟，能够勤勉不怠，你也会立即诚服而得道。”

泰波司答道，“你同我讲的是真话吗？还是我在做梦？”

“的确，”华勒立恩道，“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做梦，我的兄弟。但现在我们家里已先得道了。”

“你怎会知道的？”泰波司问道。

“让我来告诉你，”华勒立恩答道。“神的天使教了我真道。你如摒弃其他偶像，心地洁白，你就可以见到他；否则就不能。”

——关于这两顶冠冕的奇迹，圣安布洛兹在他的祈祷文序里提出保证；——这位可敬爱的神学者曾经郑重地赞美这段事迹——他说：圣赛茜利亚接受殉道的标帜，她充满了上帝的恩泽，放弃世俗和男女之情；这件事可由华勒立恩与泰波司两人的忏悔词中证明，仁慈的上帝派天使送给他两人两顶鲜花的冠冕。这位圣女把他俩带进了极乐的天国。确实，世人已懂得了忠贞的代价。——

于是赛茜丽清晰地为他讲解，说一切偶像都是空幻，因为它们是哑的，是聋的；她叫他放弃偶像。

“谁如果还不信，他就等于是禽兽了，”泰波司接着说道。

她听他这样说，吻着他的胸，十分高兴他能懂得真道。“今天我就认你为我的同道，”这幸福可爱的女子说着。后来她又继续说道，“正如由于基督的爱，我嫁给了你的哥哥，同样地我将把你当做我的同道，因为你愿抛弃你的偶像。现在同你的哥哥去受洗，清涤你自已，你就可以见到你哥哥所讲的天使。”

泰波司作答道，“亲爱的哥哥，先告诉我何处去，找谁去。”

“找谁？”他道。“兴奋起来，我将带你去看窝尔朋教主。”

“窝尔朋？”泰波司道。“我的哥哥，你将带我去见他吗？他不是老在各处躲藏，不敢露面的吗？如果他被捉住或被侦察出来，就要被烧死！——我们和他在一起就会同被残害。原来当我们寻求那隐在天上的神的时候，我们反正就会在世上被焚而死！”

赛茜丽却毫无畏惧地对他说道，“人们自然是怕丧失生命的，亲爱的兄弟，如果这是惟一的生命，而没有其他。可是，我们另外还有一条更美丽的生命，不要害怕，那是永不毁灭的，这是上帝的儿子恩顾我们而给我们的启示。那神子创造了万物；而这些具有相当智慧的万物又由那神灵付与灵魂。神子在世的时候，用了言语和奇迹昭示给人们说，此生之外还有永生。”

泰波司答道，“呵，好姐姐，你刚才不是说只有一个神，而他就是真神吗？这里你怎么讲到三个呢？”

“这个道理让我马上同你说明，”她道，“正如一个人有三种本能，如记忆、想象和了解，因此一个神体就可以有三位。”她于是诚恳地为他讲解基督的降临，他的苦难，等等；讲到神子如何来世上给人类赎罪，解脱人们的忧愁和罪恶。这一切她都为泰波司解释清楚。

于是他虔诚地跟着华勒立恩去找窝尔朋，他感谢上帝，欣悦

地为他受洗，使他明白全真的道理，让他成为上帝的武士。此后泰波司蒙受神恩，每天见到天使，不论是何时何地。他所祈求的一切都可以如愿。

要将耶稣为他们所行的许多奇迹，按着次序一一讲来，委实不是容易的事。最后，简单说来，罗马城中的吏役把他们捉拿起来，送到行政长官阿尔马奇斯面前，他一一审问，还解到求必妥的偶像前，并对他们道，"谁若不肯拜祭，就砍头。这就是我的判决。"

那时有一个隶属，也是长官的书役，名叫马克辛默斯，带着这几个殉难圣徒出去，但他自己却哭起来了。他听到了圣徒的教诲，向执刑者请准，把他们领到自己家中；不到天黑时候，他们对执刑者和马克辛默斯一家人所说的道理，已把他们的迷信从根拔净了，他们都相信了一个神。到了晚上，赛茜丽带了教士来为他们施洗。天亮的时候，赛茜丽严正地对他两人道，"现在，你们这些基督自己的武士，抛开一切黑暗，用明亮的盔甲武装起来。的确，重大的一仗你们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你们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你们已经守住了；此刻你们就可以去接近那永生的冠冕。你们所崇拜的真神会赐给你们这冠冕的，因为是你们应分所得。"

她说完之后，他们被送到祭坛前。简言之，他们到了祭坛，终究不肯献祭或焚香，却怀着谦虚的心和坚定的忠诚，双膝跪下，于是华勒立恩和泰波司都被砍了头。他俩的灵魂升入了仁慈的天神怀中。马克辛默斯亲眼看见，热泪满颊，说他确实看到他们的灵魂升天，并有明耀的天使簇拥着。许多人听他这样说就都改信过来，于是阿尔马奇斯罚他受钢鞭笞打而死。

赛茜利亚来收起他的尸首，埋葬在泰波司和华勒立恩旁边，

就在他们葬地的石碑底下。阿尔马奇斯就公然立即派人捉拿赛茜丽，要她在他面前向求必妥献祭焚香。但被派来的人都受了她的感化，悲哭起来，诚信她的教诲，一再叫喊着，“基督，上帝的儿子，确是真神，他现在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侍者在此；我们坚信这一点，即使性命不保，我们也异口同声地深信无疑。”

阿尔马奇斯听见了这个情况，就将赛茜丽解来，想看一看她的真相。他开言问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生来本是一个有身份的女子，”她答道。

“你虽不愿听，”他道，“我还是要问你的宗教信仰。”

“你开始问的话很模糊，”她道，“谁会用一句话问两件事。你这样问话，表现你是一个无知的人。”

这个影射说法引起阿尔马奇斯继续问道，“你这样无礼的对答，是从哪里学来的？”

“从哪里学来？”她道，“从良知和纯正的虔信而来。”

阿尔马奇斯道，“你就不顾我的威权吗？”

她这样答道，“你的威权不值得我害怕；任何凡人的威权不过是一个气泡，装满了气。气泡破了，一切的夸张都抵不住细细的针尖。”

“你开始就错了，”他道，“你还要继续错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高官们已经通令过，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放弃他的信仰，都要被处刑；只有放弃基督教，他才得无罪。”

“你的高官们错了，”赛茜丽道，“正如你自己一样；你们定我们有罪是一种疯狂的判决，是违反真理的。因为你很清楚我们是无辜的，硬要加罪于我们，为了我们尊崇基督，保有基督之名。但我们知道这个名是有威力的，我们不能否认。”

阿尔马奇斯道，“你可以在两者之间择一；献祭，或者放弃基

督教，然后你才能得赦。”

这时，这神美圣洁的赛茜丽笑起来了，说道，“啊，你这愚蠢的判官，你竟想我抛弃天良，使我成为一个罪人吗？请看他在众人面前装腔作势！他那样四面瞪着眼看人，就象一个疯子。”

阿尔马奇斯道，“你这可怜的东西，你不知道我的威权有多么强大吗？我们的高官们不是给了我权力、可以掌握生杀之权吗？那末，你为什么这样傲慢地对我讲话呢？”

“我不过是讲话坚决，并不傲慢，”她道。“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是痛恨这个傲慢的罪恶的。如果你不怕听真理，我可以公开地、公正地指出你讲了一句很严重的假话。你说你的高官们给了你生杀之权；但是你无非只能残害生命，除此之外，你并没有其他的权力或保证！你只能说你的高官们派你做了一个杀害人命的酷吏；你如果想超过一步，你就是撒谎，你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滚开，你这大胆的东西，”阿尔马奇斯道，“在你离去之前，向我们的众神献祭。你给我任何侮辱，我都不在意，我可以学哲人一样忍受；但你对我们众神的侮慢我却不能容忍。”

赛茜丽答道，“啊，愚蠢的人，你和我的谈话，一字一句都表现了你的愚昧，在一切事物上你都显得是一个无知的官吏，一个狂妄的审判者。你的肉眼完全是瞎的，因为我们大家所看见的是一块石头，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这块石头你却称之为神。我劝告你，你既瞎了眼看不见，不妨用手去好好摸一下，你就可知道是石头。人家嘲弄你，笑你愚蠢，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伟大的上帝在天，而这些偶像对你、对他们自己都丝毫没有好处，你也不难明白，事实上偶像还比不上一条小蛆虫。”

她讲了许多这类的话，他满腹怒气，下令把她带回她家，“在

那里，”他说，“燃起熊熊之火，把她烧死。”

这事就此按令执行了。他们把她关进一间浴室，底下日夜燃着烈火。整夜又一整天，虽然浴室里的火热得不堪，她却还是冰凉地坐着，也不觉得痛；一滴汗也没有。不过在浴室中她自然不能活了；狠心的阿尔马奇斯发出号令要把她就地处死。刽子手在她头上砍了三刀，砍不下她的头。那时有一条律令，不准增加犯人的痛苦而砍第四刀，因此刽子手不敢再砍；他只得离去，由她躺在那里，颈间有刀伤，已是半死。

她附近的基督徒用布接着她的血。她这样受难三天，却仍然继续教诲他们。她对已信教的人也还是讲道，把她的遗物送给他们。然后把他们交托给窝尔朋教主，说道，“我向天神请求，得延长三天工夫，不能再久了，三天之内可以让我把他们的灵魂托付给你，现在我要去了，我的屋子可以改为礼拜堂，永远保存。”

圣窝尔朋和他的教会执事们私下运去了她的遗体，夜间按礼入葬，和其他的圣徒们葬在一起。她的屋子改称为圣赛茜利亚教堂。圣窝尔朋祝福着这所教堂，因为他是有这权力的；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到那里去崇拜基督和他的圣徒。

第二个女尼的故事完

寺僧的乡士的故事[①]

寺僧的乡士所讲的故事开场语

圣赛茜利亚的生平事迹讲完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十几里路，已到了白利恩林下的波顿村，这时有一个人赶上我们，他穿的黑色外衣里衬着白法衣。他所骑的有斑点的灰色马浑身是汗，看起来很奇特；似乎他加鞭奔赶已经有十里路光景了；而他同来的一个乡士所骑的马，也在出汗，差不多已不能再继续赶路了。汗水挂满胸前，乘骑的人也汗如雨下，象一只雨鹊似的。一副口袋叠在马背上；看来他并没有带多少衣着。他轻装出门，好象是夏季的行旅一般。我心中纳罕他是何等人物，仔细一看，原来他的外衣是缝在斗篷上的；因此我打量很久，才认出他是个寺僧之类。他的帽带挂在颈后；他已赶过一程路，踢着马象发疯的神气。一张牛蒡叶在他的斗篷下隔着汗，本是遮在头上避太阳用的。可是看他那样痛快地出汗却是一件乐事！他前额挂下汗珠，好似一具盛满了药草的蒸馏器。

他赶上了我们，口里喊道，"好一队快乐的旅伴呀，上帝保佑你们！我在你们后面加鞭赶上，"他道，"为的是要参加你们的队伍，和你们一起热闹热闹。"

他同来的乡士也是一样客气，说道，"各位，就在今天早晨，我看着你们闹哄哄地离开客店，我就催促我这位主子，他一心就

想和你们在一起玩；他是一个爱耍的人。”

“朋友，上帝照看你，让你催促他同我们一起赶路，”我们的客店老板道，“的确，你的主子倒是个有眼光的人，我很信得过。我也能担保他是一位会寻快乐的人。也许他能讲一两个有趣的故事，让我们大家开一开心呢？”

“谁？我的主子吗？当然，没有问题；他有的是笑话趣事。并且，先生，相信我的话，你若和我一样熟识了他，你就会希奇他的本领真不平凡，样样都来得。他曾学了许多了不起的技能，这里各位中间没有一个会有他的能力，除非跟他去学。虽然他和你们骑在一起，似乎很平凡，可是你们如果和他结交一下，对你们是一件光彩的事；我敢把我所有的一切同你们打赌，你们在任何情形之下，谁也不会肯放弃他。他是一个绝顶能干的人；我告诉你，他是超群的人物。”

“好吧，”老板道，“那就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一个学者？你说他是什么人哪？”

“不是，他比学者还高一等呢，”乡士道，“老板，我只要讲几句话，就可以说明他的技艺。我的主子的本领可真不小（当然不要以为我会来说尽他的才能，虽然我也从旁帮他一点忙），他能把我们此刻所走的一条路，从这里一直到坎特伯雷城之间的路基全部翻开，铺满金银。”

乡士讲完这些话，我们的老板就说道，“呀，我的天哪！这确是奇迹了，你的主子有这样大的才能，人人都该尊崇他，可是他

---

① 这是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环节；这位寺僧以炼金术为副业，见有这许多旅客可以同程旅行，当然认为是一个最适合于施展他的炼金技能的机会，不料他手下的乡士已准备为他这行业大作反面宣传，把当时的这门假科学予以彻底暴露。

自己却毫不夸耀。的确，他这样的人穿这套外衣，实在不太象样了。我的脑袋呀！简直是又臭又破。你的主子为什么这样不整洁呢？照你说，他能做出那样的奇迹，他该可以穿得好一些哪？请你讲个道理来吧。"

"什么道理？问我做什么？"乡士道。"上帝原谅我，他是兴旺不起来的！（不过我不愿意传出去，请你守秘密。）的确，我相信他聪明过度了。过度的事总不会有好结果的；学者们都说过那是一个缺点。因此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无知的，是愚昧的。一个人太聪明了，常常就滥用聪明；我这位主子就是如此，我很觉得伤心。愿上帝补救，他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且不管，"店老板道。"可是，好乡士，你既然知道你的主子能干，我真心求你告诉我们，他这把戏是怎样做法的呢？你们住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讲给我们听一听？"

"在一个城外，"他道，"躲藏在一些角落里、陋巷里，这班鸡鸣狗盗之徒往往不敢明目张胆地出现，老是畏畏缩缩住在见不得人的地方。我们就是如此，告诉你老实话。"

"现在，"老板道，"且让我来问你。为什么你的脸色这样难看？"

"彼得在上！"他答道："倒霉的脸！我常吹火，无疑的，就此把我的脸色改变了。我不爱看镜子，只知道苦干，学着炼金。在这技术上我们不断向前摸索，向那火里注视，可是总达不到目的，结果还是不对。我们诈骗了很多人，借金子，一镑、两镑、十镑、十二镑甚至更多些，至少使人相信一镑能变为两镑。事实上却是假的。可是我们还继续期待着、摸索着。而这个技艺却永远赶在我们前面，我们虽然发誓要做成，却老是抓不紧。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变成乞丐，沿门讨饭的。"

乡士正说着，那寺僧走近了，听见他说的一字一句；原来这僧士一向怀疑人家讲的话。罗马的哲人克多说过，犯了罪的人总以为任何话都是指他而言。由于这个缘故，他走近乡士，听他讲些什么。因此他对乡士道，"不要你开口，不要多讲；你再讲就要吃苦头了。你在这些人面前污蔑我，把你该隐藏的事都给讲出来了。"

"好，讲好了，不管他，"老板道。"他威胁你，不要理他！"

"的确，我再也不会管他，"他答道。

寺僧看见没有办法，那乡士似乎要把秘密都宣扬出来，他就跑开了，恼在心头，羞惭满面。

"呀！"乡士道，"这就妙了。现在他已走开，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讲出来了，——让恶魔去扑杀他！从此以后我要和他断绝关系，凭他给我小铜板也好、大金洋也好，我可以向你保证。谁最初带我去学他那一套的，愿他在死之前不得好日子过！老实说，我实在忍受够了，这是真情；任凭人家说什么，反正我的心里就是这样感觉。可是我吃尽了苦、上尽了当，还是脱离不了。现在愿上帝让我头脑清醒，把那一套把戏都给暴露干净！且让我来讲一部分，我的主子既然走开了，我就无所保留，把我所知道的都讲出来。"

寺僧的乡士的故事开场语完

*　　　*　　　*

寺僧的乡士所讲的故事由此开始

第一部

我同这个寺僧已经住了七年，我却还是比不上他的聪明；因此我已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了，上帝知道，许多旁的人也是一样上了当。我是一向讲究衣服穿得漂亮的，现在却只能把旧袜子套在头上当帽子戴；脸上一向是鲜红的颜色，而现在是苍白的铅色了。任何人玩上了这一套，都是会后悔无穷的。我日夜辛劳，以致眼睛里长了毛，眼泪流不完。这就是炼金的报偿！这门变幻无常的学术把我脑汁绞干了，我转来转去也转不出一个铜板来；反而债台高筑，我所借的金子，这一生也还不完。愿人人以我为前车之鉴，决不可再上当！任何人如果有此念头，还要继续下去，我看他的一生的经济也就断送无余了。求上帝保佑，他是不会有进款的，无非是罄囊伤神而已。他自己发了狂，丧失了神志，陷进了这个冒险的泥潭，抛弃了所有家业，还要拖旁人下水，也象他一样去抛送钱财。原来一个坏蛋看见有人同他一起受难吃苦，他就高兴得意；这是一个学者教过我的一句话。且不管这些，让我讲到我们这门行业。

我们在那里行这妖术，自以为很聪明，用的是古怪的术名。我就日夜吹着炉火，直吹到心劳日拙，抬不起头来。我何必详述我们所用的品料，是多少成份，譬如说，五六两或其他数量的银；或说明磨成细粉的雄黄、枯骨、铁片等等名目？怎样把这一切放

进土罐，加进盐、辣椒等物？……这些我们都不谈；请听我的故事。在那土罐还未放到火上以前，我的主子亲自动手，把几种矿质混入一些其他品料，——他此刻走开了，我好大胆讲了，——因为，人们说，他的法术高明，至少，我知道，人人以为他很有一套，可是他却常常遭到打击；你知道怎么回事哪？那罐子炸得粉碎，这是常有的事，一旦碎了，呜呼哀哉，前功尽弃！而这些矿质又有极大钻性，墙壁都抵挡不住，除非石块砌好，石灰涂起；它们能钻进墙隙，有些沉入地面——因而我们要亏损好多镑——，有些散布满地，有些还升跃屋顶；无疑的，虽然魔鬼没有现形，我相信他一定跟在我们的身边！他在地狱称王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凶残可恶。我们这罐子破碎一次，人人都要来埋怨一顿，说他们受了骗。一个说，火工用得不当；另一个说，不是火工，而是吹工（说起吹工我就害怕，因为那是我的事）。“乱说，”第三个道，“你们都是傻瓜！根本没有把矿料混合得妥当。”①

“不对，”第四个说，“听我讲；因为我们没有用榈木做燃料，这就是惟一的原因！”我也不懂究竟是何道理，反正我们大家闹个不休。

“好了！”我的主子道，“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下一次我就当心防备好了；反正罐子是破定了的。不管怎样，我们不必惊惶。我照旧把地上扫干净，鼓起勇气来，提起精神来。”

于是碎渣扫成一堆，地上铺着一块帆布，碎渣收进了筛箕，一面筛，一面捡。“我的天哪，”有一个说道，“我们还有些矿质呢，虽然已去了一大部分。这一次失败了，也许下一次就好了。我

---

① 此段中有一节讲的都是中世纪的炼金术语及炼金方式，十分琐细，特略去未译。

们免不了把财产拿出来冒险；我相信，一个商人也不会老是兴旺的；有时他的商品也会翻进大海，有时却又安然登陆。”

“听我讲！”我的主子道，“下一次我将使它改变情况了；如果不这样改变，各位，就由我负责挨骂好了；我知道总有哪儿出了岔。”

还有人说火力太强了；但不管是太强太弱，我敢发誓说，结果总是不顺心。我们不能随心所欲，于是抱怨发怒。我们大家在一起，好象人人都是和所罗门一样聪明绝顶。可是，一切发亮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我听人讲过。好看的苹果并不都是好吃的，不管人们如何饶舌。请看，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表现得最聪明的人，在上帝眼中看去，遇到了考验，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人；一个人看来似乎老实，事实上却是一个贼；这些道理你们都可以明了，且等我把故事讲完，道理就证实了。

第一部完

第二部开始

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寺僧，他有本领使全城的人都受到他的毒害，不论那城市有多大，即使你在尼尼微、罗马、亚历山大里亚、特罗亚之外，再加上三个城，也是一样。他的把戏，他的无穷的骗术，是谁也说不完的，你活上一千年也说不完，我相信。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有他那样会欺人，他同人来往善于花言巧语，使人听了还要听，他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他骗过许多人，如果他再活几年，还要多骗些人。而人们骑马去，步行去，走过多少里路程去找他，同他结交，却满不知道他的虚伪。你们愿意听的话，且让我讲下去。

不过，你们各位可敬的虔诚的僧士们，不要认为我在污蔑你们的教会。虽然我所讲的是一个僧士的事。每个教门里都有坏分子，上帝不容许为了一人昏愦而连累了全体。我的用意不是要侮辱你们，不过想谴责已经存在的错误罢了。这个故事不是单为你们讲的，也是为了其他的人。你们都很知道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中除掉犹大并没有第二个叛徒。那末为什么其余无辜的人要受到谴责呢？对于你们，我也是这样讲；然而有一点，请你们听：如果在你们的僧院中有一个犹大，假如你们怕遭受耻辱或损失，那就趁早把他除掉，这就是我的劝告。不要心上不高兴，我求你们，请听我讲来。

在伦敦有一个教士，多年住在那里，是一个周年赞祭司；他所寄膳的一家主妇对他印象很好，认为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不收他的膳食衣着费，他于是很觉得意。他有的是钱，足够供他花费。这且不提；我将继续谈那位寺僧如何把他弄得倾家荡产。有一天，这个虚伪的僧士来到教士所住的房中，求他借贷一些金子，答应一定偿还。他道，"借给我一个马克用三天，到期就还你。你如发觉我不诚实，下次把我处死都可以！"

教士马上交了一个马克给他，僧士谢了又谢，然后走了出来；第三天就还了；因此教士很觉满意。

"当然，"他道，"我是丝毫不会感觉麻烦的，凡是一个人能守信用，还债不逾期限，我就情愿借一两个金币给他，甚至三个也可以。对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一个'不'字。"

"什么！"寺僧道，"我还会靠不住吗？那才是奇闻呢！真诚守信是我为人的信条，直到我爬进棺材的一天为止；上帝不容许我有任何游移！你尽可相信我，和你相信你的教义一样！我感谢上帝，此刻我也正该说明一下，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借了金银给

我而感到麻烦的；在我这个心田上还从未发现过虚伪这件东西呢。先生，”他继续说道，“你既然心肠很善，待我又好，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秘密，也算是答谢你的好意；你如果想学，我还可以把我的全部学问教给你，在我告别之前你就可以亲眼看到我的精心表演。”

“真的吗？”教士道。“先生，你真会做给我看吗？好，我诚意求你一显身手。”

“听命了，先生，”僧士答道：“上帝不容许我推诿！”

看哪，这个贼子真会兜揽生意！其实这类送上门的生意最臭，古圣贤都可证实的。我马上就要来揭穿这僧士的把戏，他真是祸害之源，他最爱害人上当，一肚子的鬼心思。愿上帝保佑我们，莫进他的圈套！

这教士却没有知道他是何人，也没有能预料到未来的祸害上身。啊，无辜的可怜的教士！马上你就要被贪欲蒙住了眼。啊，厄运临头了，你的神志昏愦了，这只狐狸引你入了迷。你竟逃不脱他的诡计了。因此，不幸的人！讲到你的最后的堕落，我将尽我所能，立刻把你的愚蠢和他的狡诈暴露出来。

你们各位以为这个寺僧就是我的主子吗？老实说，店老板，并不是他，是另一个僧士，比他还要狡猾百倍呢。他常常骗人；讲起他的骗术，我提起来都觉得倒胃。每讲到他这一套，我的脸上不免要为他涨红，至少是开始放出热来，因为我的红颜已经看不见了；各种金属所烧的火焰已使我的红色消蚀尽了。所以，当心莫受了这僧士的毒害！

“先生，”他对那教士道，“你叫人去拿些水银来，马上拿来，要有二三两重。等他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一件奇事，是你所从未见过的。”

"先生,"教士道,"就这样办。"他说到做到,就叫仆人去取了水银来,他把三两交给僧士。他先放下,又叫仆人取煤炭来,于是开始熔炼。煤炭取来后,僧士从身上取出一只炼罐,给教士看了一下。"这个炼具你已看见了,"他道,"你拿住,你自己放一两水银进去;现在依靠基督之名,且看你这位哲人开始成长起来了。很少人能看到我这一小部分本领的。你在这里可以用实验的眼光,来看我马上'僵化'这水银,使它变成金银,和你我囊中的纯金银一样,并且可以使它一样有展性。变不成,你就不妨说我是假造,我就永远见不得人。我这里有一种粉,花了我许多钱的,这粉能有很大的作用;原来这是我一切本领的基础,让我来给你看一看。叫你的仆人出去,把门关上,我们做这一段机密工作的时候,勿给旁人看见了。"

他吩咐的事无不照办;仆人马上出去,主人关上了门,他俩就赶紧工作。教士听了僧士的话,把炼具放在火上,吹着火,非常紧张。僧士将粉放进炼罐。我不知道那粉是什么东西做的,不是石灰粉、就是玻璃末,或其他不值一文的东西,反正是用来哄骗那教士的。他又吩咐他加紧,把煤炭铺满在炼罐上面。僧士说道,"为了证明我是很爱护你的,我让你自己动手做一切事。"

"谢天谢地,"教士道。他感到一身轻松,只顾按照着僧士的话把煤炭堆上去。他正在忙的时候,这坏心肠的僧士从他身上摸出一块掏木炭,中心已挖好一个洞,里面装有一两银灰;洞口有蜡塞住,银灰不致漏出。当然这把戏并不是当时做的,而是在先就准备好的。他还带了些其他的东西,我下面再讲。他未来之前早已打定主意要骗这教士上当,不等到他们分手,他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没有把他刮干净,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讲他的事已讲厌了;如果我有办法,我真想揭穿他的骗局,一快人心。可是他

今天在这里，明天又离去了；他变化多端，决不在一处多作停留。

现在请你们静听，先生们！他手里偷偷地拿着他的一块煤炭。教士还在忙着堆煤火，僧士说道，“朋友，你做错了。这些煤铺得不对，让我来替你改正。现在我帮你一手，我的圣灵，我看你可怜！你出了这样多的汗，热得厉害吧，拿一块布去揩汗。”教士在揩汗的时候，这个僧士就把他的一块煤炭加了上去，正放在炼罐口，用力吹着，煤火烧得很大。

“现在我们可以喝一口酒了，”僧士道；“我担保，马上就告成了。坐下来，快乐一下。”

僧士的掬木炭燃着，银灰都流出洞来，漏进炼具；理所当然，因为这块东西正放在罐口上面。可是，教士却一点也不知道；他还以为所有的煤炭都是照旧，哪里看得出这个诡计呢。那炼金家看得时机成熟就喊道，“站起来，教士先生，站到我的身边来。去，到外面去拿一块石灰石来，我知道你没有铸模；如果我的运道好，还可以象用铸模一样熔成一个形象。再拿一只碗或锅来，盛满了水，你就可以看见我们将大功告成了，并且经得起查验。但是，为了不使你怀疑，我同你去，同你来，决不离你一步。”

简单地讲，他俩开了房门，出来关上，把钥匙带在身上，马上又回来；我何必花整天的功夫来絮述呢？他拿起石灰石，做成铸模。我说，他从袖口中拿出一小块银子，重量不过一两。细听哪——他这个狡猾家伙，愿他没有好日子过！他按照这小块银子的长宽做成了模型，重新把银片藏进袖里。然后把火中的东西取出，很高兴地倒进模型，又放进那已经准备好的水盆里，于是吩咐那教士道，“看哪，那是什么？你探手进去摸一摸看。我相信你可以拿到银子了——还会有疑问吗？一块银子就是一块银子，我的天哪！”

教士伸手进去，拿出了一块纯银。教士见了，心中充满了喜悦。"上帝和他的圣母赐了洪福，愿你得神佑，先生！"他道："我若不尽力为你驱使，我就该受诅咒，愿你保证教我这个神技和其中的奥妙！"

僧士道，"我还要再试一次，你留心观察，你也可以成为个中人了，下次如果有需要，你自己一试，不用我在旁，试学一下这门学问。"他又道，"再取一两水银来，不要多讲话，照上次炼银的方法一样做。"

教士于是尽其所能，依照僧士的指示赶忙用力吹着煤火，希望可以如愿以偿。同时僧士又准备设下圈套；他扮出一种神气，手里拿起一根空心棍子——当心他！——在棍子一端放进一两银灰，象上次在煤炭里一样；棍头也用蜡塞住。教士正在工作时，僧士提过这根棍子来，象前次一样放进了粉——我愿魔鬼剥他的皮，他的心地行为都渗透了奸诈！他用那骗人的棍子搅动炼罐上面的煤炭，等那蜡在火中化开——只消你不是傻子就会晓得蜡是一定要融化的——于是棍子里面的东西流进了炼罐。各位先生呀，一件妙事上还要加一件妙事，何苦来哉？教士又一次受骗，却心上丝毫没有生疑，他那说不出的快乐我也无法描写了。他再一次把身心财物，一齐奉送给了僧士。

"的确，"僧士道，"我虽穷困，你可以知道我还有一些技巧；告诉你且等着看，后面还有呢。你这里有铜没有？"他问道。

"有的，先生，"教士道，"我相信是有的。"

"没有就去买一些来，马上去买。快去，好朋友，赶快。"

他出去取了铜来，僧士接过手里，称出平平的一两。我这根舌头太钝，这坏蛋的骗术，我实在说不象。对于不认识他的人，他是非常客气的，哪里料得到他的心地是何等险恶。他的欺诈

我讲也讲不完，我讲厌了，但还是要讲，好让人们听了警惕起来，其实没有其他的缘故。

他把那一两铜放进炼罐，立即移到火上，放进了粉，叫教士吹火，用到工作；其实都是圈套。他随便就把教士引上了钩。

后来他倒进铸模，最后放入水盆，自己伸手进去；他原有一块银子在衣袖中，我已讲过。他偷偷拿出来，教士哪里懂得那门道，他放到水底，就在水中磨转，又鬼鬼祟祟把铜拿了出来——教士也没有觉察——藏了起来，忽而抓住教士的胸襟，打趣地说，"低下头；你坏了事！我帮了你的忙，现在该你帮我一下了。伸手进去，且看里面有什么。"

教士取出那块银子，僧士说道，"我们且拿这做出的三小块银子去找一个银匠，检验一下是什么成份。我敢放下法衣，证实这是纯银；不妨马上一验。"他们就带了三小块银子去找银匠，用火、用锤来试验；没有人能说不是真银。

这个昏迷的教士！还有谁比他更高兴的？没有一只喜爱清晨的鸟，没有一只在五月春色中欢唱的夜莺，没有一个愿谈爱情、讲淑德的女子，没有一个勇战求爱的武士，能比得上这位教士那样自以为学到了本领而喜出望外的了。他对僧士道，"为了死难的上帝的爱，如果我还值得你栽培的话，你这个单方该要多少价格呢？现在就告诉我！"

"有圣母在上，"僧士道，"我预先警告你一句，这是很贵的。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能做得来，除却我自己和另一个游乞僧。"

"不要紧，"他道。"说吧，先生，我该付多少？告诉我，请你说就是了。"

"这个，我说，的确是很贵的，"他答道。"先生，总之，你愿知道的话，你可以付四十镑，上帝照看我！如果不是为了刚才你帮

了我的忙，老实说，还不止这数目呢。”

教士立即拿出四十镑金币，全部交给了僧士，换取了一个单方；可是他所有的把戏整个儿就是一场骗局。

“教士先生，”他道，“我的技能不在乎受人夸耀；我情愿你不要宣扬。你若爱我，请你守秘密。因为假如人们知道你已学到了我的一切技能，他们就会忌恨我的学识，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上帝不容！”教士道。“你说什么！我宁愿花尽我所有的财物，却不能由你去遭受这种灾祸，否则我就死有余辜了！”

“你这好意，先生，”僧士道，“愿能使你得福；天照看你，再会了！”

他去后，教士就从未再见到他。到了时候，教士想试一下他的法术，可是再也无效了。他就是这样被骗去了钱，受了一场愚弄。这就是那僧士引人入迷的方法，使得人们倾家荡产，无以自拔。

各位，请你们大家想一想，在社会上每一阶层中，人与金钱之间，总不免有争夺，直到金钱都被抢光为止。而炼金术骗了多少人，我相信，这就是金银日见稀少的缘故。学者们用些模棱两可的话，讲来讲去，使得人们想不清楚，懂不透彻。他们怎样象饶舌鸟一样喋喋不休，用尽心机把名字说得漂亮；可是他们终究会一无所得。如果你有钱，就很容易学到这个法术，结果送光你的财富了事。

啊，玩这套把戏确有些味儿！你原是快乐的，会转为忿怒与愁苦，你的又重又大的钱囊会被掏得一空，并且捐贷货财给你的人会来诅咒你。啊，真要不得！被火烫了的人是不是学得了乖，而离火远些呢？你们投进了这个行业的人，我劝你们放弃罢，免得全部都损失了。回头是岸；一旦遭到永劫，那就难有翻身的日

子了。由你怎样摸索，那秘密是永远摸不出的。你就象那匹盲目的马一样胆大，颠蹶着随时可以遇险；它在大路上乱走，一不凑巧就可碰上石头。炼金的人也正是如此。如果你眼力不够，莫让你的心也瞎了。任凭你如何睁开着眼，从那个行业里休想摸出一只虱子来，终久是倾家荡产，借的、讨的、偷的都要送光。抽掉那火吧，免得灼伤了；我就是说，再也不要插手去干那一套，否则你的勤劳所得就都完了。

这里我要直告你一些古时圣贤所说的话。那位炼金术的著作家新镇的阿诺德很严正地说过，“水银没有它的兄弟硫磺就不会僵化。”他还说，第一个讲这句话的，就是哲学的始祖厚米斯；他告诉我们，龙若没有他的兄弟害他，就不会死；这就是说，他所谓龙，即指水银而言，并无其他，他的兄弟，即指日（金）月（水银）中所提炼出来的硫磺。“所以，”他说，“听我的话，莫在这个法术上多花功夫，除非他懂得了学者们所说的话和所想的事；如果他还要去干，他就是一个蠢才。原来这门学问、这套技术，乃是秘密中的秘密。”

柏拉图① 的一个弟子有一次问他的老师说，——如他的一本书里所载——“请问所谓点金石是什么东西？”

柏拉图立刻答道，“那就是人们所说的亚钛石。”

“亚钛石是什么？”他道。

“就是镁，”柏拉图道。

“先生，是吗？这才叫做‘以不知来解释不知’了。请问先生，镁又是什么呢？”

---

① 此段中的柏拉图，在乔叟所根据的译自阿拉伯文的《化学表解》一书上，原指所罗门。

“是水，我告诉你，这水是四种原素造成的，”柏拉图说。

“请问，”他又道，“水的原理又是什么？”

“不，这个我就不答了，”柏拉图道。“学者们都联合发誓不告诉人，也不写在书上。因为这个秘密是基督的无上秘密，他不愿给人知道，除非神意要用来授人以灵感——否则他就不许泄露。完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天神既然不准学者们告诉我们如何取得这块宝石，我们最好就由他去罢。因为谁若与神为敌，违反了神的意旨行事，他就决不能得救，哪怕他炼金炼到老死。我讲到这里为止，我的故事完了。愿上帝使每一个好人得有幸福，免除灾厄。——阿们。

寺僧的乡士所讲的故事完

伙食经理的故事

伙食经理的故事开场语如下

你们该知道，在去坎特伯雷路上的白利恩林下有一座小村落，叫做“上下摆”。大家走到这里，我们的客店老板开始讲起笑话来，说道，“怎么啦，各位，丘冈陷进泥潭了！① 难道就没有人肯做件善事，好歹把落在后面的这个人唤醒一下？一个贼子很容易把他绑住，抢劫他一顿呢。看他那样打着瞌睡！神骨头，② 他似乎马上就要坠下马来了。他是不是一个伦敦的厨师，——他妈的！叫他走出来，他该知道应得什么惩罚，让他讲个故事来，不管它值不值得一束干草！醒来，厨师，上帝不饶你！这大清早你就要睡吗？是不是你一夜被跳蚤咬了，或是同哪个女人相会了，或者你喝了酒，因而头都抬不起来？”

这位厨师脸色苍白，对老板道，“上帝祝福我的灵魂，我头里好重，不知是何缘故，我真想睡，即使有奇白赛街上的好酒一瓶也不中用。”

“喂，”伙食经理道，“为了你的好处，厨师先生，不必麻烦另一个人，如果讨得了老板的照顾，我愿让你现在暂且不讲故事；你脸上很苍白，眼睛无神，我想，我也猜到你的嘴里一定发出酸臭，证明你身子不舒适；天晓得，我是不会讲你什么好话的！看哪，这个醉汉！看他那样张着大嘴打呵欠，好象要把我们都吞进

去似的。他的爸爸！喂，闭着嘴，地狱里的魔鬼要跨进去了。你那嘴里的臭气要把我们都熏坏了；滚哪，臭猪！倒霉的家伙！各位，当心这个壮汉。你想去刺枪比武吗？我看你那模样很可以去一显身手呢！你一定是喝了猴子酒，喝醉了就会要起草来玩。"③

厨师听了生起气来，向伙食经理用力点头，却讲不出话来，一忽儿坠下了马，躺在地上，直等到有人去把他扶起来。厨师的骑马本领原来不过如此！其实他是抛开了本行，放下了他的汤瓢！④这样一个可怜虫，又笨又大，大家好不容易才搬动他，经过不少麻烦，才把他抬上马鞍。

"因为他酒醉了，"老板对伙食经理道，"我想他讲起故事来，也会是荒诞无稽的；管他喝的是新酒陈醪，他会用鼻孔讲话的，还要喘息不止，他是头里伤了风。他要花上相当的气力才能免得他的马把他带进泥潭。万一他再从马背下坠，我们又要费劲儿去抬他那具醉尸。不管他了，你讲你的故事吧。不过，伙食经理，你这样公然辱骂他，未免太不客气了。可能有一天他要来收拾你的，即使你是一只飞鹰，他也会把你赚到手中去。我的意思是说，万一他抓住了你的弱点，把你的糊涂帐清算一下，只消提出几点小意见，你就会吃不消。"⑤

"那倒真有些吃不消！"伙食经理道，"他要叫我吃亏是很便当的事。我宁可赔他一匹马，却不愿和他争吵了；我决不再刺激

---

① "丘冈陷进泥潭"意即"一切停顿，需要推动"。

② "神骨头"，一种赌咒的话。

③ "刺枪比武"是一种比武的游戏。猴子酒是一种《犹太传经》中的传说，喝了就会变成猴子或其他动物的性格。

④ 厨师放下了他的汤瓢，就是脱离了本行。

⑤ 这位伙食经理一向贪污，所以客店老板提醒他，叫他不可得罪了厨师，免得被他揭发。

他。我刚才说的话，也不过是开玩笑的。你看怎样？我这里有一壶酒，是熟葡萄做的；单请你马上看把戏。这个酒他还是要喝的，只要我一请，他决不会拒绝的，我可以把生命打赌。”

的确，事实就是这样，厨师把那酒一口气喝了！其实，他何必又喝呢？他早已喝够了。他倾壶灌了下去，把酒壶交还伙食经理，非常的高兴，道谢不已。

客店老板高声大笑起来，说道，“我才知道好酒总该随身带，到处都用得着；闹气的时候会变得亲爱，许多误会也都会消除。啊，酒神白格斯，愿你的名得福，你能化除心中的疙瘩，转怒为喜。让我们来拜谢你的神力。但现在不多讲了！伙食经理，我请你讲你的故事吧。”

“好的，先生，”他道，“现在请听我讲。”

* * *

伙食经理所讲的乌鸦的故事由此开始

当太阳神费白斯在地上居留的时候，正如古书所载，他是世上最健壮活泼的青年武士，并且是一个最好的射手。一天派松蛇在阳光下睡觉，他就将它杀死了；此外他用弓箭立下的许多伟迹，都是可以在书上读到的。

他能吹弹各种管弦乐器，他清朗的歌喉唱起曲调来真能令人神往。就是希白斯的国王恩菲洪，虽然唱着歌引动砖石，筑起城墙，也还没有费白斯唱得好，一半也比不上。他又长得俊美，是创世以来惟一的美男子。他的容貌不用说了。反正世上没有

比他更美的人。除此之外，他又举止温雅，高贵完善。

费白斯是豪侠之花，在技艺方面自有杀派松蛇的事为证，古书上说他手中永远带着一张弓。费白斯家中有一只乌鸦，喂在笼里已经很久，教它讲话，好比一般人教百舌鸟一样。这只乌鸦浑身雪白，象天鹅那般，它能学得象人一样讲话。它并且唱得十分悦耳，夜莺也比不上它那歌唱的技能。

费白斯有一个妻，他爱得如命，日夜要为她取乐，向她表示亲爱，却只有一件事，不瞒你说，他是非常忌妒的，他最怕受人欺辱，因此专心专意地防范着。当然谁也一样，不过都是枉费心机，怕也无用。一个好妻子，心地光明，行动正直，就不该监视；至于一个坏妻子，监视她也是白花了工夫，守也守不住。我认为花费精力去防范妻子，确是一件愚蠢的事；古学者也是一样说的。

现在且继续讲我的故事。费白斯尽力求取她的欢心，自以为有他这样承欢，加上他的一表人材，举止温雅，应该不会有人能取而代之了。可是，天知道，这件事是无从预测的，——天生的性情是勉强不来的。以一只鸟来作比，把它关进笼子，一心一意照护它，喂它饮食，想尽一切好东西给它享受，把它安置得清洁舒适，即使它的笼子是金制的，十分美观，这只鸟儿还是万分情愿去吃它的虫，宁可在寒冷荒凉的树林中过它的生活。它永远要设法跑出笼去；这只鸟的心上只知道要自由。再说一只猫，喂它乳酪以及嫩肉，铺了锦绸的床榻，而同时让一只鼠跑过墙角下；它立即忘了乳酪、肉和一切讲究的东西，它那要吃鼠的欲念盖过了一切。欲念就在这里控制了一切，嗜好战胜了识别力。一只母狼也是天性最低贱的；它想找一个伴侣时，它可以收容一只最卑劣的、或是最不顾体面的雄狼。

这些譬喻我都是用来指不忠实的男子而言，——完全不是

指女子的！因为男子们一旦淫欲横生，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找些比自己妻子卑劣的人，不论妻子是如何美貌，如何温存。肉体总爱追求新奇，求乐的事老是不能和高贵的品德并行得太久。

费白斯确实没有料到任何意外，他为人纯正，因此没有提防；原来在他的背后她已准备了另一个人，名望在他之下，满不是他的对手，——确实可惜！这也是常有的事，多少罪孽、多少愁烦，都由此而生。在费白斯离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就马上叫了她的野男人来。野男人？——这是一个下流字眼，请你们饶恕我。聪明的柏拉图说过，不妨翻开书一读，他说，用字和事实必须符合；任何人想照实讲一件事，他所用的文字一定要和实际动态成为一家人。我是一个粗汉，我只会这样讲，一个贵妇而不贞，和一个穷家妇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她们都不知自好——一个上等妇人就被称为她情郎的意中人；而这里一个妇女，因为她穷，就可以被叫做他的姘妇。上帝知道，我的好朋友，人们却把这两种女子看得一样卑贱。

一个篡位的暴君和一个罪犯或流贼之间，我说也是一样，并无分别。这个说法曾有人对亚历山大讲过，那定义是这样的：由于暴君拥有权势，他可以吩咐他手下的人去杀人放火，镇压一切，因而他就被尊为首领；由于亡命之徒只有一小队人，为害不大，烧杀不多，于是人们就叫他为贼寇匪徒。不过，我不是一个读书人，无从引用书中名言，我也就不絮叨了，现在回到故事上来。

当费白斯的这个轻薄妻子叫了野情人来的时候，那只白乌鸦在笼里看得清楚，却一言不发。等到费白斯回来后，乌鸦就唱道，“奸妇——之夫！奸妇——之夫！”

“什么，乌鸦？”费白斯道。“你唱的什么歌？你原来老是唱得很好听的，不是吗？可是，这是一支什么歌曲呀？”

“天知道，”它道，“我没有唱错。费白斯，你虽正直、俊美、高贵、善唱，并且看守得很紧，可是你的眼睛竟被一个卑微的人蒙蔽住了，他远比不上你，简直就象是一只小蚊虫，啊！我却亲眼看见他在你床上和你的妻同睡的。”何用多说呢？乌鸦举出证据，他听了好不刺心，乌鸦更毫无忌惮地说他的妻如何通奸，使他受损害和羞辱；它一再的说它的眼睛没有看错。

费白斯转过身去，觉得心房都要爆裂。于是拉起了弓，上了箭，一怒之下就把妻子射死。这一幕就如此结局，没有可以多说的了。他在悲愤之余，把自己的乐器、竖琴和琵琶，一起摔破；他的弓箭也都折断。然后他对乌鸦道，“叛徒，你那蝎子般的舌尖使我一时失去了理智。呀，我生何不幸！我为何不死？啊，亲爱的妻子，快乐之宝，你一向是对我忠诚不变的，现在你却死了，脸无血色了，你是无辜的，我敢发誓！啊，我这卤莽的手，我错杀了你！啊，混乱的脑筋，啊，不可控制的忿怒，无情地杀了无辜的人！啊，荒谬的猜疑，那识别的性能哪里去了？愿世上人当心，不可卤莽从事，没有确凿的证据时，不可轻信浮言；没有洞悉原委时，不可随意下手；千万不可凭空怀疑，不加思索，而泄一时之愤。呀，许多人都因暴怒而闯了大祸，以致无法收拾。呀，我忧痛已极，惟有一死罢了。”

他对乌鸦道，“你这害人的东西，为了你乱说话，我要向你报复！你曾同夜莺一样能唱；现在你将放弃你的歌喉，你将抛开你周身的白羽毛，你将永远不能说话。这才是对叛逆者的酬报；你和你的后代将永远长着黑毛，永远叫不出悦耳的音，永远在风雨之前聒噪，这样来纪念你是如何害我杀死了我的妻子。”

他上去擒住乌鸦，拔出它每一根白羽毛，把它变成全黑，剥夺了它歌唱和讲话的技能，摔出门外，送给了魔鬼！从此之后，

世上所有的乌鸦都变为全身黑色了。

各位，我劝大家以此事为戒，听我说来：你们在一生之中决不可对人说他的妻子水性杨花，他会恨你入骨的。贤者有言，所罗门先生诫人守口如瓶，不过我已说过我没有读过书。我听见我的老母教导过我，说道，“我的儿子，上天作证，你不要忘了乌鸦的事！儿子，守住你的口舌就守住了你的朋友。害人的舌尖比魔鬼还恶毒；儿子，人们碰到魔鬼还可祝福自己，不受他的伤害。儿子，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一排牙齿，两瓣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儿子，学者们说的，话讲多了常常惹祸上身；而慎言的人就不会遭厄受害。儿子，除非你勤于赞颂上帝，否则无论何时都该约束你的舌尖。第一个美德，儿子，你如愿学习，就是看守住你的舌头；孩子们都应自小学起。儿子，如果只讲三句话就够了，讲到第四句就会有害；这也是老年人告诉我的。话多了，罪恶就跟着来了。你知道一个卤莽的舌头是怎样动作的吗？它就象一把快刀，可以割断人臂，我的好儿子，舌尖也就是那样割断友谊。一个喋喋不休之人是对上帝犯罪的；你尽可读那聪明的所罗门，读大卫的诗篇，读辛尼加。儿子，不要讲话，只要点头就够了。你若听见人家在胡说乱道，你就装着没有听见，说你聋了。法兰德斯人有句名言道：愿不愿听由你，少说话可以多休息。儿子，你若没有讲人家的坏话，你就不怕被人家害；而讲话不小心的人，我看他就收不回他的话了。一句话说出了口，就出去了；由你如何后悔，这句话好歹不再回头。把一件要后悔的事讲给人听了，你就成为他手下的俘虏。我的儿子，当心，不要做传递消息的人，不管是真是假。你走到哪里，不论高低，守住你的口舌，记取乌鸦的故事，不要忘了。”

伙食经理所讲的乌鸦的故事完

牧师的故事

牧师的故事开场语如下

伙食经理讲完他的故事，太阳已落下了南线，我看那倾斜度已不是二十九度了。那时我计算起来正是四点钟；我的身材约高六尺，我身子的阴影倒有十一尺左右了。月宫上升，我说的是天秤宫，它仍然在继续推进，那时我们正来到一座村庄。因此我们的客店老板，正如他一向所指挥的一样，向大家说道，“各位，我们的故事多多益善。我的裁判已可告圆满结束了，我想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各种各样，妙趣横生，我的计划将近完成了。我求上帝，愿他祝福那讲得好故事的人。教士先生，”他道，“你是一个教区牧师呢？还是一个教士呢？要讲老实话！不管你是什么，不要使我们扫兴，除你之外，每人都讲过故事了；打开你的话匣，让我们看看里面装些什么。的确，我看你的模样倒象有些名堂呢。讲一个故事来听，管他什么厨师的骨头！”

牧师就答道，“莫想我讲个虚构的事！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责备那些脱离真道的人，他们讲的是荒谬的言语，没半点道理。如果我手掌里能撒种麦子的话，为什么要种糠？所以我说，你如果愿意听些有关高尚道德的事，并能留心听，我为了尊荣基督，极愿给你们一些合乎规矩的娱乐。可是要知道，我是一个南方人，我不善于讲故事，铿锵的重音，一字一音搜寻着，上帝知道，我搞

不来，我认为韵脚也是同样不好。①所以我不来迁就任何人的脾胃，你们若愿听，我就用散文讲一个有意味的故事，好结束这一天的谈笑佳话。愿耶稣赐我才能，在这旅途上对你们讲解另一个同样完美光明的旅程，名叫耶路撒冷天国之游。你们如果赞同，我就开始；请你们说出你们的意愿。不过我这篇默思录是该请学者更正的，我的考据能力很差，我只能汲取其中的主题，请原谅我。所以我要说明我所讲的东西是需要有人指正的。”

说着，我们都赞同了，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好，给他这个机会，听他的教义，作为一天的结局。我们就请老板告诉他，请他开讲。老板就代我们大家说道，“教士先生，愿你得福！你愿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都愿听；”他又说道，——“讲你的默思录吧，不过要讲得快些，太阳要下山了。言之有物，勿太占时间，愿上帝照顾你讲得好！”

* * *

牧师的故事由此开始

我们可爱的上帝，他不愿让任何人死亡，却愿我们都能知道他，知道永久的幸福生命，愿先知耶利米教导我们，他这样说，“站在路上，访问古道——这就是说，遵循古训——这才是善道；行在其间，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等等。……

① 铿锵的重音是北方诗格的特点，由古英诗承袭而来；韵脚的应用是南方诗格的特点，来自法国诗。

（牧师所讲的一篇并非故事，而是教诲词，十分冗长，用散文体，占原版本九十三页。有些乔叟学者怀疑这篇文字非乔叟手笔，现在虽已公认不伪，但写作年月仍无定论，大约前段论忏悔部分，应作于乔叟的后期，而后段论罪恶部分，则作于前期。这里，译者把全篇内容概述如下：——

上帝不愿任何人死亡，要心灵进入天国，道路很多。一条大路就是通过忏悔，痛悔生来的罪恶，决心不再犯罪。忏悔之树以心中悔改为树根，它的枝叶就是口中认罪，它的果实就是圆满的境地。这果实中的种子就是神恩，种子中间发出灼热的神爱。

悔改是为了犯罪而心中忧伤。罪有轻重之分。轻罪是爱基督的热诚不够。重罪是爱众生甚于爱众生的创造者。轻罪也可造成重罪。重罪有七，其一就是骄矜。

骄矜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如傲慢、莽撞、夸耀、伪善、急躁、顽强、虚荣等等。骄矜有时是内向的，有时是外向的。外向的骄矜正如酒店的一块招牌，表示店中有酒窖。有时表现在过于隆重或过于单薄的衣装上，也有以姿态动作来表现的，好比把屁股突出，象母猴的下身一样，和满月那般圆。一个人表现骄矜往往摆足排场，宾客满堂，家中仆从一大堆，却不干好事。先天的优越品质，或后天祖传的声望财富，都不足以夸耀于人，因为这些反而可以增加你的罪恶。骄矜之罪惟有虚心自卑才可以补救。

第二是忌妒。忌妒就是幸灾乐祸。这是罪大恶极的，因为忌妒抗拒了一切善德，是彻底违反至善的圣灵。中伤与抱怨就是魔鬼的咒词。要补救忌妒之罪惟有爱上帝，爱你的邻居，爱你的仇敌。

第三是恼怒。恼怒就是存心报复。可是痛恨邪恶是对的，这种忿怒并不包藏祸心。不正当的恼怒有突然的与预谋的两种；后者更恶。预谋的恶念会把圣灵摒出于灵魂之外，而接纳了魔鬼。于是你的灵魂成为魔鬼的熔炉，憎恨、残杀、叛逆、撒谎、阿谀、侮慢、倾轧、恫吓和诅咒，都在这炉中燃烧。要克制恼怒惟有忍耐。

其次就是懒惰。懒惰是内心的苦恼，使你行事迟钝，缺少兴趣，把行善认做负担。懒惰也使你躲避热诚的祈祷，腐蚀心灵。懒惰引向失望。补救之方就是要能坚苦耐劳。

再次就是贪婪。这是觊觎世上财物的淫欲，是一种偶像崇拜。你的钱柜中每一块钱币都被你尊为偶像。由于贪婪，使人们付出苛捐杂税。地主勒逼农奴交罚金，而所谓罚金其实就是一种勒索。贵族大家的家宰硬说罚金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奴役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奴隶主。可是奴役有的是不朽的灵魂，是上帝所赐，奴隶主不能剥夺。所以，奴隶制是一种罪恶。每一个犯了罪的人都是罪恶的奴隶，霸主和奴役同样无所区别。由于贪婪还产生了欺诈、买卖圣职、赌博、偷窃、妄作见证、亵渎神圣等等罪行。补救贪婪的良方就是仁恕与广泛的爱怜。

再有饮食过分。醉酒是埋葬人们理智的坟墓。必须节欲，饮食必须有度。

最后是淫乱。淫乱与饮食过分是并行的。它有各种表现的方式，但是最严重的就是偷窃，因为它同时偷窃肉体与灵魂。惟有贞洁与自我克制可以补救。锅中的水煮沸了，锅下的火就应抽出并熄灭。

口中认罪必须出自心愿，诚心诚意。认罪的时候只要供认自己的罪恶，出于自己的口，不可花言巧语，支吾搪塞。认罪应该先经考虑，不可轻率冒昧；应该常常认罪。

达到了圆满的境地应该布施、悔改、斋戒和经受肉体的磨难。最后的果实才是永生的幸福。）

乔叟告别辞[①]

现在我祈求所有听了、或读了我上面这篇小小的论述的人，如果其中有他们所喜悦的东西，他们可以感谢耶稣基督，他是一切才智与善良之源。如果有些是他们所憎恶的，我祈求他们归罪于我的愚拙，那并非我故意臆造的，我若有才能，很愿写得更好一点。《圣经》上说，“一切用文字写出的东西，为的都是教导，”这也就是我的原意。因此我谦卑地求你们，看在仁慈的上帝面上，愿你们为我祈祷，求基督饶恕我的罪；尤其是我关于人世浮华的译著，在这个反悔文中我要求收回：如《特罗勒斯》一书，还有关于声誉之书；关于二十五个女子之书；《公爵夫人之书》；关于圣发楞泰因节日鸟会之书；《坎特伯雷故事》中那些能引人入罪的部分，狮子书；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只消是在我记忆之中的；还有许多淫逸的谣曲；——愿基督恕我的罪。但是，还有波伊悉阿斯的《哲理定心论》的译作和其他，如圣徒行传、教诫篇和道德信仰等作，关于这些，我愿感谢耶稣基督和他的圣母以及所有天上的圣者；终我此生求他们宽恕我，让我挥泪忏罪，以求灵魂得救；让我真正悔改、认罪，并在未死之前达到圆满的境地；但愿万王之王、万千教士之主教，降我恩惠，是他以他心头流出的珍贵的血赎回我们的灵魂；让我也能在天地末日得救：

① 最后这段告别辞是很耐人寻味的。这类“作者反悔词”本是文学家自古以来常用的格调，并非乔叟独创。不过，乔叟到了晚年，虽年龄不高，健康却很差，因而可能引起了精神上的严肃深沉的感觉，最后一篇牧师所讲的教诲长篇也正可代表他当时的心情。然而，全部《坎特伯雷故事》所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无疑的是：乔叟确实是一位健全的、勇敢的、写实的伟大诗人。

*Qui cum patre, &c.*①

这里结束了《坎特伯雷故事》一书，杰弗雷·乔叟所著，愿耶稣基督照顾他的灵魂。阿们。



① 拉丁文祝祷辞，意为："愿天父与吾侪同在，等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09 坎特伯雷故事 [英]杰弗雷?乔叟 方重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378
下载位置=http://book2.5read.com/300-13/diskbcd/bcd35/08/!00001.pdg